古典诗词名家

高启诗选

李圣华 选注



I222.748
G163

郑州大学 *04010249852Z*

-59

高启诗选

李圣华 选注

古典诗词名家

郑州大学图书馆
2005 26
书

中华书局

I222.748
G1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启诗选/李圣华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355-0

Ⅰ.高… Ⅱ.李… Ⅲ.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明代
Ⅳ.I22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480 号

书　　名　高启诗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李圣华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frac{3}{8}$　字数 237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55-0/I·573
定　　价　19.00 元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为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 9 月

前言

元明之诗，一盛于元初，以南宋遗民与元好问诸大家标举赤帜，继之有刘因、虞集诸家；二盛于元末明初，以倪瓒、杨维桢、高启、刘基等人风华冠绝一代；三盛于明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等人领袖群伦；四盛于晚明，徐渭、袁宏道、钟惺、陈子龙等人号召文坛。在元明诗歌史上，高启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陈璋《大全集序》称高启诗流传数百年，“冠于明，胜于元”；《四库全书提要》谓高启“天才高逸，实居明一代诗人之上”，都真实地体现了高启在诗史上的地位及其诗歌的价值。

一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又号槎轩。祖父名本凝，父名一元，字顺翁，生二子一女，长子咨，次子启。在父亲去世后，高启很早便开始管理家中的薄产，“综理家政”(吕勉《槎轩集本传》)。他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究心群史。嗜好诗歌，出语清新俊逸。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吴，亟请饶介出任淮南行省参政。饶至吴中，与名士颇有唱和。闻高启才名，使人反复召之始至。张羽、高逊志、唐肃、余尧臣、吕敏等人相继来吴，与高启、王行、杨基、徐贲卜居相近，结社北郭。大约在至正十八年前后，高启移家青丘

里,依岳父周仲达而居,往来青丘与北郭之间。以其才华,加上饶介的力荐,高启谋得一职,当不是困难的事,然而他却选择了隐居林下的人生道路。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年间,高启数次游吴越,足迹到达绍兴、杭州、湖州等地。他的游历显然不是为了访友或者游幕,更不是为了经商而奔波,由于缺乏具体的文献记载,我们无从确切得知他出游的原因了。根据其《吴越纪游诗序》所说的"余尝游东南诸郡,顾览山川",我们推测他曾一度欲游观东南形胜、吊怀古迹。乱世中的山水留给他的毕竟只是满目的凄凉,使他怆然悲歌:"征途嶮巇,人乏马饥。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浮云随风,零落四野。"(《高青丘集》卷一《悲歌》,本文所引高启诗均据《高青丘集》,以下再标出)此后,除应征往南京外,高启再未远游。北郭诸子的唱和,时断时续。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称吴王后,北郭结社受到不小的冲击。不过,北郭结社受到最大冲击还是在平江之战后。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占领平江,徐贲、余尧臣、杨基谪临濠,高启避乱江上,张羽、吕敏隐居不出,北郭结社遂废。

洪武元年,高启卜隐江上,决定终老此生,《秋日江居写怀七首》其四:"终卧此乡应不憾,只忧飘泊尚难安。"(卷十五)诗句真实地传述了他的心声。高启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命学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访求贤哲隐逸。九月下诏求贤。十月又遣夏元吉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十二月诏修《元史》。高启虽然年轻,但他的才名和史学造诣受到时人的推许。洪武二年,征修《元史》,高启来到南京,与宋濂、王祎、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赵壎一起在天界寺修史。八月史成,进呈御览,高启因留京师教功臣弟子。翌年二月授翰林院编修。七月,朱元璋召对,擢授户部侍郎。高启力辞,给金币放归。高启复居青丘,洪武四年

移居虎丘,未几卜居城南,以授蒙谋生。洪武五年十月,礼部主事魏观出为苏州知府。魏观与高启结识于南京,深重高启的才华,到苏州后与高启往来甚密。洪武六年,魏观修复曾被张士诚占为王宫的苏州府治旧基,高启为作《郡治上梁文》。蔡本、张度等人诬魏观似有"异志",词连高启。洪武七年九月,高启在南京弃市,年仅三十九岁。

据《钱塘高氏族谱》记载,高启家族系出渤海,世为开封人,随宋室南渡到钱塘,后移至吴门,居苏州北郭。《明史》、《列朝诗集》等文献均称高启长洲人。人们多信此说。偶有持异议者谓高启里籍在吴县,但这种说法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认同高启是吴县人的说法。其《送顾式归吴》云:"顾君野王孙,与我生共县。"(卷七)顾野王(519-581),字希冯,吴县人,仕于陈,累迁黄门侍郎,光禄卿。高启的诗句可为一则明证。另外,高启诗文从未自称长洲人,《志梦》一文谈到长洲谢徽,称"同郡",而非"同邑"。称呼长洲王行,未曾用过"同邑"一词,而王行悼念高启的文字也称"同郡"。陈璋《高太史大全集序》署曰"长洲旧史陈璋序",亦未用"同邑"一词。因此,准确地说,高启里籍在吴县,而非长洲。

二

在元末,高启、刘基、宋濂都写了一些关注元朝政治,乃至颂扬元朝的文字,尤其是宋濂的诗文。三人在明初更写了大量颂圣和赞扬新朝的文字。对此,历代评论家有不同的看法。或因此质疑他们写于元末的诗文是否出于真实的感情,或对他们的品德提出疑问。其实,前人对此早已提出辩驳,游潜《梦蕉诗话》:"青田刘伯温,论者称其乘时佐命之功,炳机克终之道,甚与汉子房相似。然

或谓子房乃为韩报仇,伯温则尝委事于元,其出处不免有音,是盖未深论也。夫伯温生元世,岂能超出天地外,不为元人也哉?忧时痛国,每形于辞。”诚如其言,高启与刘基一样渴望元朝能够“中兴”,改变积贫、积弱、积弊的局面。至正十八年,高启在《送张贡士祥会试京师》沉痛地写道:“国家文治今百年,多士孰赍皆知天”,“迩来国运属中圮,争慕死节羞生全”,“坐令王纲复大正,乾枢共仰天中旋”,“我今有志未能往,矫首万里空茫然。”(卷十)正是由于持这一政治观点,至正十七年,张士诚接受元朝的招安,被封为太尉时,高启及北郭诸子对他颇产生了一些好感,高启在《代送饶参政还省序》中称赞说:“太尉镇吴之七年,政化内洽,仁声旁流,不烦一兵,强远自格,天人咸和,岁用屡登,厥德懋矣。然犹不自满而图治弥厉,尚惧听览之尚阙,而思僚佐之相裨也,乃承制以淮南参政临川饶公领咨议参军事。公辞以非材,即躬临其家,谕之至意,公感激,遂起视事。呜呼盛哉!此岂偶然也耶?盖天将兴人之国,则必赍以聪明奇特之士,与之左提右挈,以就大事,故其相合之深,相信之笃,冥契默谕,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凫藻集》卷三)《游天平山记》还发表评论说:“今天下板荡,十年之间,诸侯不能保其国,大夫士之不能保其家,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而我与诸君蒙在上者之力(指张士诚),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登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岂易得哉!”(《凫藻集》卷一)这种好感,大抵持续到张士诚自称吴王之际。张士诚的叛而复变使北郭诸子深感不安,张羽、徐贲等人相继隐去。陈友谅欲联合张士诚对抗朱元璋,张士诚则首鼠两端,碌碌无为。高启进一步认识了张士诚的目光短浅,此前抱有的幻想彻底幻灭了。怨愤与指责之情后来都写入了《吴宫感旧》、《兵后出郭》等诗中,尖锐批评了张士诚的夜郎自大、胸无大志,表示了痛恨和不齿之情。陈沚斋《高启诗选》认为:

“诗人对张士诚这位起义英雄还是有好感的”,“诗人在吴的十年中,过着比较适意的生活。”其实,这种评论是不全面的。

我们毋庸就高启期待元朝中兴、蔑视群雄,而论其思想保守。高启不惮于讥刺帝王、抨击政治,他的初衷乃在于天下安定,民众远离战争涂炭。他对张士诚的幻想也即在于此,这可以解释他何以未成为张士诚的僚属,同样也能解释他对朱元璋态度的前后变化。《青丘子歌》诗云:“不闻龙虎苦争斗。”龙虎苦斗形容群雄的割据争战,具体指向了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之间纷乱错织的战事。高启不像魏观、刘基、宋濂那样,早早地认定朱元璋是成大事者,有意追随左右。他是以一个“反战”的勇士出现在诗坛的,厌恶一切战争,痛恨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宣扬反战和颂扬忠直使他与朱元璋政权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高启对朱元璋的敌视,及在平江之战后所产生的忧惧,是客观存在的。朱元璋徙张士诚旧属及家属、流寓之人二十馀万到金陵,饶介被杀,徐贲、杨基、余尧臣等人流放,给高启带来很大的冲击,他避乱至江上,并非事出无因。高启对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十分不满,在朱明新朝创立后,他的疑虑和忧惧有增无减。所以,洪武二年,他并不想应征往南京与修《元史》,在亲友的劝说下,始踏入征途,出发前他就决定事毕后立即返乡。途中所作的《赴京道中逢还乡友》诗云:“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疑虑不安。而这次南京之行,则构成了高启对朱明新朝看法的一个转折。在南京,他感到了天下逐渐太平,战争硝烟正在消逝,他期望十馀年的理想在这里得到实现。论者说他览新朝而兴飞,感升平而高歌,是深中肯綮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赠刘生》、《晚登望都邑官阙二首》、《奉天殿进元史》、《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 汪由御史中丞出》、《禁中雪》等诗,或赞太平,或颂圣德,无不发自内心深处,洋溢着

喜悦欣慰之情。值得注意的是,高启的理想发乎此,也止于此。天下已趋于太平,他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则跳出来占据了心灵的主导位置。他在诗中劝说余尧臣“幸逢昌朝勿自弃,愿更努力修嘉名”(《答余新郑》),激励杨基“便应上金銮,立对被天眷”,而他本人则是“秋风楚潮满,归舸帆欲转”(卷七《赠杨荥阳》)。一面鼓励友人力仕新朝,有所作为,一面自示坚决归隐之意,这充满矛盾的诗句确实能够反映他此期的复杂心态。高启奉守达士乐贫的人生信念,轻视功名利禄,向往自由自在,如田间野鹤,一生只负江湖梦,难以忍受樊笼的痛楚,他每每吟唱“江湖浩荡故山远,归梦每逐鸿南飞。”(卷九《喜家人至京》)“自怜观咏者,江湖兴未忘。”(卷七《御沟观鹅》)“我身本是江湖客,偶堕黄尘晓行役。”(卷十《晓出城东门闻橹声》)当然,他一意要辞归,还与看到了新朝的另一面不无关系。陈田《明诗纪事》说高启擢户部侍郎,以不能理天下财赋力辞,“盖亦有托而逃”。所论不无道理。如其洪武二年所作《我昔》云:“发言恐有忤,蹈足虑近危。”(卷六)同年《早至阙下候朝》云:“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卷十七)同年《京师午日有怀彦正、幼文》云:“客愁欲断翻长笑,人事推迁古难料。”(卷十)洪武三年《御沟观鹅》云:“池中鹄可并,廷内鹭难行。”《寓感二十首》其十八云:“人命有通塞,主听无违从。”(卷三)可知,高启的南京生活并不平静,这也难怪他在新朝一派升平的环境下写出许多心态与新朝“离异”的作品了,因此也不难理解他急于离去的心情了。

洪武三年七月,高启回到吴中,如久在樊笼的野鹤,初得自由,引吭高唳,《至吴淞江》:“澄波三百里,归兴与无穷”,“忘机旧鸥鸟,相见莫惊飞。”(卷七)《始归江上,夜闻吴生歌,因忆前岁别时》:“愿长把酒听君歌,从此天涯少离别。”(卷十)《迁城南新居》:

“何须许伯长安第,此屋翛然已有馀。”(卷十五)不过,归隐并不能使他完全从悲凉意识中解脱出来,《步至东皋》、《我愁自何来》含混其辞,便抒写了一种不易言说的愁思。诗人的可贵之处,就是无论在乱离的时代,还是在“清平”的时代,都保持着人生的清醒、思考的独立。这是诗人的可贵品质。

三

高启的盛年摧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由高启的死,人们很容易想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张习《四杰集序》说:“国初,以高、杨、张、徐比唐之四杰,故老言不惟文之似,而其攸终亦不相远。眉庵、盈川,令终如一;太史之毙,同乎宾王;北郭虽不溺海,仅全要领,而非首丘;司丞投龙江,又与照邻无异。噫,亦异矣!”其实,高启的死与嵇康有更多的相似处。高启好友诗人周砥游绍兴,死于兵乱,高启《得亡友周履道记室在系所诗次韵》云:“一篇《幽愤》时时读,风雨寒灯夜独亲。”(卷十四)洪武七年,高启被诬与魏观谋反,押往南京,门人吕勉《槎轩集本传》记载说:“寻有张度御史来,微行廉其迹,以先生尝为撰《上梁文》,王彝因浚河获佳砚为作颂,并目为党,俱挛赴京,众汹惧丧魄,先生独不乱,临行在途,吟哦不绝,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澈原无愧,耋倩长江鉴此心’之句。”高启读周砥系中诗的心绪与读嵇康《幽愤诗》相同,而他临行所咏诗句与《幽愤诗》脉理又何其一致!嵇康受钟会迫害,因友人吕安事系于狱中,后竟被杀。细味嵇康狱中《幽愤诗》诗句:“嗟余薄祜,少遭不造”,“爰及冠带,冯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咨余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可以深入

理解高启的诗魂。

高启的死,是历代评论家谈论高启最多的话题之一。人们对此进行了种种推测:

一种说法是由《郡治上梁文》得祸。吕勉《槎轩集本传》即记载了高启因撰上梁文,牵入魏观"谋反"之事而死。洪武八年二月李志光的《凫藻集本传》也称高启"遂蹇连以殁"。王行在《祭文》中感叹说:"孰主宰是兮,有不可而致诘。惟公论之攸在兮,不可得而泯也。"《郡治上梁文》,确是高启直接的死因。《明史》载朱元璋看到高启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此文今已佚失不存,《元和唯亭志》卷十三提到其中有"龙蟠虎踞"之语。与上梁文同时作的《郡治上梁》诗云:"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庭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卷十五)从中可窥知上梁文的大概内容。这首七律,赞颂朱明新朝和魏观政绩,然而,由于朱元璋的"雄猜",高启的死难,也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种说法是由《宫女图》、《画犬》诗得祸。这种说法在清代最为流行。钱谦益《列朝诗集》选录《宫女图》,注云:"据《吴中野史》载:'季迪因此诗得祸,因引《昭示》诸录,及豫章罪状为证。'"《明史·文苑传》也谈到:"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作为正史,在未有实证的情况下,不好具体言明是那一首诗使朱元璋"嗛之未发"的,但其所指似乎就是这首《宫女图》。徐轨《续本事诗》认为《宫女图》触及到明初宫闱的隐私,朱元璋读御史张尚礼《宫怨》诗,"以其能摹写宫闱心事,下蚕室死",更何况高启直接披露宫廷秽事呢?清代史学家赵翼以精于史学和考订著称,在《瓯北诗话》中强调《画犬》一诗暗示皇帝荒淫,与《宫女图》俱构成高启获罪之由。清代对此持异论者较少。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宫

女图》一诗,“孝陵猜忌,情或有之”,《画犬》一诗“则不类明初掖庭事”,他还进一步提出疑问:“二诗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附会也。”女诗人和评论家汪端发挥朱彝尊所论,肯定地说:“至虞山(钱谦益)谓以《宫女图》诗触太祖怒,假守魏守之狱,因引《昭示》诸录及豫侯胡美罪状为证;尤西堂(尤侗)作《明史乐府》,有《上梁文》一首咏青丘事,以为文人轻薄,自取杀身。然按《明史·胡美传》,洪武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并伏诛’。考其时,距青丘殁已十馀载,则因诗而死之说,尤为无稽。竹垞(朱彝尊)尝有辩而未甚详,爰为扩其说焉。”此可备一家之说。我们认为,《宫女图》、《画犬》、《红蕉仕女图》、《晋宫》四首七绝,嘲讽帝王宫廷淫乱,乃姊妹篇,此征引以作比较:

《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卷十七)

《画犬》:“独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卷十八)

《红蕉仕女》:“蕉花包露月中开,酒渴初寻出迳苔。凭仗小庞休吠影,深宫那得外人来?”(《遗诗·七言绝句》)

《晋宫》:“尽日南风永巷开,羊车去后玉阶苔。谁知天上无尘地,亦有城南小吏来。”(卷十七)

前三首中的小犬、独儿、小庞,指的是一种长毛的小狗。《画犬》、《晋宫》都有“羊车”一词。“深宫”与“夜深宫禁”的意思相同,前三首各出现一次,第四首用“天上无尘地”来指代“深宫”。无疑,“羊车半夜出深宫”与“亦有城南小吏来”是解读四诗的关键所在。“羊车”用晋武帝典事。《通鉴》载晋武帝平吴后,颇事游宴,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

车。“城南小吏”,用贾后典事。“南风”为贾后小字。《晋书·惠贾皇后传》载洛南小吏,端丽美容止,自称路逢一老妪,说家中病人,宜得城南少年“厌之”,于是随去,上车下帷,藏于箱中。开箱后忽见楼阙华屋,香汤沐浴,好衣美食,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留欢数夕。闻者皆知是贾后。高启写皇宫龌龊之事,揭开了君主可怜的遮羞布。这类令统治者深感头疼的诗篇,显然是向神圣皇权的一种挑衅。高启不惮于反复其意,《缶鸣集序》表白:“虽以之取祸,身罹困逐而不忍废,谓之惑非欤?”无论洪武初官廷是否出现类似的混乱,朱元璋读到这类诗句恐怕都要“嗛之”的。钱谦益所论有牵强之嫌,汪端之辩又过分究于一论,盖俱未为信论。轻视皇权和帝王威严,在明初,尤其是在“雄猜”的君主那里,是很容易招致祸事的。

第三种说法在现代较为流行,即高启不与新朝合作,使朱元璋产生迫害之心。高启拒绝朱元璋的垂青,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和隐逸的澹泊。他主张当政者应顺应“人情”,而不恃强权,迫而从之。洪武二年,徐大年参修《元史》,史成,以年老乞还,会修《五礼》,复留之,事成,再固申前请,得返归,高启南京所作《送徐先生归严陵序》发表见解说:“盖先王之为政,莫先于顺人情,亦莫先于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迫之使必焉,义有所可许者,必与之使有遂,……今之归,其无负于夙昔之志哉!”(《凫藻集》卷二)然而,朱元璋治理朝政,多以暴力推行其所谓的“仁政”,恃极权而逆“人情”。洪武一朝,诛连甚众的大案就有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空印案、刘三五科场案等。孟森《明史讲义》说:“死者如此之惨,皆令士夫惧为君用之故。”朱元璋也清楚自己实行的是一种以暴施政的方法,担心士人会消极抵制,遂颁布诏令:“寰中士夫有不为君用者,即有背教,杀而籍没之不为不公。”洪武初,朱元璋以仁君

的面目君临天下,而他“雄猜”的个性未曾掩饰得踪迹全无。高启辞归的第二年,刘基隐退,其中不无相同的想法。高启熟知汉初的历史,古今对比,他心中一直存在忧虑,诗文中每每谈论起君主的宽弘大量,其实这正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示内》诗云:“且放疏狂醉杯酒,圣恩元许作闲人。”其中就带有一些侥幸的感叹。我们还可把朱元璋强调士为君用与上梁文之事联系在一起来认识。朱元璋诛魏观,不久悔之,命致祭,归葬蒲圻。而对高启、王彝等受诛连者却不置一辞。朱元璋并非只是想遮掩“失误”,他心里清楚魏观是忠君的,而高启、王彝游离于新朝召唤之外,本就是不可赦免,诛杀高启还可起到震摄天下士子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第四种推测与高启早期对朱元璋的态度有关。或认为北郭十友人物如余尧臣、徐贲、张羽、杨基、唐肃等人曾效力于张士诚、与饶介、蔡彦文关系密切,诗文颇多赞扬张士诚,污蔑朱元璋的字句,余尧臣等人还参加了平江的防戍。朱元璋对东南士子产生一种厌弃心理。《吴郡甫里志》卷六《高侍郎季迪传赞》即谈到:“启所撰《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句,上恶其语。”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需要说明的是,朱元璋想重用高启时,已经改变了一些成见,高启力辞户部右侍郎,恐怕更是朱元璋迁怒的重要原因。

高启不能忍受政治束缚,他任自由的个性,独立清醒的意识,锋芒毕露的诗文创作,及朱元璋的雄猜、暴戾,都是导致其“玉碎昆仑,兰焚楚泽”(《明诗纪事》)悲剧的重要原因。颜延之《五君咏·嵇中散》咏嵇康云:“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这首诗也可作为高启短暂人生的写照。高启抗直希古,餐霞隐沦,疾俗忤时,不与世偕,与嵇康一样“龙性难驯”,因此,不为世容,也是一种自然。

四

金、元诗坛盛行宗唐祧宋之论，王若虚《滹南诗话》云："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元好问《论诗三十六绝句》对宋诗进行了针砭。虞集为首的元四家诗"一洗宋季之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元末明初诗人多推崇唐音。高启虽推尊唐诗，但主张自抒性情，不拘格套。他的《缶鸣集序》说："古人之于诗，不专意而为之也。《国风》之作，发于性情之不能已，岂以为务哉？后世始有名家者，一事于此而不他，疲殚心神，搜刮物象，以求工于言语之间，有所得意，则歌吟蹈舞，举世之可乐者不足以易之。"早在《青丘子歌》中，他就自绘了诗歌创作时的精神状态："斲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霮霮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卷十一) 对精神自由和创作自由的执着追求使他论诗不拘于形式，不拘泥前人之论。他喜欢《诗经》、《离骚》、《古诗十九首》；于魏晋，好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之诗；于盛唐，推崇杜甫、李白；于晚唐，追慕陆龟蒙、皮日休；于宋人，尤好范成大、范仲淹、陆游之诗；于当代，推挹倪云林及北郭诸子。论诗主张兼师众长，博大变化，强调格、意、趣并具。《独庵集序》称自汉魏、晋唐以来，除杜甫外，作者各以所长名家，各师所嗜，而未能兼具众长、博大变化至极，指出惟有兼师众长，融化浑成，始可免"偏执之弊"，由此提出："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

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凫藻集》卷二)

高启诗“兼全众长”,“有大方而无偏执”(金檀《大全集序》)。后世诗论家称赞其诗兼具众长时,往往感喟其未融铸变化成一家言。《四库全书提要》所论颇具代表性:“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图示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对此,我们不宜同声附和,而应作复杂的认识。首先,高启之诗自抒胸臆,非专为拟汉魏、六朝、唐宋而作。其次,“元末纤秾缛丽之习”的说法并不准确,检元末诸名家之集,多丧乱、苦痛、真实情语,所谓“纤秾缛丽”,大抵是沿袭明人的一些陈旧论调。第三,高启之诗并非要图示“古人之格”,以此为目的。事实上,“不能名启为何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体现了高启诗歌的创造。金檀《大全集序》的辨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认为论者所说的高启天假之年“所得犹未止是”,“此皆深服其所造,深惜其不永,非以诗犹未诣其极”。

高启诗歌的艺术价值,概而言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曰风华卓异。洪武三年,王祎《缶鸣集序》论高启之诗说:“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蕖,不假雕饰,翛然尘外,有君子之风焉。”谢徽《缶鸣集序》说:“其思致清远,则秋空素鹤,回翔欲下,而轻云霁月之连娟也。至其文采缛丽,如春花翘英,蜀锦新濯。其才气俊逸,如泰华秋隼之孤骞,昆仑八骏追风蹑电而驰也。”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明初高启、刘基并为诗坛赤帜,“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又说:“快若迅鹘乘飚,

良骥蹑景;丽若太阳朝霞,秋水芙蕖。”诸家所论皆中款要。高启诗作,如《青丘子歌》,辞气淋漓,“风华颖迈”(胡应麟《诗薮》);《登蓬莱阁望云门秦望诸山》,性灵飞扬,才气贲涌。《九日与客登虎丘,至夕放舟过天平山》、《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等诗,驰骋才情,神气舒展。就风华而论,实超出同时的刘基、汪广洋、袁凯诸家。陈田《明诗纪事》评论说:“季迪诸体并工,天才绝特,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

二曰胆识雄特。凡诗歌具有识见者,必同具诗胆,这是诗人开一时风气,发惊警之论的前提。高启博学多识,“尤粹群史”(吕勉《槎轩集本传》),他的诗歌不仅纵横百出,才情流溢,而且胆识卓荦不群。《送前国子王助教归临川》在洪武初为前元士人唱一曲人生悲歌。朱元璋分封功臣,诏赐铁券,高启《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歌》咏叹:“人生富贵知几时?泰山作砺徒相期。”(卷八)在当时环境下,发出此语,,这本身就需要胆识。《读史》抨击晏婴“尽说大夫能养士”,批评商鞅“徒夸阏戟卫华轩,渭水何能洗众冤”,嘲弄张仪、苏秦“天如早为生民计,各与城南二顷田”(卷十七),《咏荆轲》指陈“燕丹一何愚,区区祖遗谋”,“胡为任轻易,自趣灭亡忧”,皆具有不凡的历史识见。《宫女图》、《画犬》、《红蕉仕女》无情地披露帝王的荒淫,揭示乱自上作的历史,《明皇秉烛夜游图》讥讽唐玄宗,《题李德新中宗射鹿图》嘲弄唐中宗,《题宋徽宗画眉百合图》刺写宋徽宗,入木三分,识见卓特,极具讽刺力度。不仅胜过同时代的同题材作品,即使在元明清三代之诗中,也称得上难得的佳作。

三曰诗史品格。洪武二年,胡翰《缶鸣集序》说高启诗“其事虽微,可以考得失,备史氏之所惩劝”。高启生当元世末造,历经元明鼎革,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动乱时代,以诗歌传写了一代知识

分子的心路历程，展示了历史的动荡变迁。《送陈秀州》、《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送流人》、《答余新郑》、《赠杨荥阳》等诗感时悯乱，铺叙历史，真实纪录了社会离乱、民生艰辛和士人心灵的动荡变迁，称得上一代诗史，与元初元好问、清初吴伟业各领一代风骚。

四曰博大变化。高启诗歌兼师众长、变化出新，与杜甫、苏轼诗颇多相近处。高启志慕高远，放怀骋意，传写心志，叙写历史，体悟世道人心，雄宕、冲淡、豪俊、清丽、幽婉、奇险、冷隽，靡所不有。朱彝尊说："季迪之才，始于兼，故其体备。"(《高青丘集》附录)我们认为，高启的创作力求不浮虚，不流于凡俗，"格"、"意"、"趣"和谐统一，所以诸体各驰所长，而且形成了爽净、刚健、清新的个人诗风。王夫之给予高启诗以很高的评价，但对高启七言古颇不以为然。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平心而论，高启七言古的成就，不逊于五言古，可与吴梅村相提并论。王士禛的有关评价，有时比王夫之要高明一些，《古诗选》说："有明一代，作者众多，七言长句，在明初则高季迪、张志道(以宁)、刘子高(崧)为最。"在元明清诗歌史上，高启乐府诗不拘于旧题，不限于拟古，写出了许多新意。钱谦益推崇李东阳乐府，李攀龙盛赞王世贞乐府，而李、王的成就，究较高启差了一些。沈德潜尝诋责高启乐府，汪端《明三十家诗选·高启诗评》的反驳不乏精见，她说："归愚(沈德潜)每诋青丘乐府，以为近文昌、仲初，不知张王乐府，微言婉讽，真至简朴，可继香山《秦中吟》，远出长吉、飞卿之上，固未可厚非也。"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特殊时代，高启即使有意拟古，现实也使得他无暇斤斤于辞句。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感慨深沉而不浮泛，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诗歌的艺术精神。

高启、张羽、徐贲、杨基并称吴中四杰，或将其比作"初唐四

杰”。高启又与王行、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号称北郭十子。高启为首的北郭结社，在乱离的时代氛围中，共同推毂了吴中文坛的鼎盛，标志着元末文学运动的一个高峰。不唯如此，高启等人还奠立了明代吴中文学繁荣的基础，影响并延及清代，吴中诗坛名家吴宽、文徵明、王世贞、王稚登等人，或师其清绮，或师其雄放，或师其淡适，多所取法。

五

高启于诗，深嗜笃好，据周立《缶鸣集》题识，其有《凤台》、《吹台》、《江馆》、《青丘》、《缶鸣》、《南楼》、《姑苏》、《胜壬》诸集，共计二千馀篇。由高启《缶鸣集序》可知，《缶鸣集》为他在史馆时所自定诗集，收至正十八年到二十七年的作品732首。《缶鸣集》有永乐元年刊本十二卷，周立题识说高启“后选诸集中诗九百余篇，总而名之曰《缶鸣》”，与高启自序有出入，或高启晚年有所增删。吕勉在殁前将所收高启诗十卷及所撰小传，授成化进士张习之父，张习据此编为《槎轩集》。明景泰年间，徐庸会梓高启之诗成《大全集》十八卷。清雍正初，金檀辑注《高青丘诗集注》，并《凫藻》文集、《扣舷》词集合为一集，计二十四卷，锓刻行世。这个集子被视为高启诗集最完备的版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徐澄宇以雍正六年文瑞楼刻金檀辑注本为据，参以其他刻本、选本等，校点整理《高青丘集》，徐澄宇去世后，沈北宗接续校点工作，是集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高启之诗深受人们的喜好，流行甚广。俞宪《盛明百家集》、王夫之《明诗评选》、陈子龙等《皇明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等《明诗别裁》、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冷昌言

等《元明清诗选》、陈田《明诗纪事》等集，都选入了大量高启的优秀作品。关于高启诗选之集，清康熙间有黄昌衢选《高侍郎诗》刊行，同治间有汪端选《高季迪诗选》刻本。高启诗还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德川时代，斋藤拙堂、菊池溪琴合编了《高青丘诗醇》，广濑淡窗选编有《高青丘诗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陈沚斋编注《高启诗选》，录诗123首。

编选明代诗人之集，存菁去芜，凝取精华，极其不易。客观地说，明清诗论家选明诗的成就，是现代的明诗选本所难以企及的。如沈德潜选高启诗，尽管他欲以复古说盛推李、何，于明初诸家多加贬抑，于高启尤多微词，“与钟嵘论诗置陶潜、谢朓于中品，同为艺苑不平之事，正不容不辩也”(汪端《明三十家诗选》)，但是《明诗别裁》所录高启诗，都称得上高启集中的佳作。在现代学术史上，元明诗歌遭受到了诸多的误解，这也导致了许多现代选本不能客观地反映诗人创作的实际。所以，我们主张多出几部断代文学史的同时，还应对一些元明作家的作品加以评选刊行，这对二十一世纪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和普及，都是很有必要的。这本诗选，以金檀辑注、徐澄宇和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为基本依据，参以商务印书馆影印徐庸编《高太史大全集》，选诗372篇，加以题解和注释。选诗大抵可分为两大部分，以《拟古十二首》为界，前一部分按创作时间先后编排，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诗传”的性质和特点，其中许多篇章的编年是经过重新考订得来的。后一部分选入的是暂未能确定编年的优秀作品，力求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编排时稍作分类汇辑。我们希望这个选本对弘扬元明之诗有所助益。由于编选者水平所限，有关注释错误、题解有乖诗旨之处，敬祈读者批评赐教。

目录

前言 …… 1

陪临川公游天池三十韵 …… 1
送张贡士祥会试京师 …… 3
青丘子歌并序 …… 6
甫里即事四首(其三) …… 10
谒甫里祠 …… 11
次韵内弟周思敬秋夜同饮白莲寺池上 …… 12
吴越纪游
始发南门晚行道中 …… 13
早过萧山历白鹤亭诸邮 …… 14
登蓬莱阁望云门秦望诸山 …… 15
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 …… 16
登凤凰山寻故宫遗迹 …… 18
过奉口战场 …… 19
舟次敢山阻风累日,登近岸荒冈僧舍 …… 20
过硖石 …… 21
谒双庙 …… 22
晚次西陵馆 …… 24

岳王墓 …… 25
谒伍相祠 …… 26
送陈秀州 …… 27
客夜闻女病 …… 29
寄家书 …… 29
悲歌 …… 30
筑城词 …… 31
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 …… 31
送王稹赴大都 …… 34
赠薛相士 …… 35
送王孝廉游京归钱塘 …… 37
中秋玩月张校理宅得南字 …… 39
九日与客登虎丘,至夕放舟过天平山 …… 41
癸卯九日 …… 43
广陵孙孝子爱日堂 …… 44
练圻老人农隐 …… 46
送伯兄西行 …… 47
闻朱将军战殁 …… 48
冬至夜感旧二首(其一) …… 49
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 …… 51
雨中春望 …… 53
约诸君游范园看杏花 …… 54
寒食感怀三首 …… 55
悼女 …… 56
吴城感旧 …… 57
兵后出郭 …… 58

过城西废坞 …… 59
哭临川公 …… 59
闻家兄谪寿州 …… 60
过永定废寺 …… 61
齐云楼 …… 61
见花忆亡女书 …… 62
乱后经娄江旧馆 …… 63
江上晚过邻坞看花因忆南园旧游 …… 64
过北塘道中四首(其二、其三) …… 65
和杨、余诸君在谪中,忆往年西园听歌 …… 66
上巳有怀 …… 66
立秋前三日,过周南饮,雷雨大作,
醉后走笔书壁间 …… 67
秋日江居写怀七首(其一、其四、其五、其七) …… 69
郊墅杂赋十六首(其二、其三、其六、其十) …… 71
兵后逢张孝廉醇 …… 74
喜幼文北归 …… 76
召修元史将赴京别内 …… 76
将赴金陵始出阊门夜泊二首(其二) …… 78
晓出城东门闻橹声 …… 79
赴京道中逢还乡友 …… 79
东过八冈 …… 80
早发土桥 …… 81
寓天界寺,雨中登西阁 …… 82
初入京寓天界寺西阁,对辛夷花怀徐七记室 …… 83
雨中登天界西阁 …… 83

夜闻雨声忆故园花 …… 84
对园柳 …… 85
始闻夏蝉 …… 85
京师午日有怀彦正、幼文 …… 86
夜坐天界西轩 …… 87
寺中早秋 …… 87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 88
晚登望都邑宫阙二首 …… 90
答余新郑 …… 92
奉天殿进元史 …… 97
天界玩月并序 …… 98
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 …… 99
京师尝吴粳 …… 101
送金判官之吴江 …… 102
送周四孝廉后酒醒夜闻雁声 …… 102
送谢恭 …… 103
答内寄 …… 104
禁中雪 …… 105
真氏女并序 …… 106
早至阙下候朝 …… 108
甘露寺 …… 108
京师苦寒 …… 109
客舍夜坐 …… 111
池上雁 …… 112
我昔 …… 113
丫髻峰 …… 114

赠前进士夏尚之归宜春 …… 115
送前国子王助教归临川 …… 116
奉游西园命赋二题
象 …… 117
鹿 …… 118
寄题安庆城楼 …… 118
煮石山房为金华山人赋 …… 120
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 …… 121
望家人不至,效西昆体 …… 122
喜家人至京 …… 123
自天界寺移寓钟山里 …… 125
衍师见访钟山里第 …… 126
春日忆江上二首 …… 127
春日忆江上 …… 127
晓出趋朝 …… 128
早出钟山门未开,立候久之 …… 128
清明呈馆中诸公 …… 129
春来 …… 130
金陵喜逢董卿并送还武昌 …… 131
京师寓廨三首 …… 132
送顾式归吴 …… 134
御沟观鹅 …… 135
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歌 …… 136
京师秋兴次谢太史韵 …… 138
寓感二十首(其三、其九、其十三、
其十八、其十九、其二十) …… 139

重游甘露寺 …… 145
辞户曹后东还,始出都门有作 …… 146
过白鹤溪 …… 147
归吴至枫桥 …… 147
至吴淞江 …… 148
始归田园二首(其一) …… 149
天平山 …… 150
至莲村 …… 151
始归江上,夜闻吴生歌,因忆前岁别时 …… 152
睡觉 …… 153
腊月廿四日雨中夜坐二首 …… 154
效乐天 …… 155
江上看花 …… 156
初夏江村 …… 157
江村 …… 158
端阳写怀 …… 159
赠治冠梁生,乞作高子羔旧样 …… 160
迁城南新居 …… 160
始迁西斋 …… 161
穆陵行并序 …… 162
喜闻王师下蜀 …… 164
雨夜偶读王待制诗 …… 166
子祖授生并引 …… 166
郡治上梁 …… 167
出郊抵东屯五首(其三) …… 169
会宿城西客楼送王太史 …… 169

春草轩雨中怀王太史 …… 170
魏使君见示吕忠肃公旧赠诗因赋 …… 171
秋怀十首(其一、其二、其三) …… 173
拟古十二首(其三、其四、其十一) …… 175
渡吴淞江 …… 178
东园种蔬 …… 179
见耕者 …… 180
耕 …… 181
牧 …… 182
暮归 …… 182
渊源堂夜饮 …… 183
西陂 …… 184
雨中过玉遮山二首(其二) …… 184
晚坐水上 …… 185
访张司马不值,书园亭壁 …… 185
秋雨 …… 186
月下饮酒 …… 186
送春 …… 187
我愁从何来 …… 187
秋雨 …… 188
月林清影 …… 189
西园晓霁 …… 190
晚步游褚家竹潭 …… 191
晓出园池 …… 192
一窗秋影 …… 192
晓睡 …… 193

夜坐有感 …… 194
东池看芙蓉 …… 194
与客饮西园花下 …… 195
邻家桃花 …… 196
孤雁 …… 197
孤鹤篇 …… 198
燕覆巢 …… 199
白水冒我田 …… 199
登西城门 …… 200
三鸟 …… 201
萧炼师鹰窠顶丹房 …… 202
临顿里十首(其二) …… 204
晚寻吕山人 …… 205
得家书 …… 206
闻柝 …… 206
西园梨花唯开一枝 …… 207
陌上见梅 …… 207
西山幻住期看梅花雨雪不果三首(其三) …… 208
游幻住精舍 …… 208
春暮西园 …… 209
读徐七《北郭集》 …… 209
夜中有感二首(其一) …… 210
优人李州侨乞米二首 …… 211
吴别驾宅闻老妓陈氏歌 …… 212
江上逢旧伎李氏见过四首 …… 212
九月八日对菊 …… 214

回文 …… 214
秋闺怨回文 …… 215
端午 …… 215
示内 …… 216
塞下曲 …… 217
田舍夜舂 …… 218
步至东皋 …… 218
太湖 …… 219
明月湾 …… 221
月夜游太湖 …… 222
与客携乐游宝积山,遂泛石湖 …… 223
白云泉 …… 224
茅山陈道士卧云所 …… 225
石射堋 …… 226
丁令威宅 …… 227
登涵空阁 …… 227
游云岩值雨 …… 228
狮子林十二咏
含晖峰 …… 229
吐月峰 …… 230
卧云室 …… 230
问梅阁 …… 231
虎丘 …… 231
读史二十二首
晏婴 …… 232
商鞅 …… 232

仪秦 …… 233
李广 …… 234
咏荆轲 …… 235
和杨礼曹刺客三咏
筑 …… 237
咏隐逸十六首
周党 …… 238
梁鸿 …… 239
随月图 …… 240
石崇墓 …… 241
南园 …… 242
韩蕲王墓 …… 244
西台恸哭诗并引 …… 246
吊七姬冢 …… 248
短歌行 …… 250
踏歌行 …… 251
待月词 …… 251
惜花叹 …… 252
王明君 …… 253
吴趋行 …… 255
吴钩行 …… 257
游侠篇 …… 257
放鹤辞 …… 259
蓟门行 …… 260
碧玉歌 …… 261
双桐生空井 …… 261

征妇怨 …… 262
浮游花 …… 263
寒夜吟 …… 263
湖州歌送陈太守 …… 264
养蚕词 …… 264
打麦词 …… 265
牧牛词 …… 266
采茶词 …… 267
卖花词 …… 267
长洲苑 …… 268
游灵岩赋得越来溪 …… 269
响屧廊 …… 270
姑苏台 …… 271
琼姬墓 …… 273
阖闾墓 …… 274
干将墓 …… 275
次倪云林韵 …… 276
答张山人宪 …… 277
送蜀山人归吴兴兼简菁山静者 …… 278
和张羽怀吴兴旧游之作效其体 …… 279
雨斋独坐写寄友 …… 280
雨中留徐七贲 …… 280
送陈秀才归沙上省墓 …… 281
赠竹里子 …… 281
城西客舍送周著作砥 …… 282
寻胡隐君 …… 283

送上海石明府 …… 283
施君眠云堂 …… 284
赋得小吴轩赠虎丘蟾书记 …… 285
次韵包同知客怀 …… 286
与刘将军、杜文学晚登西城 …… 288
独游云岩寄周砥 …… 289
听秋轩为僧赋 …… 290
与诗客七人会饮余司马园亭 …… 290
送流人 …… 291
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 …… 292
沈征士铉野亭 …… 294
夜怀王校书 …… 294
梅花九首(其一、其九) …… 295
次韵西园公咏梅二首(其一) …… 297
梅雨 …… 298
新荷 …… 299
新月 …… 300
泛舟西湖观荷 …… 300
秋柳 …… 301
思夫山 …… 302
真娘墓 …… 303
太湖石 …… 303
斗鸭篇 …… 305
蟹 …… 306
观军装十咏
弓 …… 307

偃松行 …… 308
咏残灯 …… 310
石牛 …… 310
砚池 …… 311
题瀑布泉 …… 312
明皇秉烛夜游图 …… 312
题李德新中宗射鹿图 …… 314
宫女图 …… 316
画犬 …… 317
红蕉仕女 …… 318
题赵魏公马图 …… 318
马周见太宗图 …… 319
题逊庵墨菊 …… 320
题荣悴图 …… 321
题倪云林所画义兴山水图 …… 321
倪元镇墨竹 …… 322
题张校理画 …… 323
大痴小画 …… 324
美人扑蝶图 …… 324

陪临川公游天池三十韵

群山瞰笠泽[1]，胜览兼旷奥。
曩游务穷搜，甲乙志曾到[2]。
兹峰最灵奇，独失有遗懊。
我公仙署居，休沐偶得告[3]。
林壑轸远情[4]，招携誓同造。
出郭纵鞍舆，入谷屏牙纛[5]。
时当寒冬晨，岚雾恣披冒。
幽幽霜泉微，卷卷风叶燥。
寻溪见人烟，问岭知佛号。
意行恐迷误，远托樵子导。
居僧作蛮音，揖杖喜迎劳。
客来岂先知，定有山鬼报[6]。
始至已惬心，尘念为除扫。
壁穹冠玄云，池古贮清潦。
长松挂其巅，美竹荫其隩。
浮晖荡空明，万象镜中倒。
磷碏冈头石，突起类争暴[7]。
缅怀融结初，天巧亦多耗。
探深识后返，升险戒前躁。
远梅苦相邀，飞雪糁衣帽[8]。
谷猿晚应饥，涧鸟寒不噪。
欲归更留憩，禅榻近茶灶。
诗歌丛桂篇，琴奏猗兰操[9]。

我起前寿公，乐哉此高蹈。
及春幸重来，芹藻应可茎[10]。
何须效羊公，登岘发嗟悼[11]。
世事舟陆行，有力孰比羿[12]？
富贵不可求，盍亦从所好。
斯理苟未宜，山水解相傲。
微言傥或然，勿为俗士道。

题解

本篇作于至正十六年(1356)前后。这年二月，张士诚据平江，以饶介为淮南行省参政。饶介褒扬文学之士，对青年诗人高启颇为推重。此诗为陪饶介游天池山所作，诗中多赞颂饶介诗句，都突出了一个“陪”字。值得称道的是，诗人并非一味奉迎，其纵写游观之乐，绘景精工，气韵雄宕，抒写了“富贵不可求”和“山水解相傲”的情志。临川公，指饶介，字介之，临川人，自翰林应奉出佥江浙廉访使司事。应张士诚之请，出任淮南行省参政。张士诚亡败，饶介赐死。天池山，又名花山，旧名华山，在阳山东南五里，山石峭拔，岩壑深秀。

注释

〔1〕笠泽：太湖，《左传》称之笠泽。《姑苏志》：太湖东西二百馀里，南北一百二十里，方圆五百馀里，湖中有七十二峰，景色殊绝。　〔2〕曩游：昔游。甲乙：次第。　〔3〕我公，指饶介。休沐：休息洗沐，犹言休假，《初学记》卷二十：“休假亦曰休沐。”　〔4〕轸(zhěn)：思怀。　〔5〕牙纛：高牙大纛。纛是大旗。牙为牙旗，旗竿上饰有象牙的大旗，多为主将、主帅所建，亦用作仪仗。曾巩《边将》：“二子按辔行边隅，牙纛宛转翻以舒。”

〔6〕山鬼:山灵,山神。北齐樊逊《天保五年举秀才对策》:"山鬼效灵,海神率职。"　〔7〕磷(lín)(峋)(xún):突兀重叠,宋之问《嵩山天门歌》:"登天门兮坐盘石之粼(磷)。"暴:鼓起,突起。这两句写山石突兀峥嵘之态,引起下两句的感叹天工造物之巧。　〔8〕糁(sǎn):散落,洒上,杜甫《绝句漫兴》之七:"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　〔9〕丛桂篇:淮南小山赋《招隐士》,词曰:"桂树丛生兮山之幽。"猗兰操:韩愈《琴操十首·猗兰操》:"孔子伤不逢时作。"　〔10〕茝(mào),拔取。　〔11〕羊公,指晋人羊祜。岘,指岘山,在襄阳城南。《晋书·羊祜传》载羊祜尝登此置酒,顾谓从事中郎邹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邹湛对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必与此山俱传。"后人立碑于此,望其碑者无不流泪,杜预因名其为"堕泪碑"。　〔12〕羿(ào):夏寒浞(zhuó)之子,勇武有力,相传能陆地行舟。《论语·宪问》:"羿善射,奡荡舟。"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语:"羿,有穷国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杀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陆地行舟。"这两句的意思是世事艰行,谁能有奡那样的力气陆地行舟呢?

送张贡士祥会试京师

国家文治今百年,多士孰赍皆知天[1]。
南宫坐试二三策[2],能使海内无遗贤。
院门晨开官烛烂,白袍鹄立人三千[3]。
上谈礼乐祖姬、孔,下议制度轻雒、玄[4]。
临轩曾看宰相贺,云端尽见当胪传[5]。
看花或骑太仆马,锡宴每给司农钱[6]。
登朝出牧知几辈,冠佩剑舄纷相联[7]。
迩来国运属中圮,争慕死节羞生全。
浔阳老守血洒地,甬东大将魂沉渊[8]。

乃知儒术王政本，至此正赖扶倾颠。
诸生区区抱遗籍，草莱窜亡亦可怜。
南方上公境独治，鹿鸣更欲兴宾筵[9]。
张君几年客夜雨，古檠空案亲韦编[10]。
逢时颇欲见行事，岂但持作求鱼筌[11]。
入场叉手万言就，众目一叶惊先穿[12]。
严装又随计吏发，京城远瞻北斗连。
秋风吹衣别酒冷，枯肠浅水阊门边[13]。
君行勿亟我有语，落日尚在车衡悬。
窃闻天子正侧席[14]，此去为拜彤庭前。
挥毫休奏醴泉颂，给札莫赋凌云篇[15]。
但当开口论世事，号令次第宜何先？
坐令王纲复大正，乾枢共仰天中旋[16]。
我今有志未能往，矫首万里空茫然。

题　解

原注："至正戊戌作。"戊戌，元至正十八年(1358)。这一年，风雨飘摇的元王朝多生变故，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奉韩林儿居之，七月苗帅杨完者兵败自杀，张士诚占有杭州、嘉兴。此诗作于是年秋天。生当末造，高启忧时痛国，每形于言辞。他虽无意于科举，但密切关心国事，期待元朝有中兴的一日，所以忠告友人在入仕后决不要颂谀辞，而要"坐令王纲复大正"。这篇早期的作品，章法不免有些散乱，不过，气势雄健，感情充沛，不失为一首佳作。

注　释

〔1〕百年：从南宋灭亡到元至正十八年，尚不到九十年，这里说的百年是

约数。多士:众多的贤士,《书·多方》:"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诗经·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孰赍,意思是深受恩赐,《大全集》作"商赍"。　〔2〕南宫:尚书省的别称,谓尚书省列宿之南宫,故名。唐以后,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又因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六部中的礼部为南宫。唐人韦承贻《策试夜潜纪长句于都堂西南隅》:"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月画难成。"试二三策,即试策,古代考取士的一种方法,有司就政事、经义等设问,令应试者作答。　〔3〕白袍,即白衣士子,指未仕的士人,多服白袍。鹄立:像鹄一样引颈而立,意即直立。苏轼《催试官考较戏作》:"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此用其词。　〔4〕姬、孔:周公、孔子。雠、玄:施雠、郑玄,汉人,施雠善治《易》,论《五经》同异,郑玄尝笺注诸经。　〔5〕胪传:进士殿试,拆榜唱名,一传接一传,依次传至丹墀下,称胪传。　〔6〕太仆:官名,掌舆马。司农:官名,秦代称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更名大司农。　〔7〕出牧:出为州牧、太守一类的地方官。冠佩剑舄,指官员的装束。舄(xì):加木底的鞋子。《续汉书·舆服志下》:"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绚履,以祀天地。"　〔8〕浔阳:九江,晋代称浔阳。"浔阳"句,《元史纪事》载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徐寿辉攻九江,右丞孛罗贴木儿方驻兵江上,闻风宵遁。总管李黼檄乡民,与黄梅主簿也孙贴木儿出战,大败徐寿辉。时荆淮之间,守臣往往弃城遁逃,独李黼守孤城,中外援绝,城破而死,州民闻之,哭声震地,具棺葬之。甬东:宁波,春秋时称甬东。"甬东"句,《元史纪事》载至正十二年三月,方国珍复叛入海,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遣人谕降,方国珍令陈仲达往来议降,泰不华具舟来受降,与方国珍遇,被劫持,奋力反抗被杀。　〔9〕南方上公,指张士诚,《元史》载至正十七年(1357),张士诚降于元,元顺帝诏以士诚为太尉,士诚以下授爵有差。鹿鸣,《诗经·小雅》有《鹿鸣》篇,《诗序》:"《鹿鸣》,燕群臣嘉宾也。"这两句称赞张士诚归顺元朝,广纳文士。　〔10〕韦编,《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读《易》,韦编三绝。　〔11〕鱼筌,即得鱼忘筌,《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这两句的意思是,张贡士勤于研习六艺,意欲有所作为。　〔12〕这两句用温庭筠、养由基典事。《北梦琐言》: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

号温八叉。《战国策》:“养由基善射,去杨柳叶百步而射,百发百中。”〔13〕秋风吹衣,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在秋天。阊门,点明送别的地点在苏州阊门。伍子胥筑阖闾城,有陆门八、水门八,西为阊门、胥门,阊门又称破楚门,《吴地记》:“吴伐楚,大军从此门出。陆机诗曰:‘阊门势嵯峨,飞阁跨通波。’又,孔子登山,望东吴阊门,叹曰:‘吴门有白气如练。’” 〔14〕天子,指元顺帝。侧席,《后汉书》卷三《章帝纪》注:“侧席,谓不正坐,所以待贤良也。” 〔15〕这两句忠告友人不颂谀辞,发论要真有助于世道。醴泉,《尔雅》:“甘雨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给札,《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天子令尚书给笔札。凌云篇:《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16〕王纲:天子的纲纪。李商隐《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在昔王纲紊,因谁国步清。”乾枢,犹言乾轴。谢庄《迎神歌》:“地纽谧,乾枢回。”

青丘子歌 并序

江上有青丘[1],予徙家其南,因自号青丘子。闲居无事,终日苦吟,闲作《青丘子歌》言其意,以解诗淫之嘲。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2]。
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
蹑屐厌远游[3],荷锄懒躬耕。
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4]。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5]。
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
田间曳杖复带索[6],旁人不识笑且轻。
谓是鲁迂儒、楚狂生[7]。
青丘子,闻之不介意,

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
朝吟忘其机，暮吟散不平。
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醒[8]。
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9]。
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
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10]。
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
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11]。
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
斲元气，搜元精[12]。
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13]，
坐令无象作有声。
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
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14]。
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15]。
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16]。
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
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
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
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17]。
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
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
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18]，和我此歌吹月明。
但愁歘忽波浪起[19]，鸟兽骇叫山摇崩。
天帝闻之怒，下遣白鹤迎。

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珮还瑶京[20]。

题　解

胡应麟《诗薮》认为高启“风华颖迈”，超过刘基、汪广洋、袁凯等人。此诗可睹诗人风神。陈田认为《青丘子歌》“自负亦复不浅”，《明诗纪事》说高启“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青田作《二鬼》诗，自负与潜溪并峙天壤，岂知江上有青丘子哉！”高启在残酷现实的压抑下，在厌世和愤世中，向诗歌寻求人生寄托，诗中尽情展示了桀骜不驯的个性。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此诗强烈而鲜明地表现了自我人格，诗人政治理想已经破灭，他的人生选择是“一个诗人，一个自由、孤独的诗人”，诗对于他来说，只是自身内在的需要，不服从任何外在目的。所论十分精准。诗在结构上也有其独特之处，从“谪仙”起笔，以“飞珮还瑶京”束笔，别具匠心。金檀《高青丘年谱》称诗作于至正十八年(1358)。或以为诗作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到二十二年(1362)间(房锐《高启〈青丘子歌〉作于何年》，《四川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

注　释

〔1〕青丘，《甫里志》：乡村西北境青丘有高启宅。高启《琴操·登丘操》自注：“登青丘有怀而作。”诗云：“驱车兮与马，蹇君行兮，胡为乎在中野？登彼兮崇丘，下茫茫兮九州。思君子兮，不得与驾以游。山有出云兮，木亦有柯。我将归兮，忧之如何。”　〔2〕臞(qú)，同癯，清瘦。五云阁，道家称仙人所居楼阁，有五彩祥云环绕。　〔3〕蹑屩(juē)：脚穿草鞋。　〔4〕这二句写照疏狂意态。纵横：凌乱的样子。　〔5〕“不肯”句：用陶渊明典事。《晋书》卷九十四载陶渊明为彭泽令，“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

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406),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不肯掉舌”句:用郦食其典事。《汉书》卷五十六载郦食其游说齐王田广归汉,得齐城七十馀,蒯通对韩信说:“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之众,乃下赵五十馀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 〔6〕带索:束绳为带,指隐居。《列子·天瑞》称春秋时隐士荣启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

〔7〕鲁迂儒:即鲁两生,典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楚狂生,即楚狂,典出《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邢昺疏:“接舆,楚人,姓陆名通,字接舆也。昭王时,政令无常,乃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楚狂也。”

〔8〕兀兀,昏沉迷恋之状。醒:酒醉神志不清。 〔9〕栉(zhì):梳洗头发。营:营理。 〔10〕回:指颜回,居于陋巷,一瓢一箪,自得其乐。猗氏:指猗顿,鲁之穷士,《水经注》:猗顿闻朱公富,往问其术,十馀年间,遂致富。

〔11〕这两句抒写愤世、傲世之情。“龙虎苦争斗”具体指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之间的争土掠地。至正十六年(1356)至十八年(1358)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安庆一带发生激战,又与张士诚在常州、江阴交战,互有胜负。乌兔忙奔倾:神仙传说日中有乌,月中有兔,乌兔奔倾,意即日月时光迅速流走。

〔12〕斲元气,搜元精:斲(zhuó),砍削。元气,人身的精气。搜,搜讨,求索。元精,宇宙的精奥和本原。 〔13〕八极:陆机《文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此用其词。心兵:韩愈《秋怀诗》之十:“冥茫触心兵。”此用其词。

〔14〕破悬虱:典出《列子·汤问》。纪昌学射于飞卫,飞卫曰:“学视而后可。”纪昌以牦悬虱于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后如车轮,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沆(hàng)瀣(xiè):海气,一曰露气。王逸《楚词注》:“北方半夜之气。”陆龟蒙《秘色越器》:“好向中宵盛沆瀣。” 〔15〕轧轧:草木密生之状。 〔16〕天根:星宿名,即氐宿。“犀照”句:用东晋温峤故事,《晋书·温峤传》:温峤击败苏峻,返武昌,过牛渚,水深不可测,世传其下多怪物,温

峤不信，遂燃犀角照之，须臾，见水族毕现，奇形异状，或乘马车，或著赤衣。〔17〕金石：《世说新语·文学》载晋人孙绰作《天台山赋》，示友人范荣期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　〔18〕"欲呼"句：用君山老父典事。《博异志》：贾客吕乡筠善吹笛，月夜泊君山侧，命酒吹笛。忽有老者驾舟而来，袖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次如常，其一绝小，如细笔管。乡筠请老者吹笛，老者说：大者合上天之乐，次者合仙乐，小者老身与朋侪所乐者，庶类杂而听之，未知可终曲否？言毕，抽笛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荡漾，鱼鳖跳喷。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暗。舟人大恐，老者遂止，棹舟而去，隐隐没于波间。　〔19〕欻(xū)：忽然。　〔20〕这两句遥承"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之句。狡狯：滑稽嬉戏。琼京：指仙界。诗句用东方朔故事，《汉武帝故事》：东方朔本天上神仙，谪降人间，多滑稽之事，后由西王母召回天上。韩愈《读东方朔杂事》："曰吾儿可憎，奈此狡狯何。"

甫里即事四首

其　三

江庙渔郎晚祭[1]，津亭估客朝过。
钟边山远水远，篷底风多雨多。
饥蟹衔沙落簖，黠禽暎竹窥罗[2]。
丫头两桨休去，为唱吴侬棹歌[3]。

理　解

原注："甫里，在松江之上，陆鲁望所居也。余寓其北渚，颇擅烟波之胜，为赋六言四首。"《高青丘年谱》称诗作于至正十八年(1358)。甫里，今昆山县甪直镇，四周环水，号称"五湖之厅"、"六泽之冲"，环境幽静，风土清嘉。唐人陆龟蒙长期隐居于此，号

天随子,宅第在白莲寺西一带。高启依妻父周仲达居青丘里,距陆宅不远。他企慕天随子的洒宕风节,酷爱甫里烟波之胜,写下大量田园诗,风格近于陆龟蒙。第一句写江庙、津亭,因地名成句,别具生趣,陆诗即擅长此法。三、四句写景舒缓道来,如含不尽之意。七、八句摹写的饥蟹、黏禽也是陆诗喜咏之物。结句则大有陆氏疏狂洒脱的味道。

注 释

〔1〕江庙:指甫里庙,祀陆龟蒙,《吴郡志》卷十三:"甫里庙,甫里在长洲县东南五十里,乡人祠陆龟蒙于此,至今不废。"　〔2〕簖(duàn):插在水里的竹栅栏,用来拦挡虾、蟹、鱼,以便捕捉。暎(yìng),同"映",光影。暎竹,即竹影。　〔3〕丫头:刘禹锡《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丫头小儿荡画桨。"此用其词。吴侬:吴人自称说我侬,称人渠侬、他侬、个侬,因或称吴人为吴侬。吴侬棹歌,指吴地民歌,即吴歌,声调轻清柔美。刘兼《莲塘霁望》:"采莲女散吴歌阕,拾翠人归楚雨晴。"唐人温庭筠《芙蓉》:"吴歌秋水冷,湘庙夜云空。"

谒甫里祠

衣冠寂寞半尘丝,想见江湖独卧时。
遁迹虚烦明主诏,感怀犹赋散人诗[1]。
钓鱼船去云迷浦,斗鸭阑空草满地[2]。
芳藻一杯谁为奠,鼓声只到水神祠[3]。

题 解

《高青丘年谱》称本篇作于至正十八年(1358)居甫里之际。

高启向往甫里先生陆龟蒙的隐士高风，写下不少赞咏的诗句，这首七律想象陆龟蒙“江湖独卧”的风神，感叹斯人去后，风流不再，赞歌了洒脱、闲适、高远的情致。甫里祠，见前诗注〔1〕。

注 释

〔1〕以上四句叙写陆龟蒙的生平事迹和高散情致。散人：陆龟蒙别号江湖散人，《吴郡志》卷二十一：“（陆龟蒙）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下丈人。后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隽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下而卒。”　〔2〕这两句的意思是斯人一去，风流不再。斗鸭，指绿头鸭，善斗。“斗鸭”句，用典，《吴郡志》卷二十九：“世传陆龟蒙居笠泽，有内养使杭州，舟出舍下。龟蒙家童，以小舟驱群鸭出，内养弹其一，折颈。龟蒙遽从舍出，大呼云：‘此绿鸭有异，善人言，适将献状本州，贡天子。今持此死鸭，以诣官自言耳。’内养甚惊，厚祈之，龟蒙笑而止。因问龟蒙曰：‘此鸭何言？’曰：‘常自呼其名。’”苏轼《题陆鲁望》：“千首文章二顷田，囊中未有一钱看，却因养得能言鸭，惊破王孙金弹丸。”　〔3〕水神祠，又称水仙庙，《甫里志》：庙祀唐仪凤间儒生柳毅，后废为僧舍。

次韵内弟周思敬秋夜同饮白莲寺池上

月出露已白，荷花香满地。
高僧爱清夜，留客坐题诗。
竹动鸟惊梦，草凉虫语悲。
闲斋一瓢酒，应不负幽期〔1〕。

题 解

至正十八年（1358）前后，高启在甫里与妻弟周思齐、周思义、周思恭、周思敬、周思忠等人大有唱和。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

度过的较平静的日子，但他赋诗仍爱用“惊”、“悲”一类的字眼，这首写逸情的五言古亦大抵如此，由此可见乱世中高启敏感的诗心。白莲寺，在长洲县甫里，即陆龟蒙别业，陆氏祠堂在此。

注 释

〔1〕幽期，指隐居之志。“应不负”句，意近贾岛《题李凝幽居》：“幽期不负言。”

吴越纪游

始发南门晚行道中

岁暮寒亦行，征人有常期[1]。
辞我家乡乐，适彼道路危。
酒阑别宾亲，驱车出郊歧。
我马力未痛[2]，已越山与陂。
回头望高城，落日云树滋。
遭乱既少安，谋生复多饥。
途逢往来人，孰不为此驱？
远游亦吾志，去矣何劳悲。

题 解

至正十八年(1358)到二十年(1360)间，高启尝游绍兴、钱塘、嘉兴，将所存纪游诗择编十五首成《吴越纪游》，这里选录了其中的九首。这些诗大多是叙述丧乱、感叹羁旅所作。高启《吴越纪游诗序》说：“写行役之情，纪游历之迹，与夫怀贤吊古之意，亦往

往而在。”本篇作于至正十八年(1358)冬初踏征途之际。在国家多变故之时,高启离开吴门作人生的第一次远游,适逢严冬,寒气逼仄,朔风凛冽,他黯然踏上行途,虽是第一次出行,却没有青年人对远行的憧憬,更没有杜甫、李白壮游一类的豪情。诗中倾吐的乃是悲郁、苦涩的意绪。出游的原因,未见文献载述。按照此诗的说法,是志在“远游”。后来,他的《冬至夜感旧》感怀吴越之游说:“昔年偶失路,羁役戎马间。南行越重江,岁晏不得还。”(《高青丘集》卷七)由此来看,他认为吴越之游是人生的一个失误。“美游不如恶归”(《悲歌》),高启一生游历不广,恐怕与这种人生态度有一定的关系。

注 释

〔1〕征人:远行的人。有常期,即有定期,谓不因岁暮天寒而改变出行时间。　〔2〕痡(pū):因劳致病。

早过萧山历白鹤亭诸邨

客起何太早？村荒绝鸡鸣。
况时江雨晦,不得见启明[1]。
凌兢度高关[2],山空县无城。
隔林闻人呼,已有先我行。
侧身避径滑,聚足防厓倾[3]。
衣寒复多风,淅淅远水声[4]。
千峰雾中过,不识状与名。
岚开见前邨,始觉历数程。
越禽啼枫篁,冷日傍午晴。

烟生沙墟寂，叶落涧寺清。
登临亦可悦，但恨时非平。

题解

至正十八年(1358)冬，高启路过萧山县白鹤亭等地，写下此诗。前十六句极笔写征途的苦顿狼狈，村荒、江晦、高关、空县、径滑、厓倾、衣寒、峰雾，绘出一幅萧冷的图画。“越禽”、“冷日”、“烟生”、“叶落”四句写的都是“清物”，境幽味澹，传达出诗人的“孤怀”，深沉而不浮泛。诗人从清远、荒寒之中分明感到了幽恬之意，这使他想到如果世道太平的话，登临此境何尝不是人生的快事，末句“但恨时非平”的感叹便寄寓了对乱世的怨恨。

注释

〔1〕启明，指启明星。　〔2〕凌兢：战栗、恐惧貌。元好问《羊肠坂》：“浩荡云山直北看，凌兢羸马不胜鞍。”　〔3〕聚足：登阶或登山时，一步一并足而行。厓：山崖。　〔4〕溶(guō)溶(guō)：水流声。

登蓬莱阁望云门秦望诸山

旅思旷然释，置身苍林杪[1]。
群山为谁来？历历散清晓。
奇姿脱雾雨，奋首争欲矫[2]。
气通海烟长，色带州郭小[3]。
曲疑藏啼猿，横恐截归鸟[4]。
流晖互荡激，下有湖壑绕。
佳处未遍经，一览心颇了。

秦皇遗迹泯，晋士流风杳[5]。
愿探金匮篇[6]，振袂翔尘表。

题 解

至正十八年(1358)冬，高启来到绍兴，登蓬莱阁，望云门、秦望诸山，旅途困苦顿释，写下此诗，笔调畅快，性灵飞扬，一洗前几首纪游诗哀怨的调子。“群山为谁来？历历散清晓”乃清思秀句，以下八句驰骋想象，“造物天然，色色皆新”。蓬莱阁在绍兴卧龙山上，五代时钱镠所建，旧说蓬莱山属会稽，阁因以名蓬莱。云门山在绍兴城南，晋人王献之居此，山上旧有子敬亭。秦望山在绍兴东南，高出诸山，《史记》称秦始皇尝登此望东海，故名秦望。

注 释

〔1〕杪：树端。诗人登蓬莱阁，俯视苍林，故云“置身苍林杪”。
〔2〕这两句写山势奇健，“奋首”句，用拟人手法，意谓争欲奋力矫首。
〔3〕这两句写群山气通海烟，绍兴城与之相比，显得十分渺小。色：山色。带：环绕。　〔4〕横截：即横断，唐人王季文《九华山谣》：“翠屏横截万里天。”方干《再题龙泉寺上方》：“鸟行横截众山腰。”　〔5〕秦皇：指秦嬴政。晋士：指王献之，见本篇题解。　〔6〕金匮：铜制的金匮，用作收藏文物或文献，借指为藏书，《汉书·晁错传》：“刻于玉版，藏于金匮。”绍兴东南有石匮山，形如匮，相传禹治水毕，藏书于此。

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

列藩遏戎乱，驻钺实此州[1]。
如何杀大将？王师自相仇[2]。

我来乱始定，城郭气尚愁。
又闻有邻兵，仓卒岂敢留[3]。
促还出西门，天寒绝行辀。
古戍暗雨雪，旌旗暮悠悠。
野屋闭不守，泽田弃谁收？
居人且奔逃，游子安得休？
逶迤苍山去，泱漭玄云浮[4]。
人虎争夜行，风榛啸岩幽。
我徒戒相亲，一失未易求。
饥拾谷口栗，寒烧涧中槱[5]。
神迷路多迂，再宿达海陬[6]。
虽尝登顿劳，幸免迫辱忧。
圣尼畏于匡，嗟我敢有尤[7]？
但惭去越早，不遂名山游。

题解

至正十八年(1358)冬，高启在绍兴尚未尽山水游兴，即闻兵事将近，仓促避去，夜投龛山。诗纪此事，抒写乱世的悲愤愁激，辞气铿锵，诗境直逼杜诗。长枪军，至正十五年(1355)，张明鉴聚众淮西，以青布为号，名“青巾”，党众张监等人骁勇善用枪，又号“长枪军”，由含山转战至扬州，人皆苦之。元镇南王孛罗普花镇扬州，招降张明鉴，任以濠泗义兵元帅。至正十六年(1356)张明鉴等反，据城肆行凶暴。第二年十月朱元璋命缪大亨取扬州，张明鉴率长枪军降。至正十八年(1358)秋，张士诚遣兵守绍兴，十二月，朱元璋亲征攻取婺州路。“闻长枪兵出”盖指长枪军将攻打绍兴之事。龛山，在海宁县塘西南数十里，与海门相对。

注 释

〔1〕戎乱，指兵乱。钺：兵器，驻钺，犹言驻军。　〔2〕大将，指迈里古思，宁夏人，至正进士，授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元史·迈里古思传》：迈里古思提兵平处州乱，擢江东廉访使司经历，仍留绍兴。方国珍遣兵侵绍兴属县，迈里古思欲率兵往问罪，时元朝方倚重国珍，资其舟以运粮，御史大夫拜住哥受国珍贿赂，闻迈里古思举兵，使人召至私第，杀之，断其首，掷厕溷中。绍兴百姓恸哭，为之复仇，以告张士诚，士诚乃遣其将守绍兴。

〔3〕卒：通"猝"，仓猝，同"仓促"。　〔4〕泱（yǎng）漭（mǎng）：亦作"泱莽"，昏暗不明貌。谢朓《京路夜发》："晓星正寥落，晨光复泱漭。"

〔5〕谷口栗：杜甫《崔氏东山草堂》："盘剥白鸦谷口栗。"此用其词。槱（yǒu）：木柴，苏辙《题乡舍木山》："西归父老拍手笑，笑忆翁子躬薪槱。"

〔6〕海陬：荒僻的海边，此指毫山。　〔7〕圣尼：指孔子。"圣尼"句用典，《论语·子罕》："子畏于匡。"匡，地名，《史记》："阳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阳虎，故匡人围之。"《论语序说》："（孔子）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尤：效尤。

登凤凰山寻故宫遗迹

兹山势将飞，宫殿压其上。
江潮正东来，朝夕似奔向〔1〕。
当时结构意，欲辞汴都壮〔2〕。
我来百年后，紫气愁不王〔3〕。
乌啼壁门空，落叶满阴障。
风悲度遗乐，树古罗严仗〔4〕。
行人悼降王，故老怨奸相〔5〕。
苍天何悠悠，未得问兴丧。

世运今复衰，凄凉一回望。

题解

凤凰山在杭州城南，南宋建都，曾将凤凰山环入内苑。南宋诸帝偏安江左，南宋灭亡后，凤凰山成为诗人登临凭吊历史的诗歌题材。高启游杭州，登山探寻南宋故宫遗迹，写下此诗。沧海桑田，兴亡之事难以预料，南宋皇帝建筑宫殿，壮丽要与汴京开封相媲美，却没有想到会有“乌啼壁门空，落叶满阴障”的一天，人们伤悼降王也好，埋怨奸相也好，总之天意难料。怀古感今，高启想到如今又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百年后或许后人也会这样吊古感慨吧。

注释

〔1〕奔向：奔逐。　〔2〕结构：建筑。汴都：开封，北宋建都于此。“欲辞汴都壮”，谓形胜超过汴都。这两句的诗意与林升《题临安邸》“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诗句相通。　〔3〕紫气：紫色的云气，古人以为祥瑞之气，帝王出现征兆，故紫气也称王气。王：犹言盛旺。不王，意为衰落。　〔4〕度：度曲，谱奏。罗：罗列。悲风奏乐，古树列仗，以写南宋灭亡的可悲。　〔5〕降王：指宋恭宗赵㬎（xiǎn）。《宋史纪事本末》：帝（㬎）德祐二年（1276）春正月，伯颜进次皋亭山，太后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降表。奸相：指贾似道，《宋史·贾似道传》：宋理宗宠贾似道姊为贵妃，似道恃而淫纵。度宗三年（1267），除太师。度宗崩，督府临安，至扬州兵溃，罢平章。始徙婺州，婺州人逐之。徙建宁，再谪高州团练使，至漳州木棉庵，为郑虎臣所杀。

过奉口战场

路回荒山开，如出古塞门。

惊沙四边起，寒日惨欲昏。
上有饥鸢声，下有枯蓬根。
白骨横马前，贵贱宁复论？
不知将军谁，此地昔战奔[1]。
我欲问路人，前行尽空村。
登高望废垒，鬼结愁云屯[2]。
当时十万师，覆没能几存？
应有独老翁[3]，来此哭子孙。
年来未休兵，强弱事并吞。
功名竟谁成？杀人遍乾坤！
愧无拯乱术[4]，伫立空伤魂。

题 解

高启游吴越，道经德清县奉口，写下此诗，通过对战场的描写，揭露了战争的惨酷和罪恶。前八句为眼前景，中间十句想象当日战况的惨烈，最后六句感时悯乱。全诗笼罩在沉重悲郁的氛围下，白骨、空村、饥鸢、枯蓬、寒日构成一幅凋残图面，触目惊心，不堪卒读。更可贵的是，对战争制造者进行有力的控诉和诅咒。诗笔犀利，语言劲健，议论尖锐。

注 释

〔1〕战奔，即奔战。　〔2〕屯：积聚。　〔3〕独老翁：只身老翁。
〔4〕“愧无”句，意即拯乱乏术。

舟次敢山阻风累日，登近岸荒冈僧舍

高岸鸣枯桑，湖阴北风厉[1]。

寒涛汹我前，几日不得济[2]。
孤舟恐漂荡，石根暮牢系。
忧来厌闲卧，近寺聊独诣[3]。
雀饥残林空，人倦危磴细。
年荒无居僧，树死石门闭。
神伤却欲返，微霰洒征袂[4]。
穷冬已峥嵘，故国尚迢递[5]。
仰看浮云驰，东路阻归计[6]。
长叹复何言，吾生信多滞[7]。

题解

吴越之行给高启带来纷杂的人生感受，使他心绪异常沉重。本篇作于德清县敢山，“峥嵘”的穷冬之景，无不折射出诗人心灵的动荡不宁。他想早日逃返故园，但归路受阻，濒此绝境，惟有发出“吾生信多滞”一声长叹。敢山，在德清县东，山下有敢村，故名。

注释

〔1〕“高岸”句：化用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湖阴：湖的南面。　〔2〕济：渡。　〔3〕独诣：独自造访。
〔4〕征袂：征衣。权德舆《送句容王少府簿领赴上都》：“江露湿征袂，山莺宜泊船。”　〔5〕迢递：遥远。　〔6〕东路：东归之路。高启欲返乡，阻于风涛。　〔7〕滞：淹滞，借指曲折、困顿。

过硖石

硖石颇奇壮，长河出连山。

绝壁两岸开，行舟过其间[1]。
高处谁解登，阴藤袅难攀。
旁垂雨痕石，仰露天光悭[2]。
不知真宰意，随地设险艰。
一夫据蜀阁，二世凭秦关[3]。
赖此非要区，争夺得少闲。
徘徊伫望久，日暮飞云还。

题 解

硖石山，即紫微山，在海宁县，因两山相峙，河流中间流过，故名硖石。高启观览硖山的雄壮，体味暂离战乱的平静，为山灵感到庆幸，徘徊伫望良久，不忍离去。

注 释

〔1〕这两句意通李白《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天光悭：犹言光线很暗。
〔3〕"一夫"句：化用李白《蜀道难》："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秦关：指东函谷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史记·项羽本纪》："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

谒 双 庙

维昔天宝末，君王宠奸虏[1]。
雄边委强兵，遗患同养虎[2]。
判闻遽西幸，骨肉弃榛莽[3]。
河北二十州[4]，义士谁御侮？

两公起誓众，恸哭告玄祖[5]。
横身遏其冲，江淮保安土[6]。
孤城无全堞，百战霜月苦。
力穷援不来，啮齿骂益怒[7]。
残兵日饥疲，秋风仆旗鼓。
男儿不生降，一死冠今古[8]。
故乡有遗庙，俗祭巫屝舞。
丹青网尘中，爽气犹可睹。
嗟今属丧乱，戎马正旁午[9]。
临危肯捐躯，如公未多数。
独立为悲伤，斜阳下寒楚。

题解

在鸡鸣不已的乱世，高启渴望出现张巡、许远一类救世匡正的雄杰，而非朱元璋、方国珍、陈友谅、张士诚那些为争夺鏖战不已的乱世之雄。高启对元朝，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此诗作于游吴越之际，吟咏忠直之士张巡、许远，吊古感今，将叙事、抒情、说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感情真挚，笔势雄健。双庙，在海宁县西，梁开平二年(908)建，祀张巡、许远。宋绍兴八年(1138)，增祀南霁云、雷万春、姚阊。许远，盐官人。张巡，南阳人。安禄山反叛，张巡起兵讨伐，与许远共守睢阳而死。

注释

〔1〕天宝末，唐明皇崇信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导致政治危机四伏。《新唐书·安禄山传》："时杨贵妃有宠，禄山请为妃养儿。帝许之。其拜必先妃而后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后父。'帝大悦。"　〔2〕"雄边"句：

天宝元年(742),以安禄山为平虏节度使。三年(744),兼范阳节度使。六年(747),兼御史大夫。九年(750),赐爵东平郡王。十年(751),兼河东节度使。十三年(754),加左仆射,《新唐书·安禄山传》称安禄山兵雄天下。"遗患"句,用养虎遗患典事,《汉书·高帝纪》:"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此养虎自遗患也。"　〔3〕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唐明皇仓皇避兵四川,"西幸"即指此。"骨肉弃榛莽",指马嵬事变。马嵬坡,故址在今陕西兴平县。,唐玄宗逃往四川。路经马嵬驿,禁军兵变,迫使唐玄宗杀死杨国忠,又令杨贵妃自缢。史称"马嵬之变"。　〔4〕河北,指黄河以北。二十州,《资治通鉴》卷一五八:刘裕应臣下之请,将海内之州郡分为五品,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再次品八州,又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这里指代大片美好的土地。　〔5〕两公:张巡、许远。"恸哭"句,《新唐书·张巡传》:天宝十五年(756)正月,"贼酋张通晤陷宋、曹等州,谯郡太守杨万石降贼,逼巡为长史,使西迎贼军,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讨贼,从者千馀"。〔6〕"江淮"句,《新唐书·张巡传》:"贼知外援绝,围益急。众议东奔。巡、远议以睢阳,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帅饥众行,必不达。"　〔7〕"啮齿"句,《新唐书·张巡传》:"城遂陷,与远俱执。巡众见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众不能仰视。(尹)子琦谓巡曰:'闻公督战,大呼辄眦裂血面,啮齿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气吞逆贼,顾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齿存者三四。巡骂曰:'我为君父死,尔附贼,乃犬彘也,安得久?'"　〔8〕《新唐书·张巡传》:"乃以刃协降,巡不屈。又降霁云,未应,巡呼曰:'南八,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霁云笑曰:'欲将有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与姚阎、雷万春等三十六人遇害。"〔9〕旁午:纷繁交错,《韵会》:"一纵一横曰旁午,犹言交横也。"

晚次西陵馆

匹马倦嘶风,萧萧如转蓬。

地经兵乱后，岁尽客愁中。
晚渡回潮急，寒山旧驿空。
可怜今夜月，相照宿江东。

题 解

西陵，指西陵渡，在萧山县境。至正十八年(1358)冬，高启来到萧山县，岁暮次馆萧山，体味着兵乱的凄凉和客行的孤愁，写下此诗。五、六句格调雄壮。七、八句写羁思乡愁，与唐彦谦《客中感怀》“可怜今夜月，独照异乡人”，殷尧藩《忆家》其一“故乡今夜月，犹得照孤庐”的结句有同工之妙。诗人情发于中，因事感赋，语言洗净，为沈德潜、周准赞赏，录入《明诗别裁》。

岳 王 墓

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恨泣英雄[1]。
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2]。
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3]。
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4]。

题 解

岳飞(1103－1141)，字鹏举，汤阴人。宋宣和间，随宗泽守开封，屡破金军。官至太尉，授少保，为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大破金兵于朱仙镇，指日渡河北上。旋被解除兵权，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祠墓在杭州西湖栖霞岭下。本篇作于游吴越途中，沉痛批评宋高宗自毁长城、苟且偷安，感慨岳飞英雄失路，诗句沉郁顿挫，极具力度。颔联写赵构急不可耐下班师诏，岳飞还忙于迎回两

宫，鲜明的对比构成绝妙的讽刺。颈联用鸟尽弓藏喻擅杀功臣，虽不直言岳飞死因，矛头实已指向宋高宗。尾联对写岳王庙受后人世代景仰，宋帝诸陵落得被抛掘的下场，寓意甚深。《明诗别裁》选录此诗，题作《吊岳王墓》，评曰："凤洲作英气勃发，读此和平温厚之篇，又爽然失矣。通体责备高宗，居然史笔。"

注 释

〔1〕相传岳飞墓上大树枝枝向南，似为岳飞忠义所感。　〔2〕"班师"句：《宋史·岳飞传》：金将军韩全欲以五万众内附，岳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桧议画淮为界，知岳飞志锐不可回，诏张俊、杨沂中先归。后言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降十二金字牌，岳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遂班师。"射虏"句：岳飞给金人的书中，犹言还我两宫，复我疆土。两宫，指被金兵掳走的宋徽宗、钦宗父子。　〔3〕请剑：请战。藏弓：飞鸟尽，良弓藏，喻擅杀功臣。这两句批评矛头指向宋高宗。文征明《满江红》词云："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4〕"栖霞"句：岳飞墓在杭州栖霞岭，世受景仰。"不见"句：元初，宋帝诸陵尸骨被番僧发掘抛弃。

谒伍相祠

地老天荒伯业空[1]，曾于青史见遗功。
鞭尸楚墓生前孝，抉目吴门死后忠[2]。
魂压怒涛翻白浪，剑埋冤血起腥风[3]。
我来无限伤心事，尽在越山烟雨中。

题解

高启登钱塘县南的吴山，谒伍子胥祠，写下此诗。关于吴山子胥祠，张岱《西湖梦寻》卷五云："吴王既赐子胥死，乃取其尸盛以鸱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堤岸，势不可御。或有见其银铠雪狮，素车白马，立在潮头者，遂为之立庙。每岁仲秋既望，潮水极大，杭人以旗鼓迎之。"这首七律感赋子胥的忠直和不幸遭遇，"魂压"、"剑埋"二句悲怆激宕，与元人谢宗可《江潮》"灵胥怒辟岛门开，十万神兵战鼓回"，"半江飞雪横空起，千里奔雷撼地来"诗句相匹敌。子胥复仇伐楚，鞭楚平王尸骨，后代拘儒之士多訾言此事，高启却同情子胥的身世，指出"鞭尸楚墓生前孝"。别具识见。

注释

〔1〕伯业，即霸业。　〔2〕"鞭尸"句：《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率吴兵入郢，既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抉目"句：《国语·吴语》：夫差赐剑子胥，子胥将死，曰："而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人，吴国之亡也。"夫差使人取子胥之尸，盛以皮囊，投于江中。　〔3〕夫差使人赐伍子胥属镂之剑，子胥伏剑自刭死，后世传说子胥死而为潮神，怒涛白浪，以泄郁怒不平之气。唐人孙逖《立秋日题安昌寺北山亭》："山围伯禹庙，江落伍胥潮。"

送陈秀州

我行秀州野，马首迷荆榛。
路逢病老翁，涕泣说苦辛。
前年乱兵来，杀戮存几人。

崎岖垦旧田[1]，欲活未死身。
官府事征索，书版日下频[2]。
点丁不遗孤，输谷不待新。
屋中儿啼嗥，门外吏怒嗔。
岂无冻馁忧？天远不可陈。
我初听此语，回思一颦呻[3]。
国家昔平治，九土贡赋均[4]。
中间致兹变，主吏失措循。
须知奋梃徒[5]，原是负耒民。
虐之乃为敌，爱之则相亲。
此邦固易治，风俗自古淳。
奈何不加怜，使作涸辙鳞[6]。
因留告老翁，无为重沾巾。
归当率子弟，努力耕作勤。
除书已报下，太守今甚仁[7]。

题解

本篇作于游嘉兴之际。秀州，指嘉兴，五代时称秀州。高启推崇杜诗，此诗效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石壕吏》诸作，感时悯乱，忧愤慷慨，句句写实，纪录了元末的苛政暴敛和社会动荡及民生艰辛，堪称一代诗史。

注释

〔1〕崎岖：历尽险阻。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　〔2〕书：文书。版：户籍。书版，指按户征索财赋的文书。李邕《刘知柔神道碑》："发贮赈施，书版赋财。"　〔3〕颦呻：蹙额悲叹。黄庭坚

《赠送张叔和》:“吏能束缚老奸手,要使鳏寡无鞿呻。” 〔4〕平治,即治平。九土:九州之土。《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韦昭注:“九土,九州之土也。” 〔5〕梃:棍棒。奋梃,犹言奋力反抗,起事。 〔6〕这两句用涸辙之鲋典故,《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7〕除书:拜官授职的文书。王建《寻补阙旧宅》:“除书新拜侍臣去,空院鸟啼风竹前。”太守:秦置郡守,汉景帝时改名太守,为一郡最高的行政长官。宋代以后,改郡为府或州,太守只用作知府或知州的别称。

客夜闻女病

岁尽归期尚杳然,不知汝病复谁怜?
隔邻儿女灯前笑,客舍愁中正独眠。

题解

原注:“时在钱塘。”绝句写钱塘客夜闻女儿病后的独眠,亲情浓郁,感人至深。

寄家书

底事乡书累自修?路长唯恐有沉浮。
还忧得到家添忆,不敢多言客里愁。

题 解

原注:“时客越城。”绝句作于游绍兴之际,细致传写寄家书的心境,后两句尤其动人。

悲 歌

征途嶮巇[1],人乏马饥。
富老不如贫少[2],美游不如恶归。
浮云随风,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数行下。

题 解

《悲歌》属《杂曲歌辞》,多写客游的感物忧思。本篇抒写游子飘泊在外的苦绪,盖作于游吴越之际。前二句写征途艰难,三、四句的感喟豁目醒神,境界凄凉,大有愤世嫉俗的味道。“浮云”诗句遥承“征途”二句而来,其言悲壮。“仰天悲歌,泣下数行”,自非只是感叹征途险虞,实是蕴含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沧凉之意。钱仲联《明清诗精选》认为“高启于壮年擢户部侍郎时,辞官不就,放还。正与诗句抒发的情绪合拍”。

注 释

〔1〕嶮(xiān)巇(xī):山路险峻崎岖。

〔2〕“富老”句:《高太史大全集》作“贫少不如富老”,今从金檀辑注本。

筑　城　词

去年筑城卒，霜压城下骨[1]。
今年筑城人，汗洒城下尘。
大家举杵莫住手，城高不用官军守[2]。

题　解

这首乐府作于至正十九年(1359)。元初，朝廷禁止筑城，元末群雄起事，朝廷又督促各地筑城防守。至正十九年(1359)七月，张士诚大发浙西诸郡百姓筑杭州城。高启游吴越，目睹其状，借乐府旧题感写时事，辛辣讽刺了统治者的懦弱和愚妄，同时揭露了无休止的徭役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筑城词》属《杂曲歌辞·征戍曲》。

注　释

〔1〕"霜下"句：用典。《水经注》卷三："故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饴，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矣。"　〔2〕杵：一头粗一头细的圆木棒，可用来筑土。张籍《筑城词》："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官军：指元军，具体是指张士诚招安后的军队。

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

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1]。
仗中乐部五千人[2]，能唱新声谁第一？

燕国佳人号顺时[3]，姿容歌舞总能奇。
中官奉旨时宣唤，立马门前催画眉。
建章宫里长生殿[4]，芍药初开敕张宴。
龙笙罢奏凤弦停，共听娇喉一莺啭。
遏云妙响发朱唇，不让开元许永新[5]。
绣陛花惊飘艳雪，文梁风动委芳尘[6]。
翰林才子山东李，每进新词蒙上喜[7]。
当筵按罢谢天恩，捧赐缠头蜀都绮[8]。
晚出银台酒未消，侯家主第强相邀[9]。
宝钗珠袖尊前赏，占断春风夜复朝。
回头乐事浮云改，瘗玉埋香今几载[10]？
世间遗谱竟谁传，弟子犹怜一人在[11]。
曾记霓裳学得成，朝元队里艺初呈[12]。
九天声落千人听，丹凤楼前月正明。
狭斜贵客回车马，不信芳名在师下。
风尘一旦禁城荒，谁是花前听歌者。
从此飘零出教坊，远辞京国客殊方。
闭门春尽无人问，白发青裙不理妆。
相逢为把双蛾蹙，水调凉州歌续续[13]。
江南少年未曾闻，元是当时供奉曲。
朝使今年海上归[14]，繁华休说乱来非。
梨园散尽宫槐落，天子愁多内宴稀。
始知欢乐生忧患，恨杀韩休老无谏[15]。
伤心不见昔人歌，汾水秋风有飞雁。
此日西园把一卮，感时怀旧尽成悲。
含情欲为秋娘赋[16]，愧我才非杜牧之。

题解

原注:“时至正己亥岁作。”诗作于至正十九年(1359)。诗人时年二十四岁,诗已呈现“骨气老苍”气象。诗句不无追摹杜甫、白居易的痕迹,尽管曲折变化之能事未如杜、白,但一唱三叹,寓意甚深,俨然大家手笔。《明诗别裁》评曰:“与少陵《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歌》同一用意,盖惓惓故国之思,意不在教坊弟子也。而诗格则在元和、长庆之间。”杨基《听老京妓宜时秀歌慢曲》(《眉庵集》卷一)同时所作,徐轨《本事诗》说:“宜时秀为郭芳卿弟子。”陈田推断宜时秀即陈氏别号,《明诗纪事》认为“弟子犹怜一人在”,即谓郭芳卿死后弟子仅存陈氏一人。

注释

〔1〕文皇,指元文宗图贴睦尔,致和元年(1328)九月继位,改元天历。宸游:帝王的巡游。　〔2〕乐部:官署名,北周设置,职如周代大司乐。唐有乐部名,乐指乐队,分立部、坐部二者,隶属太常,非官职。　〔3〕顺时,指郭芳卿,字顺卿,号顺时秀,《青楼集》称其“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刘时中待制尝以金簧玉管、凤吟鸾鸣拟其声韵”。〔4〕建章宫:《汉书·郊祀志》:汉武帝起建章宫,千门万户,周三十里。长生殿:天宝元年唐玄宗建,名为集仙台,以祀神祇,故址在陕西临潼县骊山西北麓华清宫内。　〔5〕这两句赞写郭顺卿歌乐之妙。遏云妙响,即响遏行云,语出《列子》: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许永新:《开元天宝遗事》:“宫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6〕“文梁”句: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受学者莫能及也。”〔7〕山东李:指李洞,字泼之,山东滕州人,《元史·李洞传》载其生有异质,天历初,以待制召,奏对称旨,特授奎章阁学士。著《辅治篇》以进,文宗嘉之。会修《经世大典》成,再除翰林直学士,以病不起。李洞秀眉疏髯,目莹如电,

唇若渥丹,望之者疑为神仙中人,每以李白自拟。 〔8〕缠头:古代歌舞伎人表演毕,客赠以罗锦,称作缠头。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9〕银台:司掌收天下奏状。"侯家"句:化用卢照邻《长安古意》:"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10〕瘞(yì):埋葬。瘞玉埋香,指郭顺卿香消玉殒。 〔11〕"弟子"句:陈田《明诗纪事》推断陈氏即宜时秀,为郭芳卿唯一在传弟子。 〔12〕霓裳:指《霓裳羽衣曲》。《唐逸史》:罗公远中秋携唐明皇至月宫,见女仙数百,练素霓裳,舞于广庭。上问曲名,答曰《霓裳羽衣》。上记其音,归作《霓裳曲》。《太真外传》:唐明皇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杨贵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明皇大悦。朝元:指朝元阁,在骊山。 〔13〕水调:商调曲,旧说隋炀帝幸江都时所制。金檀引《明皇十七事》注:"羯胡犯阙,上欲迁幸,登楼置酒,四顾凄怆。时美人善歌从者三,其中一人歌《水调》,毕奏,上将去,复留眷眷,因问楼下歌工有善《水调》者?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亦善《水调》,登楼歌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泪出。"凉州:《乐苑》:"《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 〔14〕朝使,指兵部尚书伯颜贴木儿、户部尚书曹履亨,《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九年(1359)九月,诏遣伯颜贴木儿、曹履亨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徵海运粮。伯颜往来开谕,乃运粟十一万石至大都。 〔15〕"恨杀"句:用韩休典事。《新唐书·韩休传》:韩休,性鲠直,于时政得失,言之未尝不尽。唐玄宗尝猎苑中,或大张乐,稍过差,必顾视左右说:"韩休知否?"未几谏疏即至。 〔16〕秋娘赋:指杜枚《杜秋娘诗》,杜牧《杜秋娘诗序》:"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

送王稼赴大都

王郎歌莫哀,且酌姑苏台[1]。

独客自伤别，诸侯谁爱才？
关河千里去，宫阙五门开[2]。
未肯轻齐虏[3]，新从下土来。

题解

原注："至正庚子作。"五律作于至正二十年(1360)，抒写才士壮志难抒的悲哀。高启《吴中逢王才》、《送王孝廉游京归钱塘》、《送王孝廉游京回钱塘》俱为赠王稹所作，前两首立意与此诗相近，后一首与《送王孝廉游京归钱塘》题目仅一字之差，内容则颇有不同。大都，元朝以大兴为大都。

注释

〔1〕王郎：指王稹，钱塘人，元末举人。姑苏台，在吴县西南三十五里的姑苏山上。　〔2〕宫阙五门：《礼记》注称天子五门，分别为皋、雉、库、应、路。　〔3〕齐虏：语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高祖刘邦发兵击匈奴，齐人刘敬以为不可。汉兵已行，刘邦怒骂刘敬说："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后世以齐虏指文士。

赠薛相士

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
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
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1]。
公卿俯可拾，岂数尚书郎[2]。
回头几何年，突兀渐老苍[3]。
始图竟无成，艰险嗟备尝。

归来省昨非[4]，我耕妇自桑。
击木野田间，高歌诵虞唐[5]。
薛生远拏舟[6]，访我南渚旁。
自言解相人[7]，视余难久藏。
脑后骨已隆，眉间气初黄[8]。
我起前谢生，弛弓懒复张[9]。
请看近时人，趺马富贵场。
非才冒权宠，须臾竟披猖[10]。
鼎食复鼎烹，主父世共伤[11]。
安居保常分，为计岂不良？
愿生毋多言，妄念吾已忘。

题 解

原注："至正辛丑，嘉禾薛月鉴过予求诗，因赠。"本篇作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诗人少年"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也就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送张贡士祥会试京师》又说："坐令王纲复大正，乾枢共仰天中旋"，"我今有志未能往，矫首万里空茫然。"然而，不数年间他就感到了"始图竟无成，艰险嗟备尝"，少年的壮志、勇狂已渐消磨去，开始习惯于"安居保常分"的权宜之计。当然，诗人抒写壮年谋隐，本身就包含着愤激，清狂之气不减。

注 释

〔1〕以上六句自述少年时有志于用世。"要将"、"为君"二句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2〕"公卿"句：《汉书·夏侯胜传》："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

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尚书，官名，始置于战国，或称掌书，尚即执掌之义。秦为少府属官，汉武帝时，尚书掌文书奏章，地位渐显重要。汉成帝时设尚书五人，始分曹办事。隋唐开始，尚书省为三省之一。宋代行政全归尚书省。　〔3〕突兀：形容时间很快。　〔4〕“归来”句：意近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觉今是而昨非。”　〔5〕“击木”句：典出《新唐书·陆羽传》：“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徘徊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虞唐，亦作“唐虞”，指尧与舜的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隐于野间，追慕先古。　〔6〕拏(ná)舟：撑船。吴伟业《梅花庵同林若抚话雨联句》：“拏舟浮涧曲，扶杖度山崦。”　〔7〕古代有望相之法，解相人，指擅长此术者。　〔8〕“脑后”句：用马周典事，《新唐书·袁天纲传》：袁天纲见张行成、马周说：“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泽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寿不长也。张晚得官，终位宰相。”“眉间”句：古人相传眉间黄色，为喜色。韩愈《郾城晚饮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二员外》：“城上赤云呈胜气，眉间黄色见归期。”以上四句是相士薛月鉴给高启看相后所说的话。　〔9〕“弛弓”句：高启不赞同薛月鉴所说，以弛弓自比，表白无意入仕。弛弓：《仪礼》：“司射命设丰，实觯如初，遂命胜者执张弓，不胜者执弛弓，升饮如初。”　〔10〕披猖：用王晞典事，《北史·王晞传》：“帝欲以晞为侍中，苦辞不受。或劝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来，阅要人多矣。充诎少时，鲜不败绩。且性实疏缓，不堪时务。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万一披猖，求退无地。非不爱作热官，但思之烂熟耳。”　〔11〕主父：指主父偃，汉武帝时人，《汉书·主父偃传》载其尝言：“丈夫生不得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官至齐相，揭发齐王奸事，齐王自杀，武帝怒，族诛主父偃。

送王孝廉游京归钱塘

江南草长蝴蝶飞，玉缸碧酒流春辉。

相逢上客同买醉，白马新自燕山归[1]。
燕山归来不堪说，易水寒风薊门雪[2]。
朝邸空随使者车，帝阍不受书生谒[3]。
笳声杳渺歌苦辛，短衣笑拂京华尘。
不留东阁观奇士[4]，还觅西湖别故人。
此行莫叹知音寡，曾到黄金旧台下[5]。
荒台遗址今已平，更有何人致贤者。

题解

本篇作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前后，感赋元末政治衰颓，朝廷无心招纳贤士，士人才能不得施展，发出“此行莫叹知音寡，曾到黄金旧台下”，“荒台遗址今已平，更有何人致贤者”的警人之语。

注释

〔1〕燕山：指大都，宋代称燕山。　〔2〕易水：在今河北省西部，源出易县，流入拒马河。《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薊门：即薊丘，故址在今北京城西。明人沈榜《宛署杂记》：“薊丘，在县西德胜门外五里西北隅，即古薊门也。”　〔3〕帝阍：指宫门，禁门。许浑《元日》：“高揭鸡竿辟帝阍，祥风微暖瑞云屯。”　〔4〕“不留”句：用汉代朱云典事。《汉书·朱云传》：薛宣为丞相，朱云往见，因留宿，从容谓朱云说：“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朱云答曰：“小生乃欲相吏耶?”薛宣不复敢言。　〔5〕这两句为友人解嘲，抒写才士不得世用的愤慨。黄金旧台：指黄金台，相传战国时，燕昭王在易水东南筑黄金台，置千金其上，以招纳天下贤士。

中秋玩月张校理宅得南字

八月望夜天如蓝，海色卷雾山收岚。
玉盘元沉龙窟底[1]，忽起万丈谁能探。
初来空中光尚泾，孀娥寒鬓风鬖鬖[2]。
人言一年此最好，金精水气秋相涵[3]。
小星尽去大星在，芒角欲吐敢与参[4]？
天将洗眼照下土，啖食肯纵妖蟆贪[5]。
穿深窥暗不遗隙，魍魉忌影逃岩嵌[6]。
前年客中忆见之，家人怨别方喃喃。
荒山不知佳节至，垂首凭案寻书蟫[7]。
但怪流辉入败户，油灯失焰留孤龛。
起行阴林不用炬，剥啄独叩峰西庵[8]。
虬蛇乱踏心胆悸，怪影走石皆枫楠。
即呼道人共载酒，放舟直下芙蓉潭[9]。
翻翻惊鹘落树杪，吹笛正和乌飞南[10]。
今年在舍反寂寞，暗室困卧如僵蚕。
乾愁无端负良夜，月固不言我则惭。
人无贤愚竟玩赏，况我清景性所耽。
忽忆诸君隔河水，持被就宿聆高谈。
为呼老婢扫庭宇，一席盘饤梨与柑[11]。
江城重闭万家寂，楼鼓近听才挝三。
空阶凄其觉雾泫，虚牖窈窕疑烟含。
婆娑欲留月伴影，素鸾西下烦停骖[12]。
明宵复出已难似，动别经岁嗟何堪。

尊前此月又此客，世所难遇心应谙。
关山几处未解兵，击柝不寐愁丁男[13]。
南邻歌舞北邻哭，月虽同照异苦甘。
何人为我挥天戈，乾坤多难俱平戡[14]。
行者得还居者乐，清光所及恩皆覃。
悬知此愿未易遂，忧来举盏从沈酣。
须臾众散晓虫急，古桂吹落青毵毵[15]。

题 解

王士禛《古诗选》认为“有明一代，作者众多，七言长句，在明初则高季迪，张志道（以宁）、刘子高（崧）为最。”这首七言古风格奇峭，既非清歌佳节，亦非表达观月的愉悦，诗中呈现的是一片光怪陆离景象。对此，诗中有所揭示：“关山几处未解兵。”诗人还呼唤“何人为我挥天戈，乾坤多难俱平戡”。由此不难理解这些光怪的景象。联系元末的动荡，即可见此诗钩锁开阖之妙及并非一味追求新奇。张校理，指张羽（1333－1385），字来仪，浔阳人。从父宦游，受《易》于山阴夏仲善，文章师事欧阳子。阻于兵不得归，侨寓杭州，后至吴，好吴兴山水，卜居戴山之东。元末领乡荐，任安定书院山长。洪武初，征至京，应对不称旨，放还。再征授太常司丞。坐事流于岭南，途中召还，自知不免，投龙江死。工诗文绘画，有《静居集》六卷。此诗所写前年望月，系指游吴越客中事。据此以推，诗作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前后。

注 释

〔1〕玉盘：指圆月，李白《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此用其词。龙窟底：指海底。　〔2〕泾：直流的水波，这里写月光，使用了通感手

法。孀娥:嫦娥。蓝(lán)鬖(sān):发长貌,元人赵显宏《昼夜乐·春》:“想从前枉将风月担,空赢得鬓发蓝鬖。” 〔3〕金精:指月。古人以为月是天地之阴,金之精。 〔4〕这两句写月光皎洁。芒角:指锋芒、锐气,此借指月的光芒。参:并立。 〔5〕“天将”句:古人以日月为天之眼,范梈《晓山谣》:“月眼识浮沉。”“啖食”句:《史记》:“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卢仝《月蚀诗》:“传闻古老说,蚀月虾蟆精。” 〔6〕魍魉:《高太史大全集》作“罔两”,为影边淡薄者。 〔7〕蟫(yín):蠹鱼,又名衣鱼,常栖于衣服、书籍中,啮食其上的浆糊及胶状物。《尔雅翼·释虫一》:“蟫,始则黄色,既老则身有粉,视之如银,故曰白鱼。” 〔8〕剥啄:象声词,此指敲门声,韩愈《剥啄行》:“剥剥啄啄,有客至门。”苏轼《次韵赵令铄惠酒》:“门前听剥啄,烹鱼得尺素。” 〔9〕芙蓉潭:《姑苏志》:阊门外有芙蓉江。 〔10〕乌飞南: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用其词。 〔11〕饤:用来贮食的器具。 〔12〕素鸾:指月。停骖:犹言停驻。 〔13〕丁男:已及服役年龄的男子。 〔14〕挥天戈:《新唐书·韩愈传》:韩愈至潮州上表说:“天戈所麾,无不从顺。”平戡:平乱。 〔15〕晓虫急:《诗经·齐风·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朱熹注:“虫飞,夜将旦,而百虫作也。”毵(sān)毵(sān):散乱貌,苏轼《过岭》诗二:“谁遣山鸡忽惊起,半岩花雨落毵毵。”

九日与客登虎丘,至夕放舟过天平山

昨日风雨今日晴,天意令人作重九。
登高未用忆龙山,吊古竟须寻虎阜[1]。
秋清人稀叶满寺,屐齿无声石苔厚[2]。
我来但欲问前王,不知霸气销沉久。
下穿山骨葬弓剑,银海夜寒空不朽[3]。
楼台荆棘今几变,英雄谁似青山寿。
十年自叹在尘土,鸡鸣起逐途人走。

兹游喜出世网外，相携况是同心友。
盘梯共上峰顶塔，欲观东海攀北斗。
中原不见鸿雁来，浮云万里空回首。
钟声催送晚出寺，栖鸦已满祠前柳。
秋风吹林客醉时，夕阳下岭僧归后。
山留好月续清景，乘兴夜过渔村口。
放船不觉露沾衣，灭烛始看星在罶[4]。
金陵酒熟来谪仙，赤壁歌残泣嫠妇[5]。
人生此乐信难得，梦幻功名有时有。
他年何必问谁健，但令不负持螯手[6]。
诗成底用刻山石，为寄龙门说空叟[7]。
明朝来借白云泉，净洗从前千劫垢[8]。

题解

至正二十二年(1362)重阳日，高启与友人天平山登高，写下这首七言古与《游天平山记》，诗文并茂，可互为阐发，游记云："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则舍舟就舆，经平林浅坞间，道旁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见，作泠泠琴筑声，予欣然停舆听久之而去。至白云寺，谒魏公祠，憩远公庵，然后由其麓狙杙以上。山多怪石，若卧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撑拄，不可名状。复有泉出乱石间，曰白云泉，线脉萦络，下坠于沼，举瓢酌尝，味极甘冷。泉上有亭，名与泉同。草木秀润，可荫可息。……于是采菊泛酒，乐饮将半，予起言于众曰：'今天下板荡，十年之间，诸侯不能保其国，大夫士之不能其家，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而我与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登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岂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离合之难保也，请书之于石，明年将复来，使得有所

考焉。’”(《鸟藻集》卷一)

注 释

〔1〕龙山:在荆州西北,《晋书·孟嘉传》:孟嘉为桓温参军,重阳日桓温燕于龙山,僚佐毕集,孟嘉帽被风吹落,桓温令孙盛作文嘲之,孟嘉赋文作答,文章甚美,四坐嗟叹。虎阜:即虎丘,为吴中名胜,《吴地记》:“虎丘山绝岩纵壑,茂林深篁,为江左丘壑之表。” 〔2〕屐齿:屐是一种木制的鞋子,底大多有二齿。叶绍翁《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 〔3〕“下穿”句:写剑池。《百城烟水》:“剑池,谓阖闾葬处。两崖陡削,泉水中深,横架如桥,平穿两孔,上置辘轳汲水,今废。或云秦皇凿山求剑,或云孙权穿之,其凿处遂成深涧。”“银海”句:用秦始皇典事,《资治通鉴》卷三十一:“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水银为江海,黄金为鸟雁。” 〔4〕罶(liú):捕鱼的竹器,即笱。星在罶:语出《诗经·小雅·苕之华》:“三星在罶。” 〔5〕谪仙:指李白。《唐书·李白传》:天宝初,李白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为谪仙人。“赤壁”句:化用苏轼《前赤壁赋》:“泣孤舟之嫠妇。” 〔6〕“他年”句:化用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但令”句:用晋人毕卓典事。《晋书·毕卓传》:“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7〕底用:即何用。龙门:在天平山。说空叟:指僧人。张祜《题濠州钟离寺》:“唯羡空门叟,栖心尽百年。” 〔8〕白云泉,在天平山。范仲淹咏诗云:“挹之如醍醐,尽得清凉心”,“月好群籁意,涓涓度前林。”千劫:《楞严经》:“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

癸卯九日

酒熟如何菊未开,小园荒径独徘徊。

不随宾客登高去，只恐愁因望远来。

理 解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此诗抒写怕登高望远生愁，小园荒径独自徘徊。这种愁苦意绪，可能与时局变化有关，这一年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高启对现实的忧虑进一步深重。

广陵孙孝子爱日堂

昔自中原兵甲动，志士忧时久心痛。
千村杀戮鸡犬无，骨肉谁家保相共？
扬州受祸闻最深，徒恃坚城铁为瓮[1]。
城中义丁一百万，坐委沟溪不成用。
至今草长髑髅台，月黑精灵尚哀恸[2]。
君时负亲独窜匿，何异网鱼逢脱纵。
远道秋风旧橐空，长江暮雨孤帆重。
揭来吾乡今十年，孝友争传比张仲[3]。
虽嗟故里未能归，却喜新堂还可奉。
尽欢唯啜小人羹[4]，致养宁须大官俸？
只愁老景苦骎骎，羲驭西驰疾飞鞚[5]。
昼看花影愿迟移，晚听角声惊早弄。
长绳未解系飞乌，每计余年忧且恐[6]。
嗟余少已失庭闱，宰木乱来无地种[7]。
欲娱朝夕难再得，谁惜流光去如梦。
自惭不及君庆多，洒泪《蓼莪》空废诵[8]。
寸心犹愿时早平，重为河清作歌颂[9]。

万国同看化日长[10]，生能养亲死能送。

题 解

繁华的扬州城在历史上屡遭劫难，这首写丧乱的七言古就展示了元末扬州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至正十四年(1354)六月，张士诚攻扬州，达识贴木儿兵败，士诚寻陷盱眙及泗州。在这场浩劫中，发生了“千村杀戮鸡犬无”的悲剧。孙孝子背负亲人，侥幸逃生，后至吴中侨寓十年。此诗作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前后。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遣兵讨伐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翌年二月，朱元璋带兵伐汉，陈理降。在此混乱局面下，高启浮想起十年前的扬州战事，“至今草长髑髅台，月黑精灵尚哀恸”，不禁失声痛呼：“寸心犹愿时早平”，“生能养亲死能送。”诗中赋予“爰日”以新意，即渴望战争乌云早日散尽，阳光普照，天下太平。

注 释

〔1〕扬州受祸：至正十三年(1353)夏五月，泰州张士诚兵起，据高邮称诚王。第二年六月攻扬州，达识贴木儿兵败，寻陷盱眙及泗州。铁为瓮：吴孙权筑镇江城，唐乾符中，周宝又筑罗城，号“铁瓮”，这里指元兵据扬州，自恃城坚而守。　〔2〕这两句诗写元末扬州战事的残酷。髑髅台：形容尸骸之多。“月黑”句：意近唐人刘叉《经战地》：“冤魂不入地，髑髅哭沙月。”　〔3〕揭(qiè)来：犹言来，张九龄《岁初登高安南楼言怀》：“揭来彭蠡泽，载经敷浅原。”孝友：《诗经·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朱熹注：“张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4〕小人羹：用颍考叔典事，《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颍考叔)有献於公(郑伯)，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5〕骎(qīn)骎(qīn)：疾速貌，南朝梁简文帝《纳凉》：“斜日晚骎骎，池塘半生阴。”清人姚衡《寒秀草堂笔记》：“岁月骎骎，如驹过隙。”羲：羲和，太阳。羲

驭,同“羲御”,指太阳转动。鞚(kòng):马笼头。飞鞚,指走马,鲍照《拟古》:“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这里喻时间流逝。 〔6〕飞乌:一作踆(cūn)乌,古代传说太阳中的三足鸟,借指太阳。这两句的意思是时间飞逝,每念此就产生忧恐之感。 〔7〕“嗟余”句:高启父一元去世时,高启年尚幼。宰木,即冢木,《春秋公羊传》:“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 尔曷知?’” 〔8〕这两句自叹早失父怙,无从娱老,没有孙孝子那样幸运。《蓼莪》篇,出自《诗经·小雅》,被认为是缅怀父母恩德的作品。诗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洒泪”句:典出《晋书·王裒传》:王裒读“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再三流泪,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 〔9〕河清:《拾遗记》称黄河千年一清,此指天下太平。“重为”句:化用杜甫《洗兵马》:“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10〕化日长:语自《后汉书·仲长统传》:“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

练圻老人农隐

我生不愿六国印,但愿耕种二顷田[1]。
田中读书慕尧舜,坐待四海升平年。
却愁为农亦良苦,近岁征役相烦煎。
养蚕唯堪了官税,卖犊未足输丁钱[2]。
虮须县吏叩门户,邻犬夜吠频惊眠。
雨中投泥东凿堑,冰上渡水西防边[3]。
几家逃亡闭白屋,荒村古木空寒烟。
君独胡为有些乐,无乃地迩秦溪仙[4]。
门前流水野桥断,不过车马唯通船。
秧风初凉近芒种,戴胜晓鸣桑树颠[5]。
短衣行陇自课作,儿子馌后妻耘前[6]。

白头虽复劳四体，若比我辈宁非贤？
旅游三十不称意，年登未具粥与馓[7]。
便投笔砚把耒耜，从子共赋《豳风》篇[8]。

题解

此诗作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是年二月，朱元璋派李伯升、谢再兴第五次攻诸暨，十月全面起兵讨伐张士诚。深味战乱频仍、民众流离之苦，高启从“但愿耕种二顷田”的愿望落空起笔，铺叙饱受赋税的煎逼、练圻山人的农隐自得，自抒甘于苦寒的隐居心志。诗句不事雕琢，信笔直书。

注释

〔1〕六国印：用苏秦典事。苏秦，战国时周洛阳人，游说秦王不成，归而发愤读书，北出游说燕赵等六国合纵，佩六国相印。二顷田：亦用苏秦典事，《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尝云：“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2〕丁钱：人口税，亦称丁口钱。　〔3〕这两句写徭役征戍的艰苦。投泥：苏轼《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凿堑：开凿河堑。　〔4〕秦溪仙：秦溪仙境，即桃花源地。胡曾《早发潜水驿谒郎中员外》：“青野雾销凝晋洞，碧山烟散避秦溪。”　〔5〕戴胜：布谷鸟，头上有棕栗色羽冠，似古人所戴花胜。韦应物《听莺曲》：“戴胜下时桑田绿。”　〔6〕课：从事，致力于。课作：耕作。馌(yè)：往田间送饭。
〔7〕旅游：出游。馆(zhān)：稠粥。　〔8〕《豳风》篇：指《诗经·豳风·七月》，描写农业劳动。这句诗的意思是甘愿从事耕作，不辞辛劳。

送伯兄西行

落日万人哭，征行出阊阖[1]。

道路亦悲哀[2]，而况骨肉亲。
我生鲜兄弟[3]，提挈惟二人。
何辞一室欢，去作万里身。
北风吹衣寒，方舟涉河津。
出处有常役，欲从愿无因。
岂不知当还，忧思自难伸。
惟期善保家，驰缄慰悁勤[4]。

题解

本篇为送兄长高咨征戍所作，由“征行出阇阛”、“出处有常役”推测，作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前后。是年四月，朱元璋军队先后攻占了张士诚在苏北和淮水地区的土地。八月，徐达、常遇春率师二十万攻张士诚，至十一月，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高咨盖应张士诚征戍而有西行。湖州失陷后，高启就与高咨失去联系，直到乱后移居江上，始得到其谪寿州的书函。高启送兄长西行，不忍将别离写成生死别，故诗句笔调稍缓，多安慰语。

注释

〔1〕阇(dú)：城门上的台。阛(yīn)：古代瓮城的门。　〔2〕道路：指行人。　〔3〕“我生”句：高启仅有一兄一姊，故曰“鲜兄弟”。　〔4〕驰缄(jiān)：驰书。缄：书函。悁(yuān)：忧愁，汉人傅毅《七激》：“可以解烦悁，悦心意。”

闻朱将军战殁

江浦戈船赤帜稀，孤军落日陷重围[1]。

镜中蛇堕占应验，牙上枭鸣事已非[2]。
残卒自随新将去，老亲空见旧奴归。
闻鸡此夜谁同舞？西望秋云泪洒衣[3]。

题解

本篇作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是年九月，朱元璋军队攻取湖州诸路。张士诚部将朱暹，即诗中所说的朱将军在湖州战败，降朱元璋。此诗题作《闻朱将军战殁》，概由传闻而来。高启认为张士诚取胜机会很小，对朱暹兵败已有所预见，既然如此，那么朱暹“死讯”传来，他的心情当然是极复杂的了。

注释

〔1〕戈船：载兵戈之船，此指兵船。赤帜：军中旗帜。这两句写朱暹孤军隐入重围。　〔2〕镜中蛇堕：用袁安叔典事。《前定录》：袁安叔遇异人授书云：每受一命即开一幅。累试皆验，一日晨起梳栉，一物忽堕镜中，如蛇而有四足，惊仆得疾，数日即卒。留书尚多，其妻开视，皆是空纸，最后一幅上画一蛇盘于镜中。牙上枭鸣：用张重华典事，《晋书·张重华传》：张重以谢艾为中坚将军，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于是进战，大破之”。这两句意思是时局已非，朱暹军败早在预料之中。　〔3〕“闻鸡”句：用闻鸡起舞典故：《晋书·祖逖传》：祖逖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夜闻鸡鸣，相互激励，因起舞剑。“西望”句：朱暹“遇难”湖州，湖州在苏州之西，故曰“西望秋云”。

冬至夜感旧二首

其　一

今夕亦常夕，悲感何用并[1]？

寒月初死魄，沉沉闭层城[2]。
忆我为儿时，早起不待明。
踉跄试新衣[3]，上堂拜父兄。
于今几何年，节序蹉屡更[4]。
中庭风木号，哀多尚馀声。
空复有两孩，灯前语纵横[5]。
挽须向我笑，宁解识此情？

题 解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于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元末吴中冬至风俗大抵类此。此诗为高启《冬至感旧》的第一首，用了一组对比：昔年"早起不待明"，"踉跄试新衣"；如今"空复有两孩，灯前语纵横"。天真的孩子不懂世事变化，诗人心情则异常沉重。这一辛酸的对比写出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第二首中的"昔年偶失路，羁役戎马间。南行越重江，岁晏不得还"，指吴越之游，故诗当作于此后。据《高青丘年谱》，至正二十五年(1365)高启移居郡城。翌年朱元璋兵围平江，越年九月城破。根据"沉沉闭层城"推断，诗作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冬至。

注 释

〔1〕今夕：指冬至夜。何用并：何必并聚。　〔2〕死魄：魄为精气，月为金精，古人称月亮有光的部分为明，无光的部分为魄。朔后月明渐增，月魄渐减，谓之死魄。《逸周书·世俘》："二月既死魄。"孔晁注："朔后为死魄。"沉沉：沉重阴暗貌。"沉沉"句，写平江被朱元璋军队围困，城门紧闭，气氛沉

重。　〔3〕踉跄:匆遽貌。试新衣:试穿新衣,吴中风俗,冬至日更易新衣。〔4〕蹉:蹉跎,意为失时。　〔5〕纵横:毫无拘束地谈说。

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

青帝行春气初播,云沍馀阴苦难破[1]。
江头碧草生未长,战马寒嘶齕残莝[2]。
炊烟冷落雨中泾,邻屋时闻有啼饿。
我愁郁郁但欲眠,案上诗书慵自课。
却思去岁属无虞,元夕共欢人几个。
高堂细听落梅歌[3],手擘黄柑香喷座。
客酬主劝总忘晓,看尽繁灯逐星堕[4]。
只今照市但群烽,乐事凄凉谁复作。
故人念我有二子[5],省内郎官府中佐。
别离两月不相逢,身佩弓刀从戍逻。
欲寻旧赏慰劳役,笑拂尊前且安坐。
老兵折简走相呼,谓我闭门无乃懦。
黄昏远就向城南,敢惜春衫冻泥涴[6]。
军中有会异寻常,牛炙粗肥酒卮大。
胡奴帐下出琵琶,复拊银筝与相和。
烛残未听荒鸡号,弦断忽惊哀雁过。
须臾颜热起叫嚎,不记乱离仍辕轲[7]。
更声柝柝绕旗门,剑匣搭头容醉卧[8]。
归来又辱寄新诗,锦水湔肠珠落唾[9]。
豪吟自欲继燕歌,悲调岂将同楚些[10]。
览之几度感深情,曲高和难非懒惰。

我生无力本何用，衣食自来供马磨[11]。
虽蒙乡曲假虚名，正似南箕不堪簸[12]。
君才于世俱可珍，周贾东游抱奇货[13]。
艰危壮气喜弥激，利器未施宁忍挫？
颇闻原野多杀伤，风雪呻吟苦无那[14]。
吾侪斯乐岂易得，应愧皇天恩独荷。
明年此夕会升平，把酒相邀更相贺。

题解

原注："时在围中。"至正十二七年(1367)，徐达等率军围攻平江，高启在围中，元夕应余尧臣之请军中与会，酒罢归来，余尧臣寄来赋诗，高启作此答之。诗中真实纪录了兵乱中的生活和心境。余左司，指余尧臣，字唐卿，永嘉人。早年以文学著称。客居会稽，被越镇帅院判迈善卿、参政吕珍罗致幕下，无意仕进。已而入吴，居北郭，与高启、张羽诸人为"北郭十友"。张士诚败亡，尧臣谪临濠，逾年获释，授新郑丞。沈别驾，生平不详。司马属省内郎官之署，别驾为州府佐官。

注释

〔1〕青帝：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五帝之一，是位于东方的司春之神，又称苍帝、木帝。沍(hu 四声)：冻寒。　〔2〕龁(hé)：咬。莝(cuò)：铡碎的草。〔3〕落梅歌：指《梅花落》，笛曲。唐人于武陵《王将军宅夜听歌》："朱槛满明月，美人歌落梅。"　〔4〕以上四句写去年元夕乐事。看尽繁灯：《姑苏志》：上元作灯市，采松竹叶结棚于通衢，下缀华灯，灯有楮练、罗帛、琉璃品，皆刻饰人物故事，或为花果、虫鱼、动植。其夕会饮，行游五日而罢。十三日试灯，十八日收灯。　〔5〕二子：指余司马、沈别驾。　〔6〕涴(wò)：泥

粘在衣服上。　〔7〕辗(kǎn)轲(kě),同“坎坷”。　〔8〕摭(zhī):同“支”,支拄,支撑。　〔9〕湔(jiān):洗刷,洗涤。珠落唾:化用李白《妾薄命》“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诗句。　〔10〕楚些:《楚辞·招魂》沿用民间流行的招魂词的形式,句尾都有“些”字,后因以楚些指《楚辞》或楚调。　〔11〕马磨:《三国志·蜀书》:“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而私情不协。劭为郡功曹,排摈靖,不得齿序,以马磨自给。”　〔12〕南箕不堪簸:《诗经·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朱熹注:“甚怨之辞也。”　〔13〕奇货:《史记·吕不韦传》:子楚为质于赵国,处于困境,吕不韦贾于邯郸,见而怜之,谓此奇货可居。　〔14〕无那(nuò):无奈。

雨中春望

郡楼高望见江头,油壁行春事已休[1]。
落尽棠梨寒食雨[2],只应啼鸟不知愁。

题解

原注:“时在围中。”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高启写下这首七绝,感叹时事多艰。诗中化用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句,自然巧妙。棠梨花落,莺鸟自啼,似乎花也无情,鸟也无情,与世人隔膜,全不关心这个世界。抒写绝望无助的心情,亦是惊心之语。

注释

〔1〕油壁:指油壁车,古人乘坐的一种车子。《玉台新咏》卷十《钱塘苏小小歌》:“妾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　〔2〕棠梨:落叶乔木,叶长圆形或菱形,花白色,果实小,略呈球形,有褐色斑点。

约诸君游范园看杏花

去年春色近清明，万匝烟花夹晓城。
西苑相逢车马问，何人不是踏春行？
今年人迷去年道，风雨不来花自扫。
僧寺庭空半紫苔，侯家宅废皆青草。
纵然无主一株存，憔悴尘沙不可论。
野外日斜啼鸟散，消愁无处却消魂。
魏公园林芳坞下，闻有柔枝正堪把[1]。
休言乱后少花看，得到花前人亦寡。
明日寻君君莫违，共随游蝶弄晴晕。
闭门梦断江南晚，忍见迢迢春自归。

题 解

诗题一作《约王止仲游范园看杏花》，写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春天。止仲，王行字，长洲人，高启北郭旧邻。洪武末，坐蓝玉党死，有《半轩集》、《楮园集》。在兵乱中，苏州这片繁华之地，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不堪回味的凄凉一幕。诗中自然流露出美景易逝的苦闷，诗人之所以要与友人“共随游蝶弄晴晕”，是因为这种放纵乃疗治精神创伤的一副良剂。范园，范仲淹家园，在雍熙寺后。

注 释

〔1〕魏公：范仲淹卒后追封魏国公。魏公园林，即诗题中所说的范园。把：把玩。

寒食感怀三首

其　一

江城寂寂雨冥冥，杨柳无烟晓自青[1]。
乱后西园门独掩，流莺不似去年听。

题解

这三首绝句写吴中战乱中的凄凉感受，由“乱后西园门独掩，流莺不似去年听”，“无限从军西去客，今年寒食未还乡”等句推断，作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寒食。

注释

〔1〕无烟：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风俗禁火冷食。

其　二

城边旧墓是谁家？祭肉应无馁晚鸦[1]。
闻说子孙经乱散，伤心空见野田花。

注释

〔1〕馁(wěi)：喂养，后作“喂”。宋之问《江南曲》：“采花惊曙鸟，摘叶馁春蚕。”

其 三

故园春雨杏饧香[1]，幸喜人家共得尝。
无限从军西去客，今年寒食未还乡[2]。

注 释

〔1〕饧(xíng)：用麦芽或谷芽熬成。寒食日有食饧的风俗。沈佺期《岭表逢寒食》："岭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　〔2〕至正二十六年(1366)，张士诚曾大征吴中士民往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戍守，湖州等地失守，战死者和投降者甚众。

悼 女

保养常多阙[1]，艰难愧我贫。
凄凄临殁语，的的在生亲。
遗佩寒江月，残灯夜室尘。
中郎他日稿，留付与何人[2]？

题 解

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采用叶兑的锁城法，命徐达、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张温、康茂才、仇成、何文辉等分兵攻平江各门，四周筑长围困之，设襄阳炮日夜袭击。张士诚死命坚守，城中粮草不济，出现饥困的局面。高启的次女患病，得不到及时医治，加上对战乱的恐惧，早早离开人世。高启含泪写下这首悼女诗。诗人自责不善于治生，在乱世中未能给家人提供衣食，心

中充满愧疚不安，女儿临死时的话在他耳际索绕不去。全诗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氛围下，凄怆心神。

注 释

〔1〕保养：衣食等生活用品。阙：缺少。　〔2〕东汉中郎将蔡邕无子，女儿蔡文姬继承了他的四千馀册书籍和通晓音乐的才能。后因用作女承父业的典故。高启此时尚无子，女儿病夭，故有此叹。

吴 城 感 旧

城苑秋风蔓草深，豪华都向此销沉。
赵佗空有称尊计，刘表初无弭乱心[1]。
半夜危楼俄纵火，十年高坞漫藏金[2]。
废兴一梦谁能问？回首青山落日阴。

题 解

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平江城破。高启乱后踏寻吴城废墟，写下这首伤时感怀的七律。诗咏张士诚“废兴一梦”，批评他拥地自重，不图进取，最终落得个空城难守的下场。三、四句指责张士诚妄自尊大，本无平乱安天下之志，遭到覆亡乃一种必然。五、六句对张士诚的目光短浅和焚毁齐云楼的行径，深表不齿。

注 释

〔1〕这两句批评张士诚有意称王，却胸无大志。“赵佗”句：据《史记·孝文本纪》：“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称尊”：暗指张士诚自号吴王。“刘表”句：《后汉书》卷七十四：曹

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袁绍遣人求助荆州刺史刘表，韩嵩、刘先劝说刘表："今豪桀并争，两雄相持，天子之重在于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肯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中立矣。"刘表本无平定天下之志，狐疑不断，终不能有所为。张士诚犹豫寡断，近于刘表，《明纪》载陈友谅遣使约张士诚联击朱元璋，士诚"龌龊自固，不敢应"。 〔2〕危楼：高楼，此指齐云楼。平江城破，张士诚令人积薪齐云楼下，驱群妾侍女登楼，纵火焚之。张士诚从据有苏州到亡败，历十一年，此处的"十年"为约数。高坞漫藏金，用董卓典事，《后汉书·董卓列传》记董卓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董卓被杀，"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缯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

兵后出郭

俯仰兴亡异[1]，青山落照中。
民归邻树在，兵去垒烟空。
城角犹悲奏[2]，江帆始远通。
昔年荆棘露，又满阖闾宫[3]。

题解

吴中自昔号繁华，四郊无旷土，"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吴郡志》卷二）。平江之战使繁华之地变成一片焦土，生机萧条。高启出城看到满目的荒凉，不禁悲感吴国灭亡给吴中所带来的浩劫又一次在这片土地上演了。他对张士诚政权毫无留恋之意，对朱元璋的胜利更无激动的感觉，感受最深的乃是历史悲剧的重演。

注 释

〔1〕俯仰:形容时间短暂。　〔2〕城角:城中司昏晓的号角。杜牧《闻角》:“城角为秋悲更远,护霜云破海天遥。”　〔2〕阖闾宫:指吴宫。这两句借夫差亡国,感叹历史悲剧又一次在吴中重演。

过城西废坞

乱前游最熟,乱后问都迷。
园散栽花户,林荒采菊蹊。
废泉流圃浅,斜日下城低。
唯有林中鸟,迎人似旧啼。

题 解

本篇作于平江战后。此诗写昔日频繁游观之处,经历丧乱,面目全非。荒园废泉兀自流淌,深深浅浅,凌乱不堪;斜日照在残墙颓垣,昏昏欲暮。只有林鸟的啼声,听来十分熟悉,似乎在诉说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令人不忍心听下去。

哭临川公

身用已时危,衰残况病欺。
竟成黄犬叹[1],莫遂白鸥期。
东阁图书散,西园草露垂。
无因奠江上,应负十年知!

题 解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平江城破,饶介赐死。高启感激饶介知遇之恩,这首五律哀悼亡友,指出饶介用非其时的人生悲剧。时局已危,饶介衰残病老,他的复出本就是勉为其难,更可悲的是错投张士诚,一旦复出,竟无退避之路,遂至有李斯"黄犬"之叹。然而,高启又不能无所顾忌地祭奠饶介,心中充满内疚,结句抒写了内心的不安和深沉的悼思。

注 释

〔1〕"竟成"句:用李斯典事。李斯,战国时上蔡人,助秦始皇统一全国,官至丞相,听任赵高阴谋,矫诏杀太子扶苏。秦二世立,赵高用事,诬李斯谋反,李斯在咸阳被腰斩。《史记·李斯传》载:"斯与其中子俱执,顾谓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闻家兄谪寿州

别来未省去何投,书到方知谪寿州[1]。
览俗自堪伤远抱,听音谁解释羁忧。
长淮波浪应愁渡,故国江山只梦游。
未有万回飞往术,魂销空望楚云秋[2]。

题 解

作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家兄,指高咨。高咨谪寿州,盖因被朱元璋军队所俘。高启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兄长的消息,今始在信中得知他远在寿州,恍如一梦。

注 释

〔1〕寿州:在今寿州市。　〔2〕这两句痛惋不能飞越千里,与兄长一晤,用万回典故。《传灯录》:万回禅师,俗姓张,兄戍西安,父母遣他前往问讯,朝往暮返,万里而回,因号万回。

过永定废寺

乱后僧何去,门闲落叶时。
昼昏秋蠹老,斋断午禽饥。
罢说传心法,犹看赐额碑。
不知兴坏理,来此岂无悲?

题 解

这首五律作于洪武元年(1368)前后。永定寺在吴县西南,梁天监中,吴郡顾荣施宅所建。唐人陆鸿渐书额,韦应物罢郡,尝寓居于此。寺后迁于永定乡安仁里,毁于平江之战。乱后寺空的凄凉之景是三、四句着笔描写的内容,秋蠹、午禽以写荒废,分别用了一个"老"和"饥"字。传法之声杳无踪迹,诗人在额碑前驻足良久,悲从中生,无可解脱,结句只好用"不知兴坏理,来此岂无悲"来自我搪塞。

齐 云 楼

境临烟树万家迷,势压楼台众寺低。
斗柄正垂高栋北[1],山形都聚曲栏西。
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载犹传醉守题[2]。

劫火重经化平地，野乌飞上女垣啼[3]。

题 解

齐云楼，唐代曹恭王所建，位于苏州郡治后子城上。楼名取自《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据《吴郡志》卷六载："绍兴十四年，郡守王唤重建。两挟循城，为屋数间，有二小楼翼之。轮奂雄特，不惟甲于二浙，虽蜀之西楼，鄂之南楼、岳阳楼、庾楼，皆在下风。"平江城破，张士诚令人积薪楼下，驱群妾侍女登楼，纵火焚之。这首七律作于此后不久。前六句俱写齐云楼的盛事乐景，仅结尾二句抒发兴亡之恨。

注 释

〔1〕斗柄：指北斗柄。北斗七星的第一至第四星像斗，第五至第七星像柄。斗柄即指第五至第七星，即衡、开泰、瑶华。　〔2〕醉守：指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其《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九月全无热，西风亦未寒。齐云楼北面，半日凭栏干。"《和公权登齐云》："向此高吟谁得意，偶来闲客独多情。"　〔3〕劫火重经：指朱元璋军队攻打平江之战。"野乌"句：化自李贺《石城晓》："月落大堤上，女垣栖乌起。"女垣：女墙。

见花忆亡女书

中女我所怜[1]，六岁自抱持。
怀中看哺果，膝上教诵诗。
晨起学姊妆，镜台强临窥。
稍知爱罗绮，家贫未能为。
嗟我久失意，雨雪走路歧[2]。

暮归见欢迎，忧怀每成怡。
如何属疾朝，复值事变时[3]。
闻惊遽沉殒，药饵不得施。
仓皇具薄棺，哭送向远陂。
茫茫已难寻，恻恻犹苦悲。
却思去年春，花开旧园池。
牵我树下行，令我折好枝。
今年花复开，客居远江湄[4]。
家全尔独殁，看花泪空垂。
一觞不自慰，夕幔风凄其[5]。

题解

高启与家人陷于平江围中，次女罹病夭折。此诗伤忆亡女，作于洪武元年(1368)春。前半章回忆女儿天真的形象，后半章抒写怜痛之情，摧肝断肠，亲情注于笔端。

注释

〔1〕“中女”句：高启时无子，止有三女，病夭的为其次女。　〔2〕“雨雪”句：写出外谋生，备历艰辛。　〔3〕属(zhǔ)疾：即属病，生病，陆游《属疾》：“白头属疾卧丘园，药物枝梧且仅存。”事变：指朱元璋军队围攻平江。〔4〕江湄：江边。平江兵乱后，高启复移家吴淞江上。　〔5〕凄其：寒凉貌，张养浩《长安孝子》：“退省百无有，满屋风凄其。”

乱后经娄江旧馆

此地昔相依[1]，重来事已非。

新年芳草遍，旧里熟人稀[2]。
远燕皆巢树，闲花自落矶[3]。
遗踪竟谁觅，愁步夕阳归。

题 解

本篇作于洪武元年(1368)的春天，写吴中战乱后的景物。诗人怀着不安的心情重过昔日依泊处，一睹旧馆，伤情涌聚。三、四句沉痛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民众的流离。“远燕”句化用白居易“谁家燕子啄新泥”，“闲花”句写花自开自落，反映的亦是民众流离后的荒凉景状。诗中字字衔悲，萦绕着无限的哀思，从中可以深切感知战乱对诗人心灵造成的无法弥合的创伤。

注 释

〔1〕“此地”句：高启早年曾移家甫里，依妻父周仲达而居。　〔2〕这两句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民众的流离失所，思致近于曹植《送应氏》：“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3〕落矶：一作“拥扉”。

江上晚过邻坞看花因忆南园旧游

去年看花在城郭，今年看花向村落。
花开依旧自芳菲，客思居然成寂寞。
乱后城南花已空，废园门锁鸟声中。
翻怜此地春风在，映水穿篱发几丛。
年时游伴俱何处？只有闲蜂随绕树。
欲慰春愁无酒家，残香细雨空归去。

题 解

本篇写乱后江上看花，作于洪武元年(1368)春。清冷的诗句流溢着不尽的哀思。南园，在苏州子城西南。南园旧游，指余尧臣等北郭友人。

过北塘道中四首

其 二

春水满田如一湖，人田放艇看鹅雏。
女郎祠下野花杂，老子门前沙树孤。

其 三

苦欲看春春色稀，乱后何处有芳菲。
晚莺啼歇野寂寂，双树家边人独归。

题 解

这组绝句写乱后看花，提到的女郎祠在甫里，由此推知，诗作于洪武元年(1368)避乱江上时。诗人“苦欲看春”，放舟而行，看花却满怀惆怅，这并不是因为春色已回，而是由于闯入眼帘的一幅幅凄凉荒芜之景。春水满田如湖，放舟可以入田，水上的雏鹅占尽田间春色，女郎祠下杂生的野花使他的心绪更不平静，乱后寻春，自是芳菲难觅，只有一人默默而归。

和杨、余诸君在谪中，忆往年西园听歌

花落名园罢醉游，故人无复旧风流。
异乡莫叹无歌听，若使闻歌意更愁。

题 解

至正二十七年(1367)，杨基、余尧臣、徐贲谪临濠，洪武元年(1368)始获释。由“杨、余诸君俱在谪中”推断，诗作于是年春前后。杨基、徐贲在谪所结屋四楹，徐贲居东，杨基居西，题其室名“梦绿”。徐贲赋《听歌》云：“才得听歌便泪垂，眼前不似旧题时。青春多半遭离乱，白发能消几许悲?”高启此诗为和杨基等人谪中诗而作，饱含深情，笔调凝重。余尧臣，生平见前《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题解。杨基，字孟载，先世嘉州人，生于吴中，居天平山南赤城下。早年颖敏，会元末世乱，遂隐赤山。被张士诚辟为丞相府记室。谪临濠，逾年获释，授荥阳令。杨基善绘山水竹石，诗文享有盛名，深受杨维桢推许，与高启、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

上巳有怀

春寒浑未减征衣，愁对佳辰坐掩扉。
江上琴书留滞久，水边车马祓除稀[1]。
闲园细雨梨花落，废苑平芜燕子飞。
欲觅兰亭会中友，几人迁谪未能归[2]?

题 解

七律作于洪武元年(1368)上巳日。汉代以前以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为上巳,魏晋之后遂定为三月初三日。上巳风俗,重修禊、濯祓。世事变迁难料,北郭结社已废,友人远谪,高启独居江上,览战后废苑,燕子飞来去,睹闲园梨花,细雨与乱红零落,回想往岁修禊的盛况,不胜感慨。

注 释

〔1〕"水边"句:写上巳日的萧条景象。祓除:古时以农历三月上旬巳日到水边嬉戏采兰,驱除不祥。　〔2〕兰亭会中友:王羲之宦游山阴,与孙统、谢安等四十一人修禊兰亭,曲水流觞,极一时文雅之盛。这里指谪临濠的北郭友人余尧臣、徐贲、杨基。

立秋前三日,过周南饮,雷雨大作,醉后走笔书壁间

周郎乃是同乡友,乱后相逢惊老丑[1]。
日斜邀我话旧游,为唤金陵白门酒。
一杯乍解羁旅颜,两杯渐沃黏吟口。
三杯不觉已陶然,此身竟到无何有[2]。
青天俄忽震霹雳,白浪翻江怒蛟吼。
急雨争鸣池上荷,狂风已折门前柳[3]。
醉中相对正坐忘,匕箸何须惊落手[4]。
家人喧呼水入户,颠倒屋茅随地走。
床床避漏且莫叹,旱气方除贺田叟[5]。
蓐收预到三日前[6],净扫炎氛去如帚。
黄昏泥潦归未得,呼烛相留卧东牖。

夜深酒醒起独行，云散城头见星斗。
乃知天变只须臾，人在艰难岂云久。

题解

本篇作于平江战后不久，洪武二年(1369)立秋，高启修史寄寓南京天界寺，故诗题中的“立秋前三日”在洪武元年(1368)。诗人以跌宕奇崛之笔，传写兵乱后的艰难生计和旷达心境，诗句大有奇气，写雷雨大作，气势宏放，尺幅之中，而有千里之势。

注释

〔1〕老丑，杜甫《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此用其词。　〔2〕无何有：无何有之乡，《庄子·逍遥游》：“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3〕这两句写急雨狂风，笔势接近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4〕坐忘：《庄子·大宗师》：“(颜回)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匕箸”句：用刘备典事。《三国志·蜀书》：“是时曹公(操)从容谓先主(刘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华阳国志》：“先主方食，失匕箸，会雷大震，先主曰：‘圣人言，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　〔5〕这两句意近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6〕蓐收：古代传说中的西方神名，司秋。《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秋日江居写怀七首

其　一

每看摇落即成悲，况在飘零与别离[1]。
为客偶当鲈美处，思兄正值雁来时[2]。
天边暝为秋阴早，江上寒因岁闰迟[3]。
莫把丰姿比杨柳，愁多萧飒恐先衰[4]。

题　解

本篇作于吴中兵乱后移居江上之际，《高青丘年谱》称作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有误。诗一有云："江上寒因岁闰迟。"至正二十七年并无闰月，洪武元年(1368)则闰七月，故诗当系于洪武元年。诗中表现了战乱后的精神迷茫和苦痛心绪。

注　释

〔1〕"每看"句：本于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飘零：指移家江上，飘离乡园。别离：指宋濂、余尧臣、徐贲、杨基等人远谪。　〔2〕鲈美处：指江上，范仲淹《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思兄：谓思念还谪寿州的高咨。　〔3〕岁闰：洪武元年，闰七月。
〔4〕这两句用晋人顾悦之典事：《晋书》列传第四十七：顾悦之少有义行，与简文帝同年生，而发早白，帝问其故，对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常质，望秋先零。"

其 四

风尘零落旧衣冠，独客江边自少欢。
门巷有人催税到，邻家无处借书看。
野虫催响天将夕，篱豆垂花雨稍寒。
终卧此乡应不憾，只忧飘泊尚难安。

题 解

此诗写战后的馀悸和忧虑。江村生活除了无处可借书看和门巷催税者的打扰外，野虫催响、篱豆垂花，庶几可以终老此生而无所憾。然而，诗人不能不担心命运多舛，上苍是否就会这样轻易放过自己？

其 五

桑苎翁家次近居，人烟沙竹自成墟。
移门欲就山当榻，补屋唯防雨泾书。
贫为湖田长半没，拙因世事本多疏。
当时亦有求名意，自喜年来渐已除。

题 解

这首七律写寓居江上的苦中有乐，“求名”之意渐消失殆尽，诗人不免有“因祸得福”一类的庆幸。

其　七

秋塘门掩竹穿沙，为客邻酤未易赊[1]。
闲里壮年惭白日，愁中佳节负黄花[2]。
渔村霭霭缘江暗，农径萧萧人圃斜[3]。
薄俗相轻吾敢怨，鲁人犹自笑东家[4]。

题　解

此诗写江上秋居的生活情景。掩门索然而居，佳节无酒对菊使他很容易想起陶渊明的把酒东篱。陶渊明悠然对南山，而自己的卜居却是这般艰辛。江村生计萧条，但除此之外，那里又可依居呢？

注　释

〔1〕为客，指移居江上。邻酤，指邻近的酒家。　〔2〕黄花：菊花。〔3〕霭霭：暗淡昏昧貌。萧萧：萧条，寂静。　〔4〕“鲁人”句：相传鲁国有人不识孔子为圣人而说彼东家某者，吾知之。诗用这一典故，以自我调侃、慰藉。

郊墅杂赋十六首

其　二

此乡堪避地，乱后户翻增。
俗美嫌欺客，年丰爱施僧。

带星耕处轭，照雪纺时灯。
且作求田计，元龙岂我能[1]？

题 解

这组五律作于洪武元年(1368)隐居江上之际。本篇写看到江村“乱后户翻增”，辛酸不已。江村田地并不丰饶，增户正记录了战争的罪恶。江上民风淳美，居户和睦相处，诗人决意终老于此。

注 释

〔1〕“元龙”句：用陈元龙典事，表白求田问舍，隐老野间之意。《后汉书》卷五十六：“(许)汜曰：‘陈元龙淮海之士，豪气不除。’(刘)备问汜曰：‘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无客主之意，不相与语，自上大黙卧，使客卧下黙。’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君须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

其 三

幽事向谁夸[1]？孤吟对晚沙。
浣衣江动月，系艇岸垂花。
行蚁如知路，归鸟自识家。
一尊茅屋氏，随意答春华[2]。

题 解

本篇一洗乱后的苦愁，专写幽居乐事。诗句不尚铅华，而重

情、韵、意，中间四句写江月动人，艇岸垂花妩媚，尤具生韵。五、六句写行蚁知路，归鸟识家，似在表明诗人寻到了人生依泊：一尊茅屋，与天地相偕。诗语洗净，情韵盎然，《明诗评选》评曰："苦学杜人必不得杜，唯此夺杜胎舍，以不从《夔府诗》入手也。"

注 释

〔1〕幽事：指隐居。　〔2〕这两句意即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乐复天命复奚疑。"

其 六

纷纷谢人役，寂寂恋吾居[1]。
细雨春雩后，斜阳社饮馀[2]。
岸花飞趁蝶，池叶堕惊鱼。
好了公家事，休令吏到庐。

题 解

本篇开句用"寂寂"一词写隐居之志。卜隐的乐趣是中间四句着意绘写的内容：春雨润物细无声，斜阳社鼓给人温馨的感觉，蜂蝶追戏之中岸花飘飞，池叶落下，水中自在游戏的鱼儿，有惊无险。这样的景色令人留恋，诗人发出"好了公家事，休令吏到庐"的心愿。

注 释

〔1〕人役：原指仆役、差人，这里用作被人役使，意为纷杂的人事。寂寂：犹言静默。　〔2〕春雩：春天求雨的祭祀。社饮：古人于春、秋社日祭祀土

神，饮酒庆贺，所备之酒称为社酒，社日聚会饮酒称为社饮，陆游《病中作》："病多辞社饮，贫甚辍春游。"

其 十

入夜潮侵户[1]，经秋雨坏垣。
里人淳少讼，田父醉多言[2]。
稻蟹灯前聚，莎虫机下喧[3]。
自应耽野趣，不是恋乡园。

题 解

江潮和秋雨的冲打都构不成诗人的忧虑，江村民风淳朴，秋蟹肥美，织机下莎虫的鸣声宣告着乡村的宁谧，隐居的生活，与去年平江城中的兵事、喧嚣、杂乱相比，仿佛完全是两个世界。

注 释

〔1〕江潮打湿屋门。　〔2〕"里人"句：意为乡风淳朴，少有讼事。"田父"句：意为田翁醉后话多，浑朴有趣。　〔3〕灯前聚：农人多用灯火来吸引捕捉秋蟹。莎虫：即莎鸡，又名络纬，俗称纺织娘、络丝娘。《诗经·豳风·七月》："六月莎鸡振羽。"

兵后逢张孝廉醇

前年远别君父子，遭乱相传皆已死。
今朝南陌忽逢君，为识人中语音似。
君言从亲渡海涛，欲避兵祸辞官曹。

间关仅得返乡里，脱命罗网真秋毫[1]。
问我胡为亦憔悴，十月孤城陷围内[2]。
艰难两地得俱全，正荷皇天怜我辈。
相看握手非偶然，痛饮岂得愁无钱。
城中故旧散欲尽，君来使我忘忧悁[3]。
还思当年事未改，车马红尘浩如海。
等闲列第化秦灰[4]，试问主人谁复在？
请君看此应感吁，世间富贵皆空虚。
客游且莫更弹铗[5]，读书归卧先人庐。

题解

吴中兵乱后，憔悴不堪的诗人偶遇劫后馀生的友人张醇，感慨万千，高歌一曲“正荷皇天怜我辈”，彼此劝慰终老田间，韬光敛迹。诗中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刻画心理，细致幽微。诗作于洪武元年(1368)。

注释

〔1〕间关：犹言辗转。秋毫：鸟兽在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喻细微之物。诗句用秋毫脱网比喻张醇辗转逃归乡里的不易，真实反映了洪武元年前后的社会环境。　〔2〕自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到二十七年(1367)九月，平江城被围整整十月，高启陷在城中。　〔3〕城中故旧：指饶介和余尧臣等北郭诸子，或死，或谪，或遁隐。忧悁：深愁。　〔4〕秦灰：用项羽入关中焚阿房宫典故。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梦渚草长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　〔5〕“客游”句：劝说友人读书归隐，不要追求富贵或自骋才华。弹铗：用冯驩弹铗而歌故事。《战国策·齐策三》：冯驩客孟尝君门下，因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三次弹剑铗歌“长铗归来乎”。孟尝君满足了他的

要求，冯骧为孟尝君焚券以彰显美声，说齐王复其相位。据《吴地记》载，冯骧宅在吴县东北二里五十步，吴门有弹铗巷，冯骧坟在侧，石碑见存。

喜幼文北归

风尘万里损光辉[1]，旧面相逢却讶非。
在路定留经处咏，还家犹著去时衣。
久留远土虫蛇杂，忽解高罗雁鹄飞。
尚念梁园三二客[2]，与君同去不同归。

题 解

徐贲、余尧臣、杨基在平江战后，先被驱至南京，再谪临濠，洪武元年(1368)，相继获释，余尧臣授新郑簿，杨基授荥阳令，俱奔赴中州，徐贲归里。这首七律抒写对徐贲九死一生的感慨，诗人从“旧面相逢讶却非”中读到友人远谪的险虞，从“还家犹著去时衣”中读到其备尝艰辛。令他心酸的还有想起远滞于中州的余尧臣和杨基。在历代写流人的作品中，此诗是一篇凄人心神的佳作。徐贲，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吴门，居城北望齐门外。徐贲被张士诚辟为丞相府记室。谪临濠，放归。

注 释

〔1〕光辉：指容颜。　〔2〕梁园：指汴京，在今河南开封。余尧臣授新郑簿，杨基授荥阳令，故称“梁园三二客”。

召修元史将赴京别内

承诏趣严驾，晨当赴京师[1]。

佳征岂不荣，独念与子辞。
子自归我家，贫乏久共之。
闺门蔼情欢，宠德不以姿。
天寒室悬罄[2]，何忍远去兹。
王明待绀文[3]，不暇顾我私。
匆匆愧子勤，为我烹伏雌[4]。
携幼送我泣，问我旋轸时[5]。
行路亦已遥，浮云蔽川坻[6]。
宴安圣所戒，胡为守蓬茨[7]。
有志愿裨国，有遂幸在斯。
加餐待后晤，勿作悄悄思。

题解

洪武二年(1369)的春天，高启辞别妻子，应召往南京修《元史》，本篇作于将行之际。诗人对共患难的妻子充满深深的歉意，想到天寒室空，家中衣食不继，心中更是惶恐不安。妻子匆匆为治酒食行装，携幼女哭着相送，诗人只好用“有志愿裨国”一类的大言壮语来安慰她，临末细细叮嘱“勿作悄悄思”，夫妻的深情、生活的清贫、离别的凄苦，流淌于平凡的诗句中。应征赴京，对许多夫妻而言是一件喜事，而高启则谱写了一曲离别的悲歌。

注释

〔1〕趣(cu 四声)：督促，催促。严驾：准备车马，谢灵运《折杨柳行》：“辞诀未及终，严驾一何早。”　〔2〕悬罄：亦作“悬磬”，形容极贫，空无所有，《国语·鲁语上》：“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　〔3〕王明：犹言

皇明。绸(chōu):缀辑:《史记·太史公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绸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绸文,这里指编修《元史》。〔4〕烹伏雌:将下蛋的母鸡杀了煮食。〔5〕旋轸:即还轸,犹言回车。〔6〕川坻:河岸。王安石《荷花》:"亭亭风露拥川坻,天放娇娆岂自知。"〔7〕宴:通"鷃"。这两句用典。《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将赴金陵始出阊门夜泊二首

其 二

烟月笼沙客未眠,歌声灯火酒家前。
如何才出阊门宿,已似秦淮夜泊船[1]。

题 解

高启在亲友劝说下,往南京修史,始出阊门,写下两首七绝。第一首云:"乌啼霜月夜寥寥,回首离城尚未遥。正是思家起头夜,远钟孤棹宿枫桥。"化用唐人《枫桥夜泊》诗句,写离愁最恨在咫尺间。本篇为第二首,写才出阊门,就感觉好像已经飘摇在南京秦淮河上了。离别的思绪如梦如幻,一直相伴到丹阳驿,诗人才在恍然中发现乡关已远。

注 释

〔1〕阊门:在苏州城西,见前注。秦淮,指南京秦淮河。

晓出城东门闻橹声

城门朝开路临水，人语烟中近鱼市。
谁摇飞橹入苍茫？带梦惊鸟柳边起。
过处寒波动拍沙，远闻呕轧复咿哑[1]。
征夫车转山头阪，工女机鸣竹外家。
我身本是江湖客，偶堕黄尘晓行役[2]。
此声空忆旧曾听，舟中酒醒东方白。

题解

唐人崔涂《橹声》诗云："烟外桡声远，天涯幽梦回。"高启这首这首七言古作于进京修史的道中，通过细切的景物描写，抒写依依别乡之情，其间还挟有江湖隐士的逸气。

注释

〔1〕呕轧：咿哑，皆为象声词，此摹写橹声。　〔2〕黄尘：喻尘世、俗世。高启《江上晚眺图》："观图忽起沧洲想，身随黄尘又几年。"

赴京道中逢还乡友

我去君却归，相逢立途次[1]。
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2]。

题解

本篇作于进京修史的途中。元末，高启由于厌战，对朱元璋持一种敌视的态度。平江战后，朱元璋流放大批吴中士人，激起高启的强烈不满。对于新朝，他了解得很少。对召修元史，他本是犹豫不决的。怀着这种忧惧的心情踏上行程，道遇从南京返乡的友人，急忙询问京师的情况，以便寄信给家中担心挂念的亲人。第一句中的“却”字，即反映了他的矛盾和不安。

注 释

〔1〕途次，即旅次。立途次，犹言立于道中。　〔2〕上京，指帝京，这里指南京。

东 过 八 冈

上冈如登天，下冈如决川[1]。
劳哉挽车夫，呀喘当我前。
两辕斗欲摧，土石厉且坚。
我行闵其惫[2]，时下息彼肩。
虽非古羊肠[3]，实惧覆与颠。
如何道路子[4]，车来竞连连。
白日已倾仄，我行尚回遭[5]。
安得驾逸足[6]，平野超飞烟。

题 解

本篇作于进京修史路过丹阳县八冈之际，写旅途中闻见和

“不耐其烦”的感触。

注 释

〔1〕决川:川壅溃决,用来喻写下冈的情景。　〔2〕闵:通“悯”。〔3〕古羊肠:指羊肠阪道,在太行山上。　〔4〕道路子:指行路人。〔5〕倾仄:意为西倾。回遭(zhān):即遭回,艰难行进貌。　〔6〕逸足:指骏马。

早发土桥

空山远无驿,逆旅聊可宿。
怀征候鸣鸡,燃带续我烛[1]。
仆夫昨行苦,烂熳睡正熟。
呼之愧匆匆,推车出茅屋。
高岩尚悬斗,深谷未升旭[2]。
欲亟去反迟[3],怪石暗屡触。
思当在家时,日晏始舒足[4]。
胡为此行迈,霜露劳局促[5]。
王事靡敢辞,非关徇微禄[6]。

题 解

本篇作于进京修史道过土桥镇之际。全诗紧紧围绕“早发”二字,写“匆匆”的征途。有趣的是,五至八句不自言行程苦顿,而含有愧意地写仆夫的辛苦。他无意谋求一官半职,对“匆匆”征途解释说:“王事靡敢辞,非关徇微禄。”土桥镇,在上元县急递铺东南,属丹阳乡,与句容交界。

注 释

〔1〕燃带:《新唐书》列传第十六载皇甫无逸尝按部宿民家,“灯灶尽,主人将续进,无逸抽佩刀断带为灶,其廉介类如此”。 〔2〕斗:北斗星。旭:朝阳。这两句写出行之早。 〔3〕欲亟:即欲速。 〔4〕日晏:天色已晚。舒足:伸脚,下床走动。 〔5〕行迈:远行。《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马瑞辰通释:“迈亦为行,对行言,则为远行。行迈连言,犹《古诗》云‘行行重行行’也。”局促:匆促。 〔6〕王事:朝廷差遣的公事。徇:谋求,营求。徇禄:营求俸禄,指出仕。这两句强调此行往南京非为谋求出仕。

寓天界寺,雨中登西阁

片云出钟山[1],阴满江东晓。
幽人阁上寒[2],风雨啼莺少。
红尘禁陌净[3],绿树层城绕。
不为怨春徂[4],离怀自忧悄。

题 解

洪武二年(1369)春,高启至南京,入《元史》局。史局设在天界寺,寺在聚宝门外,善世桥南,今南京中山南路以西,朝天宫以东一带。原名龙翔集庆寺,明初,改天界寺。本篇前六句写南京和天界寺的清寒之景,七、八句抒写怀家之思。

注 释

〔1〕钟山:一名蒋山,即紫金山,在南京市东,《江宁形势》:“钟山龙蟠,

石城虎踞。”　〔2〕幽人:逸士,幽怀之士。　〔3〕红尘:尘世、凡世。天界西阁为佛家之地,高启登此望外,故曰“红尘”。禁陌:禁道。　〔4〕春徂:春去。

初入京寓天界寺西阁,对辛夷花怀徐七记室

去年寺里开辛夷[1],君来忆我曾题诗。
今年我来君已去,思君还对花开时。
欲寻花下君行迹,日暮空庭古苔碧。
殷勤把酒问花枝[2],看过春风几行客。

题解

洪武二年(1369),高启修史寓天界寺西阁,观看寺中盛开的辛夷花,写下这首怀友诗。徐七记室,指徐贲。记室,东汉置,掌理章表书记文檄,后世因之。徐贲曾为张士诚丞相府记室。谪临濠,洪武元年(1368)释还,曾在南京赋诗忆高启。

注释

〔1〕辛夷:花名。又名木笔。《本草衍义》:“辛夷花未开时,苞上有毛,尖长如笔,有桃红、紫色两种。”　〔2〕殷勤:频繁。僧贯休《出塞曲》:“玉帐将军意,殷勤把酒论。”刘禹锡《赠致仕滕庶子先辈》:“殷勤把酒尚多情。”

雨中登天界西阁

青山楼阁楚江东[1],身在苍茫晚色中。
故国自遥难望见,不关春树雨溟濛[2]。

题 解

元末，高启不曾入仕，也不曾依附张士诚。他在元末的作品经常流露出振颓起衰的渴望。明初，高启没有因为赴新朝之召而鄙夷“故国之思”。这首七绝作于洪武二年(1369)修史之际。诗人雨中登天界西阁远眺，看新朝景物，浮思旧朝，悲由中生，他怕别人误解，所以诗中直接说明所感慨的是江山易改，与烟树迷濛毫不关涉。

注 释

〔1〕楚江东：长江自巴蜀、荆楚而来，楚江东指南京附近沿江一带。

〔2〕故国：指元朝。溟濛：昏暗模糊不清。

夜闻雨声忆故园花

帝城春雨送春残[1]，雨夜愁听客枕寒。
莫入乡园使花落，一枝留待我归看。

题 解

这首七绝，洪武二年(1369)暮春作于南京，构思新颖，对春雨的“莫入乡园”殷勤叮嘱，将浓重的乡愁归思表现得淋漓尽致。

注 释

〔1〕帝城，指南京。

对园柳

依依客园柳[1]，来时未堪折。
今看夏条长，上有新蝉咽[2]。
芳序惜推迁，佳人念离别。
秋风莫遽起，旅思方骚屑[3]。

题解

本篇从前四句所写景物来看，当作于洪武二年(1369)的夏天。诗中的愁绪较《寓天界寺，雨中登西阁》的“离怀自忧悄”要浓郁得多。

注释

〔1〕依依：轻柔貌。　〔2〕新蝉：白居易《立秋日曲江忆元九》：“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寇准《蝉》：“临风忽起悲秋思，独听新蝉第一声。”　〔3〕骚屑：凄清愁苦，元稹《遣病》诗三：“白日速如飞，佳晨亦骚屑。”

始闻夏蝉

翾翾才得蜕，咽咽未成喧[1]。
翳叶谁能见[2]，南风绿绕轩。
乍惊变节物，还念别郊园。
何待当秋听，方今羁思繁[3]。

题 解

本篇洪武二年(1369)作于南京,写闻早蝉鸣咽,“羁思”涌起。本篇具清新之致,在构意和抒情上,与李商隐《蝉》“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诗句相通。

注 释

〔1〕翾(xuān)翾(xuān):飞翔貌。咽咽,形容声音低哑。 〔2〕翳叶:藏于叶中。 〔3〕羁思:旅思。

京师午日有怀彦正、幼文

去年归乡过重午,柳雨莎风满南浦。
白莲阁上与君吟,遥忆徐君隔淮楚。
今年风雨又端阳,却在秦淮忆故乡。
徐君已归若相见,应言前事一凄凉。
客愁欲断翻长笑,人事推迁古难料。
明年未省又何之,一杯且听江南调。

题 解

洪武元年(1368)端午,高启在吴中与杜寅共登白莲阁,怀念远谪异乡的徐贲。第二年端午,高启在京师念及身在异乡为异客,写下这首七言古。诗中想象徐贲归里,与杜寅相见,则要怀念自己了。人生流宕不定,不知明年又在何处,满怀愁苦翻化为长笑,亦自可悲。徐贲,字幼文,生平见前注。杜寅,字彦正,吴县人。元末进士,洪武三年(1370)召修《元史》,六月后史成,授岐宁卫知事,洪武八年(1375)死于叛兵之乱。

夜坐天界西轩

明月出东阁，照我坐前轩。
诸僧夜已定[1]，寂寞与谁言？
烟幔萤微度[2]，风条蝉罢喧。
清景虽堪悦，终嗟非故园。

题解

本篇洪武二年(1369)作于天界寺。

注释

〔1〕定：入定，禅寂。　〔2〕烟幔：薄烟笼罩的幔帐。度：飞过。

寺中早秋

秋风入寺早，孤客惊离索[1]。
斜日数虫悬，槐花雨馀落。
砧声起废苑，簟色凄高阁[2]。
独怜明镜里，玄鬓犹如昨[3]。

题解

从“秋风入寺早”推断，诗作于洪武二年(1369)早秋。高启修史天界寺，秋风像信使一样，给这位孤客带来“离索”之惊，修史的日子有时不免无聊，从“斜日数虫悬”的诗句就可读到他寂寞的心

绪，雨后槐花的飘落引起他无尽的乡思。

注 释

〔1〕离索：离群索居。白居易《和微之四月一日作》："两地诚可怜，其奈久离索。"　〔2〕砧(zhēn)声：捣练声。簟(diàn)：簟竹。簟色，竹青色。〔3〕玄鬓：黑色的头发。骆宾王《在狱咏蝉》："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1]。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2]。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3]。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4]。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5]。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6]。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7]！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8]。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题 解

这首诗洪武二年(1369)作于南京，为高启代表作之一。或称"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的诗句是带有讽刺性的。其实是一种误解。高启一直渴望国家和平统一，对朱元璋结束多年

的群雄割据，平息残酷的流血战争，由衷地表示赞扬，高启在诗中从秦始皇历数到前三国、后六朝的“草生宫阙何萧萧”，再到朱元璋的统一大江南北，为天下统一而欢欣鼓舞。他的赞颂发自内心，积郁多年的苦痛终于释放出来，诗句给人如释重负之感，同时也包含着美好的愿望。全诗浑然一体，舒卷自如，气势宏放，音韵铿锵，不愧为一时名篇。雨花台，在今南京市中华门外，登台遥望大江，俯瞰金陵，历历在目。宋人周应合《建康志》：“雨花台在城南三里，据冈阜最高处，俯瞰城闉。考证旧传梁武帝时有云光法师讲经于此，感天雨花，故赐名。”

注 释

〔1〕“钟山”句，南京沿江山势多是向东的，独钟山似与江流相对抗，由东向西，故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句：《南史·宗慤传》：宋慤年少时，叔父宋炳问其志，宋慤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两句写钟山的奇崛与雄伟。　〔2〕瘗黄金：用典。《渊鉴类函》卷二十八载秦始皇闻望气者说“金陵有天子气”，乃埋金玉杂宝于钟山，凿秦淮，以断其脉。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金陵的雄气终不可掩。　〔3〕城南台：指雨花台。　〔4〕诗人登雨花台感悟历史，满怀郁塞，荒烟落日引起他“苍茫万古意”。　〔5〕石头城：故址在南京清凉山，本为楚金陵城，东汉建安年间，孙权在江边险要处筑石城，故名。“武骑”句：用孔范典事。《南史·孔范传》：贺若弼、韩擒虎率领数十万雄师将渡长江，佞臣孔范却对陈后主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陈后主笑以为然，遂不设防，结果做了隋军的俘虏。　〔6〕“黄旗”句：用孙皓典事。《三国志》注引《江表传》：刁玄诳说：“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吴主孙皓闻之，以为天命，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青盖往洛阳，行遇大雪，兵士寒病而死者甚众，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孙皓乃还。后孙皓降晋，举家西迁入洛。祥，吉凶的先兆。孙皓的北上徒留笑柄，故云“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句：用王濬

典事,《晋书·王濬传》:太康元年(280),王濬率军攻吴丹阳,吴人于江上险要处,置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王濬乃作大筏,筏遇铁锥,锥皆随筏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铁锁烧之,船行无所碍。〔7〕三国:魏、蜀、吴,这里指吴。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皆都建业,称为六朝。 〔8〕圣人:指朱元璋。起南国:朱元璋为濠州人,在乡从郭子兴起兵。这两句的意思是朱元璋平定了群雄割据的局面,使社会得到了安定。

晚登望都邑宫阙二首

其 一

落日登高望帝畿,龙蟠山下见龙飞[1]。
云霄双阙开黄道,烟村三宫接翠微[2]。
沙苑马闲秋猎罢,天街车斗晚朝归[3]。
明朝欲献升平颂,还逐仙班入琐闱[4]。

题 解

洪武二年(1369),高启在南京登高望都邑宫阙,感受新朝气象,内心充满喜悦和期待,写下这两首七律。诗既非应制而作,又非赠友,亦非社集唱和,其中传述的喜悦乃发自由衷。本篇描绘帝畿的磅礴气势,从"望"字着笔。首联写帝畿奇丽壮美,用了"龙飞"一词。颔联从云霄写开,铺展烟村、三宫与翠微群山交连的画卷。颈联写城中的一片升平景象,特写"秋猎",意味着没有征战讨伐,天下已太平了;特写"晚朝归",以见当政者的励精图治,从而绘出新朝欣欣向荣的气象。尾联写不禁想献上一篇升平颂,高歌于朝廷之上,可谓水到渠成。高启对入仕没有太多的兴趣,这

首诗反映了他对新朝的期待和因天下太平的欢欣鼓舞之情。

注 释

〔1〕帝畿:即京畿,这里指南京。龙蟠山,即钟山,《江宁形势》:"钟山龙蟠,石城虎踞。"龙飞:《易经·乾卦》:"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疏:"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后遂以龙飞指帝王的兴起。 〔2〕黄道:指帝王出游时所走的道路。李白《上之回》:"万乘出黄道,千骑扬彩虹。"王琦注:"萧士赟(yūn)曰:《前汉书·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黄道也。日,君象,故天子所行之道亦曰黄道。"三宫:指明堂、辟雍、灵台,张衡《东京赋》:"乃营三宫,布教颁常。"薛综注:"三宫,明堂、辟雍、灵台。" 〔3〕沙苑:在陕西大荔县南,临渭水,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其处宜于牧畜。《唐书·高祖纪》:武德六年(623),唐高祖李渊猎于沙苑。 〔4〕琐闱:镌刻连琐图案的宫中旁门,常指代宫廷,这里即指明朝宫廷。

其 二

秦金不厌气佳哉,紫盖黄旗此日开[1]。
残雪已销鸡鹊观,浮云不隐凤凰台[2]。
山如洛下层层出,江自巴中渺渺来[3]。
六代衣冠总成土[4],幸逢昌运莫兴哀。

题 解

此诗与前一首意脉贯通,稍不同的是写金陵山水,议论、描写、抒情相结合。相传秦始皇埋金镇压金陵"王气",高启则说"秦金"不压金陵之气。历史的阴霾如残雪消融,新的"春天"来临了,"浮云"将散,凤凰台的风姿难以再被遮掩了。颈联写放眼观去,

金陵诸山层次分明，长江自巴蜀浩浩而来，诗句含有四海之气尽归金陵的一层意思。回想六朝兴亡的历史，联系眼前的情景，诗人不打算以哀叹历史的调子以作结束，故云“幸逢昌运莫兴哀”。诗人因为朱明王朝“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杜甫《凤凰台》），心绪激动。

注 释

〔1〕秦金：相传秦始皇时，曾埋金玉杂宝于钟山，以镇压金陵的“王气”。厌：镇压。“紫盖”句，反用吴主孙皓黄旗入洛的典故，赞颂朱元璋顺应天命统一了大江南北。　〔2〕鸧(zhī)鹊：传说中的异鸟名。《拾遗记·后汉》：“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来贡异瑞，有鸟名鸧鹊，形高七尺，解人语。其国太平，则鸧鹊群翔。”鸧鹊观，为南朝楼阁名，在南京，范成大《己丑中秋寓宿玉堂》：“鸧鹊楼栏浮瑞气，凤凰城阙带新凉。”凤凰台，在南京西南杏花村中，相传宋元嘉时，有凤凰集于此山，遂筑台以表祥瑞。　〔3〕洛下：指洛阳城。江：指长江，大江自巴蜀岷山，合湘、汉、豫章诸水，过南京西南，经西北，东流入海。　〔4〕六代：即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

答余新郑

前年吴门初解兵，君别故国当西行[1]。
有司临门暮驱发，道路风雨啼孩婴。
仓黄不敢送出郭[2]，执手暂立怀忧惊。
我时虽幸脱锋镝[3]，乱后生事无堪营。
移家江上托地主，闲园借得亲钼耕[4]。
春朝起沐日照屋，野卉杂发鸣鹂鹒[5]。
思君万里不可见，对此涕泪如盆倾。
有壶当轩忍自酌，有句在卷邀谁评？

走投北郭问消息，一客为我言分明。
君初随例诣阙下，有旨谪徙钟离城[6]。
赍无囊金从无仆，弃家独去何惸惸[7]。
长淮黏天趣前渡，牙眼怖客浮鼍鲸[8]。
到州鞠躬谒太守，脱去官籍侪编氓。
城荒无屋寓来客，旋乞废地诛蓬荆[9]。
异乡何人恤同患？喜有杨子兼徐卿[10]。
日高破灶烟未起，闭户不绝吟诗声。
去年圣恩念逐客，特赐拂拭加朝缨[11]。
敕君赴汴听铨擢，路算旧驿犹千程。
沙河无雨夏云热，茅苇夹岸多蚊虻。
舟中感疠得下泄，刃搅肠腹闻咿嘤。
荒途无药相救疗，伏枕两旬几殒生。
终藉神明佑吉士，疾势渐脱身强轻。
一官署作新郑簿，捧檄已去询田更[12]。
我虽历历听客语，虚实未察忧难平。
初春天子下明诏，欲纂前史罗儒英[13]。
菲才亦辱使者召，辞谢不得来南京[14]。
日斜出局访君舍[15]，草满陋巷春泥晴。
入门小女识父友，延拜学诉艰难情。
且云父意念家远，新遣两卒来相迎。
须臾出君寄我札，上有秀句如瑰琼。
自陈前事颇一一，与客旧说无亏盈。
读终呼卒问彼土，卒言几年经战争。
河山萧条县虽小，民少奸诈多淳诚。
春秋古称郜子国，溱洧水活鲂鱼赪[16]。

雌兔咻咻草间走，雄雉角角桑颠鸣[17]。
谷深稀逢种田者，时有射户居山棚。
霜天赤枣收几斛[18]，剥食可当江南粳。
官来抚民务无事，鞭挂壁上无敲扑[19]。
寒厅吏散独坐啸，远对嵩少当檐楹[20]。
闻之离抱顿舒豁，如吸清露醒朝酲。
便因卒还寄君语，此邑小鲜聊试烹[21]。
幸逢昌朝勿自弃，愿更努力修嘉名！
吾皇亲手拥高簋，洒扫六合氛尘清[22]。
海中夷筐已入贡，陇外户版初来呈[23]。
大开明堂议礼乐，学士济济登蓬瀛[24]。
太庙冬烝荐朱瑟，千亩春藉垂青纮[25]。
用材不肯略疏贱，铢寸尽上天官衡[26]。
况君磊落抱奇器，不异一鹗秋空横[27]。
岂容久屈簿领下，天道始塞终当亨。
文章期君归黼黻，借问报政何时成[28]？

题 解

余尧臣、徐贲、杨基谪被押往南京时，高启含泪“仓黄不敢送出郭，执手暂立怀忧惊”。值得思索的是，高启诗集未留下送别之作。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这段往事的详切记载，就是这篇洪武二年(1369)所作的七言古诗。这首叙事诗从乱离一直写到时代清平，从友人远谪一直写到授职新朝，层层铺叙，一唱三叹。战乱与远谪是悲惨的，新朝呈现的种种气象又不无值得庆幸之处，故诗在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前半章叙悲，后半章志喜，笔法与同年赠给杨基的《赠杨荥阳》如出一辙。另外，值得回味的是，高启劝说

余尧臣“幸逢昌朝勿自弃，愿更努力修嘉名”，鼓励杨基“便应上金銮，立对被天眷”，指出入仕新朝是大展宏图难得的机遇，他本人却归思甚浓，“秋风楚潮满，归舸帆欲转”（《高青丘集》卷七《赠杨荥阳》）。这充满矛盾的诗句，确实能够反映高启此期复杂的心态。

注 释

〔1〕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平江城围既久，城中木石俱尽，张士诚兵溃，城遂破。据《平吴录》载，张士诚官属、将校及外郡流寓之人二十馀万，被送往建康。余尧臣作为张士诚的旧属，与家人被驱至南京。故国：这里指元朝，张士诚虽自称吴王，但高启并不承认张士诚的建制。　〔2〕黄：通“皇”，仓黄，即仓皇。郭：指苏州城郭。　〔3〕锋镝：刀刃和箭镞，这里指战争。　〔4〕金檀《高青丘年谱》载至正二十七年（1367），“乱后先生复移居江上”。高启《缶鸣集自序》：“近客江东之渚。”地主：杜甫《园官送菜》：“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此用其词。钽，同“锄”。　〔5〕鹒（gēng）：即鸧（cāng）鹒，黄鹂，也写作仓庚。　〔6〕这两句写余尧臣在南京听付发落，不久谪戍临濠。钟离：汉置锺离县，故城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二十里。金代改临淮，元复旧名，明改中立，又改为临淮。　〔7〕赍：持有，携带。惸（qióng）惸（qióng）：孤独的样子。　〔8〕趣：催促。牙眼怖客：化用韩愈《泷吏》：“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　〔9〕诛蓬荆：除去荆棘蓬草，意谓自建茅舍。　〔10〕杨子：指杨基；徐卿：指徐贲。二人与余尧臣同时谪临濠。　〔11〕洪武元年，余尧臣从谪所被释，特授新郑主簿，故有以下“敕君赴汴听铨擢”之句。　〔12〕新郑簿：新郑县主簿。田更（gēng）：田叟，明人王志坚《表异录·人物》：“田更，言其老而更事也，汉有三老五更。”　〔13〕洪武二年（1369）初召海内名士宿儒修《元史》。前史：指《元史》。　〔14〕“辞谢”句：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诏以金陵为南京。　〔15〕出局：从史局出来，时元史局设在天界寺。君舍：余尧臣寄家南京陋巷。　〔16〕郜：指郜国，周初封国，后为郑武公所灭，故地在今河南新郑一带。溱洧

水活:语自《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溱与洧,浏其清矣",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鲂(fáng)鱼赪(chēng):即"鲂鱼赪尾",语自《诗经·周南·汝坟》,毛传:"赪,赤也。鱼劳则尾赤。"朱熹集传:"鲂尾本白而今赤,则劳甚矣。"后因以形容困苦劳累。〔17〕雌兔咻咻:苏轼《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草中咻咻有寒兔。"雄雉角角:化用韩愈《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鸣"诗句。这两句与接下"谷深稀逢种田者,时有射户居山棚"之句,描写新郑荒凉的景状。〔18〕赤枣:红枣,新郑盛产小枣。〔19〕鞭:一种刑具。敲搒(péng):笞打。〔20〕嵩少:嵩山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21〕"此邑"句:用典:《老子》六十章:"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注:"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22〕吾皇:指朱元璋。簪,同"慧"。拥高簪:屈原《九歌·大司命》:"登九天兮抚慧星。"意为大司命升九天之上,抚持慧星,扫除邪恶。高启用此意赞美朱元璋统一全国。六合:宇内。〔23〕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以登位诏示海内外,安南国王陈日煃惧,翌年六月遣使朝贡。高丽国王表贺朱元璋即位。琉球国中山、山南、山北三王亦遣使朝贡。洪武二年(1369)四月,徐达进兵克陇州、秦州等地,遣冯胜进征临洮,李思齐举城降,庆阳平章姚晖开门纳降。〔24〕"大开"句: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命中书省及翰林院、太常寺定拟三礼,明年,再集议。同年九月,又议定朝会燕享舞乐之数。"学士"句:赞扬朱明王朝广纳贤士。蓬瀛:蓬莱、瀛州。登蓬瀛:登仙境,位列仙班,这里指朝内文人学士,人才济济。〔25〕冬烝(zhēng):指冬祭,班固《白虎通·宗庙》:"宗庙所以祭四岁何,……冬曰烝者,烝之为言众也,冬之物成者众。"朱瑟:《礼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协律郎冷谦考定宗庙雅乐音律及钟磬等器。第二年,更定太庙时享。"千亩"句: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谕廷臣:古者天子藉田千亩,以供粢馈,自经丧乱,其礼已废。朕莅祚以来,悉修先王之典,而藉田为先,欲首举行之,以为天下劝。翌年二月,躬耕藉田于南郊,《明史·礼志三》:"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纮(hóng):古代冠冕上的带子,由颔下向上系于笄,垂馀者为缨。

垂青纮,描写朱元璋躬耕的装束。　〔26〕“铢寸”句:犹言野无遗士。天官:《周礼》:“天官冢宰。”衡:铨衡,称量物体的轻重。　〔27〕一鹗秋空横:典出《后汉书·庞参传》:庞参,字仲达,初为校令,坐法输作,御史中丞樊准上书荐之曰:“鸷鸟累百,不如一鹗。”　〔28〕黼(fǔ)黻(fú):华美貌。报政:报闻政绩,《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报政周公。”

奉天殿进元史

诏预编摩辱主知,布衣亦得拜龙墀[1]。
书成一代存殷鉴,朝列千官备汉仪[2]。
漏尽秋城催仗早,烛光晓殿卷帘迟[3]。
时清机务应多暇,阁下从容幸一披。

题解

洪武二年(1369)八月,《元史》成,李善长等人奉表以进,朱元璋在奉天殿接见高启等人。高启对此心存感激,颈联上句写编纂《元史》是一代文明盛事,下句赞歌朱明驱逐元朝异族统治,确立汉官威仪。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朱元璋在时清之际将《元史》“从容幸一披”,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此结句可谓含义深远。奉天殿,朱元璋建于吴元年九月。

注释

〔1〕编摩:犹言编集。龙墀:即丹墀,指宫殿的赤色台阶或赤色地面。　〔2〕殷鉴:亦作“殷监”,谓殷人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后泛指可以借鉴的史事。《从信录》:朱元璋诏修《元史》,开局天界寺,谕曰:“今命尔等纂修,以

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汉仪：汉官威仪，语出《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行司隶校尉，署僚属，时三辅吏士见之，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3〕仗：指仗仪。《仪卫志》：朝会之仗，分为五仗，皆带刀捉仗，列于东西廊下，每日以四十六人立内廊阁外，号曰内仗，朝罢放仗，天子出则有细仗黄麾仗。卷帘：指帝王卷帘引见群臣。这两句写朱元璋勤于国政。

天界玩月 并序

洪武二年八月十三日，《元史》成，中书表进，诏赐纂修之士一十六人银币，且引对奖谕，擢授庶职，老病者，则赐归于乡。阅二日中秋，诸君以史事甫成，而佳节适至，又乐上赐之优渥，而惜同局之将违也，乃即所寓天界佛寺之中庭，置酒为玩月之赏，分韵赋诗，以纪其事，启得衢字云。

圣主念前鉴〔1〕，述作征名儒。
群来高馆间，厕迹愧我愚〔2〕。
孰谓此责轻，毫端有褒诛。
书成进丹陛〔3〕，召对共拜趋。
去留虽不同，雨露均沾濡。
已淹三时劳〔4〕，可废一夕娱？
况逢端正月〔5〕，当空照眉须。
流光满金界〔6〕，境与人间殊。
广庭布长筵，嘉肴荐芳腴。
岂唯多士集，亦有名僧俱。
兴酣贵形忘，谐笑不复拘。
觞行岂辞勤，仰看转斗枢。
明晨即分袂〔7〕，此乐诚须臾。

人生四海间，相见皆友于[8]。
不知谁使令，流荡无根株。
忽然此相遇，旋复成天隅[9]。
愿各崇令名，逍遥步亨衢[10]。
明年复见月，相忆当长吁。

题解

《元史》进呈御览。中秋夜，史馆同仁聚于天界寺，高启诗以纪述这次盛会。诗序称“诏赐纂修之士一十六人银币”，据《明史·文苑传一》，十六人是指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赵壎。

注释

〔1〕圣主：指朱元璋。前鉴：意为前代之鉴。朱元璋诏修《元史》，以垂鉴戒，高启《奉天殿进元史》：“书成一代存殷鉴。”　〔2〕厕迹：厕身其中。〔3〕“书成”句：洪武二年（1369）八月，《元史》成，李善长等人奉表以进。〔4〕淹：停留，拖延。三时：高启等人修史，自春徂秋，历六月始成。〔5〕端正月：指中秋明月，韩愈《和崔舍人咏月二十韵》：“三秋端正月，今夜出东溟。”　〔6〕金界：佛地，佛寺，这里指天界寺。　〔7〕分袂：分别。此句遥承“去留虽不同”。　〔8〕友于：兄弟友爱。《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　〔9〕天隅：天涯海角，此指分别。　〔10〕令名：嘉名，美誉。鲍照《行京口至竹里》：“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亨衢：通达的大道。《易·大畜》：“何天之衢，亨。”孔颖达疏：“乃天之衢亨，无所不通也。”

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

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1]。

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2]。
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3]。
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4]。

题解

洪武二年(1369)四月，常遇春、冯宗异率明军入陕西，元将李思齐投降，陕西平定。秋天前后，高启送别沈左司随汪广洋赴陕西之任，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律。此诗与《清明呈馆中诸公》堪称高启七律的代表作。诗人怀着喜悦自豪之情，盛赞国家的统一，三、四句，尤为警句。胡应麟、沈德潜盛推此诗。《明诗别裁》评曰："音节气味，格律词华，无不入妙。《青邱集》中为金和玉节。"左司，中书省左丞属官，掌管捧节、奉使事。汪参政，指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人，元末进士，朱元璋召为元帅府令史，累迁至江西参政。洪武元年(1368)任中书省参政，次年出为陕西参政。擢右丞，被劾归，召还，封忠勤伯，拜右丞相。左迁广东参政，召为御史大夫，复拜右丞相。洪武十二年(1379)，坐贬广南，途中赐死。有《凤池吟稿》十卷。分省陕西，指出管中书分省的陕西行省。

注释

〔1〕重臣：指汪广洋。分陕：语自《公羊传》："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后来王朝中央官员出任地方长官，也称分陕。台端：指御史台，汪广洋由御史中丞出任陕西参政。〔2〕四塞河山：关中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四塞险阻，《汉书·项羽本纪》："关中阻山河四塞。"版籍：版图户籍。归版籍，指统一关中。明军收复陕西，结束了元朝近百年的统治，尽复汉人衣冠，故云"百年父老见衣冠"。
〔3〕函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东北，关中与东方交通的要隘。听鸡

度:《史记·孟尝君传》:孟尝君逃离秦国,夜半至函谷关,关法规定鸡鸣始放行人,孟尝君门客有善鸡鸣者,遂度关。华岳:西岳华山,在陕西东部,北临渭河平原,以险峻著称。这两句想象友人途中怀古、游观的情景。

〔4〕江左:江东,长江下游以东地区,此指南京一带。长安:用作指帝都。

京师尝吴粳

新粳粲如玉,远漕来中吴[1]。
初尝爱精糱[2],想出官田租。
我本东皋民,少年习耕钼[3]。
霜天万穗熟,恣啄从饥乌。
日暮刈获归,妻孥共欢呼[4]。
茅屋夜舂急,风雨江村孤。
晨炊满家香,荐以出网鲈。
如今幸蒙恩,遨游在南都。
门前半区田,别来想已芜。
长年盗寸廪[5],补报一事无。
投匕忽叹息,饱食惭农夫。

题解

洪武二年(1369),高启在京尝到吴中漕运来的新米,眼前浮现出与妻子农耕的乐景,担心家中薄田荒芜,又想到食君俸禄而碌碌一事无成,惭愧不安,投箸不能食。

注释

〔1〕漕:漕运,水运曰漕。中吴:即吴中。　〔2〕精糱(zuò):舂过的精

米,《说文》:“糦,粝米一斛舂为九斗曰糦。” 〔3〕东皋:东边向阳的高地,泛指田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耕钽:耕作。 〔4〕刈获:收割,收获。妻孥:亦作“妻帑”,指妻子和子女,《诗经·小雅·常棣》:“宜尔家室,乐尔妻帑。” 〔5〕盗寸廪:指食官禄。苏轼《监试呈诸试官》:“我本山中人,寒苦盗寸廪。”

送金判官之吴江

送客常苦愁,送君愁最剧。
地为江上县,近我乡中宅。
霜晴橘熟秋[1],水冷枫飘夕。
难逐去帆东,京华坐微役[2]。

题 解

《元史》成,高启留南京教功臣子弟。本篇为这一年的秋天送别金判官赴任吴江所作。大地寒凝,霜晴水冷,高启思归甚苦。诗开句直诉愁肠,三、四句点明原由是送客往吴江,“近我乡中宅”,自己因“微役”滞于京华。诗句格调清冷,思绪缠绵,舒缓有致,将一片乡思渲染得十分浓郁。

注 释

〔1〕“霜晴”句:太湖东西洞庭山,以产橘著称。《吴郡志》:“真柑出洞庭东、西山,柑虽橘类,而其品特高。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 〔2〕京华:京师。坐:因为,由于。微役:指高启奉命在京教授功臣弟子。

送周四孝廉后酒醒夜闻雁声

别时酒忽醒,客去唯空舍。

风雪雁声来，寒生石城夜[1]。
遥忆渡江船，正泊枫林下。

题解

本篇洪武二年(1369)作于南京。高启送别友人，由于不忍别离，酩酊大醉，但沉醉终究是短暂的，醒来看客去舍空，是一种怎样的孤独难奈！此际凄厉的雁声传来，更凭添几多愁绪，白门寒意越来越重，诗人不寐的心仿佛随着友人征帆一起停泊在枫林下。“正泊枫林下”巧妙地化用了“江枫渔火对愁眠”，“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意。全诗愁思浓郁，凝重而不滞结。

注释

〔1〕石城，指南京，见前注。

送谢恭

凉风起江海，万树尽秋声。
摇落岂堪别[1]，踌躇空复情。
帆过京口渡，砧响石头城[2]。
为客归宜早，高堂白发生[3]。

题解

谢恭，字元功，长洲人，谢徽之弟。高启与谢徽同时应召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共授翰林编修，七月又同时辞归返吴中。此诗当作于洪武二年(1369)秋，抒写归乡之思和送别之苦。开句烘

写悲凉景状,“万树尽秋声”,极具感染力。王夫之《明诗评选》评曰:“刻削化尽,大气独昌,正使寻声索色者不得涯际。”

注 释

〔1〕摇落: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见《秋日江居写怀七首》诗注。 〔2〕京口:在今江苏丹徒县,以京岘山得名。石头城:南京的别称,见前注。 〔3〕“高堂”句:化用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答 内 寄

落月入晓闺,相思不须啼。
我非秋胡子,君岂苏秦妻[1]?
风从故乡来,吹诗达京县。
读之见君心,宁徒见君面[2]。
拔草不易绝,割水终难开[3]。
行云会有时,飞下巫阳台[4]。
莫信长安道,花枝满楼好。
白马系春风[5],离愁坐将老。

题 解

高启的妻子周氏出身于青丘巨室,不仅娴惠善解人意,而且还能赋诗。这首答内之作,洪武二年(1369)写于南京。有趣的是,高启以谐谑的诗笔,抒发别后相思之情,“我非秋胡子,君岂苏秦妻”,“莫信长安道,花枝满楼好”,非但没有冲淡诗意,而且还将夫妻真情、离愁别绪更为真切地传达出来。

注 释

〔1〕“我非”句:用秋胡典故。《列女传》:鲁有节妇,婚后五日,丈夫秋胡子宦于陈,五年乃归,见路旁有美妇采桑,下车戏之,归至家,其母呼其妇,乃前所见采桑女子,秋胡子自惭,妻子投河死。乐府有《秋胡戏》,元杂剧有《秋胡戏妻》。“君岂”句:用苏秦典故。《战国策》:苏秦游说秦王不果,疲馁而归,妻不下机杼,及苏秦贵为六国相,妻不敢仰视。 〔2〕这两句意思是读妻子寄来的诗句,不仅如睹其面,更见妻子心迹。 〔3〕这两句写相忆之情割不断,理还乱。 〔4〕这两句化用巫山云雨典故。《高唐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5〕“白马”句:化用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禁 中 雪

君王元尚俭,台殿忽琼瑶[1]。
环素疑宫沼,飞花缀苑条。
坊鸡惊曙早[2],仗马喜寒骄。
金扇开时看,丹墀扫后朝[3]。
台司呈贺表[4],乐部奏仙谣。
须信阳光近,都先别处消。

题 解

高启在南京不到二年的时间,写下不少颂圣的作品,收入《凤台集》。明初,刘基、宋濂等人都有大量的颂圣、应制之作,相较而

言，以高启作品浮辞较少一些。这首五律作于洪武二年(1369)冬，是高启颂圣的一篇代表作，风格含蓄稳重。

注 释

〔1〕君王：指朱元璋。琼瑶：指仙境。这两句的意思是君王尚俭黜奢，台殿忽然变成琼楼玉宇，原来是一场瑞雪降临，装饰了整个宫殿。 〔2〕"坊鸡"句：由于下雪的缘故，坊鸡报鸣较往日也早了一些。 〔3〕金扇：即金翅扇，古代帝王、官员仪仗中的遮蔽之具。丹墀：宫殿的赤色台阶或赤色地面，《宋书·百官志上》："殿以胡粉涂壁，画古贤烈士，以丹朱色地，谓之丹墀。" 〔4〕台司：指御史台职司。贺表：祥瑞奏表。

真氏女 并序

余在史馆日，谈次有言姚文公承旨翰林时，尝饮玉堂，有侍妾闽语者，询之，乃真文忠公裔孙也，父为筦库[1]，负县官钱，鬻之以偿，遂流于娼家。公愍之，白于执政，落其籍，以嫁院吏黄棣。棣后至显官。同馆之士闻之，多赋诗者，余亦为作一首。

妾恨非缇萦，上书动天子。
自鬻偿县官，幸得脱父死[2]。
谁知故相家，失身居狭斜[3]。
遂令园中柏，翻作道旁花。
当筵唱《金缕》，朔客惊闽语[4]。
相问忽相怜，开笼放鹦鹉[5]。
弃置舞衣裳，新理嫁时装。

良人身作吏，不是贩茶商[6]。
花钗映罗扇，初与郎相见。
贵贱古难常，妾心那敢怨。
愿郎去作官，莫掌官钱谷[7]。
生子但生男，家门免多辱。

题解

此诗作于洪武二年(1369)。贝琼《真真曲》稍晚出于此诗，诗序亦载真氏女事："姚文公为承旨时，一日玉堂燕集，声伎毕奏。有真真者，操南音。公疑而问之，泣对曰：'妾建宁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库于济宁，坐盗用县官财，卖妾以偿，遂流落倡家。'公悯之，遣使白丞相三宝奴为落籍。且谓翰林属官黄棣曰：'汝无妻，以此姬配汝。吾即其父也。'赀装皆出于公。棣字棣华，后官至翰林待制。"

注释

〔1〕筦(guǎn)：同"管"。　〔2〕以上四句，用汉代孝女缇萦典事。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系长安狱，其少女缇萦随父至长安，上书请入身为官婢，以赎父罪。帝怜之，为除肉刑，意乃得免，见《史记·孝文本纪》。　〔3〕这两句写真真出身仕宦之家，而流落娼家。贝琼《真真曲》："妾本建宁女，远出西山翁"，"永为倡家妇，遂属梨园工。"　〔4〕《金缕》：《金缕曲》、《金缕衣》的省称。朔客：朔，指北方，姚文公为闽人，仕于北方，故曰朔客。　〔5〕"开笼"句：典出《唐书·新罗传》："贞观五年，(新罗王)献女乐二。太宗曰：'比林邑献鹦鹉，言思乡，丐还，况于人乎？'付使者归之。"这里的意思是替歌妓真真落籍，贝琼《真真曲》："遣使白丞相，削籍归旧京"，"鸳鸯并玉树，鹦鹉开金笼。"　〔6〕良人：指黄棣，为翰林院属官，贝琼《真真曲》："小史三十馀，勿恨相如穷。""不是"句，化用白居易《琵琶行》："老大

嫁作商人妇。”　〔7〕官:管理。

早至阙下候朝

月明立傍御沟桥,半启宫门未放朝。
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1]。

简 析

这首七绝作于洪武二年(1369)。《凤台集》多是抒写乡思离愁、颂圣应制、酬和赠答、登临感怀的作品,因此,这首写洪武建国之初官场形态的诗,便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诗中冷笔写丞相的炙手可热,从中可以感受高启与官场的“离异”心态。王夫之《明诗评选》评曰:“只此已生光怪。李、蓝、汪、胡之死,于此可觇,故曰可以观。‘忽传’二字带下,粗豪尽见矣。”

注 释

〔1〕驺吏:骑马的随从。丞相:辅佐君主的最高行政长官,战国秦悼王二年始置左右丞相,秦以后各朝,时废时设。洪武元年,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这里指李善长。火城如昼,《唐国史补》:“每元日、每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至五六百炬者,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

甘 露 寺

胜地江山壮,名林岁月遥。
刹藏京口树,钟送海门潮[1]。

月黑龙光发，天清蜃气销。
何当寻很石[2]，闲坐话前朝。

题解

甘露寺在镇江北固山上，吴甘露中建，内有梁武帝所书“天下第一江山”。洪武三年(1370)，高启曾赋《重过甘露寺》。本篇作于洪武二年(1369)前后，绘写“天下第一江山”的雄气，笔势健宕。

注释

〔1〕京口：在苏丹县，见前注。海门，属通州。　〔2〕很石：或作“狠石”，在甘露寺内，石状如羊，相传诸葛亮坐其上，与孙权商讨破曹军之计。

京师苦寒

北风怒发浮云昏，积阴惨惨愁乾坤。
龙蛇蛰泥兽入穴，怪石冻裂生皴痕。
临沧观下飞雪满，横江渡口惊涛奔[1]。
空山万木尽立死，未觉阳气回深根[2]。
茅檐老父坐无褐，举首但望开朝暾[3]。
苦寒如此岂宜客，嗟我岁晚飘羁魂[4]！
寻常在舍信可乐，床头每有松醪存[5]。
山中炭贱地炉暖，儿女环坐忘卑尊。
鸟飞亦断况来友，十日不敢开衡门。
揭来京师每晨出，强逐车马朝天阍[6]。
归时颜色黯如土，破屋暝作饥鸢蹲。
陌头酒价虽苦贵，一斗三百谁能论[7]？

急呼取醉径高卧，布被絮薄终难温。
却思健儿戍西北，千里积雪连昆仑。
河冰踏碎马蹄热，夜斫坚垒收羌浑[8]。
书生只解弄口颊[9]，无力可报朝廷恩。
不如早上乞身疏，一蓑归钓江南村。

题 解

原注："洪武己酉。"己酉，洪武二年(1369)，本篇作于是年冬。所写虽是京师苦寒难耐，实际上抒发的则是不耐于被束缚、驱役的痛苦。诗中多用谐谑、夸张的手法，"怪石冻裂生皴痕"，用夸张手法极写寒冷；"归时颜色黯如土，破屋暝作饥鸢蹲"，"书生只解弄口颊，无力可报朝廷恩"，用谐谑手法自嘲。高启渴望早日脱离官场，诗中表现出与新朝"离异"的心态。

注 释

〔1〕临沧观：在今江苏江宁县南，三国时吴建，晋安帝隆安中丹阳尹司马恢之重修，名新亭，东晋名士王导等人喜游宴于此。横江渡口：在安徽和县东南，对江南之采石，为津渡处，李白有《横江词》。　〔2〕阳气：暖气，生长之气，《管子·形势解》："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　〔3〕朝(zhāo)暾(tūn)：刚出升的太阳。　〔4〕"嗟我"句：意近戴叔伦《过柳州》："羁魂愁似绝。"此下诗句笔调转入回思往事。　〔5〕松醪：用松脂或松花酿制的酒，唐人戎昱《送张秀才之长沙》："松醪能醉客，慎勿滞湘潭。"　〔6〕天阍：天门，宫门。　〔7〕"一斗"句：化用杜甫《逼仄行》："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8〕斫：击。羌：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四川一带。浑：吐谷浑的省称。羌浑：泛指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苏轼《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浑。""夜斫"句：具体是指明军在西北一带与蒙古军队的战事。

〔9〕弄口颊：意为卖弄口舌。这两句是说健儿守边犹可建功，作为一介书生只懂得“弄口颊”，于国家终无所补，故接云“不如早上乞身疏”。

客舍夜坐

楼角声残锁禁城，灯花半落夜寒生。
啼鸦上井惊风散，残雪窗前助月明。
清世莫嗟人寂寞，中年渐怯岁峥嵘〔1〕。
酒杯诗卷吾家物，客里相亲倍有情。

题解

本篇盖作于洪武二年(1369)冬高启“客居”京华之际。楼角声残，禁城关锁紧闭，诗人寂然独坐，没有“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澹适，凛人的夜寒加重了他的人生苦涩。井上啼鸦在风中惊散，残雪使明月更加凄清。在“清时”叹嗟人生寂寞是不是不协调？高启心中充满矛盾。可是寂寞又潜滋暗长，藏在心底，将会愈来愈重。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说高启诗中‘惊’字出现频率之高为前人诗作中所少见，诗人在写景状物时，常烘托一种凄清的气氛，而“惊”字的运用，则增入恐惧、颤动的因素，这其实是诗人主观心境的反映，产生源于与幻灭感俱来的失落感和危机感。有时在平静、闲适的环境，忽然插入“惊”字，显示出不谐调的气氛。这种孤独、凄厉、惊悸的艺术形象，与杨维桢诗中常见的外射、恣纵的艺术形象不同，它更多表现了诗人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敏感。这段评论极是精到，此诗吐写“清世”的忧郁、孤独，即有“啼鸦上井惊风散”之句。

注 释

〔1〕清世莫嗟人寂寞，中年渐怯岁峥嵘：清世，清平的时代，这里指洪武初。“中年”句，化用鲍照《舞鹤赋》：“岁峥嵘而愁暮。”

池上雁

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1]。
冥飞惜未高，偶为弋者取。
幸来君园中，华沼得游处[2]。
虽蒙惠养恩，饱饲贷庖煮[3]。
终焉怀惭惊，不复少容与[4]。
耿耿宵光迟，撼撼寒响聚[5]。
风露秋丛阴，孤宿敛残羽。
岂无凫与鹜，相顾非旧侣。
朔漠饶燕云，梦泽多楚雨[6]。
遐乡万里外，哀鸣每延伫。
犹怀主恩深，未忍轻远举。
傥令寄边音，申报聊自许[7]。

题 解

本篇作于南京。“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乃诗人心灵的自白。高启自愧就像冥飞未高的雁儿那样被捕获，养于园中，虽饱饲而终怀“惭惊”，孤宿园中，感受风露，哀鸣延伫，由于主人的厚恩，未忍轻易离去，然而又多么希望被放还山林。全诗通体用比喻，咏物写心。

注释

〔1〕畜:豢养。江渚:江岸,江洲。　〔2〕华沼:华池。韦应物《贾常侍林亭燕集》:“绿林蔼已布,华沼澹不流。”　〔3〕饱饲贷庖煮:贷:取代。〔4〕少:少顷,短暂。容与:从容闲舒貌,《楚辞·九歌·湘夫人》:“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5〕耿耿:明亮貌。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摄(she 四声)摄(shè):落叶之声。　〔6〕梦泽:即云梦泽,李白《大猎赋序》:“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大半。”　〔7〕“傥令”句:用苏武典故。苏武使匈奴,汉天子求苏武归,单于诡言苏武已死,常惠教汉使者说天子射于上林,得雁,足有系帛书,言苏武等在某泽中。苏武始得归,见《汉书·苏武传》。

我　昔

我昔在家日,有乐不自知。
及兹出门游,始复思往时。
贫贱为客难,寝食不获宜。
异乡寡俦侣,童仆相拥持。
天性本至慵,强使赋《载驰》[1]。
发言恐有忤,蹈足虑近危。
人生贵安逸,壮游亦奚为。
何当谢斯役,归守东冈陂。

题解

本篇作于南京。高启对出仕没有太多的兴趣,一方面他觉得“至慵”的天性与之不相合,来京是“强使”之然。另一方面,他觉察到了新朝的阴暗面:君主刚愎自用,功臣飞扬跋扈,不免产生

"发言恐有忤，蹈足虑近危"的忧惧。诗以"我昔"为题，追昔感今，向往适意的人生，居危思安，所抒写的归隐之意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注 释

〔1〕《载驰》：见《诗经·鄘风》，中有"女子善怀，亦各有行"，"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之句。"强使"句，意思是应征非出于本意。

丫 髻 峰

双绾云鬟作髻鬌，小姑当日嫁谁家[1]？
云滋细草头梳发，风动奇芳鬓插花[2]。
鸾镜夜凭松挂月，凤钗春待竹生芽[3]。
行人莫起阳台念[4]，云雨无情路更赊。

题 解

这首七律写丫髻峰的秀媚景色，通体用譬喻、拟人手法，妙趣横生。开句将丫髻峰比作一位双绾云鬟的文静少女。三、四句以细草喻秀发，得云雾滋润，以见姿质之美；奇芳喻头上插花，风动花摇，以见姿态之美。唐人姚合《题宣义池亭》云："细草乱如发，幽禽鸣似弦。"姚合写乱，写动，高启写静，写整，各臻其妙。五、六句写山色，将松月比作鸾镜，将竹芽比作凤钗，生动有趣。七、八句告诫山行之客莫要贪看美景，山中云雨无常，道路漫长，乃是借写人来反衬山色。全诗句句妙喻，令人忍俊不禁。丫髻峰，在溧阳县北，两峰如发髻，故名。本篇作于洪武二、三年(1369－1370)间往返南京途中。

注 释

〔1〕髻鬌(zhuā):即鬌髻,梳在头顶两旁的髻。小姑:小孤山的别称,在江西彭泽县北,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俚俗转孤为姑。江侧有一石矶,谓之彭浪矶,遂转为彭郎矶云。彭郎者,小姑婿也。” 〔2〕这两句以细草喻秀发,以奇芳喻鬟花,绘写丫髻峰的妩媚多姿。 〔3〕这两句以鸾镜比松间明月,以凤钗喻春芽,描写山中的景色。 〔4〕阳台:用巫山云雨典事,见前注。“行人”句:叮嘱行人不要留恋山色。

赠前进士夏尚之归宜春

凄凉庾开府,老去复如何[1]?
故国归鸿少,新朝振鹭多[2]。
菊荒应自叹,《麦秀》竟谁歌[3]?
相送堪愁思,萧萧楚水波。

题 解

元明鼎革,对士人心灵的冲击远没有宋元易代来得那样强烈,那样造成遗民与贰臣及新贵之间种种纷杂冲突和尖锐矛盾,也不像后来的明清易代那样,造成了许多“两截人”。不过,既然是易代,当然少不了易代之思与易代之悲。高启在元末写过渴望元朝“中兴”的诗句,易代后他不愿掩藏这段真实的情感,认为如果“轻易”忘记过去,就无所谓正直了。所以,在明初许多人纷纷投效新朝时,他则保留了一些“旧朝”的思想“尾巴”。“故国归鸿少,新朝振鹭多”反映的是明初的实况,高启不免“菊荒自叹”,质问“《麦秀》竟谁歌”? 由此不难理解开句的深意了。高启借咏庾

信暮年的沉吟自艾，曲折地批评了明初那些只要仕进，而置“道义”于不顾者。这自然也是称赞了将归宜春的元末进士夏尚之。诗句比较含蓄，毕竟高启所留恋的并不是元王朝本身，而且在新朝鼎兴之际，高声怀旧也是应有所顾忌的。这首五律作于南京。

注 释

〔1〕庾开府：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仕于梁，袭爵武康县侯。梁亡，仕魏为弘农守，迁骠骑大将，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义城县侯，多有哀感仕于贰朝之作。　〔2〕故国：指元朝。归鸿：喻故国士子隐居不仕新朝。新朝，指明朝。振鹭：语自《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雝。”郑玄笺：“洁白之士群集于君之朝。”这里喻故国士子仕于新朝。　〔3〕“菊荒”句：化用陶潜《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意思是隐士既稀，菊径难免荒芜。“《麦秀》”句：用箕子典故。《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见宫室毁坏，遍生禾黍，伤心欲哭而不能，赋《麦秀》以歌咏之。这两句的意思是士人争仕新朝，还有谁哀怜故国呢？

送前国子王助教归临川

去国独依依，羁臣泪满衣[1]。
梦中燕月远，望里楚山微[2]。
世变人惊老，身全诏许归。
舟前枫叶落，应到故园扉。

题 解

本篇作于洪武二、三年（1369－1370）间。高启在新朝不惮于交接前元士子，为其人生唱一曲悲歌，这本身就需要胆量。洪武

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国子助教王氏被系羁,后蒙诏释归。高启诗中既写王氏的不幸,也伤叹元朝的结局,同时感慨王氏眷恋旧朝之思。开句便刻画了一个"去国独依依"的羁臣形象,以一个"独"字标示王氏的气格。王氏的遭际可悲可叹,所幸的是得以全身而归,免于斧锧或流放之苦。结句祝愿王氏早归故园,情调悲凉。国子助教,古代的学官,协助国子祭酒、国子博士教授生徒。

注 释

〔1〕依依:恋恋不舍之貌。羁臣:羁系之臣,此指曾任元朝国子助教王氏。　〔2〕"梦中"句:暗写元朝灭亡,故国已遥。"望里"句:含蓄地使用了南冠楚囚的典故,《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

奉游西园命赋二题

象

海山巨兽堪乘战[1],番使前年远来献。
宝缨缠络锦襜垂,拜舞如人向金殿[2]。
仙仗时巡出凤城,銮舆频驾不曾惊。
有牙莫畏焚躯祸[3],天子深仁爱尔生。

题 解

高启在京所作应制诗数量不算多,此二首堪称代表。前一首咏象,落笔在于颂扬仁爱;后一首咏鹿,落笔在颂扬武功。前者寓

有深意，后者颂圣，不一味“糊心眯目”地阿谀和歌功颂德，此其可贵之处。

注 释

〔1〕海山巨兽：指象。　〔2〕这两句写象的装扮和象舞。《岭表录异》：蛮王请汉使于百花楼前设舞象，优人引一象入，以金羁络头，锦襜垂身，随章音节拍踏舞。锦襜(chān)：锦色短披。　〔3〕“有牙”句，用象齿焚身典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鹿

日暖呦呦草际鸣，养驯未省见人惊。
云山别却衔芝侣[1]，来向未栏花下行。
旧毛雪白新茸绿，曾在宜春苑中畜[2]。
几人逐走向中原，输与吾皇称疾足[3]。

注 释

〔1〕衔芝侣：指野鹿。　〔2〕“曾在”句：金檀引郑嵎《津阳门诗》注：“上尝于芙蓉园中获白鹿，山人王旻识之曰：‘此汉时鹿也。’上异之，令左右周视之，乃于角际雪毛中得铜牌子，刻之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移于北山，目之曰仙客。”　〔3〕吾皇：指朱元璋。这两句颂圣，用逐鹿中原典故，《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尝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寄题安庆城楼

层构初成百战终，凭高应喜楚氛空[1]。

山随粉堞连云起[2]，江引清淮与海通。
远客帆樯秋水外，残兵鼓角夕阳中。
时清莫问英雄事，回首长烟灭去鸿。

题解

七律作于洪武二、三年(1369－1370)间。诗题中的“安庆”既是地名，也暗示着诗旨。前四句写群雄割据不复存在，江山统一，江河畅通无阻。颈联写战后的萧条，引起下句“时清莫问英雄事”的感慨，希望历史不再重演。元末，安庆在战乱中受到严重破坏。至正十八年(1358)，陈友谅陷安庆，元守将淮南行省右丞余阙死之。此后五年间，朱元璋、陈友谅军队围绕安庆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事，安庆屡经易手。诗人之所以对安庆城楼的修建产生如此复杂的感受，是因为安庆城俨然是世乱的一个缩影。

注释

〔1〕安庆是朱元璋、陈友谅等群雄割据争战的中心之一，安庆城楼的修建，宣告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战事的一个终结，故曰“层构初成百战终”。战争硝烟退去，值得喜庆，故有“楚氛空”之语。楚氛甚恶，语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伯夙谓赵孟曰：‘楚氛甚恶，惧难。’”杜预注：“氛，气也。言楚有袭晋之气。”　〔2〕粉堞：用白垩涂刷的女墙。

金华郑叔车父仲舒仕燕十年不得闻，元年，南北既通，叔车即往寻省，至京师遇焉，时仲舒方卧病，叔车侍养久之，仲舒命归祀先茔，将行赋诗送之

天北天南久泪垂，相逢阙下竟谁期？
远兵阻道才通日，孝子寻亲乍见时。

尝药未忘忧戚戚，扫松还作去迟迟。
人间我愿从今定，骨肉都无更别离。

题 解

这首七律写于南京，纪叙世乱平定后郑仲舒父子久别重逢的一段感人之事，发出积郁已久的呼声："人间我愿从今定，骨肉都无更别离。"这种声音体现了明初民众真切的愿望。

煮石山房为金华山人赋

山人不饭粳稻香，笑指白石为糇粮[1]。
金华之石犹可食，元是旧牧初平羊[2]。
荆榛拾归夜深煮，自言久服能轻举[3]。
但令随处有云根[4]，不问青天旱无雨。
我生无力耕西畴，砚田欲枯抱饥忧[5]。
便当从君学此术，绝胜乞米监河侯[6]。

题 解

叶以诚，金华山人，隐于医，以煮石名其山房。高启为作《煮石山房记》说："自宴享饮食之礼废，而人之奉养无节，割鲜炙肥，极海陆之珍以相侈尚，罄万钱于一餐，备百牢于一献，外则困众人之力，内则伤五脏之和，卒至于废其家国而丧其身，与夫不甘粗粝，遂隳其操，轻冒危辱，以营口腹之嗜者，皆往往而是也。而方士居穷岩绝谷之中，禁斥甘腴，啖粗矿之物，卒岁而不厌，亦难能之士哉！金华叶山人卖药吴城南，题其室曰煮石山房。……予方有役于世，未能从山人以学，则虽有言，未足以知山人服食之妙

也。故独以所感世者书之，使或有因予言而少警者，去淫靡而乐澹泊，亦岂非山人之志哉？”（《鬼藻集》卷一）诗文对读，此诗意显而易见。从“予方有役有世”推断，诗作于洪武二、三年（1369－1370）间。

注释

〔1〕糇（hóu）粮：干粮。白石为糇粮，即煮石，旧传方士烧煮白石为粮。葛洪《神仙传·白石先生》：“尝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2〕“元是”句：用黄初平传说，《神仙传》：丹溪人黄初平，年十五，牧羊时被一道士带到金华山中，住四十馀年。其兄初起，山中寻找，相见后初平告诉他羊在山的东面。初起往视之，但见白石。初平与俱往，叱曰：羊起！白石尽变为羊数万头。　〔3〕轻举：飞升。　〔4〕云根：即山石，见《虎丘》诗注。贾岛《题李凝幽居》：“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5〕砚田：指靠教读、笔墨谋生。　〔6〕乞米监河侯：用涸辙之鲋典故，见《送陈秀州》诗注。

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

前歌《蜀道难》，后歌《偪仄行》[1]。
商声激烈出破屋[2]，林乌夜起邻人惊。
我愁寂寞正欲眠，听此起坐心茫然。
高歌隔舍如相和[3]，双泪迸落青灯前。
李供奉，杜拾遗[4]，当时流落俱堪悲。
严公欲杀力士怒[5]，白门江海长忧饥。
二子高才且如此，君今与我将何为？

题 解

此诗洪武三年(1370)作于南京,借李、杜诗歌浇心中块垒。谢太史,指谢徽,字元懿,长洲人。与高启同时应召修元史,翌年与高启同授翰林编修,七月擢吏部郎中,力辞不就,归里。复起国子助教。有《兰庭集》六卷。

注 释

〔1〕《蜀道难》:为李白乐府名篇,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偪仄行》:为杜甫七言歌行名篇,诗云:"偪仄何偪仄,我居巷南子巷北。" 〔2〕商:五音之一,五音为宫、商、角、徵、羽,商声悲壮激烈。〔3〕相和:一唱一答,意思是李、杜诗篇神理贯通,如相和而歌。 〔4〕李供奉:李白曾任翰林供奉。唐玄宗时设翰林供奉,以备宫中应制。《旧唐书·文苑传》:天宝初,李白至长安,"贺知章言于明皇,诏供奉翰林"。杜拾遗: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至凤翔见肃宗,拜左拾遗。左拾遗,为谏官,属门下省。〔5〕严公:指严武。《新唐书·杜甫传》:杜甫入蜀,依剑南节度使严武,傲慢疏放,严武衔恨杜甫,欲杀之,杜甫侥幸得脱。力士:指高力士,唐玄宗宠幸的宦官,《松窗录》:唐玄宗召见李白,李白令高力士为脱靴,高力士耻之。

望家人不至,效西昆体

凤凰台下彩云赊[1],日暮青山特地遮。
画舫远汀迷柳树,翠衾孤馆怨梅花。
佳人下蔡徒倾国,倦客长安自忆家[2]。
未省春前来得否,陌头几度卜琵琶[3]。

题 解

本篇洪武三年(1370)作于南京,时家人尚未至京。所谓"效西昆体",指诗在体格上仿效宋初西昆体。北宋杨亿与钱惟演、刘筠等人相唱和之诗编为《西昆酬唱集》,号称西昆体。西昆本指秘阁藏书之所。杨亿等人曾在皇家藏书秘阁参编《册府元龟》,其唱和诗以歌咏宴饮,咏物、咏史及咏男女情爱为主,追求用典丰缛,属对工整,下字丽艳,标榜学习李商隐,但馆阁气太重,难免堆砌、空洞。洪武三年(1370)二月,高启授职翰林院编修,写下这首"效西昆体"的作品,亦非偶然。不过,此诗仅是取西昆格调,诗中浓重的思念之情,与舒缓优容的调子,显得不怎么和谐,自然也称不上仿效得惟妙惟肖了。

注 释

〔1〕凤凰台:在南京,见前注。赊:犹言空远,杨炯《送李庶子致仕还洛》:"原野烟氛匝,关河游望赊。"　〔2〕下蔡:故城在今安徽凤台县。《文选》录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吕延济注:"阳城,下蔡,楚之二郡名,盖贵人所居,中多美人。"后因以下蔡指贵族萃集之地或丽人众多之所。阮籍《咏怀》诗二:"倾城迷下蔡。"倦客:高启自况。这两句的意思是无意留恋京师繁华,博得贵人一笑。　〔3〕卜琵琶:高启《忆远曲》:"客中谁为缝春衣,陌头空问琵琶卜。"(《高青丘集》卷二)金檀引《妖巫传》注云:"张鹫(zhuó)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人郭司法质焉。其家士女填门,饷遗满道。"

喜家人至京

家人远来如我归,骨肉已是乡园非[1]。
妻羸女病想行苦[2],尘土覆面风吹衣。
装车日暮解牛轭[3],呼烛买酒敲邻扉。

客怀乍见不得语，一室相对情依依。
忆昨初蒙使者征，远别田舍来京畿。
小臣微贱等虮虱[4]，召对上殿瞻天威。
诏从太史校金匮，每旦珥笔趋彤闱[5]。
春游禁苑侍鹤驾，冬祀泰畤随龙旂[6]。
有时青坊坐陪讲[7]，宫壶满赐沾恩辉。
草茅被宠已逾分，不才宁免诮与讥。
海鸟那知享钟鼓，野马终惧遭笼羁[8]。
江湖浩荡故山远，归梦每逐鸿南飞。
常时出院就空馆，僮仆愁对语者稀。
知君在舍亦岑寂，岁暮雨雪吟蜷蜴[9]。
今宵得见信可乐，如获美馔饱我饥。
但忧兄姊尚远隔，言笑未了仍嘘唏[10]。
何当乞还弃手版，重理吴榜寻渔矶[11]。
门前亲种一顷稻，婢供井臼妻鸣机。
秋来租税送县毕，村酒可醉鸡豚肥。
谁言此愿未易遂，圣泽甚沛宁终违？

题 解

洪武三年(1370)，家人至京，高启悲喜交加，写下此诗。看到“妻羸女病”，诗人有说不出的辛酸，与妻子乍相见竟不能语，“一室相对情依依”，抒写细致委婉，传神动人。接下二十句，荡开笔端，回思离家后的经历和心绪。“今宵得见信可乐”以下诗句写归隐的心愿。娓娓道来，真切自然。

注 释

〔1〕“骨肉”句:意思是一家人虽然骨肉团圆,但却不是在故园。〔2〕这两句暗含妻女生计艰辛的意思,只是不忍明言道出。　〔3〕牛轭(è):牛拉车时驾在脖子上的器具。　〔4〕蚍虱:意为微小不足道。卢仝《月蚀诗》:“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祷再拜额摺沙土中。地上蚍虱臣仝告诉帝天皇。”此用其词。　〔5〕太史:明初,修史之职归翰林院,俗称翰林为太史。金匮:意为藏书,见前注。珥笔:古代史官上朝,常插笔冠侧,以便记录,谓之珥笔。彤闱:朱漆宫门,借指宫廷。　〔6〕鹤驾:指太子之驾,《列仙传》:周灵王太子晋在缑氏山乘白鹤升仙。故太子之驾又称鹤驾。泰畤(zhì):祭天地及古代帝王之所。《说文》:“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也。”龙旂(qí):亦作“龙旗”,画有两龙蟠结的旗帜,天子仪仗之一。　〔7〕青坊:指太子官署。　〔8〕海鸟、野马皆自喻语。“海鸟”句:《庄子·外篇》:“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羁(jī):马络头。笼羁,犹言笼络。　〔9〕蚳(yī)蜮(wēi):鼠妇虫,俗称地鸡、地虱,潮虫科,体椭圆形,灰褐色。　〔10〕嘘唏:悲泣抽噎。　〔11〕手版:古人用简策记事,在君主前,以笏记事,后代用手板。韩愈《赠张籍》:“昨因有缘事,上马插手版。”吴榜:大棹,划船工具,常用来指船。

自天界寺移寓钟山里

移寓钟山里〔1〕,开轩见翠微。
寺僧违乍远,邻父识犹稀。
爱读明开牖,防偷固设扉〔2〕。
谁言新舍好,毕竟不如归。

题　解

洪武三年(1370),高启从天界寺移家钟山,本篇作于此际。

钟山景色清幽，然不无遗憾的是，与友人往来不便。新居虽好，毕竟不如故园，移居钟山，看似隐居，仍不过是“寄人篱下”的生计，这种生活不完全属于自己，故云“毕竟不如归”。

注 释

〔1〕“移寓”句：《高青丘年谱》：洪武三年“先生移家至金陵，去天界迁寓钟山里第”。　〔2〕明开牖：即开牖明。固设扉：即设扉固。

衍师见访钟山里第

风雨孤舟寄一僧，远烦相觅到金陵。
青衫愧逐尘中马，白拂看麾座上蝇[1]。
事去南朝犹有恨，梦归北郭已无凭[2]。
文章何用虚叨禄，只合从师问上乘[3]。

题 解

洪武三年(1370)，僧道衍来南京，到钟山见访高启。高启与道衍论诗，为作《独庵集序》。本篇颇具顿悟的意味，生活感受很深，用笔也很巧妙。高启面对道衍自觉惭愧，前一句用“尘中马”喻人生奔竞不止，不得清闲自在；下一句对以“座上蝇”，是蝇蝇苟苟的意思。诗人看到友人拂挥座上蝇，愧意更浓。尾联指出文字是写心的，而非用来博得一官的，这与强调文章经世济用者很是不同。这首七律“圆转透彻”，可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姚广孝(1335－1418)，名道衍，字斯道，长洲人。北郭十子之一。十四岁出家为僧，从灵应观道士席应真习兵法，深得其学。洪武初，以高僧征。十五年(1382)，在燕王朱棣府籍中。靖难中为朱

棣赞助秘划。朱棣即位，为僧录左善世，特授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姚姓，赐名广孝。有《逃虚子集》。

注 释

〔1〕尘中马：喻尘世奔波。座上蝇：喻嗜逐微小名利。　〔2〕南朝：指宋、齐、梁、陈，皆建都金陵，此借指金陵。北郭：指苏州北郭，高启家族移吴，世居北郭，元末，高启与道衍等人又结北郭诗社于此。　〔3〕上乘：上乘禅，佛家认为此心即佛，本来清净，顿悟自心而修者，是上乘禅。

春日忆江上二首

其　二

新蒲正绿乳鸟鸣，水没鱼梁宿雨晴。
看近清明沉种日[1]，野人何事不归耕？

题 解

这首绝句写作时间，当在洪武三年(1370)任翰林编修之际。

注 释

〔1〕沉种，即浸种，用清水浸泡种子发芽。

春日忆江上

柳下春潮没旧矶，草堂犹在掩荆扉。
如今归梦休为蝶，化为轻鸥度水飞。

题 解

这首七绝当作于洪武三年(1370)。高启妻女来南京,故云:"草堂犹在掩荆扉。"与家人团圆,高启思乡之情未减,后两句写归梦休要化作蝶,让人魂牵梦绕,不如化为轻鸥,度水飞回乡园,思致精妙,抒情真切。

晓出趋朝

正冠出门早,杳杳钟初歇[1]。
嘶骑踏严霜,惊鸦起残月。
逶迤度九陌,窈窕瞻双阙[2]。
长卿本疏慢[3],深愧陪朝谒。

题 解

本篇作于洪武三年(1370),写上早朝的"特殊"感受。高启早朝,披严霜戴残月,毫无兴奋感,反觉得疏漫的个性与之不相合。

注 释

〔1〕杳杳:犹言依稀。　〔2〕逶迤:曲折貌。九陌:原指汉长安城的九条大道,后泛指都城的大道。窈窕:远离貌。双阙:这里指宫殿两边高台上的楼观。　〔3〕"长卿"句:《世说新语》:"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

早出钟山门未开,立候久之

关吏收鱼钥,趋朝阻向晨[1]。

忘鸣鸡睡熟，倦立马嘶频。
柝静霜飞堞，钟来月堕津[2]。
可怜同候者，多是未闲人！

题解

入仕给高启带来复杂的人生感受。他受到朱元璋眷顾，参与一系列大型仪礼祭祀活动，加入“颂圣”文人的行列。诗人偶有喜悦，但更多的是迷惑。这首洪武三年(1370)所作的五律渲泻的便是入仕带给他的诸多困惑与怨艾。候立早朝，诗人感受不到荣耀，恭敬为牢骚所取代，三、四句使用谐谑手法，不自写苦顿和不情愿，而写晨鸡贪睡忘了报晓，倦马不堪其苦频频嘶鸣，由此构成一种有趣的自嘲。同样有趣的还有结句，不自叹辛苦，而叹同候者。

注释

〔1〕这两句写很早去上朝，阻于门外。鱼钥：鱼形的门钥。欧阳修《清明赐新火》：“鱼钥侵晨放九门，天街一骑走红尘。”　〔2〕堞：指城墙。津：指天河。

清明呈馆中诸公

新烟著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夸[1]。
白下有山皆绕郭[2]，清明无客不思家。
卞侯墓上迷芳草，卢女门前暎落花[3]。
喜得故人同待诏[4]，拟沽春酒醉京华。

题解

洪武三年(1370)清明日,高启写下这首神韵摇曳的七律,后人推为一时佳作。王士禛亟赏此诗,《香祖笔记》卷二称"白下"、"清明"之句,与曹学佺"春光白下无多日,夜月黄河第几湾",程嘉燧"瓜步江空微有雨,秣陵天远不宜秋"的诗句,皆"神韵凑泊"。诗中借用地名以见神韵,钱钟书《谈艺录》评说唐人作诗用地名"尚有用意","明人学唐,纯取气象之大"。由此诗以观,似不可一概而论。

注释

〔1〕新烟:寒食禁烟火,清明节新点烟火,称新烟。禁垣:皇宫城墙,指宫中。杏酪:古人寒食节,煮麦粥,研杏仁为酪,以饧沃之。　〔2〕白下:南京的别称,晋咸宁三年(328),陶侃率军讨苏峻至石头城,于白石筑垒。后人于此建白下城,故址在今南京市金川门外。唐武德九年(626),改金陵为白下,后遂为南京的别称。　〔3〕卞侯:即卞壸,字望之。晋怀帝时为著作郎,明帝时官至尚书令,成帝立,与庾亮一同辅政,在讨伐苏峻的叛乱中力战而死。见《晋书·卞壸传》。卞壸墓在南京,卢女:即莫愁,古乐府中所传善于歌谣的女子,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南京有莫愁湖,《江宁府志》:莫愁湖在三山门外,昔有妓莫愁居此。暎:同"映",映照。　〔4〕待诏:翰林院属官,掌管校对章疏、文史。故人:指长洲谢徽,洪武三年(1370)二月,与高启同授翰林编修。

春　来

客愁拟向春来减,春到愁翻倍旧时。
走马已无年少乐,听莺空有故园思。

日光皎皎浓熏草，风力飐飐缓堕丝[1]。
辟历沟南酒家路[2]，共谁来往问花枝。

题解

辟历沟，在钟山南麓，《江宁府志》："宋时三月三日祓濯于此。"由此推断，本篇作于洪武移寓钟山后的春天。去年冬，高启在京赋诗每每自称"客中"、"客居"、"倦客"，《望家人不至，效西昆体》云："倦客长安自忆家。"《京师苦寒》云："苦寒如此岂宜客，嗟我岁晚飘羁魂！"诗人希望春天到来，苦绪得到减缓，不想春来后苦绪更剧，隽永的诗句不免有些沉重感。

注释

〔1〕皎(jiǎo)皎(jiǎo)：洁白明亮貌。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昭昭天宇阔，皎皎川上平。"熏，同"薰"。薰草，即蕙草，俗名佩兰。堕丝，指柳枝。飐飐：飘扬飞舞貌。　〔2〕辟历沟，即霹雳沟，在钟山南麓，乃士人喜爱的修禊、祓濯之地。

金陵喜逢董炯并送还武昌

兵后匆匆记别离，两年音问不相知。
武昌楼下初来日，幕府山前忽见时[1]。
上国花开同醉少[2]，大江潮落归独迟。
莫嗟握手还分手，此会此前岂有期？

题解

这首七律作于洪武三年(1370)。尾联以"此会此前岂有期"

来消解“握手还分手”的伤嗟，实际上是加重了离别之思，因为，这让人想起了遥遥不知其期的后会。董卿，生平不详。

注 释

〔1〕“武昌”句：用庾亮典事。《晋书·庾亮传》：庾亮在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楼，庾亮继至，众人将起避之，庾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幕府山：在江宁北长江南岸，《舆地纪胜》：晋元帝初过江，丞相王导建幕府其上，因名。　〔2〕上国：指京师，这里指南京。

京师寓廨三首

其 一

谁言旧隐非？静里且相依。
绿树城通苑，青山寺对扉。
官闲休直早，客久梦还稀。
是物春来典？唯存旧赐衣[1]。

题 解

这三首五律作于洪武三年(1370)任翰林编修之际。本篇前四句写“吏隐”之意，三、四句对仗精工，情韵萧澹。后四句写官闲无事，生活清贫，客久思归，想到典卖朝赐之衣，诗句风趣，心境旷达。

注 释

〔1〕是物春来典？唯存旧赐衣：是物，犹言何物。典：典当，典卖。赐衣，

指御赐之衣。这两句化用杜甫《曲江二首》之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其　二

几夜频听雨[1],经春不见花。
蘼芜青渚燕,杨柳白门鸦[2]。
拙宦危机远,工吟癖性加。
闲坊车马少[3],不似住京华。

题　解

思归不得的高启在京努力营构“吏隐”的生活。连夜的春雨使他有些焦急。雨住后,诗人细切地体味着青渚边的燕飞、白门柳丛中的鸦啼。任职翰院,远离政治危机,“不似住京华”,面对如此春色,高启诗兴正浓,从中分明感到了一些快意。

注　释

〔1〕听雨:韩偓《闻雨》:“香侵蔽膝夜寒轻,闻雨伤春梦不成。”
〔2〕蘼芜:又名江蓠,叶似当归,香似白芷,茎叶靡弱而繁芜,因名,《玉台新咏》录佚名《古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杨柳”句,化用李白《相和歌辞·杨叛儿》诗句:“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　〔3〕坊:官署。

其　三

寂寞过芳时,幽怀只自知。
袖无投相刺[1],篋有寄僧诗。

鼠迹尘凝帐，蛙声雨到池。
疏慵堪置散[2]，不敢怨名卑。

题 解

如果说第一首诗写照吏隐，多少表现了游离新朝恩宠之外的心态，第二首写照吏隐，有庆幸拙宦远离“危机”的意思，本篇写照“吏隐”，便有抒发“幽怀”的特点。笔调细巧冷隽，接近贾岛、皮日休、陆龟蒙，五、六句将“鼠迹”揽入笔端，亦近贾岛的苦吟。幽怀与疏慵自非一事，然而有时候幽怀不得不借疏慵以出。高启的幽怀，正是不羁于世俗、名利，不甘于堕于尘网，所谓“鼠迹尘凝帐”，非故作幽冷、尖巧，而是“疏狂”个性的真实写照。

注 释

〔1〕投刺：投递名贴。相：丞相，借指权贵。　〔2〕散：闲散之职。

送顾式归吴

顾君野王孙，与我生共县[1]。
故乡未曾识，却在他乡见。
留连忽东还，长揖袖诗卷。
自言吴中好，稻熟湖蟹贱。
欲卧烟雨舟，醉读三高传[2]。
余方谬通籍[3]，讲帷近清殿。
故园岂不怀，君恩正深恋。
远欲谢乡人，殷勤附君便。

题解

本篇作于洪武三年(1370)。“余方谬通籍”指是年二月授职翰林之事。

注释

〔1〕顾野王(519－581):字希冯,吴县人,出身吴地望族,博学多才,擅长经史,仕于陈,累迁黄门侍郎,光禄卿。《明史》、《列朝诗集》等文献称高启长洲人,未确。这两句诗为高启里籍在吴县的一则明证。　〔2〕三高:吴中有三高祠,奉祀范蠡、张翰、陆龟蒙。《吴郡志》卷十三:“三高祠,在吴江县垂虹桥南。”　〔3〕通籍:指入仕。

御沟观鹅

白雪泛金塘[1],群翻动曙光。
危栖翘独趾,乱啄引修吭[2]。
池中鹄可并,廷内鹭难行[3]。
自怜观咏者,江湖兴未忘。

题解

高启不垂恋功名利禄,虽有济世之志,然在明初政治环境下,他清晰意识到理想很难实现,入仕留给他更多的是难以忍受的牢笼。这首五言古作于洪武三年(1370)。诗人在御沟看鹅,体味“廷内鹭难行”,自叹“江湖兴未忘”。一生只负江湖梦的表白,体现了他入仕后的心态。

注释

〔1〕白雪:喻御沟群鹅。　〔2〕乱啀(shà):水禽争食貌。修吭:即长颈,修,细长;吭,喉咙。　〔3〕"廷内"句:《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雝。"《禽经》:"粲粲雍雍,鸿仪鹭序。"意为白鹭小不逾大,飞行有秩序。这句诗的意思是,白鹭在廷内难以展翅,抒写了对入仕的特殊感受。

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歌

妖儿初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阳院[1]。
诸藩从此拥连城,朝贡皆停事攻战。
岐王已去梁王来,长安宫阙生蒿莱[2]。
天目山前异人出,金戈双举风烟开[3]。
罗平恶鸟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4]。
归来父老拜旌旗,酾酒搥牛宴乡里[5]。
打毬骏马骄春风,锦袍玉带真英雄[6]。
诏书特赐誓终始,黄金镂字旌殊功。
虎符龙节彤弓矢[7],后嗣犹令赦三死。
尽言恩宠冠当时,天府丹书未逾此[8]。
摩挲旧物四百年,古色满面凝苍烟。
天祐宰相署名在[9],寻思再读心茫然。
古来保族须忠节,受此几人还覆灭。
王家勋业至今传,不在区区一方铁。
人生富贵知几时?泰山作砺徒相期[10]。
行人曾过表忠观[11],风雨断蘚埋残碑。

题 解

汉高祖制金书铁券,封赐功臣,或称丹书铁券。洪武三年,朱

元璋将赐功臣铁券，天台钱尚德（字允一）奉诏进呈钱镠铁券御览。高启此诗作于洪武三年(1370)，大半篇幅咏史，“寻思再读心茫然”以下八句笔锋陡转，感叹历史变幻，人生富贵不会因“铁券”保持永久，“泰山作砺徒相期”，“风雨断蘚埋残碑”，深寓感慨兴亡之意。这样的诗句，与当时许多赞颂朱元璋封赐铁券的作品，颇有相同。在明初能发出此语，确实需要过人的胆略。钱镠(852－932)，唐末临安人，字具美，小名婆留。少任侠，率乡兵镇压黄巢义军，归董昌为裨将。董昌反，钱镠执之，昭宗封其镇海镇东军节度使，赐铁券，旋封越王，又封吴王。唐亡，后梁朱温封之吴越国王，改元天宝，为十国之一。卒谥武肃。传至其孙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归于宋，国除。

注 释

〔1〕妖儿：指黄巢义军。《旧唐书·郑畋传》：“畋曰：‘妖贼百万，横行天下。”《新唐书·黄巢传》：黄巢僭位，号大齐。及其兵败，方镇兵入虏掠大内，惟含元殿独存。“天子”句：《旧唐书·昭宗纪》：光化三年(900)，昭宗被刘季述等人囚禁，刘季述矫诏令太子即位，以昭宗为太上皇，将少阳院更名问安宫。　〔2〕岐王：指李茂贞。《五代史·李茂贞传》：昭宗出居华州，遣宰相孙偓出兵讨李茂贞，韩建为茂贞请，乃止，久之，加李茂贞尚书令，封岐王。天复元年(901)，韩全诲与李茂贞之子继筠等劫昭宗幸凤翔，梁军围之逾年，天复三年(903)，与梁约和。梁围解，天子虽得出，然梁遂劫之东迁，而唐亡。〔3〕天目山：在临安，上有二峰，峰顶各有一池，若左右目，故名。异人：指钱镠，临安人，生平见题解。金戈：合之即是一个钱字。　〔4〕“罗平”句：用罗平恶鸟典故。《新唐书·五行志》：“咸通中，吴越有异鸟极大，四目三足，鸣山林，其声曰‘罗平’。占曰：‘国有兵，人相食。’”“犀弩”句：用钱镠射潮的典故。《十国春秋·武肃王世家》：钱镠筑捍海石塘，江涛汹涌，版筑不就，钱镠令架强弩五百以射潮，潮为顿敛，遂定其基。　〔5〕钱镠归里，置酒高

会，父老男妇八十岁以上者用金尊，百岁者用玉尊，钱镠执爵上寿，赋《巡衣锦军制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成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　〔6〕这两句用典。《新五代史·吴越世家》：钱镠遣使奉表诣大梁，梁太祖问钱镠平生所好，使者答曰："好玉带、名马。"梁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带一匣，御马十匹赐之。　〔7〕虎符：古代帝王授予臣下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为虎形。龙节：龙形符节，《周礼·地官·掌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符，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彤弓矢：朱漆弓矢，古代天子用以赐有功的诸侯或大臣使专主征伐。《书·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孔传："诸侯有大功，赐弓矢，然后专征伐。"　〔8〕天府丹书：指汉高祖刘邦赐功臣铁券。《汉书·高帝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　〔9〕天祐：唐哀帝李柷年号。寻思：《明诗综》、《明诗别裁》均作"寻文"。　〔10〕泰山作砺：用汉初典事。《汉书·功臣表》：汉高祖封爵，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钱肃王铁券誓辞："长河有如带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怨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这两句诗的意思人生富贵不可能靠铁券保持长久。　〔11〕表忠观：宋熙宁间，使钱氏之孙道士钱自然治其祠坟，宋神宗赐名表忠观。

京师秋兴次谢太史韵

柳外秋风起御河，京华客子意如何？
伎同南郭知应滥，俸比东方愧已多[1]。
梁寺钟来残月落[2]，汉宫砧断早鸿过。
不材幸得同趋阙，几度珊珊候晓珂[3]。

题解

本篇作于洪武三年(1370)新秋之际。在南京间,高启与谢徽相知最契。高启此诗不主摹拟,感赋人生和仕宦之情,“京华客子”体现了他对入仕“角色”的特别认识。诗中自嘲说立于庙堂不过是南郭滥竽充数,食君微禄即已有愧,在朝度日如年,尾联用“珊珊”一词形容候朝的情形,别有一番韵味。高启、谢徽俱在壮年,其行动迟缓生于“客子”心态,受官网牢笼,难免表现出消极来。在写下此诗不到一月,高启就与谢徽一起辞职归隐吴中了。

注 释

〔1〕伎:通“技”。“伎同”句,用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典事,见《韩非子》。东方:东方朔,《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俸禄甚薄,戏言将尽诛汉武帝宠幸的侏儒,武帝召问,对曰:侏儒长三尺馀,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馀,亦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武帝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2〕梁寺:即萧寺。梁武帝萧衍好佛,李肇《唐国史补》卷中:“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萧’字存焉。”后人因称佛寺为萧寺。李贺《马》诗十九:“萧寺驮经马,元从竺国来。” 〔3〕珊珊:通“跚跚”,见本篇题解。

寓感二十首

其 三

盛衰迭乘运,天道果谁亲?
自古争中原,白骨遍荆榛。
乾坤动杀机,流祸及蒸民[1]。
生聚亦已艰,一朝忽胥沦。
阳和既代序[2],严霜变肃晨。

大运有自然，彼苍非不仁。
咄咄堪叹嗟，沧溟亦沙尘[3]。

题解

这组五言古诗，盖在洪武三年(1370)作于南京。本篇为第三首，叹写元明鼎革。诗中肯定世道盛衰变化是有常理的，《论语》云："道不远人。"天道不忍弃苍生不顾，战乱浩劫如历史云烟，渐渐逝去，一切复归平静。诗人怀着对明王朝的感激，歌颂"大运有自然，彼苍非不仁"，这种乐观寄托着诗人对和平美好的期待。

注释

〔1〕蒸民：百姓。《孟子·告子上》："《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2〕阳和：指春天的暖气。〔3〕"沧溟"句：用典。葛洪《神仙传·王远》："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

其 九

揽辔登太行，遥望洛北州[1]。
崤函正西峙[2]，黄河复东流。
百城无遗堵，云烟莽相缪[3]。
朝作冠盖场，暮为狐兔丘[4]。
昔人争此地，干戈迭相仇。
当其得意时，连陌拥鸣驺。
百年奄忽尽[5]，魂魄空来游。
曷见采芝叟，冥栖无所求[6]。

题解

诗中感叹历史，指出争夺土地者不惜“干戈迭相仇”，得意时连陌拥骑，死后终不过是孤魂游鬼。历史就这样简单地重复着“朝作冠盖场，暮为狐兔丘”。血腥的争掠和骄人的权势似乎都是无聊的自嘲。诗句讽刺辛辣，蕴意深刻。

注释

〔1〕太行：太行山，起河南济源，北入山西晋城，迤向东北。洛北州：洛北诸州县。　〔2〕崤函：崤山和函谷关。　〔3〕缪：缠绕。　〔4〕冠盖：指显贵者的冠服和车乘，冠，礼帽；盖，车盖。狐兔丘：狐兔奔走之丘，即荒丘。　〔5〕奄忽：倏忽。　〔6〕采芝：摘采灵芝，古人以芝草为神草，服之长生，故常以采芝指求仙或隐居。冥栖：幽隐。

其十三

驽马放田野，志本在丰草。
偶遇执策人，驱上千里道。
顾非乘黄姿，岂足辱君皂[1]？
负重力不任，哀鸣望穹昊。
奈何相逢者，犹羡羁络好。

题解

这是一首譬喻巧妙的写心之作。开句自譬“驽马”，志在“丰草”，十分偶然地被驱上千里征途，所谓自感“负重”，“力不任”，其实是不甘于牢笼。可笑的是，世人对此还怀有羡慕。诗句各有

所指。驽马志在丰草,写照隐居之志;驱上千里道,写照召修元史之事;负重力不任,写照在京的苦绪。诗人终于不耐其苦,辞归故里。高启志在"丰草",按他的话说,就是追求"道存"的远大理想,正如《寓感》诗一所云:"唯当乘大化,逍遥随所归。"

注 释

〔1〕乘黄:传说中的神马,《管子·小匡》:"地出乘黄。"尹知章注:"乘黄,神马也。"后用以指御马。皂:古称马十二匹为一皂,《周礼·夏官》:"乘马一师四圉,三乘为皂。"君:指朱元璋。高启自比驽马,故有"岂足辱君皂"之语。

其 十 八

千秋取丞相,一语悟君衷[1]。
长孺多谠言,白头摈居东[2]。
人命有通塞,主听无违从。
失如鱼去波,得若云遇龙。
会合感冥相,佳期谅难逢!
卞生未闻道,无事涕沾胸[3]。

题 解

本篇感写君主反复无常,深衷难测。高启屡屡赞歌朱元璋的大度、开明,这当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看法。高启深感个性很难与朱元璋的"极权"意志相适应。士人命运的通与塞,都掌握在君主手中,违则"失如鱼去波",顺则"得若云遇龙"。朱元璋的独断专行破灭了他的"钧天一梦",使其自感遭遇与元初的赵子昂有些

类似:“立仗元来不用鸣。”这也是他后来力辞户部侍郎的一个重要原因。结句遥承开句,用卞和的典故,指出卞和一意孤行,不明其中道理,所以一再受到摧折。开句醒人耳目,结句发人深省。

注 释

〔1〕千秋:指车千秋,原姓田。君衷:帝王的深衷。这两句典出《汉书·车千秋传》:太子为江充所谮败,车千秋为讼冤说: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有何罪?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汉武帝召见而悦之,立拜千秋为大鸿胪。　〔2〕谠言:直论。这两句用典。《汉书·汲黯传》:汲黯位列九卿时,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公孙弘官至丞相封侯,张汤任御史大夫,黯仍为丞史,觐见时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帝不悦,汲黯终官淮阳太守。　〔3〕卞生:指楚人卞和。《韩非子》:卞和得玉璞于山中,献楚厉王,王以为诈,砍其左足。楚武王即位,再献之,又以为诳,砍其右足。楚文王即位,卞和抱璞哭于楚山,三日三夜,泪尽继之以血。文王使人理其璞而得宝,命曰“和氏之璧”。这两句的意思是卞和献玉,屡遭摧折,其实是不悟“佳期谅难逢”的道理。

其十九

南山多浮云,北山有高树[1]。
因风暂来依,风回复飞去。
兄弟满四海,几人此相遇?
握手交百欢,分襟滋千虑[2]。
踪迹不可常,无为嗟去住。

通 解

本篇洒宕胸臆,抒写不羁的个性,形象鲜明。诗中喻譬精妙,

自比“浮云”，将洪武新朝比作高树，高树不易攀及，“浮云”因“风”而来，非出于本意。所谓“风”，喻指修史一事。“风回复飞去”也有具体所指，诗人来京前就决定史成即返乡里。“浮云”，意近高启自号的“浮槎”，荡游天地，乘风往返，不拘世俗名利。“踪迹不可常”，既是安慰友人不要为离别伤怀，又别有深意。“踪迹”遥承“浮云”，谓“浮云”常依高树，便失却本意，况且依泊“高树”，还有“高树多悲风”的忧虑。

注 释

〔1〕浮云：喻隐士。高树，喻朱明新政权。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高启虽不以高树喻环境险虞，但亦含有这种担忧。

〔2〕分襟：即分别。

其 二 十

鸿鹄横四海，鹪鹩恋蓬榛[1]。
长松凌风烟，小草亦自春[2]。
各禀造化育，逍遥适其真。
无将赫赫者，下比栖栖人[3]。

题 解

世人多向往一举千里的鸿鹄、高凌风烟的松柏，而轻视垂恋一枝的鹪鹩、山间默默无闻小草。左思《咏史》其八赞称：“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高启也强调“各禀造化”，小草自有春色，鹪鹩自得偃然之乐，他甘为小草、鹪鹩，即使遭世人耻笑，也不愿放弃“逍遥适真”。此诗可谓高启告别朱明王朝的一个宣言。

注 释

〔1〕“鸿鹄”句:《汉书·张良传》:“高祖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鹪鹩”句:《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2〕“小草”句:意为小草自春色。自春:杜甫《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此用其词。 〔3〕赫赫:显赫貌,《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栖栖:孤寂零落貌,白居易《胶漆契》:“陋巷饥寒士,出门甚栖栖。”

重游甘露寺

晓色苍苍宿雨收,倚天楼阁喜重游。
云来云去山如旧,潮落潮生江自流。
天上曾闻甘露降,庭中长见雨花浮。
江山千古情无尽,人往人还自白头。

题 解

本篇为洪武三年(1370)重过甘露寺所作。高启《甘露寺》有“刹藏京口树,钟送海门潮”之句,以雄健取胜。本篇以情韵摇曳取胜,读“云来云去山如旧,潮落潮生江自流”,“江山千情无尽,人往人还自白头”,人们很容易想起张若虚横绝千古的《春江花月夜》和刘希夷荡情怡性的《代悲白头翁》。高启不仅从唐人那里借来绚烂的外衣,而且还融化自己的复杂情感和人生体验,故能荡人心神。王达《听雨楼诸贤记》说:“季迪诗,得唐人体裁,语精而意圆,句稳而情畅,虽前辈有所不及焉。”

辞户曹后东还，始出都门有作

诏贰民曹出禁林，陈辞因得解朝簪[1]。
臣材自信元难称，圣泽谁言尚未深[2]。
远水江花秋艇去，长河宫树晓钟沉。
还乡何事行犹缓，为有区区恋阙心。

题 解

洪武三年(1370)七月，高启力辞户部右侍郎，获准归里。临出都门，思绪纷然，写下这首七律。高启归梦成真，然而他却有些犹豫了。“远水江花秋艇去，长河宫树晓钟沉”，入仕之梦就这样渐去渐远，高启知道这一去将不会再回头，“远水”、“长河”，皆因心情的沉重而显得流动缓缓。诗人自问“还乡何事行犹缓”？又自答说：“为有区区恋阙心。”“恋阙”决非是垂恋名利。经世济用的想法不时地跳出来折磨他。徘徊在归隐与入仕之间，徘徊在官网与自由之间，高启最终选择了归隐和自由。

注 释

〔1〕贰：辅佐，助理。民曹：汉成帝初置，隋时定名为民部，唐代避李世民讳，称户部。武洪三年七月，高启授户部右侍郎，故云“诏贰民曹”。解朝簪，犹言辞职。高启力辞户部任，放归。　〔2〕高启《志梦》：“(洪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有控马驰召余二人，上御阙楼俟焉。既见，奖谕良久，面拜启户部侍郎，玄懿(谢徽)吏部郎中。启以年少未习理财，且不敢聚膺重任，辞去。玄懿亦辞。上即俞允。各赐内币白金，命左丞相宣国公给牒放还于乡。”(《凫藻集》卷五)

过白鹤溪

昨发白鹭洲，今过白鹤溪[1]。
溪流几回转，只在晋陵西[2]。
月出女犹浣，云深猿自啼。
茅峰虽咫尺[3]，无计蹑丹梯。

题解

高启往南京修史，过常州白鹤溪，阻雨道中。《白鹤溪阻雨》倾吐哀怨说："漠漠穷阴岁欲阑，却携孤棹别乡关。雨添白鹤溪头水，雪变金陵道上山。自叹无心云漫出，应嗟倦翮鸟知还。浮生扰扰成何事？赢得星星两鬓班。"（《高青丘集》卷十五）返乡途中重过白鹤溪，心境则颇不相同，没有了往时的窘迫、仓促、郁闷，笔下诗句清丽，色调新隽。《明诗评选》评曰："声情俱备，遂欲左挹玄晖，右拍太白。"

注释

〔1〕白鹭洲：在江宁县西南大江中，与新林浦相对。这里以白鹭洲指南京。白鹤溪：在常州武进县西南二十里，北通运河，南入滆湖。　〔2〕晋陵：指常州。晋置毗陵郡，寻改晋陵，唐为常州晋陵郡。　〔3〕茅峰：茅山，在句容县界，相传茅君得道于此，为道书第八洞天。

归吴至枫桥

遥看城郭尚疑非，不见青山旧塔微。

官秩加身应谬得，乡音到耳是真归。
夕阳寺掩啼乌在，秋水桥空乳鸭飞。
寄语里阎休复羡，锦衣今已作荷衣[1]。

题 解

原注："旧有塔，今废。"洪武三年(1370)秋，高启归至枫桥，在这首诗中细切描绘了初返乡园的感受。高启在京魂牵梦绕故园，等梦境成真时反而觉得恍如一梦，担心这一切不是真的，直至乡音入耳才仿佛意识到此身已置故园中。寒山寺和那熟悉的"乌啼"依旧如左。诗人不禁兴奋地喊出"锦衣今已作荷衣"。枫桥，在阊门西七里，《吴地记》云："吴门三百九十桥，枫桥其最著者。"

注 释

〔1〕里阎：即里间，此指乡人。锦衣：指官服。荷衣：指隐士之服。

至吴淞江

江净涵素空，高帆漾天风。
澄波三百里[1]，归兴与无穷。
心期弄云月，迢递辞金阙。
晚色海霞销，秋芳渚莲歇。
久别钓鱼矶，今朝始拂衣。
忘机旧鸥鸟[2]，相见莫惊飞。

题 解

“江湖兴未忘”的高启，辞返故园，初至吴淞江，写下这首五言古。诗人如释重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诗句笔调轻松，“江净涵素空，高帆漾天风”，传述的正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舟遥遥而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心绪。

注 释

〔1〕“澄波”句：写太湖。太湖三万六千顷，碧波如皱。　〔2〕“忘机”句：《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

始归田园二首

其 一

辞秩还故里，永言遂遐心。
岂欲事高骞，居崇自难任[1]。
清晨问田庐，荒蹊尚能寻。
秋虫语左右，翳翳桑麻深。
别来几何时，旧竹已成林。
父老喜我归，携榼来共斟[2]。
闻知天子圣[3]，欢然散颜襟。
相期毕租税，岁暮同讴吟。

题 解

本篇作于洪武三年(1370)秋。从官网中解脱出来，高启清晨

来到田间，踏寻旧径，回味过去，感受“新生”，仔细谛听秋虫嘶唱，长久驻望桑麻，“贪婪”地享受田园的乐趣，体味着充实和愉悦。

注 释

〔1〕高骞：高飞，谓仕途发达。居崇：居高位。　〔2〕父老：指乡邻。榼（kē）：盛酒的器具，携榼，即携酒。　〔3〕天子：指朱元璋。圣：圣明贤德。

天平山

入山旭光迎，出山月明送。
十里松杉风[1]，吹醒尘土梦。
兹山凡几到，题字遍岩洞。
阳崖树冬荣，阴谷泉夏冻。
怪石立谁扶，灵草生岂种。
白云蓊然来[2]，诸峰欲浮动。
高鹘有危栖，幽禽无俗哢[3]。
凌蘚知履滑，披岚觉裘重。
尝登最上巅，远见湖影空。
渔樵渡溪孤，鸟雀归村众。
还寻老僧居，隔竹听清诵[4]。
慰我跻攀劳，为设茶笋供。
几年历忧欢，造物若揶弄[5]。
迷途远山林，迟暮堪自讼[6]。
谁追谢公游，空发阮生恸[7]。
身今解组绶，明时愧无用。
闲持九节笻，寻访事狂踪。

石屋秋可眠，山猿许分共。

题解

本篇作于洪武三年(1370)，酣畅歌咏，以适其趣。诗人如一只初得自由的野鹤，“入山旭光迎，出山月明送”，自在而自得。“十里松杉风”，为诗人涤尽俗世尘垢。眼前景物，都是任自然的，不依赖谁的扶持，“怪石立谁扶，灵草生岂种”，便有独立不倚的喻义。“清平”时代，主动辞别帝王眷顾，似乎不太合于时宜，“身今解组绶，明时愧无用”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表示了愧意。天平山，在吴县南二十里，在支硎南五里，视诸山最为嵴峙，林木秀润，山多奇石，诡异万状，枫、泉、石并称三绝。

注释

〔1〕“十里”句：天平山麓枫林，秋日经霜，层林尽染，有“万丈红霞”之称。　〔2〕蓊然：密集貌。　〔3〕哢(lòng)：鸟鸣。　〔4〕天平山有白云寺，《吴郡图经续记》：“在吴县西南天平山下。山有白云泉，始见于白公诗。其寺建于宝历二年，乃乐天为苏州刺史之岁，盖因泉以兴寺也。范文正公(仲淹)之先葬其旁，赐额‘白云寺’，中有文正公祠堂。”　〔5〕揶弄：揶揄捉弄。　〔6〕迷途：指人仕。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寔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自讼：犹言反思自责。　〔7〕谢公游：典出《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家业甚厚，喜好寻山陟岭，登游必极幽峻，尝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后齿，自始宁南山，伐山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阮生恸，典出《晋书·阮籍传》：阮籍率意驾车出游，“不由径路，车辙所穷，辄痛哭而返”。

至　莲　村

昔爱兹里幽，誓将构蓬庐。

孰云堕世网，重到十载馀。
丧乱喜独完，烟火霭旧墟[1]。
柴门在深巷，落日榆柳疏。
邻翁念契阔[2]，携筐馈双鱼。
苦问客何事，颜色与昔殊？
焉知涉艰难，多戚长少娱。
贫贱非所耻，中情在闲居。
愿翁勿相诮，终当遂吾初[3]。

题 解

高启归隐江上，来到幽静的莲村，想到昔年卜隐之志，深自悔恨十年“堕尘网”，饱受尘世之苦。诗中忏悔之情真挚，有陶诗的质朴，不同的是苦味较重一些。

注 释

〔1〕烟火：指炊烟。霭：笼罩。　〔2〕契阔：别离已久。　〔3〕吾初：初愿，指隐居。“终当”句：用孙倬典故。《晋书·孙绰传》：孙倬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馀年，作《遂初赋》。

始归江上，夜闻吴生歌，因忆前岁别时

前年月夜闻君唱，秋满芦花此江上。
一声离思水茫然，云逐孤帆共摇飏[1]。
惊鱼喷浪栖鹘飞，木叶散落风吹衣。
莲歌尽歇松陵浦，渔笛还沉笠泽矶[2]。
停杯数到临终拍，露下无声斜汉白。

满船相送尽泣然，况我当为远行客。
解绂今年别紫宸[3]，归舟江上又逢君。
一尊重听当年曲[4]，相对浑疑梦里闻。
东方欲曙馀声绝，悲喜盈襟竟谁说。
愿长把酒听君歌，从此天涯少离别。

题解

洪武三年(1370)，高启归隐吴淞江上，夜听吴生唱歌，想起去年赴京时友人相送的情形，忽如堕梦中，感慨系之，写下此诗。

注释

〔1〕摇飐，即飘荡。　〔2〕松陵：松江，又名笠泽、吴江，太湖的主要支流。“渔笛”句，用《博异志》所载君山老父吹笛之典，见《青丘子歌》诗注。高启《松江亭》：“唤起弄珠君，闲吹第三笛。”　〔3〕解绂：致仕。别紫宸：告别朝廷，辞归。　〔4〕尊：通“樽”。

睡　觉

炉熏霭宿润[1]，秋满床屏里。
曙色透窗来，幽人眠未起[2]。
风惊露树怯[3]，日出烟禽喜。
却忆候东华[4]，朝衣寒似水。

题解

本篇作于洪武三年(1370)。高启《睡足》绝句云：“风雨落梅村，鸠啼正掩门。今朝无事役，睡足亦君恩。”(《高青丘集》卷十

六)辞归后,高启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酣睡的快意。此诗前四句即写睡足的快意,第五句"风惊露树怯",隐写昔日的"不宁",睡梦易惊,第六句"日出烟禽喜",隐写逃离官场的自由和喜悦。从"不宁"中回到"自然"中,再回首看往日早朝时"朝衣寒似水"的痛苦,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超越来。

注 释

〔1〕鬻:烟鬻,此指炉中的熏烟。润:浸润。 〔2〕幽人:幽居之人,即隐士。 〔3〕"风惊"句:意思是风吹露树,即令人产生怯意,梦易惊醒,无法安睡。 〔4〕候:等候早朝。东华:指东华门,《宋史·地理志》:东京宫城东面门曰东华门,朝臣上朝,自东华门入,至左承门下马。后泛指宫门。

腊月廿四日雨中夜坐二首

其 一

不兴贫后叹,每动醉中吟。
涉难知天意,居闲长道心[1]。
雁声随雨到,鬓色与年侵。
独想平生事,萧然坐夜深。

其 二

身退惟宜静,谋疏且任真。
楼空三日雨,书乱一床尘。
丘陇多良友,江湖独放臣[2]。

莫嗟年景暮，转眼是新春。

题解

洪武三年(1370)岁暮，高启寂然而坐，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是什么使他思绪纷然呢？第一首中指出“鬓色与年侵”，“独想平生事”，第二首指出“丘陇多良友，江湖独放臣”。愁绪郁结，诗人自我告慰新春将至，且隐沦江上，尽人生欢娱。

注释

〔1〕道心：指悟道之心，慧皎《高僧传·义解四·释道温》：“义解可以析微，道心未可易测。”　〔2〕丘陇：指坟墓，江淹《恨赋》：“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陇平。”良友：指故世的饶介等人。放臣：指放归之臣，此高启自谓。

效乐天

谁言我久贱，明时已叨禄[1]。
谁言我苦贫，空仓尚馀粟。
辞阙是引退，还乡岂迁逐[2]？
旧宅一架书，荒园数丛菊。
俗缘任妻子，家事烦童仆。
性懒宜早闲，何须暮年促。
犹著朝士冠，新裁野人服。
杯深午醉重，被暖朝眠熟。
旁人笑寂寞，寂寞吾所欲。
终老亦何求，但惧无此福。

功名如美味，染指已云足[3]。
何待厌饱馀，肠胃生疢毒[4]。
请看留侯退，远胜主父族[5]。
我师老子言，知足故不辱[6]。

题 解

高启推崇白居易之诗，而题为效乐天所作的作品，集子中仅存录此篇。语言平易自然，诗境旷达、萧澹，与白诗脉理相通。诗作于洪武三年(1370)归隐后，“功名如美味，染指已云足”一类的自嘲之句，妙笔生花，耐人寻味。

注 释

〔1〕叨(tāo)：犹言忝，叨禄，是入仕的谦词。“明时”句的意思是自己在清平时代也曾入仕。　〔2〕相较别人夺职贬谪的结局，高启为主动引退感到庆幸。　〔3〕染指：典出《左传·宣公四年》：“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诗句以此自我调侃，表现了豁达的人生态度。　〔4〕厌饱馀：喻满足高官厚禄的欲望。疢(chèn)：烦热，疾病。疢毒，喻谋求高官厚禄而致祸害。　〔5〕留侯：指张良，功成身退。主父：指主父偃，官至齐相，遭灭族之灾，见前注。族：族诛，灭族。　〔6〕这两句意为自知满足，就不会招致羞辱。知足不辱，语自《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江 上 看 花

两年京师不见花，青衫白马驱尘沙。

今年江边偶无事，狂醉烂熳寻春华。
游蜂飞蝶日妍暖，红紫正发纷交加。
穿蹊每入邻媪圃，叩门或到山僧家。
渐老都无少年乐，底用箫鼓随行车[1]。
攀条绕树对吟咏，不忍归去至日斜。
花应得我相慰赏，似笑欲舞争矜夸。
我如无花亦寂寞，闭户有酒谁能赊。
夜来茅屋卧闻雨，晓起走看成咨嗟。
飘英堕萼不可缀，馀艳只似销残霞。
明知春色不久住，岂料便去难留遮。
野莺啼罢一回首，恨与芳草盈天涯。

题解

洪武四年(1371)的春天，“两年京师不见花”的高启到江上看花，攀条绕树吟诗，放歌吟唱“我如无花亦寂寞”。诗中极笔写爱花、惜花，抒写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愉悦心境和高散情志，诗句圆润，感情充沛，色泽明丽。

注释

〔1〕底用：何用。箫鼓随行车：春社祭赛，追看箫鼓车马。

初夏江村

轻衣软履步江沙，树暗前村定几家。
水满乳凫翻藕叶，风疏飞燕拂桐花。

渡头正见横渔艇，林外时闻响纬车[1]。
最是黄梅时节近，雨馀归路有鸣蛙。

题 解

这首七律作于洪武四年(1371)隐居江上之际，撷取“初夏”景物，精心描绘江村的美景和隐居的惬意，诗句笔触细腻，音节和谐流畅。

注 释

〔1〕“渡头”句：趣近司空曙《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纬车：纺车。陆龟蒙《袭美见题郊居十首，因次韵酬之以伸荣谢》：“水影沉鱼器，邻声动纬车。”

江 村

南浦薰风吹葛衣[1]，汀花未露岸花稀。
水神庙下莎侵路[2]，江叟门前柳映矶。
犊卧已知耕耒歇，鸥惊长见钓船归。
天随宅畔吾曾住，留得闲簪挂夕晖[3]。

题 解

这首七律生动描绘江村美丽的画卷，抒写澹适之情，使用白描手法，形容尽致。约创作于洪武四年(1371)。

注 释

〔1〕薰风:东南风,犹言春风,《吕氏春秋》:“东南曰熏风。”　〔2〕水神庙:在甫里。　〔3〕天随:即天随子,陆龟蒙的别号。陆氏旧宅在甫里,元末高启移寓青丘,距陆宅不远。罾(zēng):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鱼网。

端阳写怀

去年端阳直禁闱,新题贴子进彤扉[1]。
大官供馔分蒲醑,中使传宣赐葛衣[2]。
黄伞回廊朝旭淡[3],玉炉当殿午熏微。
今朝寂寞江边卧,闲看游船竞渡归[4]。

题解

七律作于洪武四年(1371)端午日。前六句写去年端阳,七八句始写今年端阳,去年忙碌不止,很是热闹,今年有点寂寞,但十分清闲,两种况味,仔细想来,还是现在的自由自在更好一些。

注释

〔1〕直:当值。贴子:《玉堂杂记》:翰林院岁进春端贴子。彤扉:即彤闱,指宫门。　〔2〕蒲醑:菖蒲酒,古人端午以菖蒲泛酒,以辟瘟气。殷尧藩《端午日》:“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中使:内使。赐葛衣:洪武三年端午日,朝廷赐廷臣葛衣,高启《谢赐衣》:“胪呼遥捧赐,服拜望蓬莱”,“奇纹天女织,新样内工裁。”(《高青丘集》卷十二)　〔3〕黄伞:古代帝王仪仗之一,杨万里《四月五日迎驾起居口号》:“小臣再得瞻黄伞,两鬓星星不满搔。”　〔4〕竞渡:端午日的赛舟民俗,或说始于纪念屈原,或说始于纪念伍子胥。

赠治冠梁生，乞作高子羔旧样

野人散发秋半稀，小冠宜著称短衣[1]。
清时无能耻恩泽，朝簪乍脱归田扉。
进冠峨峨在头上[2]，此物须当付卿相。
闭门方欲诵诗书，烦君为制依我样。

题解

高士衣冠，每与士人的人格追求发生密切的联系。洪武四年(1371)，高启请梁生为制高柴旧样之冠，赋此传写隐居之志和淡泊心境。高子羔，名高柴，子羔其字，一作子高，孔门弟子。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注释

〔1〕野人：庶民，此高启自称，含有隐士之意。小冠(guān)：古代所戴的一种度和宽度皆逊于一般的冠。《宋书·五行志一》："晋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后以小冠为闲时所服的便帽。〔2〕进冠：进贤冠，朝见帝王时的一种礼冠。《后汉书·舆服志下》："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

迁城南新居

辛苦中年未有庐，东西长寄一囊书[1]。
未能避俗还依俗，堪信移居更索居。

叶满邻园烟冪冪[2]，竹连僧舍雨疏疏。
何须许伯长安第，此屋翛然已有馀[3]。

题解

这首七律当作于迁家城南之际，与《别江上故居》后先作。《别江上故居》云："城南徙舍惟三里，渚北闲居已二年。"（《高青丘集》卷十四）可为本篇作于洪武四年的一则佐证。

注释

〔1〕中年：高启时年三十六岁。　〔2〕冪（mì）冪（mì）：浓深貌，韩愈《叉鱼招张功曹》："盖江烟冪冪，拂棹影寥寥。"　〔3〕许伯：汉平恩侯，为皇太子外祖，显赫一时，在长安置繁华之第。翛（xiǎo）然：自由自在貌。"此屋"句，意近韩愈《示儿》："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馀。"

始迁西斋

乍县南楼榻[1]，始布西斋筵。
西斋非吾庐，幽净亦可怜[2]。
风牖竹袅袅，露庭菊鲜鲜。
图史左右陈，永日坐一毡[3]。
婉娈数童子[4]，哦诵当我前。
为尔竟寂寂，低回欲穷年。
读书将何为？乃与始志愆[5]。
进无适时材，退乏负郭田。
我生非匏瓜[6]，谋食有道焉。
苟得随群趋，顾此不稍贤。

饮馀解衣卧，毋嘲腹便便[7]。

题解

这首五古写照疏漫放旷的个性，多谐谑自嘲语，“我生非匏瓜”，“毋嘲腹便便”诸句，机趣横生，体现了其归隐后的心态和生活。诗中有“乍县南楼榻，始布西斋筵”，“婉娈数童子，哦诵当我前”之句，吕勉《槎轩集本传》载高启移居虎丘西麓训蒙，未几迁城南。据此以推，诗作于洪武四年(1371)。

注释

〔1〕县，通“悬”。悬榻，亦作悬床，《后汉书·徐稚传》：“(陈)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 〔2〕可怜：犹言可爱。 〔3〕图史：指书籍。永日：即终日。 〔4〕婉娈：漂亮可爱。童子：高启归隐后，以授读为生，童子指从学的少年。 〔5〕愆：违背。 〔6〕匏瓜：果食较葫芦大，味苦。“我生”句：用“系匏”典事。《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后人多用系匏喻弃置无用。 〔7〕“毋嘲”句：典出《后汉书·边韶传》。边韶，字孝先，以文章知名，教授学生数百人，尝白日而卧，弟子私嘲说：“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听说，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

穆陵行 并序

永穆陵，宋理宗[1]陵也，在会稽。元至元初，西僧杨发辇真住请发宋诸陵，许之[2]。既取其殉宝，复以理宗顶骨为饮器，后籍入官，以赐帝师。天兵克元，诏求得之，命有司归葬

焉。

楼船载国沉海中，金槌昼入三泉里[3]。
空中玉马不闻嘶，日落寝园秋色起[4]。
鱼灯夜灭隧户开，弓剑已出空幽台[5]。
髡胡暗识宝气尽，六陵松柏悲风来[6]。
玉颅深注酡酥酒，误比戎王月支首[7]。
百年帝魄泣穹庐，醉骨饮冤愁不朽[8]。
幸逢中国真飞龙，一函雨露江南归[9]。
环珮重游故山月，冬青树死遗民非[10]。
（原注：世传有士尝窃诸帝骨埋屏处，树冬青树为识）
千秋谁解锢南山[11]，世运兴亡覆掌间。
起辇谷前马蹄散，白草无人浇麦饭[12]。

题解

本篇前十二句写宋理宗顶骨沦为溺器，中间四句写理宗顶骨明初得以重新安葬，鞭挞了南宋君臣的懦弱平庸，并讴歌朱明新朝驱逐“胡元”，恢复汉祚，诗具有“颂圣”的意味，歌颂是发自内心的。高启并不一味“颂圣”，后四句又回到世运兴亡上来，表现了他独立思索的诗歌品格。诗作于洪武四年(1371)。

注释

〔1〕宋理宗：名赵昀，1225 年至 1265 年在位。　〔2〕杨发辇真住：指杨琏真伽。《元史·释老传》：“有杨琏真伽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　〔3〕“楼船”句：写陆秀夫负帝赵昺赴海死。三泉里：《三辅故事》：始皇坟周回七百步，下周三泉。此指代南宋诸帝陵寝。　〔4〕玉马：金檀引《闻奇录》注：“沈传师为宣武

节度，闻堂前马嘶，掘地丈馀，得一穴，有玉马高三寸，长五寸，则若壮马声。”寝园，即陵园。　〔5〕鱼灯：鱼膏为灯，相传秦始皇墓穴，内以鱼膏为烛，长久不灭。弓箭：《山陵考》：宋宁宗崩，理宗继位，使吏部侍郎杨烨为按行使，踏看宁宗墓地。杨烨归奏说：独泰宁寺之山，山冈伟峙，五峰在前，层峦朝拱，气象尊崇，宜为先帝弓剑之藏，预祝万载兴隆之庆。理宗诏迁泰宁寺，寺址建宁宗陵墓，称“永茂”。　〔6〕髡胡：指杨琏真伽，周密《癸辛杂识》称之杨髡。六陵：指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的陵墓。周密《癸辛杂识》：杨髡“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　〔7〕酡酥酒：酒名。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月支首：《汉书·匈奴传》：“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这两句写宋理宗的颅骨被截作饮器，《山陵考》：杨琏真伽以理宗颅为饮器。但周密《癸辛杂识》不言饮器之事，而说“或谓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骷髅，可以厌胜，致巨富，故盗去耳”。　〔8〕穹庐：毡帐。醉骨，指理宗颅骨，相传被作为酒器，故称醉骨。　〔9〕真飞龙：指朱元璋。这两句赞扬朱元璋诏令复葬理宗颅骨一事。　〔10〕冬青树：《山陵考》：六陵被掘，宋遗民山阴唐珏取宋陵骸骨，埋于山阴天章寺前，六陵各为穴，上植冬青树六株。唐珏，字玉潜：张丁《唐珏传》：唐珏独怀痛愤，召诸少年夜往收贮遗骸，瘗兰亭山后，上种冬青树为识。谢翱与唐珏友善，为作《冬青树引》。　〔11〕“千秋”句：典出《汉书》卷三十六：张释之从孝文皇帝至霸陵，孝文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　〔12〕起辇谷：元朝诸帝陵墓所在。浇麦饭：指祭奠。这两句感叹兴亡，写不唯南宋诸陵废为荒丘，元朝诸陵亦是如此。

喜闻王师下蜀

蜀国兵销太白低，将军新拜汉征西[1]。

浮桥已毁通江鹢，进鼓初鸣突水犀[2]。
不假五丁开道远，俄看万甲积山齐[3]。
从今险阻无人恃，夷贡南来尽五溪[4]。

题解

高启隐居林下，未忘关心国事时局，这首作于洪武四年的七律，即是他对政治未能忘怀的一个例子。诗中所写为平夏之事。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玉珍死于重庆，子明升即位。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周德兴、廖永忠讨伐夏。六月，明升投降，夏政权亡。八月，明升至京师，封归义侯。高启所关心的不是战伐，而是天下太平和百姓安乐，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所以当听说明军平夏后，欣喜之情形于言表。

注释

〔1〕太白：指金星，又名启明、长庚，古人以为太白星主杀伐，故多以喻兵事。将军，指汤和，《明纪事》：洪武四年(1371)春正月，朱元璋命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左右副将军，率师攻重庆。　〔2〕浮桥已毁：明升军队倚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凿两岸石壁，引绳作飞桥，上铺木板置炮石木竿铁铳，两岸置炮，以拒明师。廖永忠出其不意破之，焚其三桥，断横江索。江鹢(yì)：鹢是一种水鸟，形如鹭而大，善高飞，古人常在船首画鹢鸟之形。江鹢，即指江船。突水犀：水犀，指水犀之甲，突水犀，意为进军。
〔3〕五丁：传说中的五位力士，《艺文类聚》卷七引扬雄《蜀王本纪》："天为蜀生五丁力士，能献山。"一说秦惠王未知蜀道，刻五只石牛，言此天牛，蜀人信之，令五丁共引牛至成都，秦因使张仪伐之。"俄看"句：写奇兵突至，用积甲山齐典事。《后汉书·刘盆子传》："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馀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　〔4〕夷贡：指少数民族朝贡。五溪：二年指雄溪、樠溪、酉溪、

辰溪、无溪，一说为雄溪、蒲溪、酉溪、辰溪、沅溪，在今湖南南部和贵州东部，为少数民族居住地。

雨夜偶读王待制诗

客窗疏竹雨凄凄，把卷灯前读旧题。
此日殷勤如会面，不知君在夜郎西[1]。

题 解

绝句作于洪武五年(1372)，怀人之意，全在言外。王待制，指王祎(1322－1373)，字子充，义乌人。诏修《元史》，与宋濂同为总裁官，擢翰林待制。高启在南京间与王祎相互酬答，交往密切。洪武五年(1372)，王祎奉使赴云南谕降旧元梁王，第二年遇害。高启始料不到的是王祎不久在云南遇难，一代才人凋零，因此十分珍爱这首七绝。

注 释

〔1〕殷勤：情深意厚。夜郎：汉代时我国西南地区古国名，在今贵州省西部及云南、四川部分地区。

子祖授生 并引

二月二日，子祖授生，其母尝梦一姥跪捧以献孕，而既生，太守魏公[1]来贺，闻其啼，甚奇之。余年三十八岁，始有是儿，不能无喜，故赋诗。

他日愚贤未可知，眼前聊复慰衰迟[2]。
人间豚犬应谁子，天上麒麟岂我儿。
梦兆先占神媪送[3]，啼声不得使君奇。
乐天从此休长叹，已有人传柏匮诗[4]。

题解

洪武六年(1373)二月，高启喜得一子，取名祖授，苏州知府魏观来贺，高启写下此诗。同月，魏观升四川行省参政，朱元璋以苏州为大郡，复命魏观留守苏州。高启得子，相当长一段时间沉浸于喜悦中，魏观修复旧府治，高启为作《上梁文》时，这种欣喜恐怕还没有消退，不想第二年就与魏观同罹难。

注释

〔1〕太守魏公：指魏观，初名杞孙，字杞山，蒲圻人。朱元璋攻占武昌，魏观参谒，授平江学正，迁国子助教，再迁浙江提刑佥事。吴元年，改两淮都转运使，入为起居注。洪武三年(1370)迁国子祭酒。洪武五年(1372)出为知苏州府，课绩为天下最。修复被张士诚占据的府治，疏浚锦帆泾。蔡本、张度等人诬告他“兴既灭之基”，与高启俱斩于南京。后朱元璋悔之，命致祭，归瘗蒲圻。　〔2〕衰迟：衰老迟暮。　〔3〕神媪：神姥，见本诗自注。〔4〕白乐：白居易，此为诗人自比。白居易无子，晚年作《题文集柜》：“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郡治上梁

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1]。

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2]。
欲与龙庭宣化远[3]，还开燕寝赋诗工。
大材今作黄堂用[4]，民庶多归广庇中。

题 解

苏州府治原在子城内，张士诚建造王宫，将府治迁至胥门。洪武六年(1373)，魏观因府治潮湿狭窄，遂修复旧治，迁回原址。高启为作《郡治上梁文》及这首七律。魏观又疏浚府治前的锦帆泾。蔡本举报说魏观大兴土木，似有“异志”。朱元璋命御史张度访查，张度回报说魏观“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高启因撰上梁文，牵入魏观案事。《明史》称朱元璋看到上梁文，极是恼怒。上梁文已佚，《元和唯亭志》卷十三云：“启为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语。卫帅(蔡本)劾之，为危言以动上。”如果说上梁文使朱元璋萌生杀高启之念，这首七律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诗本是赞颂朱明新朝和魏观政绩的，但“黄堂大材”和“广庇民庶”一类的字眼极易触动朱元璋敏感的神经。正由于朱元璋的“雄猜”，此诗和《郡治上梁文》一样，成为一代文宗的悲哀！

注 释

〔1〕郡治：指苏州府治，洪武六年，魏观将府治从胥门迁回子城旧址。文梁：绘有花纹的大梁。　〔2〕这两句写文梁的雄气，以干云之器和贯日长虹作譬。干云：干人云霄，何晏《景福殿赋》：“飞阁干云，浮阶乘虚。”贯日虹，《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　〔3〕龙庭：指朝廷。宣化：犹言广大教化。　〔4〕黄堂：指郡治。范成大《吴郡志·官宇》：“黄堂，《郡国志》：在鸡陂之侧，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后太守居之，以数失火，涂以雌黄，遂名黄堂，即今太守正厅是也。今天下郡治，皆

名黄堂，昉此。”

出郊抵东屯五首

其　三

我本东皋氓[1]，偶往住州城。
兹来卧农舍，顿惬田野情。
如鱼反故渊[2]，悠然乐其生。
临去谢主媪，重来自藜羹。
我非催租吏，叩门勿相惊。

题　解

这组五言古，《槎轩集》题作《秋日寓东屯农舍》，作于洪武六年(1373)。归隐后的高启，重塑人生，以风趣的诗句传写隐居的乐趣。

注　释

〔1〕东皋氓：即东皋民，见前注。　〔2〕反：通“返”：“如鱼”句：化用陶渊明《归园田居》：“池鱼思故渊。”

会宿城西客楼送王太史

君来欢不足，君去忧何遽。
共听枫桥钟[1]，留连恐将曙。

蛩鸣故苑草[2]，鸟起高城树。
明日独登楼，归帆渺何处？

题 解

王太史，指王彝。洪武六年(1373)，王彝自海上入苏州城郭，与高启共叙离别之情，王彝停留数日复别去，高启赋此以赠别。王彝，字常宗，号妫蜼(wěi)子。其先蜀人，父官昆山教授，卜居嘉定。王彝少孤贫，读书天台山，师事王贞文，得兰溪金履祥之传。洪武三年(1370)以布衣召修元史。史成，赐币遣归。寻荐入翰林，乞养归。洪武七年(1374)，坐魏观案事，与高启同死于南京。

注 释

〔1〕共听枫桥钟：枫桥钟，即寒山寺钟声。张继《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高启《赋得寒山寺送别》："枫桥西望碧山微，寺对寒江独掩扉。船里钟催行客起，塔中灯照远僧归。"　〔2〕蛩鸣故苑草：蛩，指蟋蟀。

春草轩雨中怀王太史

西轩罢琴坐，凉思欺白苎[1]。
飒飒树声繁，秋风满池雨。
莲衰少暗馥[2]，禽静多幽语。
对此阙良俦[3]，当欢反伤绪。

题 解

秋天，高启在枫桥送别王彝归海上，《会宿城西客楼送王太

史》诗云:“明日独登楼,归帆渺何处?”此尚是未别时的情态,别后的苦情则在本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倾泻。

注 释

〔1〕凉思:凄凉之思。白苎:白色的苎麻,《本草纲目》:“白苎叶面青,其背皆白。”　〔2〕暗馥:暗香。　〔3〕阙:同“缺”。良俦:良伴。

魏使君见示吕忠肃公旧赠诗因赋

公昔隐江夏,岩栖避兵革〔1〕。
远挹戴叔鸾〔2〕,清风洒泉石。
有时歌梁甫〔3〕,慷慨人未识。
左丞中朝彦,仗节任方伯〔4〕。
北还驻严程〔5〕,造庐问筹策。
知非山泽儒,期是廊庙客。
矶石系官舫,猿叫月初夕。
秉烛题赠诗,蒲圻掩孤驿〔6〕。
欣欣得贤喜,耿耿忧国戚。
短章寄深情,相投重珪璧。
迩来复几年,沦落已陈迹。
公起佐兴运〔7〕,身名正辉赫。
侍诵肃春闱,专城森画戟〔8〕。
缅怀旧知己,永叹泉壤隔。
难县延陵剑,空听山阳笛〔9〕。
遗篇箧中藏,每诵如再觌〔10〕。
真能重友道,未许薄俗易。

一言不忍忘，况乃膺宠锡[11]。
小大固可知，令人义肝激。

题 解

洪武五年(1372)十月，魏观出任苏州知府。高启在元史局时与之结识。魏观推重高启的才华，来吴后相与往还，出示吕思诚赠诗，高启观后写下此诗。诗中赞称魏观的功绩和重友道。高启不喜谄媚，所写俱为实情。从中可见高、魏的友情，亦可从中想象《郡治上梁文》的一些内容。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人。泰定元年(1324)进士。至正初，佥浙西廉访司事，寻拜集贤学士，左迁湖广行省左丞。召还，复为中书左丞，迁光禄大夫司农，病卒，谥忠肃。元末，吕思诚曾举荐魏观于朝，魏观辞不就。

注 释

〔1〕江夏：在湖北武昌，隋时置江夏县，清代为武昌府治，民国时改为武昌县，这里指江夏山，在武昌东南六十里。岩栖：幽隐。兵革：兵乱。〔2〕挹：推挹。叔鸾：戴良字，汝南慎阳人，《后汉书·逸民传》：戴良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至。州郡迫之，逃入江夏山中，五女能遵父训，皆有隐者之风。〔3〕梁甫：指《梁父吟》，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诗句有意将魏观与诸葛亮作比。〔4〕左丞：指吕思诚，曾任湖广行省左丞。彦：俊彦。方伯：殷周时代一方诸侯之长，后泛称地方长官。〔5〕严程：期限紧迫的行程，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天子忧凉州，严程须到早。"〔6〕蒲圻：在湖北武昌，魏观为蒲圻人。〔7〕佐兴运：指辅佐朱元璋建立霸业。〔8〕春闱：犹言春宫，太子居所，又称东宫。《明史·魏观传》："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魏观)侍太子说书及授诸王经。"专城：指主宰一城的太守、州牧一类的地方长官。洪武五年，魏观任苏州知府，故曰"专城"。〔9〕县：通"悬"。季札：又称延陵季子。

"难县"句,用季札典事,《史记·吴太伯世家》:季札出使,道访徐君,徐君好季札之剑而不言,季札心知之,因出使上国,未赠。还至徐,徐君已死,季札乃解剑系于徐君冢树而去。"空听"句:用山阳笛典事,《晋书·向秀传》:向秀与嵇康相友善,嵇康遇害后,向秀经山阳旧庐,闻邻人笛声,乃作《思旧赋》。这两句诗用典以写魏观对吕思诚的怀念。　〔10〕觌(dí):相见。

〔11〕膺宠锡:身受宠敬。

秋怀十首

其　一

少时志气壮,不识秋气悲。
呼俦射鸣雁,深骛东山陂[1]。
中年渐多怀,恻恻当此时。
登高望原陆[2],不见车马驰。
思我平生欢,高坟郁垒垒。
世人非羡门,谁能久华滋[3]?
惟有盈觞酒,可以持自怡。

题解

这组五言古,盖作于洪武六年(1373)后。本篇为第一首,自述经历,对比少年壮志不识秋悲与中年忧怀渐多,抒写人生的艰虞和苦闷。

注释

〔1〕深骛:驰行。　〔2〕原陆:原野。柳宗元《田家三首》其三:"田翁

笑相念，昏黑慎原陆。”　〔3〕羡门：《史记·封禅书》：羡门子高，燕人，为方仙道。华滋：华盛不衰。

其 二

明月出远林，流辉鉴床帏[1]。
促促草下虫[2]，催我索故衣。
起叹秋夜长，欲取鸣琴挥[3]。
掩抑不成弄，中心复乖违[4]。
有怀难自宣，勿谓知音稀。

题 解

本篇深具阮籍《咏怀》幽折和苦涩的味道。诗中表明苦情不来自“知音稀”，而在于“有怀难自宣”，含吐之间似有深意。张度等人怀叵测之心，揭发魏观有谋异之心，词连高启。诗句或因此而发。

注 释

〔1〕鉴：照，“流辉”句：意近阮籍《咏怀诗》其一：“薄帷鉴明月。”〔2〕促促：虫鸣声：王建《当窗织》：“草虫促促机下啼，两日催成一匹半。”〔3〕这两句化自阮籍《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4〕掩抑：形容声音低沉。王融《咏琵琶》：“掩抑有奇态，凄怆多好声。”乖违：反复，紊乱。

其 三

搴荷荷已老，采兰兰亦摧[1]。

无由玩芳物，怅望江之隈。
木落山更空，猿声有馀哀。
所思去我远，佳期邈悠哉[2]！
被垢尚可浣，抹漆犹难开。
我愁亦何来，当秋郁难裁[3]。
弃置勿叹息，多愁损颜衰。

题解

本篇的苦绪较前二首更为浓重。“蹇荷荷已老，采兰兰亦摧”，绘写士人的“末路”。“弃置勿叹息”则进一步透露其中缘故。“弃置”显然不是指辞归，而是指朱元璋对高启、魏观、王彝等人的不信任。本篇与以上二章，表现了对现状的不满和无法解脱的苦闷之情，辞旨较隐晦。

注释

〔1〕蹇荷：即采荷。兰摧，杜甫《遣兴五首》其一：“兰摧白露下。”
〔2〕邈悠：遥遥无期。　〔3〕难裁：难以裁止、遏止。李白《北风行》：“北风雨雪恨难裁。”

拟古十二首

其　三

出郭见丘墓，累累满山阿。
四海能几人，逝者何其多！
封树日萧条，狐狸走蓬科[1]。

英灵无人吊，牧儿暮来歌。
浮华一世中，倏若飞鸟过。
生时不肯饮，死后将如何？

鉴 赏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诗云："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高启这首五言古拟此，句句写悲，曲尽其情。诗中叹人生浮华一世，生命如飞鸟倏然而逝，比喻允当、警人。世人皆醉我独醒，是怎样的悲凉？诗中流露的放纵和颓废正是士人寻不到出路的一种解脱，与其说是消极的，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更为准确些。

注 释

〔1〕封树：堆土为坟，种树为饰，古代士以上的葬礼。蓬科：犹言蓬颗，杳无人迹之处。

其 四

离离白云翔[1]，悠悠清川逝。
天地如传邮[2]，阅人以为世。
良时难再得，游乐咸阳中[3]。
咸阳名都会，衣冠集王公[4]。
南山对魏阙[5]，嘉树何笼葱。
九衢十二城，逶迤迴相通。
卫、霍开上第[6]，车马争春风。
娱意勿自惜，当至百年终。

题解

高启将天地比作“传邮”——驿站,“阅人以为世”。这一有趣的比喻也就是写人生如“寄”。人生易逝,“良时难再得”以下十句纵笔写游乐,“娱意勿自惜”的结句再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压抑自我,即如《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所云:“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注释

〔1〕离离:旷远貌。　〔2〕传邮:古代的邮传多靠驿站,驿站亦称传邮,此指驿站。宋人方岳《唐律》诗之四:“日月双车毂,乾坤一传邮。”此用其词。〔3〕咸阳:古秦地,在今陕西长安东之渭城故城。秦孝公始都咸阳,秦始皇统一全国,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　〔4〕衣冠集王公:衣冠,指缙绅、士大夫。　〔5〕南山:指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市南。《诗经·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魏阙:古代宫门外两边高耸的楼观。清人厉荃《事物异名录·宫室·皇宫》:“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故谓之阙,又谓之魏观。”　〔6〕卫、霍:指卫青、霍去病。韦应物《长安道》:“贵游谁最贵,卫、霍世难比。何能蒙主恩,幸遇边尘起。归来甲第拱皇居,朱门峨峨临九衢。”

其十一

人生一沤水,所欲乃无涯[1]。
志意苦未毕,容华忽然衰。
天地有终坏,谁能待其期[2]?
聊为一日欢,勿作千载悲。

神仙俱好饮，得醉复何疑？

题 解

本篇打了一形象生动的比方，将人生喻为一沤水，即如《庄子·养生主》所说“人生也有涯”，《庄子》又说“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则殆矣，高启巧妙地将一个“知”字换成“欲”字，指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穷无尽的欲望，自然是“志意苦未毕，容华忽然衰”了。生命经不起世间荣华、富贵、福禄、高名的冲磨，“天地有终坏”，既然如此，且聊尽一日之欢。

注 释

〔1〕“所欲”句：意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无限的。　〔2〕这两句意为天地虽有沦没的一日，但人生更短暂。

渡吴淞江

稍离城郭喧，远适沧洲趣[1]。
乘潮动旅榜[2]，雾散寒江曙。
苍蒹靡靡出，白鸟翻翻去[3]。
不识野人村，舟中望高树[4]。
遭时叹有棘，拯物惭无具[5]。
不向此乡居，飘零复何处？

题 解

本篇作于卜居江上之际，诗人离开喧杂的城市，乘潮行舟，诗

中描写渡江的感受，体物细切。“乘潮”以下四句写景纯用白描，“遭时”以下诗句写心理活动，耐人寻绎、回味。吴淞江，即娄江，亦名下江，俗称刘家港。

注释

〔1〕沧洲：滨水之处，常用以指隐士的居处。沧洲趣：指隐者之趣。孟浩然《宿天台桐柏观》：“缅怀沧洲趣，近爱赤城好。”　〔2〕榜：棹。动旅榜，指乘船出行。　〔3〕苍蒹：即苍葭，一种芦苇。《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靡靡：延绵不绝貌。白鸟：鹤、鹭一类的白羽的鸟。《诗经·大雅·灵台》：“麀鹿濯濯，白鸟鹤鹤。”刘长卿《题魏万成江亭》：“苍山隐暮雪，白鸟没寒流。”翻翻：飞动貌。卢纶《赋得白鸥歌送李伯康归使》：“积水深源，白鸥翻翻。”　〔4〕野人村：高启所住的大树村在沙湖东南，吴淞江岸。　〔5〕具：才具。

东园种蔬

我非适世材，学圃乃所宜。
种蔬居东园，锄灌敢告疲？
夏来风露繁，众绿俱纷披[1]。
朝餐摘我菘，暮餐茁我葵[2]。
此味贱所嗜，蔓草勿害之[3]。
慨彼主父言，鼎食何其危[4]。

题解

本篇写田园生活，朴野之气近于陶渊明的田园诗，但亦有不似，诗中没有陶诗行云流水般的萧澹飘逸，所体现的复杂感受显

然是诗人在乱离时代忧惧太重、感慨太多所致,“蔓草勿害之”的感伤和“鼎食何其危”的议论,皆属此类。

注 释

〔1〕纷披:繁盛众多貌。杜甫《九日寄岑参》:“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 〔2〕菘:即白菜。《南史·周顒传》:“文惠太子问顒菜食何味最胜,顒曰:‘春秋早韭,秋末晚菘。’”芼:拔取。葵:一种蔬菜,古人种为常食,有紫茎、白茎两种,大叶小花。 〔3〕害:犹言侵扰。 〔4〕主父:指主父偃。《汉书·主父偃传》载其尝言:“丈夫生不得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主父偃最终落得举族被灭的下场,故云“鼎食何其危”。

见 耕 者

兹晨有佳兴,挈仗行远墟。
春犁稍已出,土脉向暖舒。
嘤嘤鸟哢谷[1],浏浏泉鸣渠。
岁功自兹始,为农亦良劬[2]。
而我惰四体,偃息在敝庐[3]。
饥匮固当尔,无为叹踟蹰。

题 解

《论语·微子》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子路从孔子出行,落在后面,往问一荷篠老人说:“子见夫子乎?”老人回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高启在田间见耕者劳作的情景,忍不住自喟“四体不勤”,固当饥匮。诗句自然质朴,“春犁稍已出,土脉向暖舒”的诗句,为前代所未抒写,“而我惰四体”诸句,生动有趣,富

含思致。

注 释

〔1〕鸟哢:鸟鸣。　〔2〕良劬:辛劳。　〔3〕四体:指四肢。惰四体:意即四体不勤。诗句用《论语》荷篠丈人典故。偃息:偃卧。

耕

江皋闻布谷[1],荷耜出柴门。
春暖乌犍快,朝晴绿树繁。
深耕行别陇,待馌望前村[2]。
自得庞公计,遗安与子孙[3]。

赏 析

这首田园之作描绘畅快的劳动场景,择取生动的劳作画面,精巧而不失朴野地刻画了一幅农耕图:在四周清翠的田野中,一声鞭响便可催起春耕的节奏。诗中充满了泥土的芬芳气息,倦世的诗人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活力。

注 释

〔1〕江皋:江边。江,指娄江。　〔2〕馌:送饭到田间。　〔3〕庞公:汉代隐士,襄阳人。《后汉书·逸民传》:庞公隐居岘山之南,足不入城市。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至,劝之保全一身,未若保全天下,庞公笑答各怀己志,得其栖宿而已。耕于垄上,刘表指而问道:"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说:"世人皆遗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

未为无所遗也。”刘表叹息而返。

牧

一笛去茫茫，平郊绿草长。
但知牛背稳，应笑马蹄忙。
度陇冲朝雨，归村带夕阳。
相逢休挟策，回首恐亡羊[1]。

题 解

陶渊明的田园诗荡溢着质朴澹适的气息，高启的田园诗往往流淌着乱世中寻找依泊的适意与反思。这首五律，前二句铺展一幅青野牧笛图。三、四句感时刺世，透过稳坐牛背行于悠扬笛韵中的牧童的纯朴双眼，打量这个世界，嘲笑马背上奔竞不止者。后四句写牧牛的惬意，发出何必非多读书求仕进名利，何必纵游四海的感叹，明末陈继儒《看儿戏》“何必多读书，身名乃俱泰”的诗句，可以作为它的注脚。

注 释

〔1〕这两句用亡羊与挟策之典，表达了追求自然，反对名利之意。典出《庄子·骈拇》：“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暮 归

朝出鸡始啼，暮归乌欲栖。

我身本无役，胡为亦东西？
徒步二十年，风埃面空黧。
入门闻邻杵，秋气凛以凄。
芙蓉坠古沼，络纬鸣中闺[1]。
有无了不问，歌吟夜灯低。
富贵固有日，我志焉能迷。
笑向细君道：勿为翁子妻[2]。

题 解

这是一首自我调侃之作。诗人自问朝出暮归，既非受人役使，为何东西奔走，尘埃满面？或许将来有富贵的一天，但他不想为此陷入迷途。结句调侃妻子说不要像朱买臣妻那样，不理解丈夫所为，反以为羞耻，其个性与志趣在嘲揄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注 释

〔1〕络纬：即莎鸡，俗称纺织娘。据《古今注》，名络纬，以其声如纺绩织纬。　〔2〕细君：指妻子。翁子妻，指吴人朱买臣妻。买臣：汉武帝时人，家贫而好学，不治产生，采樵为生。《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担薪行且诵书，妻子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于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听任其去。

渊源堂夜饮

悬灯照清夜，叶落堂下雨。
客醉已无言，秋蛩自相语。

题 解

这首意韵清新的小诗，蕴含象外之境，称得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西 陂

芳草水东西，春风路欲迷，
归时不觉晚，山与夕阳低。

题 解

绝句写胜日（良辰吉日）漫步西陂，看芳草流水任意东西，天色已晚，回望青山与夕阳渐渐低远，犹然不忍归去。格、意、趣俱佳。

雨中过玉遮山二首

其 二

寻钟入苍茫，一涧复一崦[1]。
落叶去方深，山扉雨中掩。

题 解

玉遮山，在阳山，《姑苏志》云：“横列如屏。”小诗围绕“玉遮”二字写雨中“寻钟入苍茫”的情趣，思致隽永，诗句灵动。

注 释

〔1〕寻钟：寻觅钟声。崦：山岭。

晚坐水上

潭岛去何深？斜阳树半阴。
偶来临水坐，非有羡鱼心。

题 解

这首五绝隽永、工致。诗人亲近自然，心灵与自然相融合，小诗体写对自然的皈依。人们常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高启反其意而用之，自剖心迹“非有羡鱼心”。既然毫无羡鱼之心，自然无须“退而结网”了，故第三句用了“偶来”一词。

访张司马不值，书园亭壁

亭午鹳鸣雨，果园花已稀。
偶来因忘去，非待主人归。

题 解

这是一首清隽洒脱的小诗，婉转变化具有唐人风致。高启访友不值，雨后花残，在友人园亭独坐憺然忘归，后两句轻轻点明久坐不是因为等候主人归来，惜花之意，萧逸之情，跃然诗中。

秋雨

瑟瑟复萧萧，灯前滴此宵。
秋声最难听，况复在芭蕉。

题解

诗写秋夜听雨不眠。“瑟瑟复萧萧”的声响侵蚀着他寂寞的灵魂，芭蕉与秋雨相互催发，声声令人憔悴，清幽的诗句将一片彷徨、孤寂点染得凄苦。

月下饮酒

月照绿樽深，清歌桂树阴。
嫦娥留伴我[1]，莫向画楼沉。

题解

这首五绝有李白《月下饮酒》的清狂之意。诗人惟愿与清月相伴，和光同尘，恳请嫦娥留伴，莫沉画楼。诗人心中怀着一种忧惧：清月沉于画楼，此心将何所依？因为只有清月下内心始不孤独绝望，坐忘尘世的喧嚣纷杂。

注释

〔1〕嫦娥留伴我：嫦娥，指明月。

送　　春

花残风雨暗遥津，记得迎春又送春。
此日不愁春去远，只愁催老少年人！

译解

这首送春绝句以冷隽含婉见长，诗人感伤的不只是韶华易逝，还包括复杂的人生和时代感受。现实的纷复乱离和岁月的无意义流逝，将他的思绪紧紧地裹住，如梦魇一样，挣脱不出，催老少年人。

我愁从何来

我愁从何来？秋至忽见之。
欲言竟难名，泯然聊自知[1]。
汲汲岂畏老，栖栖讵嗟卑[2]。
既非贫士叹，宁是迁客悲？
谓在念归日，故乡未曾离。
谓当送别处，亲爱元无睽[3]。
初将比蔓草，夕露不可萎[4]。
又将比烟雾，秋风未能披[5]。
蔼然心目间[6]，来速去苦迟。
借问有此愁，于今几何时。
昔宅西涧滨，尚乐山水奇。
兹还东园中，重叹草木衰。

闲居谁我顾，惟有愁相随。
世人多自欢，游宴方未疲。
而我独怀此，徘徊自何为？

题 解

《我愁从何来》是一个有趣的题目，诗句委婉含蓄，也大有奇趣。诗中说愁不来自于畏老之将至、嗟人生之卑、叹生计之艰、悲迁谪之远，也不来自离乡背井、送别友人。它来得快，去得却那样迟，蔓草没有它长久，烟雾没有它凝重。愁自何来？诗中没有说明，转而倾诉它是在何时滋长的。显然这种复杂的愁绪，包括对历史、世运的深切感悟，对政治、现实的失望，对人生失意、困苦的思索。构深致远，含蓄蕴藉，正是这首五言古的特点。

注 释

〔1〕泯然：尽失貌。　〔2〕汲汲：忧惶不安状。栖栖：零落孤寂状。〔3〕亲爱：指亲友。睽，即睽别，别离。　〔4〕这两句意为欲将愁思比蔓草，而蔓草有衰时。　〔5〕这两句意为欲将愁绪比烟雾，烟雾有被秋风吹散时，而此愁却无。　〔6〕蔼然心目间：蔼然：烟雾笼罩状。

秋　雨

秋雨乱我竹，堂上中夜惊。
昏昏起复卧，策策止且鸣[1]。
未分醉梦状，宁辨竹雨声？
初欣似张乐，终惧如闻兵[2]。
既觉两皆非，古繁耿自明。

悟彼事亦然，胡为劳我生？

题解

韩愈《秋怀诗》有云："窗前两好树，众叶光蔌蔌。秋风一拂披，策策鸣不已。微灯照空床，夜半偏入耳。愁忧无端来，感叹成坐起。"高启这首五言古，与韩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写一夜秋雨，敲打窗外乱竹，竹声、雨声时断时续，诗人起而复卧，卧而复起，心神穿游在醉梦之间，努力分辨竹声与雨声，初听好像是奏乐，恍然间又觉得是兵戈交加，顿生恐惧。这正是乱离时代士人精神动荡不宁的写照。结句写悟得一切幻觉皆心生的道理，然而这些幻觉何尝是捕风捉影！

注释

〔1〕策策：象声词。白居易《秋月》："落叶声策策，惊鸟影翩翩。栖禽尚不稳，愁人安可眠。"韩愈《秋怀诗》其一："秋风一拂披，策策鸣不已"，"愁忧无端来，感叹成坐起。"　〔2〕张乐：犹言奏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遂偶云和瑟，张乐奏天庭。"闻兵：听见兵戈厮杀之声。

月林清影

疏林逗明月，散乱成清影[1]。
流藻舞波寒，惊虬翔壑冷[2]。
云来稍欲翳[3]，风动纷难整。
圆魄忽西倾，愁看堕空境[4]。

题解

本篇逐句环绕“月林清影”，着力绘写凌乱心绪，虽借鉴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清歌，而哀怨之气浓重，笔调凄清，没有李白诗那样洒脱。散乱、流藻、惊虬、风动、西倾一类的醒目的字眼，构成一幅凄寒、乱凌的月林清影图，流淌着孤独、徘徊、郁涩、清冷的意绪。

注 释

〔1〕诗句化用杜甫《游龙门奉先寺》：“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2〕这两句以流藻乱舞、惊虬翔壑喻写月林清影。“流藻”句，意近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3〕翳：覆蔽。〔4〕这两句写明月西沉，诗人内心陷入空荡之中。圆魄：指圆月。贾岛《晚晴见终南诸峰》：“圆魄将升兔，高空欲叫鸿。”

西园晓霁

积雨淹夏半，始晴园景饶。
高林上初日，远水泛回飙[1]。
余情萱际蝶，新响树间蜩[2]。
讵必劳觞咏，烦忧坐已销[3]。

题 解

连绵累月的夏雨过后，高启郁躁的心情随之豁然开朗，西园的景色忽然也变得“丰饶”了。三、四句写高林朝阳、远水回风的远景，五、六句写萱际蝴蝶、林间新蝉的近景，忧怀坐望已销，何须烦劳觞咏。这首五言古明净、清新、隽丽，描绘心理变化，细致入微。西园，在苏州城西，《吴郡志》卷六云：“隙地直子城，甚袤。唐

谓之西园，今以作教场。”

注 释

〔1〕回飙：旋转的狂风。李白《久别离》：“愁如回飙乱白雪。”叶适《再过吴江赠僧了洪》：“回飙掩夹浦，势与黑楼颃。” 〔2〕萱：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吴郡志》卷三十：“吴中书生，呼为疗结花。”蜩：蝉。〔3〕这两句笔法接近林逋《山园小梅》：“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晚步游褚家竹潭

落日犹半野，闲来潭上游。
非因恋幽赏，聊欲散烦忧。
澄波鱼唼夕[1]，荒竹鸟吟秋。
不是愚溪上[2]，胡为吾久留？

题 解

这首五言古取境澹旷，抒发孤永之情，写景优容不迫，在诗法和境界上，与后来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的诗歌不无相近处。唐代褚家林亭，苏州园林之一，在长洲。

注 释

〔1〕唼(yǎn)：鱼在水面张口貌。 〔2〕愚溪：在今湖南永州市西南，本名冉溪，柳宗尝谪居此，改其名愚溪。柳宗元《愚溪诗序》：“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断断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晓出园池

发随秋叶落，心共晓云舒。
稍改新题句，浑忘旧读书。
林多移树鸟，池响食萍鱼。
无限悠然意，凉天独步馀。

题 解

这首五律字炼句工，境界清远。开句造意新奇，并点明这是一首秋怀之作。诗人从清幽的秋景中感受到了无限的恬适，诗兴正浓，不须苦吟，佳句应心而得。谢徽《缶鸣集序》所说的“冥默靓思，神与趣融，景与心会”，正是此诗的特点。

一窗秋影

修竹与疏桐，秋阴接桂丛。
并生金井侧，同映绮疏中。
隐匿才笼雾，交横忽飐风。
不须怀故馆，月落并成空。

题 解

本篇前四句以疏淡之笔绘写故馆一窗秋影的惬意、美好，后四句写风雨如晦，美景不能长久，其中有惋惜，有苦闷，也有无奈。“不须怀故馆”的自我劝慰，自非真正的解脱，“月落并成空”显然也不是诗人所愿接受的现实。

晓　　睡

野夫性慵朝不出，敝篑萧然掩闲室[1]。
村深无客早敲门，睡觉长过半檐日。
林深寂寂鸟鸣少，窗影交交树横密[2]。
此时欹枕意方恬[3]，一任床风乱书帙。
昔年霜街踏官鼓，欲与群儿走争疾[4]。
如今只恋布衾温，悟从前计应多失[5]。
厨中黍熟呼未起，妻子嗔嘲竟谁恤？
天能容老此江边，无事长眠吾愿毕。

题解

本篇作于辞归江上之际。“昔年霜街踏官鼓”尽管用了“昔年”一词，实际上所写的不过是洪武二、三年的事，“欲与群儿走争疾”的自嘲极富意态和表现力。诗人将政治看作一种“游戏”，早就看够了，不能忍受了，归来后更觉往日事事非。晓睡、慵懒，在这里都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蕴，象征着自由和远离樊笼。

注释

〔1〕敝篑：破旧的床席。韦应物《郊居言志》：“出去唯空屋，敝篑委窗间。何异林栖鸟，恋此复来还。世荣斯独已，颓志亦何攀。唯当岁丰熟，闾里一欢颜。”　〔2〕交交：错杂貌。　〔3〕欹(qī)：倾侧。白居易《春眠》：“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　〔4〕官鼓：古代京师使人掌巡官街，五更三点，鼓自内发，坊市门皆启。这两句所写为洪武二、三年在南京供职之事。　〔5〕“悟从”句：意即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所

说的“觉今是而昨非”。

夜坐有感

一鸦不惊城鼓低，窗雨入竹暗凄凄。
东邻夜宴歌尚齐，西邻战没正悲啼。
此时掩卷谁能问，默坐灯前对瘦妻[1]。

题解

明清诗人批评元诗“淫哇”、“纤佻”，按照儒家诗教的标准来看此诗，这首作于元末的七言古，调笑谑浪，自然是难逃“纤佻”的指责。然而，在兵荒马乱的残酷现实面前，高启内心错织的无奈、苦涩、郁闷，何必借助豪言大言、冠冕堂皇的诗句、闲适自得的意境来掩饰！诗中的谑谐，笑中含悲，正是荒诞与悲剧的交汇。

注释

〔1〕瘦妻：杜甫《北征》：“瘦妻面复光。”王安石《杜甫画像》：“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此用其词。

东池看芙蓉

江天摇落逢秋杪，满目残荷与枯蓼[1]。
东家喜有木芙蓉，几树繁开依绿沼。
秾艳低将流水暎，寒香远逐回风袅。
半愁霜露倚蒹葭，老去徐娘犹窈窕[2]。
天公似厌秋冷淡，故发芳丛媚清晓。

莫嗟不及见阳春，车马尘埃相污少。
吴王宫废断行客，湘女祠空掩啼鸟[3]。
何如此地独来寻，静对婵娟散忧悄[4]。
兰舟虽无美人采，日暮孤吟自行绕。
明朝重到恐消魂，零落红云波渺渺。

题解

王世贞《艺苑卮言》评高启诗："丽若太阳朝霞，秋水芙蕖，词家射雕手也。"这首七言古，以"老去徐娘犹窈窕"比喻芙蓉，大胆而新奇。"天公似厌秋冷淡，故发芳丛媚清晓"的诗句，构思奇妙，语言不落俗套。至"莫嗟不及见阳春"以下，境界又为一变。

注释

〔1〕蓼(liǎo)：一种味辛辣的植物。　〔2〕"老去"句：喻写秋芙蓉的姿态。徐娘：《南史·梁·徐妃传》：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季江每曰："徐娘虽老，犹尚多情。"　〔3〕吴王宫：指春秋时吴王的离宫。《姑苏志》：吴王离宫在长洲东南，又相传吴王别宫在吴县界。湘女祠：供祀湘水神，在洞庭湖君山上。　〔4〕婵娟：喻秋芙蓉。

与客饮西园花下

一壶酒正满，一树花仍新。
倾壶对花树，日暮西园春。
不爱枝上花，爱此花下人。

相逢莫学花无赖[1]，明日分飞随路尘。

题 解

此诗借咏花抒写友人相聚惜别的情感，自然平易的诗句萦结着一缕淡淡的哀愁。

注 释

〔1〕花无赖：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此用其词。

邻家桃花

春色东家出，相窥似有心。
曲垣遮自短，别院闭还深。
影动疑人折，香摇妒蝶寻。
好风时解意，吹片拂罗襟。

品 赏

古代诗人对"满园关不住"的春色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如吴融《杏花》："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陆游《马上作》："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桥头。"叶绍翁《游园不值》："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高启这首五律，融化前人诗意，撷取眼前的桃花，以"特写"的方式咏春，诗思细腻，拟人肖真。一、二句变化生新，赋予桃花以深情。五、六句写爱花之意，生动灵趣。七、八句写片片红云，飘落衣襟，清香满袖，与唐人李中《桃花》诗句"谁步宋墙明月下，好香和影上衣襟"有同工之妙。

孤　雁

衡阳初失伴[1]，归路远飞单。
度陇将书怯，排空作阵难。
呼群云外急，吊影月中残[2]。
不共凫鹭宿，蒹葭夜夜寒[3]。

题解

孤雁，是古代诗人多情善感的化身和精神寄托。高启毕生寻觅心灵的一片静土，而乱世的孤独感如此强烈，令他难以摆脱。本篇写人生的郁闷，失群的愁苦，自洁的高志，及随之而来种种寂寞，孤雁成了诗人的化身，它的清影，茕独，孑吊，失伴、孤飞、怯远、呼群、吊影，凡此种种，都细切地传述着诗人内心世界的凄凉彷徨。高启另一首《池上雁》云："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风露秋丛阴，孤宿敛残羽"，"岂无凫与鹭？相顾非旧侣。"（《高青丘集》卷四）传达的亦是这一精神追求。诗句凝结着一种挥之不去、难以名状的孤独之思，金檀《凫藻集序》评说："沉思郁结，常似幽忧失志。"

注释

〔1〕"衡阳"句：范仲淹《渔家傲》："衡阳雁去无留意。"张炎《解连环·孤雁》词云："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悦然惊散。"　〔2〕这两句绘写孤雁云中哀唤群伴，残月下形影相吊的形态。　〔3〕鹭(yī)：鸥鸟。蒹葭：见《渡吴淞江》诗注。

孤 鹤 篇

凉风吹广泽，日暮多浮埃。
中有失侣鹤，孤鸣迥且哀。
修翮既摧残[1]，一飞四徘徊。
矫首望灵峤[2]，云路何辽哉。
渚田有遗粟，欲下群鸿猜。
岂不怀苦饥，惧彼罗网灾。
翩翩浮丘伯[3]，朝从东海来。
相呼与之归，谓是仙骥材[4]。
荫之长林下，濯之清涧隈。
圆吭发高唳[5]，华月中宵开。
誓从临玄景，永戏昆丘台[6]。

题 解

高启一生常怀忧思，自言欢少愁多，每每自比孤雁、孤鹤。本篇咏孤鹤失去侣伴，惧于罗网，常怀苦饥，受群鸿猜忌，生存的忧惧和压力如此沉重，诗人又深爱着孤独，不甘同于俗流，精神不得解脱之际，幻想在仙人的帮助下，独鹤达到了澄明的世界。

注 释

〔1〕修翮：长的羽茎。　〔2〕峤：山道。灵峤，指通向仙山之路。〔3〕浮丘伯：即浮丘公。谢灵运《登海海峤与从弟惠连》："悦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李善引《列仙传》注："王子晋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4〕仙骥材：《相鹤经》："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也。"　〔5〕吭：鸟喉。

鲍照《舞鹤赋》:“引员吭之纤婉,顿修趾之洪姱。” 〔6〕玄景:金檀引《云笈七签》注:“太极有玄景之王,司摄三天之神仙者也。”昆丘台,《十洲记》:“(昆仑)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辉,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一角有积金为天塘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

燕覆巢

双燕生五雏,怡怡向高屋。
雏饥母出风雨来,新作深巢竟倾覆。
主人念雏不解飞,移之别垒待母归。
雏虽得垒燕勿喜,相逢主人亦偶尔。
明年作巢当更好,须信安居最难保。

题解

这是一首隐喻诗。以燕巢翻覆为题材,以隐晦的艺术手法,写人世之感,提出在这个风雨多变的时代,士人应该保持个体的清醒,早日寻到人生的归宿。得遇良主是许多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启尖锐地指出“相逢主人亦偶尔”,即使得遇良主,也不过是暂“寄人篱下”而已,所以,最好的归宿,莫过于自筑隐巢,而不是寄希望于“主人”的恩赐。

白水冒我田

白水冒我田,风雨无休时。
午鸠屋上鸣[1],贫家起何迟。

沟壑知不免[2]，顺受胡可辞？
有酒我自斟，有粟妻自炊。
且尽今日欢，勿顾明日悲。
商歌出金石[3]，愧无圣人师。

题 解

高启《娄江吟稿自序》云："遣忧愤于两忘，置得丧于一笑。"田地淹没，风雨不休，诗人没有彻夜不眠，也没有天明就焦急地往田里观望。相反，午鸠在房上鸣叫半天了，诗人才起床。情知不免于灾难，诗人持一种旷达的平淡心，对待种种人生艰辛。这首五言古传写的辛酸也感人至深，正如清初张岱《看蚕》写生计艰辛所云："仓皇不可说，反变为笑呢。苦至无声泪，此笑真足悲。"

注 释

〔1〕"午鸠"句：俗谓鸠鸣为雨候，故有鸠鸣风雨的说法。陆游《临江仙·离果州作》："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高启《闻鸠》："江城树暗暮云低，谷谷春鸠屋上啼。凭仗莫呼山雨至，归人马滑畏深泥。"　〔2〕沟壑：山沟，借指死亡。　〔3〕商歌：悲凉之音，商声凄凉悲切，故称。金石：钟磬一类的乐器。"商歌"句：典出《韩诗外传》：原宪居处环堵之室，蓬户不完，歌《商颂》，"声沦于天地，如出金石"。

登 西 城 门

登城望神州，风尘暗淮楚[1]。
江山带睥睨，烽火接楼橹[2]。
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

向来禾黍地，雨露长榛莽。
不见征战场，那知边人苦。
马惊西风笳，鸟散落日鼓。
呜呜城下水，流恨自今古。

题解

本篇作于元末。“风尘暗淮楚”，指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之间的争战。《青丘子歌》高唱“不闻龙虎苦争斗”，然而面对“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的现实，他自是忧心如焚，登姑苏西城门，望烽火连天，回想千古不已的征战，独自吟唱“流恨自古今”。

注释

〔1〕风尘：犹言风烟，指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之间的争战。　〔2〕这两句写峰火遍地。睥(pì)睨(nì)：城上的齿状小墙，也称作女墙。楼橹：建于地面或车、船之上用作军中了望或攻守的无顶盖的高台。

三　鸟

三鸟生异林，相逢偶同飞。
各矜好毛羽，吟弄朝阳辉。
惊风动地至，群飞各乖违[1]。
一翔入云天，一落陷虞机。
一止野田间，蓬蒿郁相依。
啄啄有馀粟，岁晏谅不饥[2]。
犹惧雪霜侵，啁啾独鸣悲[3]。
我行见此鸟，相对发叹嘘。

当知皇天仁，偏恤尔陋微。
视陷宜省畏，瞻高勿贪希[4]。
田间适本性，舍此欲何归？

题 解

本篇在构思谋篇上别具新意的，是对比“三鸟”在“惊风动地至”时的不同选择和命运结局，譬喻、说理融为一炉，肯定“田间适本性”的人生选择。

注 释

〔1〕乖违：分离。　〔2〕岁晏：岁晚。　〔3〕啁（zhōu）啾：象声词，鸟鸣声。　〔4〕这两句的意思是相比陷于罗网者，应自省可畏，相比高飞者，勿生贪希羡慕之心。

萧炼师鹰窠顶丹房

人间不可住，混浊同腐腥。
一落三十年，尘梦无由醒。
稍闻方士说[1]，恍惚通仙灵。
羡门与偓佺，相期饵芝苓[2]。
自顾真病鹤，秋风堕疏翎。
碧海不得渡，烟雾愁冥冥。
师从天姥来，身佩豁落经[3]。
不邀五利宠，深栖炼神形[4]。
东观鹰窠峰，中天插孤青。
其下吐浴日，其高罣飞星[5]。

昔有学道侣，井曰遗岩扃[6]。
爱兹绝俗地，遂尔留轩骅[7]。
太鼎生紫烟，丹成卫天丁[8]。
金骨坐可蜕，骑龙驾风霆。
积水浮方壶[9]，东望类点萍。
紫台白玉榜，中有真人庭[10]。
飞游愿从师，往读《新宫铭》[11]。

题解

这首五言古是高启为数不多的游仙诗之一，作于元末。诗人痛恨世道混乱，入手即云："人间不可住，混浊同腐腥。"这就是说他追求隐逸和仙境不是出于对生命短暂的忧惧，而是要摆脱人世的"腐腥"，获得心灵的宁静。炼师，即炼丹士。鹰窠山，在海盐县南，前临澉湖，后枕大海。

注释

〔1〕方士：方术之士。　〔2〕羡门：指子高，方仙，见前注。偓佺：《搜神记》："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七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松者，简松也。时受服者，皆三百岁。"芝苓：茯苓，寄生在松树根上的菌类植物，古人传说中以为服之可以长生。　〔3〕天姥：指天姥山，在浙江嵊县与新昌县之间。豁落：指道教的符箓，道教有"七元豁落镇星精符"、"一元豁落日精之符"等，《道藏》有《北帝说豁落七元经》。李白《留别南曹群官之江南》："身佩豁落图，腰垂虎盘囊。"　〔4〕五利：汉代方士栾大的称号，《史记·孝武本纪》：汉武帝见栾大，先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系，乃拜栾大为五利将军。炼神形：道家讲求

内丹之术,练神凝气。这两句的意思是萧炼师不以方术小技希宠权贵,而志在大道。 〔5〕罣(guà):同"挂",悬挂。 〔6〕相传紫霄真人谭峭,少好道,游名山,居南岳炼丹,丹成,入青城山化去。海盐有谭仙岭,传为其采药得道处。 〔7〕幈(píng):同"屏"。 〔8〕天丁:即神丁,《混元皇帝圣纪》:"仙真列侍,神丁卫轩。" 〔9〕方壶:传说中的三山之一,《拾遗记》:三壶为海中三山,一曰方壶,即方丈。二曰蓬壶,即蓬莱。三曰瀛壶,即瀛州也。 〔10〕紫台:道家称神仙所居之处。真人:指仙人。〔11〕《新宫铭》:苏轼《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自注:"唐有梦书《新宫铭》者,云紫阳真人山玄卿撰。"

临顿里十首

其 二

应爱山斋好,秋风不卷茅[1]。
凿渠侵蚁穴,移树带禽巢。
人世真浮梗,吾生岂系匏[2]?
不逢皮从事[3],谁结岁寒交!

题解

原注:"在城东,旧为吴中胜地,陆鲁望所居也。皮、陆有诗十首咏之,余悉次其韵,盖仿佛昔贤之高致云。"这段文字出自《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卷中载:"临顿桥,在长洲县北。临顿者,亦吴时馆名也。陆鲁望尝居其旁。"陆龟蒙居临顿里,与皮日休唱和,各赋临顿诗十首,高启一一和之。本篇为第二首,写闲适澹泊的隐者之乐,还着重写了高士岁寒之交。

注 释

〔1〕“秋风”句：化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2〕浮梗：漂浮的桃梗，典出《战国策·刘策三》：有土偶人与桃梗相语，土偶曰：“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尔？”后人以浮梗喻飘泊不定。岂：岂非。系(xì)匏(páo)：典自《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后人多以此喻弃置不用，或隐居不仕。　〔3〕皮从事：指皮日休，字逸少，后字袭美，竟陵人，自称鹿门子。咸通八年(867)登进士第，翌年游苏州。咸通十年(869)，被苏州刺史崔璞辟为军事判官，与陆龟蒙相唱和。后入京为著作郎，迁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副使。入黄巢义军，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入长安，授翰林学士。与陆龟蒙相齐名，人称“皮陆”。

晚寻吕山人

小艇载琴行，松花落晚晴。
君家最可认，隔树有书声[1]。

题 解

小诗抒写载琴访友人吕敏的洒宕澹适。吕山人，指北郭十子之一的吕敏，字志学，毗陵人。志慕高远，性好清静。元代尚胡服，惟道士准许“深衣幅巾”，志学易服学道，洪武初，官无锡教谕，十三年(1380)，举人才。有《无碍居士集》。

注 释

〔1〕这两句意近唐人翁承赞《书斋漫兴》其一：“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

得 家 书

未读书中语，忧怀已觉宽。
灯前看封筴，题字有平安。

题 解

唐人李绅《得家书》诗云："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高启五绝细致描绘收到家书后的心理感觉，真情浇漓。他的七绝《客越夜得家书》，写作年代与游历心境虽有不同，但写情则一，诗云："一接家书意便欢，外封先已见平安。故乡千里书难得，不敢灯前草草看。"（《高青丘集》卷十八）

闻 柝

朝击城上霜，暮击关下月。
愁梦畏频惊，何方此声歇？

题 解

绝句见于《槎轩集》，从传写的乱离来看，作于元末。小诗着力描写闻柝的感受，"朝击"、"暮击"表达了厌恶之情。柝声使人愁梦频惊，诗人对一片净土的渴望，在简短的诗句中传达得如此强烈！

西园梨花唯开一枝

孤芳不满柯，蜂蝶未经过。
莫怨春情薄，开多落也多。

题解

孤芳，对乱世中的士人来说未尝不是慰疗心灵的良剂。小诗拈咏西园独开的一枝梨花，指出何必追求繁华满树，何必蜂拥蝶簇，只要悟得花开得多落得也多的道理，就无须再怨春情薄了。

陌上见梅

陌头一树带风沙，零露寒香日欲斜。
车马纷纷谁暇看，当年只合种山家。

题解

孤清的梅花只适于种在深山远林、小园城曲，与处士、野鹤作邻。陌上车马纷纷，行人熙熙攘攘，有谁去关注几株“零露寒香”的梅花呢？梅花在行人为利禄奔趋的喧嚣中，独开陌上，被细心的诗人发现，谱下这首七绝。高启不愧咏梅的高手，《梅花九首》极尽摇曳之姿，此诗也是难得的佳作。

西山幻住期看梅花雨雪不果三首

其 三

翠羽休啼怨不来[1]，满林风雪满身苔。
此花不是繁华种，只合空山独自开[2]。

题 解

王冕《白梅》诗云："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高启《梅花九首》有"琼枝只合在瑶台"之句，《陌上见梅》有"当年只合种山家"之句。这首七绝，幽清孤峭，亦有"此花不是繁华种，只合空山独自开"的妙句。幻住寺，在阊门外雁荡村，据《姑苏志》，元大德间，僧明本至吴，喜其地名与雁荡山合，遂结草庵于此，赵孟頫名之曰"栖云"，其后别创精舍，改名幻住。

注 释

〔1〕"翠羽"句：柳宗元《龙城录》：隋人赵师雄迁罗浮，日暮憩车松林酒肆傍，一女子淡妆素服出迎，芳香袭人，遂至酒家同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翌日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鸣。高启《为石城朱氏题梅雪轩》："翠羽惊啼莫怨猜，破寒宜共一樽开。"　〔2〕这两句意近王冕《白梅》："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

游幻住精舍

寒扉斜向竹间推，此日重来是几回？

行遍空林僧不见，慰人怜有一枝梅。

题 解

幻住寺景致幽静，高启经常往来寺中看梅，《西山幻住期看梅花雨雪不果三首》有“此花不是繁华种，只合空山独自开”的妙句。《幻住精舍寻梅》有“自惭丧乱尚飘泊，泪眼如看故人面”，“南枝北枝乱如雪，未许东风吹一片”的写心佳句。这首七绝，凄清隽永，三、四句，神韵轻摇，境界清远。

春暮西园

绿池芳草满晴波，春色都从雨里过。
知是人家花落尽，菜畦今日蝶来多。

题 解

菜畦里飞来许多蝴蝶，细心的诗人知道别家园中繁花已经落尽。绝句极尽含蓄蕴藉之能事，意在感叹繁华易衰，不如平淡素朴能保持长久。

读徐七《北郭集》

一卷忻看故友诗，诗留人去喜还悲。
西窗夜雨灯前读[1]，不似连床对咏时。

题 解

徐贲著有《北郭集》,这首绝句写读徐贲诗集的所感所思。后两句对写此时西窗夜雨读诗和昔日连床的对咏,自是不同的况味,思友之情,注于笔端。

注 释

〔1〕"西窗"句: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夜中有感二首

其 一

少壮无欢似老时,身穷宁坐苦吟诗[1]?
卧思三十年来事,一半间关在乱离[2]。

题 解

绝句作于元末明初之际。自问一生身穷无欢,是不是耽于苦吟所致?诗中没有明确的回答,但答案是无需置疑的,多愁寒困正是性耽苦吟的一种结果。诗中又包含这样一问:苦吟因何?原来是三十年中"一半间关在乱离"!清人赵翼感叹杜甫"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对高启而言,这既是诗人的人生悲剧,也是国家社会的悲剧。

注 释

〔1〕坐:由于,因为。　　〔2〕间关:辗转周折。

优人李州侨乞米二首

其　一

曾称富贵客，粉墨尊前面[1]。
憔悴立穷途，浑非旧时见。

题解

借吟优伶抒写天下兴衰事，为诗家常用笔法。这两首五绝，通过优人李州侨的遭际传写时事，将历史兴衰尽囊括于笔下，不事铺陈，而含有不禁的悲思，具备“诗史”的品格。

注释

〔1〕富贵客，指常在富贵之家演戏作场。粉墨：粉墨登场。尊，通“樽”。

其　二

戏场鼓笛静，人无太平乐。
尔莫怨饥寒，梨园亦零落[1]。

注释

〔1〕梨园：此指宫廷教练歌舞艺人之处。《新唐书·礼乐志》：“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高启《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梨园散尽宫槐落，天子愁多内宴稀。”

吴别驾宅闻老妓陈氏歌

白发相邀出后厅，莫辞为唱《雨霖铃》[1]。
如今人尽怜年少，谁肯同来特地听。

题 解

绝句借听老妓陈氏之歌，抒写人世的悲酸。明末范昌期《老妓》诗云："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安得江州白司马，尊前重与诉琵琶。"可与此诗同读。

注 释

〔1〕《雨霖铃》：唐玄宗时教坊大曲名。《明皇杂录》、《杨妃外传》等载唐玄宗避兵入蜀，初入斜谷，霖雨弥旬，栈道中闻铃声，玄宗方悼杨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曲调极哀怨，后亦用为词调。

江上逢旧伎李氏见过四首

其 一

玉筝红烛艳春罗，惯向高堂听汝歌。
今夕相逢为重唱，孤舟江冷月明多。

题 解

身处乱世的诗人，对宫女、优伶、歌伎的遭际，有着特殊的敏感，高启《优人李州侨乞米二首》借梨园兴衰写天下变故，这四首

绝句也属此类作品，作于洪武元年(1368)前后。第一首以“惯向高堂听汝歌”对比今夕江上重逢的孤舟江冷，兴衰之感不言而喻。第二首回想“南园旧日同听客”，叹惋世事变迁，朋辈零落。第三首关切旧妓李氏，展望前途未虞，充满深深的忧惧，抒写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第四首殷勤相问再会之期，“朱门风雨几家关”写兴亡之意很是明显。绝句借歌伎见证历史兴亡，堪称为一代诗史。

其　二

多谢停舟共一卮，《石州》歌罢各低眉[1]。
南园旧日同听客，零落如今剩有谁？

注　释

〔1〕《石州》：商调曲，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二：“东南日出照高楼，楼上离人唱《石州》。”

其　三

谁识能歌旧散声，愁中听处尚分明。
玲珑酒罢休催去[1]，月落江潮尚未平。

注　释

〔1〕玲珑，指唐代歌伎商玲珑，《语林》：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官妓商玲珑巧于应对，善歌舞。元稹赠白居易《重赠》：“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白居易《醉歌》：“腰间红绶系未稳，

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其 四

平常歌舞不能闲，多在青春甲第间。
借问年来还到否，朱门风雨几家关？

九月八日对菊

预向篱边把一杯，黄花多意已能开。
不忧风雨明朝阻，懒逐时人斗折来。

题 解

绝句题目不仅富有新意，而且深具内蕴。九月八日对菊，并不是因为担心明朝风雨相阻，而是懒得随人俯仰，像那些自标高雅的名士那样，只到重阳日才“斗折”篱菊。诗人的高士风韵、奇倔的个性在此得到充分的凸显。

回 文

风帘一烛对残花，薄雾寒笼翠袖纱。
空院别愁惊破梦，东阑井树夜啼鸦。

题 解

回文诗，相传始于晋代傅咸、温峤，诗已不传，今所见以苏蕙《璇玑图》诗最为著名。历代文人喜以回文游戏笔墨，不乏佳作。

这首绝句虽有游戏的味道，而非纯粹的游戏文字，实是一篇不错的写心之作，倒读韵味更佳。陆龟蒙喜作回文诗，高启此诗与陆氏《回文》、《晓起即事因成回文寄袭美》相比，才思似稍胜一筹。

秋闺怨回文

人行远寄写情诗，静院秋声恨别离。
新雁过时惊梦短，尘窗桂影月迟迟。

题解

高启回文诗游戏的意味较皮日休、陆龟蒙的作品要少一些，作回文诗，还体现了他诸体兼备的诗歌追求。洪武三年(1370)，他在《独庵集序》中说："盖尝论之，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为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凫藻集》卷二)

端　午

自临南浦采香蒲[1]，喜见游船度远湖。
人好须缠长命缕，时清休佩避兵符[2]。
红榴近席明当眼[3]，白葛裁衫薄映肤。
千古独醒成底事[4]？且酬佳节到双壶。

题解

本篇见于朱绍编刻的《三先生诗集》，传达的意绪较为复杂，

三、四句写端午风俗，寄托了“时清”的感慨，结句大有清狂之意，“千古独醒成底事”，既是咏屈原，也是写心。从“时清休佩避兵符”以推，此诗作于洪武初。

注 释

〔1〕香蒲：蒲草。端午风俗，以蒲艾簪门，虎符缠臂。　〔2〕长命缕：《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名长命缕。”民间相传端午系长命缕，百病不生。避兵符：指艾虎符，古人端午节佩之以避灾难。高启《艾虎》：“乍出草间微，高悬卫午扉。何能令鬼避，应假於菟威。”　〔3〕当眼：在眼前，显眼。明当眼：犹言鲜艳悦目。　〔4〕千古独醒：用屈原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不以为然。

示 内

不寻生计只寻春，寄语山妻莫漫嗔。
且放疏狂醉杯酒，圣恩元许作闲人。

题 解

这首七绝自写放旷疏落的个性，给人很深的印象。从“圣恩元许作闲人”来看，当作于辞归后。不过，高启对朱元璋的判断还是不准确的。朱元璋赐金准许高启还乡，从心底深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表现出的大度很大程度上是示给天下人看的，其后来颁布诏令说“寰中士夫有不为君用者，即有背教，杀而籍没之不为不公”。如果洪武改元初，朱元璋就以此面目示于天下，高启恐怕很

难写出“圣恩元许作闲人”一类的诗句。

塞 下 曲

日落五原塞，萧条亭堠空[1]。
汉家讨狂虏，籍役满山东[2]。
去年出飞狐，今年出云中[3]。
得地不足耕，杀人以为功。
登高望衰草，感叹意何穷。

题 解

历代边塞诗都不乏揭露战争灾难和罪恶的作品。高启诗集中边塞诗极少，这是一首代表作。痛恶战争的高启其实不喜爱写边塞诗，此诗也是以反战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尖锐地批评了统治者“得地不足耕，杀人以为功”。《明诗别裁》评曰：“为千古开边者垂戒。”

注 释

〔1〕五原塞：即汉五原郡之榆柳塞，在今内蒙古五原。亭堠(hòu)：亦作“亭候”，古代边境用以了望和监视军情的亭堡。　〔2〕籍役：谓征役。山东：战国、秦汉时指崤山、华山以东的地区，也称作关东。鲍照《数诗》：“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　〔3〕飞狐：要隘名，在今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两岸峭立，一线微通，为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的交通要道。南朝梁人虞羲《咏霍将军北伐诗》：“飞狐白日晚，瀚海愁云生。”云中：古郡名，秦时置郡，治所在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田舍夜舂

新妇舂粮睡独迟，夜寒茅屋雨来时。
灯前每嘱儿休哭，明日行人要早炊。

题解

李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诗云："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高启此诗绘写农妇劳作之苦，真实感人，语言质朴无华。高启《田家行》有"新妇舂炊儿夜泣"之句，可谓浓缩了这首诗的意思。

步至东皋

斜日半川明，幽人每独行。
愁怀逢暮惨，诗意入秋清。
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
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

题解

高启诗愁言满卷，挥之不去。这篇五律写于辞归后。天下似已步入"清时"，诗人也摆离了官网的束缚，自由自在于林下，然而他终未能解脱出来，看他"幽人每独行"、"鸟啄枯杨碎"的诗句，便可感知其心绪的沉重。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分析认为高启的自由个性与明初正在形成的高压环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在他辞官以后，仍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抑和痛苦，《步至东皋》表现的不是优游山林的闲适，而是充满了阴暗幽凄，五、六两句所

写是全诗的核心意象，这似乎是生命遭摧残而且毫无着落与安全感的象征。

太　湖

长溪如白虹，分走荆霅派[1]。
具区纳群流，襟带三郡界[2]。
太虚混鸿濛，元气流沆瀣[3]。
初疑溟渤宽，稍觉云梦隘[4]。
茫茫雁飞迟，飒飒帆度快。
雨来黿报鸣，风起鸥惊迈[5]。
神龙作渊都，岂复数鳞介。
珠光照水府，不受白日晒。
朝看炮车云[6]，雪浪动澎湃。
声吹地将浮，势击山欲坏。
黄头虽轻生，捩柁不敢懈[7]。
有时湛明镜，峰吐青几块。
烟中树若莎，波上舟如芥。
渔就沙岸炊，客来水祠拜。
震泽思禹功，夫椒记吴败[8]。
白鱼逢夏出，黄柑待秋卖[9]。
我性好游观，夙负云水债。
欲寻鸱夷舸[10]，不顾涉险戒。
人生亦何为？世故自拘械。
万事风飘花，百年露垂薤[11]。
何当叩林屋，秉炬访仙怪[12]。

试探不死方，为人起疴瘵[13]。

题 解

太湖，在苏州西南三十馀里，方圆数百里，碧波皴染，湖中七十二峰，群山如黛，景色胜绝东南。此诗描写太湖，绘景与抒情熔为一炉，山水的雄丽与诗人的洒宕相互激发，画卷景色瑰丽，波澜壮阔，艺术感染力极强。

注 释

〔1〕荆霅(zhà)：荆，指荆溪，在宜兴南，以近荆南山而得名，上承永阳江，下注于太湖。霅：指霅溪，在浙江吴兴南，四水汇聚于此，东北流四十里入太湖。　〔2〕具区：太湖的又称。三郡，指苏州、湖州、常州。《姑苏志》：方圆五百馀里，占苏、湖、常三州。北有百渎，纳南京、常州、镇江诸地之水，南有诸溇，纳宣城、徽州、杭州、湖州、嘉兴诸水。　〔3〕太虚：犹言宇宙。鸿濛：元气未分貌。沆瀣：指水气。　〔4〕溟渤：指溟海和渤海，鲍照《代君子有所思》："筑山拟蓬壶，穿池类溟渤。"云梦：谓云梦泽。　〔5〕鼁：指太湖鼁。"雨来鼁报鸣"，金檀引《埤雅》注："鼁欲雨则鸣。""风起鸥惊迈"，金檀引《南越志》注："江鸥一名海鸥，在涨海中，颇知风云，若群飞至岸，渡海者以此为候。"　〔6〕炮车：古代的一种战具，用以载石炮，或火炮。砲车云，暴风雨到来之际的一种云，即砧状积雨云。苏轼《六月七日泊舟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今日江头天色恶，砲车云起风欲作。"　〔7〕黄头：汉代习于水战的羽林军，多著黄帽，人称羽林黄头。轻生：不畏死。捩柁：扭转船柁。王安石《彭蠡湖》："东西捩柁万舟回，千岁老蛟时出戏。"　〔8〕震泽：太湖的别称。禹功：大禹治水的功绩。夫椒：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吴王夫差尝败越兵于此。　〔9〕白鱼：指太湖白鱼，《吴郡志》卷二十九："白鱼，出太湖者为胜。……吴人以芒种日谓之入梅，梅后十五日谓之入时。白鱼于是盛出，谓之时里白。"黄柑：指洞庭黄橘，见前注。

〔10〕鸱夷舸：相传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　〔11〕“百年”句：谓人生如薤露，易于消失。　〔12〕林屋：指林屋洞，在太湖洞庭山下，道书第九洞天。洞有三门，中有石室、银房、石钟、石鼓、金庭、玉柱、白芝、隐泉、金沙、龙盆、鱼乳泉、石燕。《吴地记》：“吴大帝使人行三十余里而返，云上闻波涛声，有大蝙蝠如鸟，拂杀人。火穴中高处，火照不见巅，穴有鹅管钟乳，冰寒不可得入，春夏方可入。”　〔13〕不死方：长生不老之方。起疴瘵：治愈疾病，起死回生。

明　月　湾

木叶秋乍脱，霜鸿夜犹飞。
扁舟弄明月，远度青山矶。
明月处处有，此处月偏好。
天阔星汉低，波寒芰荷老[1]。
舟去月始出，舟回月将沉。
莫照种种发，但照耿耿心[2]。
把酒酹水仙，容我宿湖里。
醉后失清辉，西岩晓猿起。

题　解

本篇咏月写心，清新隽永，境界可谓“一心独往，万象俱开”，神韵逼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明月湾，在太湖西洞庭山消夏湾之东，石公山之西，又有大明湾、小明湾之分，湖堤环抱，形如新月。

注　释

〔1〕星汉:天河,银河。芰荷:菱叶与荷叶。　〔2〕种种:头发短少貌,形容衰老。曾巩《上翁领》:"颠毛已种种,世患方纷纷。"耿耿:心事忡忡貌。

月夜游太湖

欲寻林屋隐,还过洞庭游[1]。
远水初涵夜,长天尽作秋。
湖如青草阔,月似白莲浮[2]。
万壑风传笛,三更斗挂舟。
叶应随鸟散,山欲趁波流。
浩荡吾何适?鸱夷不可求[3]!

题 解

高启咏太湖的作品,清空、雄壮不流于凡俗者,当推此诗与《太湖》,"因物赋形,纵横百出,开阖变化"(谢徽《缶鸣集序》)。"远水初涵夜,长天尽作秋","万壑风传笛,三更斗挂舟","湖如青草阔,月似白莲浮","叶应随鸟散,山欲趁波流",既有大笔的动态,又有细微的感触,并巧妙地照应着"月夜游太湖"的诗题,与唐人方干《早发洞庭》"长天接广泽,二气共含秋","孤钟鸣大岸,片月落中流"的诗句相媲美。方干诗结句"却忆鸱夷子,当时此泛舟"可作为此诗结句的注脚。王夫之《明诗评选》评说:"平适。不作险语、大语、清通语、诞语,正当如此。"

注 释

〔1〕林屋:林屋洞,见前注。洞庭:指太湖东、西洞庭山。　〔2〕"月似"句:化用卢仝《月蚀诗》"初疑白莲花,浮出龙王宫"诗句。　〔3〕鸱夷:

指范蠡，见前注。

与客携乐游宝积山，遂泛石湖

云山拥春郭，烟花涨晴川。
看花入山中，诸峰恣攀缘。
客次玉管笙，合以金柱弦[1]。
清音度碧嶂，松风助泠然。
宛若鸾凤吟，杳眇入紫烟。
行人尽矫首，响遏云中仙。
下山兴未阑，相携更登船。
虹收岭外雨，鸟没湖中天。
岚翠破夕阳，楼阁影倒悬。
酒倾绿脂腻，鲙斫琼丝鲜[2]。
独恨无红妆，清波写婵娟。
微风吹帆缓，欲使归途延。
众宾起欢呼，船溯水漫舷。
回橹掠寺过，杨柳山门前。
此地有离宫，美人艳当年[3]。
罗裙罢春舞，草色馀芊绵。
况我昔此游，冠盖十里连。
重来复谁在，新知满中筵。
人事既若斯，今古俱可怜。
能游即称达，何须问愚贤。
我欲叫冯夷[4]，捧月出海边。
醉后不归去，相照船中眠。

题 解

许学夷《诗源辨体》说明初诗坛“才情之美，无过季迪”。这首五言古纵写游观宝积山和泛舟石湖，奇拔爽丽，才藻横溢。宝积山，在椤伽山北，上有宝积寺，白洋湾北流，汇于椤伽山下的石湖，湖界在吴县和吴江之间，景色胜绝，宋人诗人范成大曾在此筑别墅。

注 释

〔1〕金柱弦：金弦玉柱，陈子昂《于长史山池三日曲水宴》：“金弦挥赵瑟，玉指弄秦声。”　〔2〕鲙(kuài)斫：将鱼肉切得精细。　〔3〕离宫：指吴王行宫。见前注。　〔4〕冯夷：传说中的河伯。《庄子·大宗师》：“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成玄英疏：“姓冯名夷，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川，黄河也。天帝锡冯夷为河伯，故游处盟津大川之中也。”《太公金匮》称河伯姓冯名修，一作冰夷。

白 云 泉

白云不为雨，散在清泉流。
泉气复成云，山中同一秋。
岩前石窦幽寒处[1]，云自长浮泉自注。
潜龙未起出深泓，渴鸟时来下高树。
云应无心飞上天，泉亦不肯随奔川[2]。
老僧爱此不复下山去，卧云饮泉终岁年[3]。

题 解

原注：“在天平山腰，乳泉也。”白居易《白云泉》诗云：“天平

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间。”高启化用白居易诗意，自构境界，绘写白云、山泉、清秋的自怡相得，老僧与自然的相和谐，一切毫无世俗气息，与名利无涉，而又都拥有一种清纯的依依真情。

注 释

〔1〕石窦：指石潭。方干《秋晚林中寄宾幕》：“泉漱玉声冲石窦。”〔2〕奔川：奔流的川河。　〔3〕饮泉：范仲淹咏白云泉诗：“挹之如醍醐，尽得清凉心。”

茅山陈道士卧云所

不逐云渡海，宁随云出山。
但邀云共宿，日夕三峰间[1]。
绀缊枕席润，晻霭房栊闲[2]。
听松阁前风满耳[3]，吹尽白云应睡起。

题 解

此诗语言平易自然，境界萧逸超脱。茅山，在句容县东南，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山，相传茅君得道于此，因名茅山，为道书第八洞天。山有三峰，三茅君各占一峰，谓之三茅峰，山上有陶弘景听松阁。

注 释

〔1〕三峰：即三茅峰，见本篇题解。　〔2〕绀（yīn）缊（yūn）：同“氤

氳”,形容云气浓郁。晻(ǎn)霭:阴暗不明貌。 〔3〕听松阁:茅山上有陶弘景听松阁。

石 射 堋

石射堋,张石城,
石鼓响或发,石骑势欲行[1]。
仿佛古战场,上有愁云生。
饿鸱啸寒风,砉若箭镝鸣[2]。
何人作此留山中,鸟兽欲过胆尽惊。
疑是神禹治水时[3],来教鬼射降妖精。
至今风雨夕,犹听人马声。
尝闻父老言,鼓鸣则有兵。
方今疮痍民,脱命见太平。
我愿碎其鼓,隳其堋[4],
一人安,四海清,自此万年无战争。

题 解

原注:“在石城山,有石鼓,世传鼓鸣即有兵,又有石马,望如人骑。”石鼓,在吴山离宫南,相传石鼓鸣则兵起。这首诗作于洪武初,抒写了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和对国家太平的热爱,奇崛跌宕,个性张扬。

注 释

〔1〕石城:在吴县东北。《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故名离宫,越王献西子于此。山有石马,望之如人乘之。” 〔2〕砉:砉騞,象声词,箭镝破空声。

〔3〕神禹:即大禹。　　〔4〕隳:毁坏。

丁令威宅

令威作仙上天去,旧宅留在青山阿[1]。
千年宅废但遗井,何处更闻华表歌[2]?
南陌黄尘足去客,东流碧海绝回波。
鹤归重览应惆怅[3],地上丘坟今又多。

题解

原注:"在阳山,有炼丹井在焉。"《吴县志》、《续图经》等文献记载,丁令威宅在长洲县西北的阳山下。其实,丁令威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洞仙传》:"丁令威者,辽东人也。少随师学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尝暂归,化为白鹤,集郡城门华表柱头,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载今来归。城郭如旧人民非,何不学仙离冢累。"这首七律用丁令威故事,感叹"鹤归重览应惆怅,地上丘坟今又多",无论是写世间兴亡之叹,还是人世沧海桑田之变,毕竟翻出了不少新意。

注释

〔1〕青山:指阳山。　　〔2〕华表:古代设在桥梁、宫殿、城垣、陵墓之前作装饰的巨大柱子,这里指城门华表柱。华表歌:指丁令威化鹤立于华表柱头所歌,见本篇题解。　　〔3〕鹤归:指丁令威化白鹤而归。见本篇题解。

登涵空阁

滚滚波涛漠漠天,曲栏高栋此山颠[1]。

置身直在浮云上，纵目长过去鸟前[2]。
数杵秋声荒苑树，一帆暝色太湖船。
老僧不识兴亡恨，只向游人说往年。

题解

原注："在灵岩寺。"灵岩山景色秀奇，怪石罗列，春秋时，越王献西施，夫差在灵岩建馆娃宫。这首七律的写作时间，当在平江战后。前六句写登阁眺望，如置身浮云之上，秋声荒苑、湖船暝色，衬托苍凉凄清，浑成一片。结句始点明荒凉乃新近的战事所致。诗人览吴宫遗迹，联想到张士诚覆败的现实，不胜感慨，诗中最后用山中老僧不知风云变幻，犹自逢人说往年，以作对比烘托，一唱三叹。

注释

〔1〕颠，通"巅"。　〔2〕这两句化用杜甫《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游云岩值雨

深殿幽廊暎竹开[1]，鸟声忽断雨声催。
薛生偏上题诗壁，花落还临说法台[2]。
林下闻钟诸客散，涧边汲水一僧来。
晚晴更好看山色，西阁凭阑独未回。

题解

本篇写雨中游云岩寺，格调舒缓，余韵清越。三、四句富有禅趣。佛家谓一切世间景象皆幻，心不执于物象，不着一物，《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载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盖“结习未尽，花著身耳”。高启写落花不解禅意，翩翩光临说法台，意趣横生。天色已晚，在悠扬的钟声中，游客纷纷散去，高启独凭阁阑，有无限意趣。

注 释

〔1〕深殿幽廊暎竹开：暎竹：竹影。见《甫里即事四首》诗注。

〔2〕花落还临说法台：花落，见本篇题解。说法台：佛教讲道的高台。张籍《送稽亭山寺僧》：“旧房到日闲吟后，林下还登说法台。”

狮子林十二咏

含 晖 峰

演漾弄清晖[1]，江山秋敛霏。
我吟康乐句，日暮憺忘归[2]。

题 解

狮子林为吴中名寺，在苏州城东北隅。元至正二年(1342)，由僧人维则筹建，多聚奇石，状类狻猊，故取佛氏语名寺。内有卧云室、立雪堂、问梅阁、指柏轩、禅窝、竹谷诸景。文人墨客多有品题，号称一时之盛。高启喜其清雅素静，有山林野趣，暇日留连忘归，《游狮子林次倪云林韵》诗云：“吟策频入院”，“寻幽到深处”，“钟动莫催还。”(《高青丘集》卷四)《狮子林十二咏》，清韵流自肺

腑，此选《含晖峰》、《吐月峰》、《卧云室》三首。含晖峰，取名于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山水含清晖”的诗句。吐月峰，可能取名于杜甫《月》：“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关于卧云，白居易《出山吟》：“卧云坐白石，山中十五宿。”关于问梅，唐人有句：“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含晖峰》，清新萧逸。《吐月峰》，前两句写动，后两句写静，画境清泠。《卧云室》，亦是动、静结合，抒写禅心永定，不随云飘浮。《问梅阁》，则灵动有趣。

注 释

〔1〕“演漾”句，化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王昌龄《同从弟销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清辉淡水木，演漾在窗户。”　〔2〕康乐，指谢灵运(385－433)，阳夏人，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曾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好游山水，有《谢康乐集》。康乐句，指《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云：“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憺(dàn)：恬静貌。

吐 月 峰

四更栖鸟惊，山白初上月。
起开东阁看，正在云峰缺。

卧 云 室

夕卧白云合，朝起白云开[1]。
惟有心长在，不随云去来。

注　释

〔1〕这两句写优游自得，意近谢徽《卧云室》："朝卧白云东，暮卧白云西。白云长共我，此地结幽栖。"

问　梅　阁

问春何处来？春来在何许？
月堕花不言，幽禽自相语[1]。

注　释

〔1〕花不言：即花不语，严恽《落花》："尽日问花花不语。"温庭筠《惜春词》："百舌问花花不语。"幽禽，韦应物《南园陪王卿游瞩》："郡中多山水，日夕听幽禽。"

虎　丘

望月登楼海气昏，剑池无底镇云根[1]。
老僧只恐山移去，日落先教锁寺门。

题　解

绝句笔调婉转，流动生韵，韵味隽永，与宋人俞桂《虎丘》绝句同具构思精妙之致，俞桂诗云："突兀浮图插翠微，吴王事迹总成非。寺僧未晚山门闭，不放闲云一片飞。"

注　释

〔1〕剑池，在虎丘，见前注。云根：指山石，亦含有僧寺之意，司空图《上

陌梯寺怀旧僧》:“云根禅客居,皆说旧吾庐。”

读史二十二首

晏 婴

一裘身著久经年,禄米分炊几户烟[1]。
尽说大夫能养士,却于尼叟惜封田[2]。

题 解

绝句咏齐国贤相晏婴,拈其阻挠齐景公封田孔子一事以论人才选用得失,对所谓的“大夫能养士”提出讥评。晏婴,莱之夷维人,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著称于时。

注 释

〔1〕晏子有节俭孝友之德,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以俸禄给养亲族数百家,见《史记·管晏列传》。 〔2〕“却于”句:孔子适齐,齐景公欲封孔子,晏婴以为不可,孔子遂离去。

商 鞅

徒夸阁戟卫华轩,渭水何能洗众冤[1]。
想到出亡无舍日,应思不用赵良言[2]。

题 解

商鞅,姓公孙氏,本卫之庶公子,一称卫鞅,少好刑名之学,入

秦,佐秦孝公变法,封于商地,号商君。此诗咏商鞅沉迷刑罚酷政,抨击执政者不知体恤民情而酷施刑法。诗以"徒夸"一词冠领全篇,以商鞅的悲惨下场结篇,极尽嘲讽,诗史上前所未见。高启由于主张仁政,强调爱民,所以对商鞅颇多异议。

注 释

〔1〕阏(xì)戟:长戟。《史记·商君列传》:"持矛而操阏戟者,旁车而趋。""渭水"句:《资治通鉴》:商鞅用法严酷,尝临渭审判囚犯,诛杀甚众,渭水尽赤。这两句批评商鞅不施仁政,体恤民情,而滥施酷刑。 〔2〕《史记·商君列传》:赵良劝说商鞅不要贪商、於封地之富,宠秦国之政,增百姓之怨,而应督使秦王重爱民之德。商鞅不听。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等告发商鞅欲反。商鞅逃亡,欲投客舍,舍人尊其旧法,不敢纳。商鞅后被擒杀。这两句诗讽刺商鞅用法严酷,自食其果。

仪 秦

二子全操七国权,朝谈从合暮衡连〔1〕。
天如早为生民计,各与城南二顷田〔2〕。

题 解

这首咏史诗笔锋犀利,自抒识见,妙思在后二句。苏秦尝喟叹:"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高启鄙夷苏秦、张仪因一己利欲而朝秦暮楚、挑弄争端,诗中巧妙借助苏秦之语传写历史感喟:天不悯众,否则不会让张仪、苏秦逞一己快意,置民漠于不顾。上苍应该早给他们每人二倾田,免得生民涂炭。这带有锋芒的诗句体现了高启的民本思

想，在元末的社会大动荡中，诗人渴望社会定安，百姓免于荼毒，因而蔑视所谓的“才雄”之士。

注 释

〔1〕从：同“纵”，从合，即“合纵”，指东方六国齐、韩、魏、燕、赵、楚，南与北合，结成联盟抵抗秦国。衡：同“横”，衡连，即“连横”，指秦国与六国之中的诸侯国东西相联合。　〔2〕二顷田：见本篇题解。

李　广

猿臂将军本自贤，灞陵醉尉竟难全[1]。
不闻当日王孙贵，重到淮阴赏少年[2]。

题 解

汉将军李广尝夜出饮酒，归经霸陵亭，霸陵尉酒醉，不放行，李广随从说：“故李将军。”尉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李广宿亭下。未几，李广召拜右平北太守，即请带霸陵尉同行，至则斩之。这首绝句咏其事，指出雄杰才士亦不免心胸狭小。

注 释

〔1〕猿臂将军：指李广。灞陵：即霸陵，在今陕西长安东。李广杀霸陵尉，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2〕这两句用韩信典事。《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屠中少年有侮韩信者说：“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当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 下。”韩信俯出袴下，一市人皆笑韩信，以为怯懦。及韩信为楚王，至则召当年辱己之少年，任以楚中尉。

咏荆轲

劫盟非义举，曹沫已可羞[1]。
燕丹一何愚，区区祖遗谋[2]。
千金养荆卿[3]，誓将报强仇。
奉图使入关，心知绝回辀[4]。
宾客尽白衣，相送易水头[5]。
酒酣涕难落，筑声和悲讴[6]。
猛气激苍旻，长虹为西流[7]。
行行造秦庭，阶戟卫甚周。
临机失始图，利锋竟虚投[8]！
豪主一按剑，社稷倏已丘[9]。
先王礼乐生，破齐震诸侯[10]。
苟能得此贤，伯业犹可修[11]。
胡为任轻易，自趣灭亡忧。
徒令后世人，叹惋馀千秋[12]。

题解

高启“尤邃于群史”（谢徽《缶鸣集序》）。文人咏史，常有吊书袋的毛病，除刻意追求某一艺术效果外，不乏食而不化之辈。高启咏史，可贵处在于立意出新。前人咏荆轲，多歌颂其不畏强暴的勇武豪侠之气，可谓“金刚怒目”式，高启见从己出，指出荆轲不可不谓勇武，然而燕丹孤注一掷的作法实不可取，如果燕国早纳贤才，行王道，或许霸业可修，不至于落到利匕虚投的地步。这也体现了高启一贯主张的儒术是治国之本、仁政是立国之本的主

张。

注 释

〔1〕鲁将曹沫劫盟之事，见《史记·刺客列传》：曹沫与齐国交战，三战皆败，鲁庄公惧，献遂邑地请和。齐桓公同意会盟于柯。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桓公，桓公被迫答应尽归曹沫三战所失之地。 〔2〕燕丹：战国时燕王喜的太子。燕丹想借鉴曹沫劫盟之事，与荆轲商议，欲西劫秦王，使悉返所侵诸侯土地，事如不成，刺杀之，见《史记·刺客列传》。〔3〕荆轲：战国时卫国人，卫人称之庆卿，到燕国后，燕人称之荆卿。《史记·刺客列传》：燕丹尊荆卿为上卿，供养甚丰，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陶渊明《咏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4〕"奉图"句：《史记·刺客列传》：燕丹为取信于秦王，以利于劫盟行事，使荆轲携燕国督亢地图以献秦王。回轝：回车，见前注。陶渊明《咏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5〕《史记·刺客列传》：燕丹率宾客皆白衣冠至易水送荆轲西行。易水，在今河北省西部，源出易县。流入拒马河。 〔6〕"筑声"句：《史记·刺客列传》：高渐离击筑，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7〕"长虹"句：《史记·邹阳列传》：邹阳狱中上书："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陶渊明《咏荆轲》："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陵厉越万里，透迤过千城。" 〔8〕《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引匕首掷秦王不中，中铜柱。 〔9〕豪主：指秦嬴政。荆轲行刺失败，秦王大怒，令王翦率军伐燕，十月而拔蓟城。 〔10〕先王：指燕昭王。乐生：指乐毅。《史记·乐毅列传》：燕昭王屈身下士，乐毅为魏昭王使于燕，昭王厚遇之，以为亚卿。昭王发兵伐齐，使乐毅为上将军，下齐七十馀城。〔11〕伯业：即霸业。 〔12〕后人咏荆轲，多叹惋其功败垂成，陶渊明《咏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和杨礼曹刺客三咏

筑

主醉不知音，庭前杀声起。
勿轻无目人，能为有心鬼[1]。

题解

这组五绝分咏朱亥之锥、徐夫人之剑、高渐离之筑，均是雄气宕溢的小诗。本篇为第三首，赞歌高渐离“死亦为鬼雄”的豪气，后二句尤其豁人心目。高渐离，燕人，善击筑，与荆轲为友。燕亡，改换姓名，为人佣作，秦始皇闻其善击筑，召见，或有识者说是高渐离，秦始皇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史记·刺客列传》)。筑是一种与筝相似的乐器，十三弦，颈细而曲。

注释

〔1〕有心鬼，意指决意赴难。李清照《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咏隐逸十六首

周 党

世祖初厌武，开观在东都[1]。
使者遍岩薮，旌帛召贤儒。
伯况亦暂起，绡头诣尚书[2]。
引见伏自陈，始愿不敢渝[3]。
周兴有耻食，尧禅或羞污[4]。
士固有本志，圣主焉能拘？
范生乃见毁[5]，咄尔何其愚！

题 解

高启读《后汉书·逸民传》、《新唐书·隐逸传》，感赋《咏隐逸》十六首，分咏向长、周党、王霸、梁鸿、法真、韩康、陈留老父、庞公、汉滨老父、王绩、朱桃椎、武攸绪、卢鸿、秦系、陆龟蒙、张志和。这些诗虽非同时所作，但创作时间相对集中，我们推断其作于辞归后。本篇显系有感而发。高启在明初的境遇与后汉隐士周党相类。写周党征见光武帝，伏而不谒，请归守志，亦是自我写照。可惜的是，高启终未飞出“罗网”，他没有周党那么幸运，光武帝的宽弘大度自非朱元璋可比。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王莽纂位，周党托疾杜门不出。建武中征为议郎，以病去职，与妻子隐于黾池，复被征，不得已，短布单衣往见尚书，光武帝引见，周党自陈愿归守志。放归，隐于黾池，著书以终。

注 释

〔1〕厌:罢弃。厌武,犹言平息战乱。东都:指洛阳。成王营洛邑为东都,东汉都于此。　〔2〕伯况:周党字。绡(xiāo)头:古代束发的头巾。〔3〕始愿:即初衷。这句诗的意思是不敢有背于隐逸之志。　〔4〕"周兴"句:用伯夷、叔齐典事。周朝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尧禅"句,用许由典事,《高士传》:尧想让位许由,许由以为尧的话沾污其听,洗耳于颍水之滨。　〔5〕范生:指博士范升,《后汉书·逸民传》:范升奏毁周党私窃虚名,劾大不敬,书奏,光武帝以示公卿,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

梁　鸿

伯鸾古贤人,乃在杵臼间[1]。
夫妇共守志,逃名入深山[2]。
凄凉《五噫歌》[3],东出过帝关。
齐鲁复荆吴,长往遂不还。
为佣岂无劳,愿已少外患。
终葬烈士旁[4],高风邈难攀。

题 解

这首诗赞扬梁鸿高士遗风和桀骜不驯的性情,文字飞扬。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家贫,尚节操。与妻子孟光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自娱。过京师,作《五噫歌》。汉章帝看

后下令访拿，梁鸿乃改姓运期，字侯光，与妻子避地齐鲁间。后适吴，居皋伯通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延至家中。梁鸿闭门著书十馀篇。卒后，伯通等为求葬地于要离冢傍，众人皆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后汉书·逸民传》）

注 释

〔1〕伯鸾：梁鸿字。《后汉书·逸民传》：梁鸿同县有女孟氏，肥丑而黑，力举石臼，年已三十，欲得贤如梁鸿者始嫁。梁鸿闻而聘之。孟氏盛妆入门，婚后七日，梁鸿不与言。妻察其志，乃著布衣，梁鸿大喜，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2〕深山：指霸陵山中，在今陕西长安县东。　〔3〕"凄凉"句：梁鸿经过京都洛阳，赋《五噫歌》，揭示统治者的奢侈，嗟叹民生的劳苦，诗云："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高启拟作有《五噫歌》。　〔4〕烈士：指要离。梁鸿墓在阊门金昌亭内，《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汉梁鸿墓，在县西四里，要离墓北。"

随 月 图

空斋无短檠[1]，愁度新凉夜。
青天素娥出[2]，余辉独堪借。
达曙愿徘徊，莫逐秋河下[3]。

题 解

南齐江泌，字士清，济阳考城人，少贫，夜读书，"随月握卷升屋"（《南史·江泌传》）。高启感作《随月图》，写照"幽人"的情怀，诗开清远之境。

注 释

〔1〕檠(qíng):灯架、灯台。　〔2〕素娥:即嫦娥,这里指月。李商隐《霜月》:“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3〕秋河:即银河。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石 崇 墓

虬须欲怒珊瑚折,步障围春锦云热[1]。
真珠换妾胜惊鸿,笑踏香尘如踏空[2]。
酒阑金谷莺花醉,众逐楼前舞裙坠[3]。
财多买得东市愁[4],罗绮散尽馀荒丘。
犹怜白首同归者[5],夜伴游魂枫树下。

题 解

原注:“在吴县西六里,潘岳之墓在其北。”石崇(249－300),字季伦,南皮人,太康元年(280),以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累仕侍中、刺史、太仆、卫尉等职。行为放纵,置别馆于金谷涧,与爱姬、友朋作乐,与贵戚王恺等人竞侈斗奢。八王之乱中,与齐王冏结党,为赵王司马伦所杀。据《吴地记》载,石崇坟在吴县西六里。潘岳(247－300),字安仁,中牟人。曾任河阳令、长安令、黄门侍郎等职,文名藉甚,与陆机并著,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称。性轻躁,喜功名,与石崇谄事权贵贾谧,皆为“二十四友”人物,后为赵王司马伦及孙秀所害,与石崇同时弃市。据《吴地记》,其坟在石崇坟西北。

注 释

〔1〕这两句叙写石崇与王恺斗富之事。珊瑚折:《晋书·石崇传》:石崇、王恺斗富,晋武帝每助王恺,赐以珊瑚树,高二尺许,世所罕比。王恺炫示石崇,石崇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命左右取珊瑚树,让王恺任意挑选,其中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光彩夺目,王恺恍然自失。布障围春:《石崇传》:王恺作紫丝布障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胜之。 〔2〕真珠换妾:《洛阳县志》:绿珠,梁州博白县人,石崇以珠三斛娶之。惊鸿:用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之语。笑踏香尘,《拾遗记》:石崇将沉水之香研如尘末,布在象床上,使所爱者踏之,无迹者赐以真珠。 〔3〕金谷:指金谷园,石崇在洛阳西北金谷涧所建园馆,宴客于此,赋诗不成者,罚酒三斗。石崇有《金谷诗序》。舞裙坠:《晋书·石崇传》:石崇妾绿珠,美艳而善笛,孙秀使人求之,石崇不允。孙秀怒,矫诏收石崇,石崇正宴于楼上,捕者到门,石崇谓绿珠说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君前,自投楼下而死。 〔4〕"财多"句:《晋书·石崇传》:石崇将斩于东市,叹说:"奴辈利吾家财。"收者说:"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石崇不能答。 〔5〕白首同归者:指潘岳。《晋书·潘岳传》:潘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石崇送至东市,潘岳后至,石崇说:"安仁,卿亦复尔耶?"潘岳说:"可谓白首同所归。"潘岳《金谷》:"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晋书·潘岳传》因云:"乃成其谶。"

南 园

君不见,平乐馆,古城何处寒云满〔1〕。
君不见,奉诚园,荒台无踪秋草繁〔2〕。
白日深山水归海,寒暑频催陵谷改。
皇天大运有推移,富贵于人岂长在。
请看当年广陵王,双旌六纛何辉光〔3〕。
幸逢中国久多故,一家割据夸雄强。
园中欢游恐迟暮,美人能歌客能赋。
车马春风日日来,杨花吹满城南路。

叠石为山，引泉为池，辟疆旧园何足奇[4]。
经营三十年，欲令子孙永保之。
不知回首今岁时，繁华扫地无复遗。
门掩愁鸱啸风雨，种菜老翁来作主。
空馀怪石卧池边，欲问兴亡不能语。
春已去，人不来。
一树两树桃花开，射堂踯躅俱青苔[5]。
何须雍门琴[6]，但令对此便可哀。
人生不饮何为哉！人生不饮何为哉！

题解

原注："在城南。吴越广陵王钱元璙所辟，营之三十年，胜甲吴中，今郡学前菜圃也。"咏史怀古，寄深寓于讽刺嘲揄，是高启擅长的诗笔。这首诗通过对南园昔日繁华景象的大力渲染和当前衰飒景象的细心描绘，抒写历史兴亡之感，嘲弄了富贵繁华如过隙白驹，深具讽刺性。

注释

〔1〕平乐馆：亦称"平乐苑"，汉高祖时始建，汉武帝增修，在长安上林苑。《汉书·武帝纪》："（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张衡《西京赋》："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薛综注："平乐馆，大作乐处也。"〔2〕奉诚园：原为唐司徒马燧旧宅，燧死，其子畅将园中大杏赠宦官窦文场，文场以进唐德宗，德宗颇怪马畅，派宦官往封其树。马畅惧，因献其宅，废为奉诚园。后世用此为盛衰无常的典实。　〔3〕广陵王：指钱元璙，字德辉，钱镠第六子，累迁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苏、常、润等州团练使，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苏州三十年，文穆王立，敕封广陵郡王。双旌六纛：《唐

书·百官志》:节度使掌总军旅,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钱元璙曾任节度使,故云"双旌六纛何辉光"。 〔4〕辟疆旧园:《百城烟水》:"辟疆园,传自西晋,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辟疆姓顾氏。晋唐人题咏甚多。" 〔5〕射堂:古人习射的场所。踘(jū):一种实以柔物的皮球,用来做踏踘的游戏。踘圃:古人踢踘的场所。 〔6〕雍门琴:桓谭《新论》: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问先生鼓琴,可令我生悲?雍门周引琴成曲,孟尝君为之嘘唏。雍门:齐城门。

韩蕲王墓

宋室中兴日,将军武略优[1]。
功宜超贾邓,名耻并张刘[2]。
白马空南渡,黄龙竟北游[3]。
誓擒诸部种,还报两宫仇[4]。
朝使颁金册,边人识锦裘[5]。
跃戈冲野阵,横棹截江流[6]。
残虏亡魂走[7],中原指掌收。
未终藩阃寄,已惑庙堂谋[8]。
坐散熊罴士,甘臣犬豕酋[9]。
和戎词易屈,复汉志难酬。
阙耸吴山晓,陵荒巩树秋[10]。
廉颇归未老,郭令罢谁留[11]?
折槛言徒切,藏弓势可忧[12]。
俄看星陨垒,永使陆沉州。
感慨思前代,凄凉吊古丘。
剑花埋虎气,碑藓剥螭头。
石骑嘶风雨,山僧护椁楸[13]。

鼓旗何寂寂？简册漫悠悠。
父老悲犹在，英雄事已休。
栖霞岭前墓[14]，闻说更堪愁。

题解

原注："在灵岩山西麓，有穹碑在焉。"此诗是高启五言排律的一篇代表作。韩世忠(1089—1151年)，字良臣，绥德人，南宋抗金名将，愤于朝廷腐败、屈膝求和，忧郁而死。宋孝宗即位，追封蕲王，建筑陵墓，并书题碑额"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诗人凭吊怀古，前二十八句追忆南宋史事，以深沉的诗笔记叙了韩世忠精忠报国的曲折经过和大志难申的悲惨结局，申斥了南宋君臣的卑懦与和戎策谋的失误，至"感慨思前代，凄凉吊古丘"，笔锋一转，以下十二句抒发议论，寄托对韩世忠的景慕和怀悼，以及对国势艰危而当权者沉湎于苟安、弃置国家于不顾的无限感慨。全诗融记叙、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神完气足，铿锵悲壮。

注释

〔1〕金人与刘豫合兵入侵，韩世忠提兵迎击，擒挞孛也，复追至淮水，金人惊溃，溺死甚众。捷闻，论者以为中兴武功第一。　〔2〕贾邓：指邓禹和贾复。汉永平中，汉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画邓禹、贾复等二十八将像于南宫云台。张刘：指张俊和刘锜。在南渡名将中，人们往往将他们与韩世忠、岳飞并称。　〔3〕白马南渡：指宋高宗赵构南渡。黄龙北游指宋徽宗、钦宗被金人掳掠北去。黄龙：即黄龙府，在辽东开元城外。　〔4〕两宫：指宋徽宗父子，《宋史·韩世忠传》："兀术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　〔5〕"边人"句：《宋史·韩世忠传》：韩世忠围淮阳，兀术与刘猊援兵至，忠向张俊求援，张俊不从，乃勒阵向敌，

遣人说:“锦衣骢马立阵前者,韩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敌。”敌果至,杀其导战二人,遂引去。 〔6〕“横棹”句:金兵既得建康,由广德破临安。韩世忠谋截金人归师,屯兵焦山寺。兀术约日大战,韩世忠妻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相持黄天荡四十八日。 〔7〕“残虏”句:金兀术在韩世忠上流,半夜凿渠三十里,乘小舟遁去。 〔8〕《宋史·韩世忠传》:“秦桧收三大将权,四月,拜枢密使,遂以所积军储钱百万贯,米九十万石,酒库十五归于国。世忠既不以和议为然,为桧所抑。……世忠连疏乞解枢密柄,继上表乞骸。十月,罢为醴泉观使。” 〔9〕这两句写南宋君臣放弃猛将忠士不用,甘于向金人俯首称臣。熊罴士:指勇健之士。〔10〕这两句意思是南宋宫阙崔嵬,而北方宋帝诸陵沦为荒丘。吴山:在钱塘县南。巩县:属河南,宋太祖昌陵、太宗熙陵、真宗定陵、仁宗昭陵皆在此。〔11〕“廉颇”句:将韩世忠比作廉颇。韩世忠罢职于绍兴十一年(1141),时年五十三岁,十年后故世。晚年杜门谢客,不言兵事,平时将佐,罕见其面。“郭令”句:《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二年(759),郭子仪为东畿等道元帅,鱼朝恩嫌恶郭子仪,进谮言。子仪召还,士卒涕泣,道遮中使请留。〔12〕藏弓:鸟尽弓藏。南宋形势尚危,半壁河山还在金人手中,宋高宗、秦桧等人放逐良将,故曰“可忧”。 〔13〕以上四句感慨南宋兴亡。椁(jiǎ)楸(qiū):即楸树,一种落叶乔木,木材可以制棺。山僧守看椁楸,暗含护陵之意。 〔14〕“栖霞”句:岳飞墓杭州栖霞岭下。

西台恸哭诗 并引

越人谢翱,尝为宋丞相文山公之客,公死之十二年,登钓台祭公以哭,自为文识其哀曰《西台恸哭记》。东阳张孟兼持示求诗,仆感其谊,遂赋一首。

峨峨子陵台[1],其下大江奔。
何人此登高?恸哭白日昏。
哀哉宋遗民,旧客丞相门[2]。

丞相既死节[3]，有身耻空存。
北望万里天，再拜奠酒尊。
阴云暮飞来，恍如载忠魂。
所哭岂穷途[4]，中抱千古冤。
上悲宗周陨，下念国士恩[5]。
凄凉当世事，感慨平生言。
空山谁知哀[6]，惟有猴与猿。
岂不畏众惊，声发不忍吞。
人言天有耳[7]，此哭宁不闻？
愿因长风还，吹此血泪痕。
往堕燕山隅，一洒宿草根[8]。
田横去已远[9]，兹道不复论。
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题解

本篇咏谢翱及西台恸哭史事，所写虽是南宋遗民的“凄凉当世事”，却是基于元末现实抒发感慨的。高启心境与南宋遗民不同，他不必承荷着沉重的故国之思，此诗立意与遗民咏西台恸哭就有了显著的不同。诗中为南宋遗民掬一抔眼泪，借恸哭西台旧事，呼唤忠直之士，振颓起衰，“庶使薄俗敦”即指向这一期望。张丁，字孟兼，以字行，浦江人。洪武三年(1370)与修《元史》，授国子学录，历礼部主事、太常寺丞，出为山西按察佥事，迁山东按察副使。性兀傲，疾恶如仇，为吴印所讦，弃市。有《白石山房稿》。南宋遗民吊念文天祥，恸哭西台，详载元至元十二七年(1290)谢翱所作《登西台恸哭记》。张丁《登西台恸哭记注》云：“若其恸西台，则恸乎丞相也；恸丞相，则恸乎宋之三百年也。”

注 释

〔1〕子陵台：又称钓台，即诗中所说的西台，在浙江桐庐县西富春山，相传为汉代隐士严光垂钓之处。　〔2〕丞相：指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庐陵人。宝祐四年(1256)举进士第一。元兵渡江，奉诏起兵勤王，任右丞相，出使元军被拘，脱险南归，招募将士，力图恢复，兵败被俘至大都，从容就义。宋遗民，指谢翱等人，曾为文天祥宾客。谢翱(1249－1295)，字皋羽，自号晞发子，原籍长溪，迁居浦城。元军南下，文天祥号召义军，谢翱以布衣从戎，任谘议参军。宋亡，为孤节遗民，有《晞发集》。〔3〕“丞相”句：文天祥羁系大都三年，临刑，从容南拜而死。　〔4〕宗周陨：意为亡国，这里指南宋灭亡。国士恩：受到国士的待遇，这里是指受文天祥的推重。　〔5〕“所哭”句：用阮籍典事，《晋书·阮籍传》：阮籍驾车出游，不由大道，途穷辄恸哭而返。　〔6〕“空山”句：谢翱《登西台恸哭记》：“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来归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歌阕，竹石俱碎。”　〔7〕天有耳：典出《三国志·蜀志·秦宓传》：吴使张温来聘，问曰：“天有耳乎？”秦宓答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　〔8〕“一洒”句：《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文天祥去世已久，而谢翱等人恸哭西台，别有深衷。　〔9〕田横：原齐国贵族，秦末自立为齐王。汉朝建立，田横率部属五百人入海居岛中。汉高祖召之归，田横不欲臣服，途中自刭死。后人多以田横指称义士。

吊七姬冢

叠玉连珠弃草根，仙游应逐坠楼魂[1]。
孤坟掩夜香初冷，几帐留春被尚温。
佳丽总伤身薄命，艰危未负主多恩。
争妍无复呈歌舞，寂寂苍苔锁院门。

题解

七姬冢，苏州城北潘氏后园。七姬为浙江行省左丞潘元绍侧室，至正二十七年(1367)七月，在朱元璋兵围平江之际，为避免城破受辱，相继自杀。张羽《权厝志》载：七姬性皆柔慧，姿容皆端丽修洁，“公(潘元绍)每闻闾阎间妇女能以节概自立者，归必为语其事，皆应曰：‘彼亦人为耳。’公笑曰：‘若果能耶！’及外兴，敌抵城下，公日临战，一旦归，召七姬谓曰：‘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脱有不宿，诚若等当自引决，毋为人耻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终无二心，请及君时死以报，毋令君疑也。’遂趋入室，以其帨自经于户。六人者，亦皆相继经死。”潘元绍，字仲昭，张士诚婿，好酗酒，嗜杀戮。杨维桢《铁崖乐府》有《金盘美人歌》讥刺潘元绍，序云：“刺伪驸马潘某也。潘娶美娼凡数十，内一为苏氏，才色兼美，醉后寻其罪，杀之，以金盘荐其首于客宴，绝类北齐主事。国亡伏诛台城，投其首于溷。”诗云：“昨夜金床喜，喜荐美人体。今日金盘愁，愁荐美人头。明朝使君在何处，溷中人溺血骷髅。君不见东上琵琶骨，夜夜鬼语啼箜篌。”潘元绍在平江城破后，投降了朱元璋，与七女的“节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高启此诗当作于明初，感叹佳丽薄命，为她们的人生不幸唱一曲悲歌，赞颂了士人难以企及的女子气节。

注释

〔1〕叠玉连珠弃草根，仙游应逐坠楼魂：“叠玉”句写七姬相继自杀。坠楼魂，用绿珠典事，见《石崇墓》诗注。

短 歌 行

置酒高台，乐极哀来。
人生处世，能几何哉。
日西月东，百龄易终。
可嗟仲尼，不见周公。
鼓丝拊石[1]，以永今日。
欢以别亏，忧因会释。
燕鸿载鸣[2]，兰无故荣。
子如不乐，白发其盈。
执子之手，以酌我酒。
式咏短歌，爰祝长寿[3]。

题 解

《短歌行》属《相和歌辞·平调曲》。此诗效曹操《短歌行》而作，气韵悲健，具有建安风骨。王夫之《明诗评选》评曰："气势在曹瞒之右，沉勇亦不下之。唐以来不见乐府久矣，千年而得季迪，孰谓乐亡哉！"

注 释

〔1〕丝、石：八音之二，丝指琴、瑟、琵琶等弦乐器。石指石磬。《周礼·春官·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瓠、竹。"《淮南子·缪称训》："丝筦金石，大小修短有叙，异声而和。"　〔2〕载鸣：即载飞载鸣，语出《诗经·小雅·小宛》："题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

〔3〕式咏:即效咏。爰:助词,无义。

踏 歌 行

香尘和雾踏成泥,花下风寒鬓脚低[1]。
夜静高楼有人听,起头一句唱教齐。

题 解

《踏歌行》属《近代曲辞》。《旧唐书·睿宗纪》云:"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宣和书谱》云:"南方风俗,中秋夜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此诗曲辞清丽,摇曳情韵,《明诗评选》评云:"真乐府,真绝句,除却风雅嫡系中人,摹他线路不得。"

注 释

〔1〕鬓脚,即鬓角。王安石《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待 月 词

漏板敲愁夜惊冷,露井桃花湿无影[1]。
海风吹星销碧烟,羿妃妆迟镜未悬[2]。
素鸾不来桂香死,云外紫篁呼梦起[3]。
琼楼欲开天半红,徘徊望拜娥池东[4]。
兰闺未返灯寒后,恰似前宵待郎久。

题 解

乐府细切刻画了少女待月的微妙心理，开句即奠定了全诗缠绵、忧郁、不安的调子。三、四句写待月之早，五、六句以竹声惊梦，细写待月之久、沉思之深。七、八句写少女起立徘徊，焦急期待。“恰似前宵待郎久”的结句，带着一缕忧伤，余韵萦绕。与前人待月词相比，具了不少新的创意。

注 释

〔1〕漏板：古代报更用的铜板。李贺《宫娃歌》：“七星挂城闻漏板。”叶葱奇注：“漏板，随更漏敲击来报时辰的铜板。”“露井”句：化用王昌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 〔2〕“羿妃”句：写待月之早。羿妃，即嫦娥，传说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窃服之，飞往月宫。〔3〕素鸾，即素娥，指月。篁：丛竹。 〔4〕娥池：即影娥池。金檀引《西京杂记》注：“汉武于望鹤台西起俯月台，台下穿影娥池，每登眺，月影入池，因名影娥。”

惜 花 叹

惜花不是爱花娇，赖得花开伴寂寥。
树树长悬铃索护，丛丛频引鹿卢浇[1]。
几回欲折花枝嗅，心恐花伤复停手。
每来花下每题诗，不到花前不持酒[2]。
准拟看花直尽春，春今未尽已愁人。
才留片萼依前砌，全落千英过别邻。
懊恼园中妒花女，画幡不禁狂风雨[3]。
流水残香一夜空，黄鹂魂断浑无语。

纵有星星在薜衣[4]，拾来已觉损光辉。
只应独背东窗卧，梦里相随高下飞。

题解

这首乐府极尽摹情画态之能事，语言清丽，造境清绮。后代吴中诗人唐寅、文征明、王宠、王稚登等人都继承和发扬了这种风格。高启对明代吴中之诗的深远影响，主要在于弘扬吴中清绮诗风上，对读沈周《落花诗》三十首、申时行《落花诗》二首、文徵明《落花诗》，以及唐时升《三易集》中百馀首咏落花之诗，即可见一斑。

注释

〔1〕铃索：指护花铃，《开元天宝遗事·花上金铃》："（宁王）至春时，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鸟雀翔集，则令园吏掣铃索惊之，盖惜花之故也。"鹿卢：通"辘轳"，一种汲水的用具。　〔2〕这二句意近韦庄《出关》："到处因循缘嗜酒，一生惆怅为看花。"　〔3〕画幡：有画饰的旗子，《博异记》：崔玄徽月夜尝见诸女郎杨氏、李氏、陶氏，自称在苑中每被恶风困挠，烦请每岁旦为作一幡，上画日月五星，立于苑东。玄徽依其言立幡，东风至，摧折花木，而苑中花木安然无恙，乃悟前所见女郎为花精。　〔4〕星星：形容少许和散落状。

王　明　君

都门尘拂春风面，临别看花泪如霰[1]。
君王惆怅惜蛾眉，不似前时画中见[2]。
白发呼韩感汉恩，宁胡谩号阏支尊[3]。

毡裘肉食本异俗，不如但嫁巫山村[4]。
黄沙白雪无城阙，手冷鹍弦夜弹歇[5]。
相随万里到穹庐，只有长门旧时月[6]。
妾语还恁归使传，妾身没虏不须怜。
愿君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7]。

题 解

杜甫咏昭君诗，笔意极高，《咏怀古迹》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高启这首乐府，与杜甫诗境相通，且能自结新意，最后四句，尤其别出匠心。高启乐府善于摹情，境界深远，前人指出其清丽而不浅薄，诚是知言。《王明君》属《相和歌辞·清商曲》。王嫱，字昭君，南都秭县人，元帝时选入宫廷。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婚，帝赐嫱，昭君卒葬匈奴，晋人避讳，改称明君。唐人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云："一说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其形，案图召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及后匈奴入朝，选美人配之，昭君之图当行。及入辞，光彩射人，悚动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国，悔恨不及，穷按其事，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狗马，人形不逮延寿。下杜阳望、樊青，尤善布众色。皆同日弃市，籍其资财。汉人怜昭君远嫁，为作歌诗。"

注 释

〔1〕春风面：杜甫《明妃诗》："画图省识春风面。"此用其词。泪如霰：洒

泪如飞霰，王安石《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2〕蛾眉：指王昭君。"不似"句：《西京杂记》卷二：汉元帝后宫既多，乃使画工绘像，按图召幸。宫人多赂画工，王昭君不肯，遂不得见。迨将赴匈奴，召见，容貌为后宫第一，且善于应对，举止闲雅，元帝悔之莫及。李商隐《明妃曲》："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王安石《明妃曲》："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3〕呼韩：汉时匈奴单于呼韩邪的省称。阏(yān)支：汉代匈奴单于或诸王妻之称。汉竟宁元年，呼韩邪入朝，自愿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王昭君赐呼韩，昭君号宁胡阏氏。　〔4〕"不如"句：感慨昭君人生的不幸。昭君：荆州秭归人，当地有明妃庙和昭君村。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5〕无城阙：与"毡裘肉食"相对应，匈奴人住毡帐，故云无城阙。鹍(kūn)弦：用鹍鸡筋做的琵琶弦，铁拔弹奏。鹍鸡：似鹤，黄白色。苏轼《古缠头曲》："鹍弦铁拔世无有，乐府旧工惟尚叟。"　〔6〕"只有"句：化用李白《长门怨二首》其一："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7〕毛延寿：《西京杂记》卷二：昭君出塞后，汉元帝穷究画工之事，画工皆弃市。杜陵毛延寿，善绘人形，亦弃市。商岩：傅说初版筑于傅岩之野，后被商王武丁任为相。后人以商岩喻在野的贤士。张孝祥《西江月》词云："清尊今夜偶然同，早晚商岩有梦。"

吴趋行

仆本吴乡士，请歌吴趋行。
吴中实豪都，胜丽古所名。
五湖汹巨泽，八门洞高城[1]。
飞观被山起，游舰沸川横。
土物既繁雄，民风亦和平。
泰伯德让在[2]，言游文学成。
长沙启伯基，异梦表休祯[3]。
旧阀凡几家[4]，奕代产才英。

遭时各建国，徇义或胜声。
财赋甲南州[5]，词华并西京。
兹邦信多美，粗举难备称。
愿君听此曲，此曲匪夸盈[6]。

题 解

原注："古乐府有《吴趋行》，吴人歌其土风也。"《吴趋行》属《杂曲歌辞·歌舞曲》。吴人向有轻声曼歌的风习，清人张大纯《百城烟水序》说："吾吴风土清嘉，山水秀发，雅为骚人墨客所称道，传之歌诗，若《吴趋行》、《江南乐》、《江南春》诸咏，为一时绝唱。"关于吴趋，崔豹《古今注》："趋，步也。"《吴趋行》为吴人歌咏风土秀嘉所作。陆机《吴趋行》有云："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高启此诗亦是赞吴中风土清嘉，与陆机《吴趋行》旨趣相似。

注 释

〔1〕五湖：指太湖。八门：陆广微《吴地记》："阖闾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筑。……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卦。《吴都赋》云'通门二八，水道陆衢'是也。西阊、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北齐、平二门。"八门之名，史载不一，《吴郡图经续记》无"平门"而有"葑门"。〔2〕泰伯：一写作"太伯"，传为吴立国之君。《史记·周本纪》："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陆机《吴趋行》："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　〔3〕长沙：指孙坚。孙坚由议郎拜长沙太守，兴义兵讨董卓，封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后谥武烈。异梦：相传孙坚母怀孕时，梦见肠子出绕吴阊门。孙坚出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　〔4〕"旧阀"句：意思是吴中

多阀阅之家。阀，即阀阅，指名门巨室。　〔5〕南州：指东南一带。秦汉以后，天下财赋多仰仗东南，而吴中冠甲海内。西京，指长安。陆机《吴趋行》："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　〔6〕匪：同"非"。夸盈：夸大，夸耀。

吴　钩　行

吴钩若霜雪[1]，吴人重游侠。
樽前含笑看，上有仇家血。

题　解

原注："吴鸿、扈稽也。"隋唐之前，吴地民风尚武，后世始渐变而为崇文。高启早年崇慕吴中侠士古风，乐府多咏青春豪气，本篇与《游侠篇》等都属此类作品。吴鸿、扈稽，吴钩名。《吴越春秋》卷四载："阖庐既宝莫邪，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而有人贪王之重赏也，杀其二子，以血衅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诣官门而求赏。……王乃举众钩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钩甚多，形体相类，不知其所在。于是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吴鸿、扈稽，我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绝于口，两钩俱飞着父之胸。吴王大惊，曰：'嗟乎！寡人诚负于子。'乃赏百金，遂服而不离身。"

注　释

〔1〕"吴钩"句：化用李白《杂曲歌辞·少年行》："吴钩霜雪明。"

游　侠　篇

游侠向何处？荡荡长安城[1]。

城中暮尘起，杀人无主名[2]。
所杀岂私仇，激烈为不平[3]。
新削安陵刀[4]，光夺众目明。
不畏赤棒吏[5]，里闾自横行。
灌夫托为友，袁盎事以兄[6]。
负气不负势[7]，倾身复倾情。
笑顾少年辈，琐琐真可轻。

题 解

“吴人重游侠”，本篇为高启早期作品，涌动青春豪迈之情，健宕之气接近李白《杂曲歌辞·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高启描写游侠的勇武，从曹植《白马篇》及唐人乐府诗中获取了不少诗歌艺术灵性。《游侠篇》属《杂曲歌辞》，《三国志·魏志》：杨阿英，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英。’后世遂有《游侠曲》”。

注 释

〔1〕荡荡：雄壮、广大貌。长安：卢照邻《杂曲歌辞·结客少年场行》：“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　〔2〕“杀人”句：《汉书·游侠传》：“（原）涉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为寒心。”诗句用原涉典事，以下两句是对它的一个补充。　〔3〕激烈：意为慷慨激昂。　〔4〕安陵：在河南鄢陵西北，战国时魏襄王封其弟为安陵君。安陵刀，用唐雎不辱使命典事，《战国策》：秦王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允，秦王不悦，安陵君因使唐雎

使于秦，秦王怒谓唐雎："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说："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为之气馁。　〔5〕赤棒：古代官员出行前导仪仗兵器之一。《北齐书·王俨传》："魏氏旧制，中丞出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　〔6〕灌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灌夫为人刚直，好使酒任侠，重允诺，所结交皆豪杰之士。袁盎，《史记·袁盎传》：袁盎病免家居，与闾里侠士相偕，斗鸡走狗，洛阳剧孟，尝来访，袁盎善待之。　〔7〕负势：依仗权势。

放　鹤　辞

放鹤去，当高飞。
啄莫争鸡鹜食，游莫近虞罗机[1]。
云山海峤堪来往[2]，明月千秋待尔归。

题　解

原注："登支遁放鹤亭而作。"这首乐府咏支遁放鹤亭，是一篇写心的佳作。高启喜欢借孤鹤吟叹人生，《孤鹤篇》云："渚田有遗粟，欲下群鸿猜。岂不怀苦饥，惧彼罗网灾。"正由于这种忧惧，这首诗中叮嘱得到自由的鹤儿"啄莫争鸡鹜食，游莫近虞罗机"，飞向清新澄明的世界。放鹤亭，在吴县西十五里支硎山的高峰，相传晋代高僧支遁放鹤此处。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林公，尝居于支硎山，《世说新语·言语》载其好鹤、好马之事。

注　释

〔1〕"啄莫"句：取意于《楚辞·卜居》："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

食乎?”虞罗:虞,指山虞和泽虞,周代官制,分掌山林和国泽的政令,罗,指罗氏,《周礼·夏官·罗氏》:“罗氏掌罗乌鸟。”后世用虞罗指代捕鸟的罗网。〔2〕海峤:海中的山岛。

蓟门行

行行光禄塞,望望单于台[1]。
天寒水草尽,万里孤军来。
中国多荒土,穷边何用开[2]?

题解

《蓟门行》属《杂曲歌辞·都邑曲》,《乐府解题》云:“《出自蓟北门行》,其致与《从军行》同,而兼言燕蓟风物及突骑勇悍之状。”高启以古题写时事,不言“壮行”,而哀“开边”。这种感叹显然来自乱离的现实。蓟门,在今北京城西。蒋一葵《长安客话·古蓟门》:“京师古蓟地,以蓟草多得名”,“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阙,相传是古蓟门遗址。”

注释

〔1〕光禄塞:用汉武帝典事。《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夏四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单于台:亦用汉武帝典事。《汉书·武帝纪》:“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2〕这两句化用杜甫《前出塞》其一:“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碧　玉　歌

碧玉小家女[1]，初无珠翠妆。
感郎相顾重[2]，朽质自生光。

题　解

《碧玉歌》属《吴声歌曲·清商曲》。关于《吴声歌曲》，《晋书·乐志》云："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於此也。"关于《碧玉歌》，《乐苑》："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宠爱之甚，所以歌之。"高启此诗清新婉雅，妩媚多姿。

注　释

〔1〕"碧玉"句：《乐府诗集》卷五十四《碧玉歌》其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2〕"感郎"句：《碧玉歌》其二："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其三"感郎意气重，遂得结金兰。"

双桐生空井

交生碧玉树[1]，并覆黄金井。
根通夕润深，叶带朝光冷。
应有感秋人，时来鉴愁影[2]。

题　解

《双桐生空井》属《相和歌辞·平调曲》。本篇中的“应有感秋人,时来鉴愁影”,为一时俊语。

注 释

〔1〕碧玉树:指双桐,虞世南《奉和咏日午》:“玉树阴初正,桐圭影未斜。” 〔2〕鉴:照。

征 妇 怨

良人不愿封侯印,虎符远发当番阵[1]。
几夜春闺恶梦多,竟得将军军覆信。
身没犹存旧战衣,东家火伴为收归[2]。
妾生不识边庭路,寻骨何由到武威[3]?
纸幡剪得招魂去[4],只向当时送行处。

题 解

高启乐府多哀写民生,本篇借乐府诗题揭露和控诉战争罪恶,曲尽其哀。高启诗兼元、白之长,此诗即是一例。王夫之《明诗评选》评曰:“此则唐、宋人能之,妙在不作啼眉涕鼻态。通首皆比,是以高唐、宋人一等。”

注 释

〔1〕虎符:古代帝王授予臣下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当番:轮值。〔2〕火伴:火,通“伙”。《木兰辞》:“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 〔3〕武威:在今甘肃武威市。汉时,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出兵祁连山,迫使匈奴降汉,设武威郡武威县。 〔4〕“纸幡”句:意近张籍《征妇怨》:“九月匈奴杀

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

浮　游　花

宛宛庭中花，狂风忽吹去无涯。
上入逍遥之云天，下没惨淡之泥沙。
开落本同何足叹，升沉偶异自堪嗟。

题　解

这篇乐府富于人生思索的意味，蕴含了深刻的哲思。前四句写庭花被狂风吹落的不同命运，或上入云霄，或下堕泥沙。“逍遥”和“惨淡”以形容两种不同的结局，一乐一悲，命运不啻有天壤之别。诗人悲叹人生不能自我主宰，既是写心，同时契合着“浮游”的乐府题目。《浮游花》属《杂曲歌辞》。

寒　夜　吟

月下冻痕生绿井，隔帘霜片飞无影。
树枝风息转凝寒，愁人如乌栖未安。
夜短夜长应独觉，荧荧残烛呜呜角[1]。

题　解

这首乐府写情摹景，情婉致工，“愁人如乌栖未安”，“荧荧残烛呜呜角”，传述惶惶不宁的心境，语极清隽，前不逊古人，后来者不易追及。《列朝诗集》选此。《寒夜吟》属《杂曲歌辞》。

注 释

〔1〕呜呜角：呜呜，角鸣声；角，又名长鸣，十二声为一叠，鼓止角动，军中以司昏晓。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黄昏钟寂寂，清晓角呜呜。"

湖州歌送陈太守

草茫茫，水汩汩。
上田芜，下田没。
中田有麦牛尾稀[1]，种成未足输官物。
侯来桑下摇玉珂[2]，听侬试唱湖州歌。
湖州歌，悄终阕[3]，几家愁苦荒村月。

题 解

《湖州歌》，与《吴趋行》一样，乐府诗题冠以地名，表示乐曲的地方特点，用以歌咏风土民情。本篇以乐府诗题写时事，状写民间疾苦情状，真切感人，催人泪下。

注 释

〔1〕牛尾稀：喻田麦稀疏。苏轼《鸦种麦行》："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尾稀。"　〔2〕玉珂：指柔桑的枝条。　〔3〕终阕：即曲终。

养 蚕 词

东家西家罢来往，晴日深窗风雨响[1]。
二眠蚕起食叶多[2]，陌头桑树空枝柯。
新妇守箔女执筐[3]，头发不梳一月忙。

三姑祭后今年好[4]，满簇如云茧成早。
檐前缲车急作丝，又是夏税相催时。

题解

高启乐府既承继汉魏乐府的优良传统，又融合元、白新乐府之长。他以民间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还受到了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的影响。本篇为高启乐府中的名作，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评说："这里写蚕家临收茧而繁忙，见茧多而高兴，怕夏税而担忧的生活情景，是有生活见闻实感的。"

注释

〔1〕罢来往：江南民俗，养蚕期间，邻家停止来往。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风雨响：形容蚕食桑叶声。陆游《村居初夏》："压车麦穗黄云卷，食叶蚕声白雨来。"　〔2〕二眠：蚕孵化后，食桑叶九日，不食一日一夜，称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称二眠。
〔3〕箔：指箔笼，养蚕用的竹筛子和盛桑叶用的笼子。　〔4〕三姑：传说中司蚕的女神，清人翟灏《通俗编·禽鱼》："《月令广义》：'凡四孟年，大姑把蚕；四仲年，二姑把蚕；四季年，三姑把蚕。"元人马臻《村中书事》："村妇相逢还笑问，把蚕今岁是三姑？"

打麦词

雉雊高飞夏风暖，行割黄云随手断[1]。
疏茎短若牛尾垂，去冬无雪不相宜。
场头负归日色白，穗落连枷声拍拍[2]。
呼儿打晒当及晴，雨来恐有飞蛾生[3]。

卧驱鸟雀非爱惜，明年好收从尔食。

题 解

这首乐府具有朴素真实的风土气息，就此而言，很接近范成大的田园诗。在内容和思致上，也颇值得称道，如后四句写农夫打麦时的心理，细腻逼真，读之悲酸。

注 释

〔1〕黄云：喻麦子。陆游《村居初夏》："压车麦穗黄云卷，食叶蚕声白雨来。"　〔2〕连枷：一种打麦谷的农具。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3〕飞蛾生：阴雨天，麦粒容易生飞蛾。陆游《农舍》："神农之学未为非，日夜勤劳备岁饑。雨畏禾头蒸耳出，润忧麦粒化蛾飞。"

牧 牛 词

尔牛角弯环，我牛尾秃速[1]，
共拈短笛与长鞭，南陇东冈去相逐。
日斜草远牛行迟，牛劳牛饥惟我知。
牛上唱歌牛下坐，夜归还向牛边卧。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

题 解

这首乐府以质朴的笔调写牧童与牛相得的乐趣，结句始回到现实，通过牧童的心理，写生活的忧惧，尤具感染力。

注 释

〔1〕秃速:凋疏貌。

采 茶 词

雷过溪山碧云暖,幽丛半吐枪旗短[1]。
银钗女儿相应歌,筐中摘得谁最多。
归来清香犹在手,高品先将呈太守。
竹炉新焙未得尝[2],笼盛贩与湖南商。
山家不解种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

题 解

这首乐府是一首别致的咏物诗,前四句写欢快的采茶情景,“归来清香犹在手”,乃清思妙句。后四句写采茶谋生的苦辛,与前四句形成对比,苦乐兼有的采茶生活全景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注 释

〔1〕碧云暖:民间常以惊蛰为候,以春阴为采茶得时。枪旗:即旗枪。古人论茶,以雀舌为上,旗枪次之。旗枪是以一芽一叶制成的茶,冲泡后芽叶成朵,叶似旗、芽毫似枪,故名。陆游《郊蜀人煎茶戏作长句》:“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碾破旗枪。”　〔2〕焙:焙茶,一种制茶法,用微火烘茶。

卖 花 词

绿盆小树枝枝好,花比人家别开早。
陌头担得春风行,美人出帘闻叫声。

移去莫愁花不活，卖与还传种花诀。
馀香满路日暮归，犹有蜂蝶相随飞。
买花朱门几回改，不如担上花长在。

题 解

这首乐府以具有江南情调的民间生活为题材，前八句写卖花的情趣，笔调轻松惬意，结句笔锋一转，通过卖花的“买花朱门几回改”见闻，感叹“不如担上花长在”，寓意深刻，进一步突出了卖花的惬意。

长 洲 苑

中国久无霸，阖闾思骋功[1]。
讲搜开别苑[2]，训武出离宫。
宰嚭应骖乘，巫臣实御戎[3]。
鼙鸣深谷应，置掩广场空[4]。
远曳捎云旆，高弯射月弓。
三驱仪已毕，七伐步还同[5]。
甲骑从舆后，蛾眉侍幄中[6]。
煮胎须紫豹，胹掌得玄熊[7]。
乐事方难极，英图忽易穷。
城迷歌黍客[8]，地属采莛童。
辇道崩秋雨，旗门失晚风。
犬亡毙肆狡[9]，人去雉争雄。
草树迎萧索，湖山动郁葱。
犹疑见猎火，寒烧夜深红。

题解

原注:“在太湖北岸,阖闾游猎处也。”本篇咏吴王阖闾事,前八句写游猎之盛,“乐事方难极,英图忽易穷”将场景切入眼前,对写长洲苑的荒芜,抒发历史兴衰之叹。杨士奇《姑苏杂咏》题识说:“每一披诵,恍然如亲游阖闾故墟,历览陈迹,兴怀古人,可感可慕,不自知其慨叹之至矣。”

注释

〔1〕阖闾:姬光,吴王诸樊之子,公元前515年,使专诸刺杀王僚后自立,为吴国第二十四君,在位十九年,击败强楚,《荀子》将其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496年,与越王勾践交战,伤足而亡。 〔2〕讲搜:即讲射,意为习射,王褒《和张侍中看猎诗》:“上林冬狩返,回中讲射归。” 〔3〕宰嚭:《史记》作“伯嚭”,字子馀,楚太宰伯州犁孙,楚王诛伯犁州,伯嚭奔吴,阖闾任以为大夫。夫差嗣位,伯嚭为太宰,进谮夫差而诛伍子胥。巫臣:楚国大夫申公巫臣,自楚奔晋,晋景公使其与吴通好,巫臣教吴叛楚,授用兵乘车之法。〔4〕鼗(táo):即鼗鼓,一种长柄的摇鼓。罝(jū):指捕兽的网。 〔5〕三驱:古代王者田猎之制,指田猎时让开一面,三面驱赶,以示好生之德。七伐:语出《书·牧誓》:“夫子勖战,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孔传:“伐谓击刺,少则四五,多则六七,以为例。” 〔6〕蛾眉:容貌美丽的女子。幄:蓬帐。 〔7〕胹(ér):煮烂。白居易《轻肥》:“水陆罗八珍。”豹胎、熊掌,为八珍之二。 〔8〕歌黍客:相传西周亡后,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见宗庙宫室尽为禾黍之地,感慨而作《黍离》,见《诗经·王风》。〔9〕(麇)(jùn):同“逡”,指狡兔。

游灵岩赋得越来溪

越女游未去[1],越兵嗟已来。

青山旧溪上，无复见楼台[2]。
过客空惆怅，荷花秋自开。

题 解

本篇咏吴宫旧迹，以构思精工，哀婉情韵见长。

注 释

〔1〕越女：指西施。　〔2〕青山旧溪上，无复见楼台：越伐吴，焚姑苏台。

响 屧 廊

廊虚应屧鸣，响细识腰轻。
谁道吴国强，唯销举足倾！
苔间灭故迹，月下歇馀声。
此夕人空听，山僧曳履行。

题 解

原注："在灵岩山，吴王使西子步屧于此。寺中今以圆照塔前小斜廊为之。"这首五律自具精警处。诗中想象当年夫差、西施恣意取乐的情景，感叹自号强大的吴国在西施举足之间倾垮了。响屧廊故迹不存，明月在空，历史是如此的遥远。诗人努力穿越时空，从月光流泻中谛听当年的响屧声和欢笑声，声音是那么遥远、缥缈，难以捕捉，而僧人曳履行走廊上的声音，又是那么清脆响彻。历史竟是如此富有戏剧性！

姑　苏　台

金椎夜筑西山土[1]，催作高台贮歌舞。
文身泽国构王基，却笑先人独何苦[2]。
铜沟玉槛盛繁华，幻出峰头一片霞。
望处直穷三百里，役时应废几千家。
蟠空曲路迷仙仗，攀尽瑶梯才到上。
外绕雕龙宛转栏，中施绣凤葳蕤帐。
熏炉长爇郁金香，共道千龄乐未央[3]。
茂苑月来秋佩冷，洞庭雨过夏绡凉[4]。
当窗众妓如仙女，扬袂迎风欲轻举[5]。
人从天上见经过，鸟向云间惊笑语。
日暮横塘花尽开，卷帘台上望王来。
宴舟初自观鱼返，猎骑还从射鹿回。
从登不用持铍队[6]，自列红妆侍高会。
香传罗帕进黄柑，缕切鸾刀供玉鲙[7]。
烛光远落太湖波，惊起鱼龙出没多。
城上乌啼河汉转，此时谁问夜如何。
管弦嘈嘈聒人耳，不闻兵来渡溪水[8]。
欲携西子走登舟，醉倚画筵娇不起[9]。
瞑目无因到甬东，可怜一炬绮罗空[10]。
献楯竟堕雠人计，赐剑应辜谏士忠[11]。
客来试问遗宫路，物色荒凉总非故。
蓑裳始信不虚言[12]，满地荆榛见零露。
当年争夺苦劳机，却把江山付落辉。

闻说越王台殿上，如今亦有鹧鸪飞[13]。

题 解

原注："在横山西北麓，夫差因越献栅楯而起此台。造九曲路以登，其高见三百里，越破吴，焚之。"姑苏台，一名胥台，在姑苏山。《吴地记》称台为阖闾所造，夫差复高而饰之，登台可望见三百里外，越伐吴，焚之。高启此诗咏夫差，极尽讽刺嘲弄，不仅意味深远，而且拓开境界。

注 释

〔1〕金椎夜筑：刘禹锡《罢郡姑苏北游渡扬子津》："筑用金鎚力，摧因石鼠窠。"　〔2〕这两句写吴王恣意淫乐，忘却先人创业的艰辛。文身：《史记·吴太伯世家》：季历之兄泰伯、仲雍仁让，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泽国：吴国为水泽之国。　〔3〕蒸(ruò)：点燃，焚烧。千龄：犹言千年。未央：未尽，无已。殷尧藩《吴宫》："吴王爱歌舞，夜夜醉婵娟。见日吹红烛，和尘扫翠钿。"　〔4〕茂苑：即长洲苑。洞庭：指太湖洞庭山。绡：轻纱，薄纱。〔5〕妓：指歌舞女伎。轻举：飘飘若仙。　〔6〕铍(pī)：长矛。持铍队：用姬光典事，《史记·吴太伯世家》：公子光伏甲士而请王僚，王僚陈兵于道，自王宫至公子光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亲信，持矛侍立。诗句以此讽刺夫差的淫逸，遥承"却笑先人独何苦"之句。　〔7〕玉鲙：即脍鲙。脍鱼切成细丝，拌以金橙，号金齑玉鲙。　〔8〕嘈嘈：形容管弦声。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兵来：越兵入侵。溪水：越来溪，见前注。　〔9〕这两句写夫差在越兵到来之时的神态。　〔10〕甬东：指宁波。《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国既败，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夫差含羞自尽。一炬，杜牧《阿房宫赋》："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此用其词，指越王灭吴，焚姑苏台。　〔11〕雠人：指越王勾践。献楯：相传越王勾践得神木一双，巧工制作，雕治刻镂，镶以黄金，献于夫差，夫差大悦，受而起姑苏台，虚空国力。谏

士:指伍子胥。赐剑:夫差游乐姑苏台,不听子胥之谏。闻子胥怨恨,使人赐属镂剑,子胥伏剑而死。　〔12〕诗句正常的顺序应为"始信褰裳不虚言"。褰裳:用伍子胥典事,《吴越春秋》卷五:"吴王闻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赐属镂之剑,子胥受剑,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为汝父忠臣,立吴,设谋破楚,南服劲越,威加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赐我剑。吾今日死,吴宫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　〔13〕越王台,在今浙江绍兴种山东北,相传为越王勾践登眺处。"如今"句,化用李白《越中怀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琼　姬　墓

梦别芙蓉殿头,堕钗零落谁收?
土昏清镜忘晓,月冷珠襦恨秋。
麋鹿昔来废苑,牛羊今上荒丘。
香魂若怨亡国,莫与西施共游。

题　解

原注:"夫差女也。"高启诗集所收六言律诗不多,此为其一,咏夫差女琼姬。关于琼姬之死的传说很多,说法不一。《越绝书》载:"夫差小女字幼玉(《吴越春秋》作滕玉,一本作胜玉),见父无道,轻士重色,其国必危,遂愿与书生韩重为偶。不果,结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铜椁,葬阊门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既高飞,罗当奈何?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怨成疾,没身黄垆。'"《吴越春秋》记载有异:"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食蒸鱼,王尝半而与女,女怒曰:'王食我残鱼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凿池积

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高启不赞同将琼姬与女坟湖传说敷衍在一起，《吴女坟》诗注云：“在阊门外，阖闾女也。因悦童子韩重不得而死，王舞鹤于市送之，今有舞鹤桥。”（《高青丘集》卷十三）从诗歌创作上来看，《琼姬墓》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前四句咏琼姬含恨而死，后四句含蓄指出原由，如《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所云：“‘南山有鸟’，喻越也。‘北山张罗’，喻制越非其所也。‘鸟既高飞’，句践之盛也。‘罗将奈何’，夫差不可以制越也。‘志欲从君，谗言孔多’，谓虽欲从父之命，奈何其听谗言而忘忠议也。”高启此诗塑造了一位具有才识的刚烈女子形象，与写爱情传奇的《吴女坟》、《女坟湖》颇不相同。

阖 闾 墓

水银为海接黄泉，一穴曾劳万卒穿[1]。
漫设深机防盗贼，难令朽骨化神仙。
空山虎去秋风后[2]，废榭乌啼夜月边。
地下应知无敌国，何须深葬剑三千[3]！

题 解

本篇咏阖闾墓，写吴王不惜劳民伤财，“漫设深机”，终难令朽骨“化神仙”。立意惊警，讽刺辛辣。颈联写景，语深意远，尾联再以笔讨伐之，痛快而巧中情物。

注 释

〔1〕《吴地记》：阖闾葬虎丘山，“发五郡之人作冢，铜椁三重，水银灌体，

金银为坑”。　〔2〕“空山”句:《吴越春秋》称阖闾葬之三日,金精上为白虎踞坟,故号虎丘山。《吴地记》载有另外一种传说:“秦始皇东巡,至虎邱,求吴王宝剑,其虎当坟而踞,始皇以剑击之,不及,误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　〔3〕“何须”句:《吴郡志》卷三十九:“剑池,吴王阖庐葬其下,以扁诸、鱼肠等剑各三千殉焉,故以剑名池。”

干　将　墓

干将善铸剑,剑成终杀身。
吴伯亦遂亡[1],神物岂不神。
始知服诸侯,威武不及仁。
徒劳冶金铁,精光动星辰。
莫邪应同埋[2],荒草千古春。
青蛇冢间出,犹欲恐耕人[3]。

题　解

原注:“在匠门外,王使铸剑二,匿其阳,王杀之。后耕者尝见青蛇绕其冢上。”本篇咏干将墓,对穷兵黩武表示鄙夷不屑,宣扬了“仁政”的理想。诗中指出干将精于铸剑,剑成反遭杀身,吴王既得宝剑,却遭亡国身败,“神物”终没能保佑他们,统治者不懂得“威武不及仁”的道理,辛苦经营干戈,不过是一场徒劳。高启还引述了一则异闻:相传海内承平时,农人耕于干将墓旁,忽被青蛇绕足,惊遽中用刀斩断,青蛇前半段跃入草中消失,剩下的乃是半截断剑。借此讽刺穷兵黩武的阴魂不散、可笑至极。诗句讽刺和说理俱佳。干将墓,在匠门外东数里,相传阖闾使干将铸剑于此。

注 释

〔1〕吴伯:指阖闾。　〔2〕莫邪:干将的妻子。陆广微《吴地记》:干将铸剑,"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铁汁不下,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铄耳,以然成物,吾何难哉? 可女人娉炉神,当得之。'莫邪闻语,投人炉中,铁汁出,遂成二剑,雄号干将,作龟文,雌号莫耶,鳗文。干将进雄剑于吴王,而藏雌剑,时时悲鸣,忆其雄也。"　〔3〕青蛇传说:载《姑苏志》,见本篇题解。

次倪云林韵

云林已白头,犹有晋风流。
爱写沧洲趣,闲来玄馆游〔1〕。
茶烟秋淡淡,竹雨暮修修〔2〕。
欲向南溪水,长留青翰舟〔3〕。

题 解

元末著名诗画家倪云林,老来风流依旧,耽于诗画,性爱僻静,喜游名山古刹,鄙薄功名利禄。高启赠云林诗句多绘写其风流洒脱的名士风范和超逸萧澹的人格。这首五律,以隽脱的诗笔刻画了这位山林逸士的形象。倪瓒(1301 – 1374),初名珽,字元镇,号云林居士,无锡人。家富饶赀,不善治生,自散家财,浪迹江湖。擅长诗画、诗文,画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有《清闷阁集》等。

注 释

〔1〕沧洲:滨水的地方,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见前注。玄馆:幽静的房

舍,亦用作指隐士的居处。　〔2〕茶烟:煮茶的青烟。修修:象声词,形容风雨之声。贯休《送薛侍郎贬峡州司马》:"花落扁舟香冉冉,草侵公署雨修修。"　〔3〕青翰舟:一种涂有青色的船。刘向《说苑·善说》:"君独不闻夫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皮日休《初入太湖》:"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

答张山人宪

听君辛苦词[1],感我艰难情。
百年自有为,安用文章名。
鸡鸣海光动,车马尘满城。
相逢无新旧,言合意自倾。
奉觞置君前,长歌发哀声。
时乎苟未得,饮此全其生。

题解

张宪,字思廉,学诗于杨维桢,深受推许。负才不羁,尝游京师,恣言天下事,众骇其狂。还入富春山,混于僧道间,疏狂自放。后被张士诚辟为枢密院都事。朱元璋平吴,张宪变姓名,寄食杭州报国寺以殁。有《玉笥集》十卷。山人,士人标榜山林高士的一种称呼,元末的山人大抵是远离科举,放浪形骸,标榜逸世之志,而不重幽居隐栖。

注释

〔1〕辛苦:戎昱《苦辛行》:"且莫奏短歌,听余辛苦词。如今刀笔士,不如屠沽儿。"此用其词。

送蜀山人归吴兴兼简菁山静者

南浦无碧草[1]，征鸿晨稍飞。
何当杪秋节[2]，临水送将归。
既来不能淹[3]，君心应好违。
恻恻袂始判[4]，遥遥帆已微。
天高桂树落，人在山中稀。
还寻同袍者，更制薜萝衣[5]。

题 解

蜀山人指徐贲，菁山静者指张羽。张士诚据苏州，征辟二人。张羽有隐居之意，兼好吴兴山水，先从吴门移居菁山，以诗招徐贲："吴兴好山水，子我盍迁居。绕郭群峰列，回波一镜如。蚕馀即宜稼，樵罢亦堪渔。结屋云林下，残年共读书。"徐贲遂至蜀山，建精舍，与菁山相望。高启分别为他们作记，《蜀山书舍记》："今幼文以方壮之齿，有可用之材，而不急进取，益务于学，以求取其所未至，岂非有志之士哉！"《静者居记》："盖静也系于人，不系于居。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是居之静无与于人，人之静亦无待于居也。"（《凫藻集》卷一）

注 释

〔1〕南浦：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此用其词。　〔2〕杪秋：即深秋。　〔3〕淹：停留。　〔4〕袂始判：即分袂。　〔5〕薜萝衣：指隐者或高士的衣服。倪云林《寄张贞居》："苍藓浑对麋鹿迳，白云新补薜萝衣。"

和张羽怀吴兴旧游之作效其体

城贯绿川长，朱阁暎飞梁[1]。
莺娇山唱度，莲艳水嬉张[2]。
花童搦翠管，桑妇挈银筐[3]。
箬溪酒脂碧，顾渚茗旗香[4]。
择胜事未厌，惊乱意俄伤。
回看旧游地，秋草变凄凉。

题解

本篇清丽哀婉，写于元末。吴兴为元末江南重镇之一，与苏州、绍兴并称繁庶之地，人文郁兴，风景清丽。此诗为和张羽之作，前八句写吴兴风土人情，俱为“胜事”。世乱剥蚀了吴兴的生机，“胜事”不复，回思“旧游”，黯然神伤。高启诗歌每每对写乐景与哀景，这也是时代使然。

注释

〔1〕绿川：指霅溪，见《太湖》诗注。飞梁：指凌空飞架的桥。　〔2〕水嬉：乘船游赏。　〔3〕翠管：指碧玉雕镂的管状盛器，第七句的“酒脂碧”承此而来。银筐，指带镶饰的筐笼，第八句的“茗旗香”与此相呼应。

〔4〕箬溪：即若溪，在长兴南。夹溪悉生箭箬，南岸称上箬，北岸称下箬。村人以下箬溪水酿酒，醇美胜于云阳，俗称箬下酒。顾渚，指顾渚山，在长兴西北四十馀里，盛产紫笋茶。苏轼《送刘寺丞赴馀姚》：“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

雨斋独坐写寄友

动与世相妨，端居学坐忘[1]。
雨来池上树，烟起竹间房。
屋乌非晴弄，阑花是晚芳。
寻山期已阻，遥望杳苍苍。

题 解

汪端《明三十家诗选》选此，题作《雨斋书寄杨孟载》。高启与友人相约寻山踏游，为雨所阻。诗句含蓄蕴藉，五、六句衔带哀怨，七、八句不言雨字，而说遥望山中诱人的葱葱翠意，令人向往。

注 释

〔1〕相妨：不能和谐，乖离。坐忘：典出《庄子》。见《立秋前三日，过周南饮，雷雨大作，醉后走笔书壁间》诗注。

雨中留徐七贲

江寒宿雨在，落叶满村泾。
留君系君艇，莫犯风潮急。
试问欲归城，谁家借蓑笠？

题 解

本篇紧绕着雨中挽留徐贲，巧妙剪裁，匠心别构，抒写浓浓的

友情，结句尤为风趣而情真。

送陈秀才归沙上省墓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题解

平江兵乱后，高启送友人陈秀才在寒食之际归里省墓，写下此诗。诗中反映了人民流离失所的现实，抒写了浓重的乱离悲思，从中可见战争对诗人心灵创伤之深。

赠竹里子

弭楫望迷林，间为《淇澳》吟[1]。
君家不可见，但听烟中禽。
日落浦云远，雨馀江水深。
非同抱清节，岁晏复谁寻。

题解

这是一篇赋赠隐士的五律，诗韵轩邈，浅淡情至，内蕴风神之美，《明诗评选》评高启诗“静极淡极，位置之王、孟、储、韦中却又不得，岂非真古诗”，指的就是这类作品。

注 释

〔1〕弭楫:即弭棹,停舟。《淇澳》篇,见《诗经·卫风》,颂君子之德,有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城西客舍送周著作砥

客中寒食后,惆怅送君违。
花隐归城旆,风吹渡水衣。
夜窗炊黍散,春苑斗茶稀〔1〕。
谁念西斋雨,相思独掩扉。

题 解

元末诗人周砥,字履道,苏州人,侨寓无锡,至正末游绍兴,死于兵乱。高启与周砥定交于至正二十年春,爱其"清粹雅淡"之诗,以为"有古作者之意"(《凫藻集》卷二《荆南唱和集后序》)。及卜馆虎丘西麓,周砥每乘舟来访,留连累日,遍搜吴中山水。此诗作于元至正末。王夫之《明诗评选》评曰:"如晴、如春,如仙乐自空中来,吾心折矣。"又评五、六句云:"本幽俭事,说得如许韶美,中唐人可起,何颜对此。"

注 释

〔1〕斗茶:指赛茶之戏。范成大《题张氏新亭》:"烦将炼火炊香饭,更引长泉煮斗茶。"高启《次及愚庵怀王耕云韵示徐良夫二首》其一:"闻说斗茶频会处,小亭深竹涧东滨。"

寻胡隐君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
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

题解

这首绝句写寻访友人，一路看花而来，与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自是不同的况味。

送上海石明府

三月熟桑椹，四月落枣花。
布谷树下飞，塘转村路斜。
东塍击耕鼓，西林掷缲车[1]。
但言此地乐，不闻此地嗟。
虽无夕烽警，尚苦秋赋加。
烦君始到日，为我问田家。

题解

这首五言古送石知县赴任，前六句写乐景，七、八句转写民间疾苦，结句希望石知县到任后关心百姓疾苦。诗以层层推进的句法，表达关爱民生的愿望，用心可谓良苦。高启另有一首《送石明府之昆山》，前六句妙笔写景，后四句写石明府的善政，王夫之《明诗评选》评曰：“一味旁取，韶光夺目。”这一评论，也适用于《送上海石明府》前六句的笔法。

注 释

〔1〕塍(chéng):田间的土埂。掷:振动。

施君眠云堂

古弁一高士,白云与之俦[1]。
性懒复好眠,招云宿林丘。
下云作簟席,上云作衾裯[2]。
云去稍舒膝,云来正蒙头。
平生无心楚[3],与云两悠悠。
自言眠云乐,世无一可侔[4]。
浩然身欲飘,若乘无倪舟[5]。
朝至乎帝乡[6],夕返乎仙洲。
宁知日月旋,但觉乾坤浮。
天鸡不醒,窅窅空岩幽[7]。
我观山川气,出入不可求。
或逐鸾鹤翔,或从蛟龙游。
或为风伯驱[8],狼藉不得收。
或遭雨师怒[9],奔走无停休。
小生肤寸间,大覆遍九州[10]。
变化实多状,欲算苦费筹。
奈何一室中,尔独解使留。
我行尘务区,愿出久末由。
举足常防危,开眼即见愁。
不如闭户眠,往寻孔与周[11]。

愧无山中缘，云肯相从不？
惟当去从尔，一梦三千秋。

题解

原注："君字可堂，眠云其号也。"这是一篇写人的佳作，紧绕施可堂"眠云"之号，纵写云气千变万化的情态与施可堂的洒脱放达，浮思天地，神游八荒，创造出一个奇特的境界。"云去稍舒膝，云来正蒙头"，不无妙象；"平生无心楚，与云两悠悠"，有李白《独坐敬亭山》的境味；"或逐鸾鹤翔，或从蛟龙游"写轻云如丝和层云翻滚，"或为风伯驱，狼藉不得收"，写乱云，"或遭雨师怒，奔走无停休"，写雨云、风云，各极其态，又精妙地譬喻了人生百态。全诗放笔胸臆，最末始抒写了一缕人生不得行胸臆的苦绪。

注释

〔1〕古弁：犹言古冠。俦：同俦。　〔2〕簟（diàn）席：竹席。衾裯（chóu）：被子。　〔3〕心楚：即辛楚，伤心。陆云《赠顾彦先》诗二："言念君子，怅惟心楚。"　〔4〕世无一可侔：侔：相等，比齐。　〔5〕无倪：没有端际。李白《送蔡山人》："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舵。"　〔6〕帝乡：仙乡。〔7〕窅（yǎo）窅（yǎo）：幽暗貌。　〔8〕风伯：古代传说中的风神。〔9〕雨师：古代传说中司雨的神。　〔10〕肤寸：一指宽为寸，四指宽为肤，这里喻指极小。九州：古分中国为九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　〔11〕"往寻"句：意为梦晤孔子与周公。

赋得小吴轩赠虎丘蟾书记

丹霞结飞甍，迥出鸾岭上[1]。

平招西山云，浅挹东海浪[2]。
五湖水如杯[3]，归棹安可放。
当年笑夫差，乃欲百里王。
吾观大千界，等彼一尘相[4]。
始悟轩中僧，非真亦非妄。

题 解

这首五言古富于禅意，见载《虎丘志》。小吴轩，在虎丘东南隅，势极峻耸，平林远水，万家灯火，尽在槛外。朱长文称之“小吴会”。吴中相传云：“过吴而不登虎丘，俗也。登虎丘而不登小吴轩，亦俗也。”（《虎丘志》）

注 释

〔1〕鸾岭：鸾山，仙山，这里指虎丘。　〔2〕虎丘山不甚高：故云“平招”、“浅挹”。　〔3〕五湖：指太湖。　〔4〕大千界：即大千世界。佛教语，“三千大千世界”的省称。一尘：一粒尘沙。鲍照《野鹅赋》：“虽陋生于万物，若沙漠之一尘。”

次韵包同知客怀

我少未尝事，处世百不忧。
譬如生马驹，奔放安可收。
豪华欲纵观，西秦更东周。
结交原巨先，共作缓急投[1]。
焉知化纰缪，终然此淹留。
出门逐途人，空策果下骝。

积雪被冈原，大风扬河流。
抚兹岁暮怀，局促谁与谋。
君果东方来，亦是慷慨俦。
偶居冷官庐，设席诵九丘[2]。
帷火无膏油，起叹夜正幽。
自怜非匏瓜[3]，宁不有所求。
耻随软媚子[4]，取笑同伶优。
大言众皆惊，千献不一酬。
空时寻我饮，醉捋须飕飕[5]。
君今勿多谈，已具两钓舟。
鸥波起春江，归路渐有由。
无为坐自苦，素发实易稠[6]。

题解

这首五言古“放歌作楚调”，“捷如风雨”（谢徽《缶鸣集》）。前半章写诗人与包尼授少年奔放不羁的豪壮之气，至“君今勿多谈，已具两钓舟”以下笔锋陡转，写往事已不可说，豪气尽除。诗在章法结构上别具匠心，前章追忆少年豪情有三十句之多，竭力渲染夸张，后章写当前的“颓意”，仅有六句，前繁后约，含有今日之事不可说的意思，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包同知，指包尼授，字师圣，毗陵人，号鹤洲，曾任岳州同知，与高启、杨基为诗友。明初，江阴朱绍、朱积编刻《三先生诗集》二十卷，收高启、杨基、包尼授之诗一千六百馀首。

注释

〔1〕原涉：字巨先，尚游侠，见《史记·游侠传》。缓急：发生变故或危机

之时。 〔2〕九丘:相传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典籍之一,《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3〕匏瓜:见《始迁西斋》诗注。 〔4〕软媚子:指随人俯仰,毫无气节的人。 〔5〕飓飓:象声词,形容很快通过的声音,这里指畅快饮酒声。 〔6〕素发:白发。

与刘将军、杜文学晚登西城

木落悲南国,城高见北辰。
飘凌犹有客,经济岂无人[1]?
鸟过风生翼,龙归雨在鳞。
相期俱努力,天地正烽尘[2]。

题解

本篇作于元末,《明诗别裁》评曰:"悲壮。"三、四句感慨飘零,叹惋世道衰颓,才士不得其用。五、六句写照元末风雨飘摇的现实。"鸟过"对应第三句的飘零,"龙归"对应第四句的经世,深化了三、四句的感叹。诗人咀嚼着人生"无奈",结句承此意绪,以作勉励。由于对乱离有着切肤的感受,高启感时忧愤之作,沉郁顿挫,得杜诗风骨。

注释

〔1〕飘凌:即飘零。经济:经邦济世。 〔2〕烽尘:烽烟,指战争。

独游云岩寄周砥

城西诸山非不奇，我游独与兹山宜。
红樱春开山后寺[1]，白水夏满山前陂。
幽居况与山不远，钟鼓每到空斋帷。
雨馀烟中落日下，曳杖往读《头陀碑》[2]。
两崖苍苍石色古，枇杷树高阴满池。
殿灯欲昏上群鼠，塔铃已静蹲孤鸱。
兴来即游兴尽返，迎送岂要山僧知。
因穷丧乱岂无感，正赖此境忘吾悲。
嗟君何为乃自苦，破鞯短策尘中驰。
挂帆能来亦未晚，浦口三日南风吹。

题解

元末高启卜馆虎丘西麓之际，写下这首七言古，寄流寓越中的友人周砥。诗中自写适意山水，感叹周砥“破鞯短策尘中驰”，“挂帆能来亦未晚”是招隐的呼唤。不久周砥竟死于越中兵乱，高启《得亡友周履道记室在系所诗次韵》诗云：“百年岂料逢今日，四海何由见此人”，“一篇《幽愤》时时读，风雨寒灯夜独亲。”（《高青丘集》卷十四）云岩西冈，在虎丘西麓，虎丘山不甚高，景色清幽。

注释

〔1〕山后寺：指虎丘云岩寺。《吴郡图经续记》：“即晋东亭献穆公王珣

及其弟珉之宅。咸和二年，舍建精庐于剑池，分为东西二寺，寺皆在山下。盖自会昌废毁，后人乃移寺山上。”　〔2〕头陀碑：金檀引《姓氏英贤录》注：“王㚟(zuǒ)，字简栖，有学业，为《头陀寺碑文》，文词巧丽，为世所重。”

听秋轩为僧赋

西涧秋声起，凉风助振号。
数禽翻树里，万叶下亭皋[1]。
初讶来山雨，还疑卷浪涛。
老僧方入定，终夜任萧骚[2]。

题解

本篇写“听秋”，最大的特点在于动态的描绘上，入手即写秋声四起，凉风鼓振其绪。接写万叶下亭皋的场面，令人产生震动之感。所以，第五句用了一个“讶”字，并使用了山雨欲来和涌卷浪涛两个比喻。结句写入定的老僧，不为外界所动。可谓极尽渲染之能事，烘托出一片禅意。

注释

〔1〕亭皋：亭边、水边。　〔2〕萧骚：风吹树木的声音。欧阳修《呈元珍表臣》：“响叶萧骚半夜风。”

与诗客七人会饮余司马园亭

情与酒兼和，园亭驻晚珂[1]。
家同榆社近，人比竹林多[2]。

短景催长宴，醒吟杂醉歌。
乱离欢易失，无厌数相过。

题解

原注："居皆在北郭。"北郭结社诸子为元代后期吴中文坛的主角，诸子雅集的形态具体是怎样的呢？高启这首作于元末的五律揭示了一斑。在乱离中诸子频繁聚会，他们的放纵并非醉生忘死，高启强调其禀继"竹林"遗风。"醒吟杂醉歌"体现了北郭诸子在世乱中的心态。

注释

〔1〕珂：马勒的饰物，借指马。　〔2〕榆社：枌榆社的省称，本是汉高祖刘邦故乡的里社名，后泛指故乡的里社。竹林，指竹林七贤，魏晋之间，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友善，经常宴集，号称竹林七贤。

送　流　人

汉条应偶触，蛮俗未能谙[1]。
海近风多飓，山昏瘴似岚。
行冲哀甸虎，食畏蛊家蚕[2]。
乡国何年返？悬知老日南[3]。

题解

历史上流人的悲惨境遇，莫过于金元、元明、明清之交。清初吴伟业送别因科场案流放宁古塔的江南名士吴兆骞时，《悲歌送吴季子》有"山非山兮水非水，"摧肝锼肾之语。平江战后，朱元璋

流放大批张士诚旧属，高启在送别余尧臣、徐贲、杨基时，竟然沉默了，“仓黄不敢送出郭，执手暂立怀忧惊”(《答余新郑》)。他对当政者滥施刑罚的愤怒，对流人“生非生兮死非死”命运的同情，在这首五律中爆发出来。

注 释

〔1〕汉条：指法律。谙：熟悉。　〔2〕以上四句俱写放逐边远地区的凶险。哀甸：即哀劳山，在云南新平西，界于元江、阿墨江之间，绵亘八百馀里，高处六月冰雪不化，山下奇热，林深瘴重。蛊：蛊虫。蛊家蚕，相传是一种具有蛊毒的蚕。《虚谷闲抄》：邹阆清晨启门，见一小笼子，内装白金酒器，持归，觉股上有物蠕动，友人有识者说此是金蚕蛊，能入人腹中，残啮肠胃。〔3〕日南：指日南郡，汉代置，即秦代象郡之地。《汉书·地理志》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

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

忆昨结交豪侠客，意气相倾无促戚。
十年离乱如不知[1]，日费黄金出游剧。
狐裘蒙茸欺北风，霹雳应手鸣雕弓。
桓王地下沙草白[2]，仿佛地似辽城东。
马行雪中四蹄热，流影欲追飞隼灭。
归来笑学曹景宗，生击黄獐饮其血[3]。
皋桥泰娘双翠蛾[4]，唤来尊前为我歌，
白日欲没奈愁何！
回潭水绿春始波，此中夜游乐更多。
月出东山白云里，照见船中笛声起。
惊鸥飞过片片轻，有似梅花落江水。

天峰最高明日登[5]，手接飞鸟攀危藤。
龙门路黑不可上[6]，松风吹灭岩中灯。
众客欲归我不能，更度前岭缘崚嶒[7]。
远携茗器下相候，喜有白道椤伽僧[8]。
馆娃离宫已为寺，香迳无人欲愁思[9]。
夫差城南天下稀[10]，狂游累日忘却归。
座中争起劝我酒，但道饮此无相违。
自从飘零各江海，故旧如今几人在？
荒烟落日野乌啼，寂寞青山颜亦改。
须知少年乐事偏，当饮岂得言无钱。
我今自算虽未老，豪健已觉难如前。
去日已去不可止，来日方来犹可喜。
古来达士有名言，只说人生行乐耳！

题解

吴中诸故人，指北郭友人。平江战后，北郭诸子或流放，或隐居不出，北郭社事遂废。本篇作于明初，前半章追忆北郭诸子“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治愉，莫不自有所得”，后半章叹惜“自从飘零各江海，故旧如今几人在”，诗笔放拓，词气激健。

注释

〔1〕十年离乱：大抵指从张士诚据吴到平江失陷的一段时间。
〔2〕桓王：指长沙桓王孙策，其墓在苏州城南盘门外。　〔3〕曹景宗：南朝梁时将领，善骑射，好游猎，尝与少年数十人，泽中射逐獐鹿，鹿应弦而毙。
〔4〕皋桥：《吴地记》：“皋桥在吴县北三里有五十步。”汉皋伯通住在桥旁，故

称皋桥。泰娘:本是唐代歌女,刘禹锡《泰娘歌》:"泰娘家本阊门西,门外绿水环金堤。"这里指歌女。 〔5〕天峰:指支硎山南峰,祥符间诏书赐名天峰。 〔6〕龙门:指龙门南趾,在天平山。天平山在支硎山南五里处,在吴中诸山中以险奇著称。 〔7〕崚(léng 二声)嶒(céng):形容山势突兀高耸,这里指崎岖的山道。 〔8〕楞伽僧:楞伽寺的僧人,楞伽寺,俗称上方山寺。 〔9〕馆娃离宫:即馆娃宫,在灵岩山。已为寺:寺指灵岩寺,建于馆娃宫废址。香迳,指采香径,在灵岩山下。《吴郡志》:"采香径,在香山之傍小溪也。吴王种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采香。今自灵岩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名箭泾。"刘禹锡《馆娃宫》:"唯馀采香径,一带绕山斜。" 〔10〕夫差城南:即吴城南。

沈征士铉野亭

清时犹在野,独卧见高情。
移艇闻烟唱,钩帘看雨耕。
江晴双鹳下,树晚一牛鸣。
回首徒相忆,柴车不入城。

题解

本篇作于明初。高士沈铉在清平时独卧野亭,怡然自得。高启隐居的生活与沈铉颇多相似,诗中所绘的江南高士图,也可作为自我写照。全诗音调徐徐,韵味袅袅,别具一番朴野的情调。沈铉,字文举,松江人,筑野亭而隐,杨维桢有记,《列朝诗集小传》称:"高青丘有赠诗。"盖指此诗。

夜怀王校书

灯暗独吟馀,疏桐月满除。

虫寒初入户，鼠饿欲侵书。
河汉三更望，江湖两地居。
相思无去梦，今夜恨何如！

题 解

本篇怀念王行，幽凄之境直逼贾岛。前两句烘托出一片凄清的氛围。三、四造境幽冷，寒魄入骨。愁思满怀，诗人自然是不寐的了，夜深露凉，遥望河汉，想到江湖飘零，恨无梦相随。高启另一首《江上寄王校书行》诗云："寥落旧欢违，江边独掩扉"，"相思比花絮，斜日绕城飞。"（《高青丘集》卷十二）凄凉之意，怀友之情，可与此诗对读。

梅花九首

其 一

琼枝只合在瑶台[1]，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2]。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3]。
自去何郎无好咏[4]，东风愁寂几回开。

题 解

高启咏梅诗，以《梅花九首》最为著名。此为第一首，寄写高散，清丽隽逸，情致绵邈，与林逋《山园小梅》并为世所传诵。王夫之《明诗评选》说"寒依"、"春掩"二句"亦第一等雅句"。不过，他又认为"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十四字是"恶诗"，

"国初袁景文、高季迪集中，片语略亦不乏，乃以白燕则汉水梁园，梅花则美人高士、月明雪满，参差共之，不过三家村塾师教村童对语长伎耳。择艺吟圃者，乃以传之，三百年千人一齿。呜呼，蔑言作者，即求一解诗人亦不可得"。王夫之论诗，厌恶浅俚、淫哇，对元诗多有批评。尽管其论高启诗不乏精解，然此处所论未免苛责。高启诗句看是庸熟，但读者披情入句，即可体味其高远境界。

注 释

〔1〕瑶台：仙人居住之所。"琼枝"句的意思是梅花只宜开在仙界，与仙人作伴。诗句似从陆龟蒙《白莲》"此花端合在瑶池"中化出。 〔2〕高士卧：以拟人的手法形容梅的姿态，用袁安典事。汉人袁安在洛阳，大雪后别人都出门求食，袁安拥雪独卧不出。林下美人，用赵师雄典事。见《龙城录》卷上："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傍舍，见一女子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 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尔。" 〔3〕漠漠：寂静无声貌。 〔4〕何郎：指南朝梁时的何逊，字仲言，东海郯人。何逊任扬州法曹，官署后有梅一株，常至梅下赋诗，后迁居洛阳，思念梅树，请再任职扬州，至则邀诸名士饮酒赏梅赓酬唱和，见《梁书·何逊传》。

其 九

断魂只有月明知，无限春愁在一枝[1]。
不共人言唯独笑，忽疑君到正相思[2]。
歌残别院烧灯夜，妆罢深宫览镜时[3]。

旧梦已随流水远，山窗聊复伴题诗。

题解

《梅花九首》白描生色，咏物写心，韵味俱佳，佳句不胜摘录，如其四："飞去只忧云作伴，销来肯信玉为魂。"其七："独开无那只依依，肯为愁多减玉辉？"其八："春愁寂寞天应老，夜色朦胧月亦香。"本篇为第九首，也有"断魂只月明知，无限春愁在一枝"的妙句。辞丽以则，思深境远，神韵天然，不让"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独美。

注释

〔1〕断魂：指幽香。无限春愁：在百花开放前，梅花一枝争春，意近苏轼《红梅》："寒心未肯随春态。"这两句诗用梅妃的典事，梅妃：本名江采蘋，酷爱梅花，唐明皇赐号"梅妃"。后遭杨玉环忌妒，幽居上阳宫。　〔2〕"忽疑"句：化用卢仝《有所思》"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3〕烧灯夜：《旧唐书·明皇纪》：开元二十八年二月望日，明皇御勤政楼，宴群臣，连夜烧灯，会大雪而罢，因命自此以二月望日夜为之。妆：指梅花妆，《金陵志》：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花印拂之不去，经二日洗之始脱，宫女竞相仿效。后人称之梅花妆。韦庄《和人春暮书事寄崔秀才》："半掩朱门白日长，晚风轻堕落梅妆。"

次韵西园公咏梅二首

其　一

如何天与出尘姿，不得芳名入《楚辞》〔1〕。

春后春前曾独采，江南江北总相思。
微云淡月迷千树，流水空山见一枝。
拟折赠君供寂寞，东风无那欲残时[2]。

题 解

王夫之《明诗评选》评曰："真不愧作梅花诗，古今人阁笔可矣。如此又何尝从清空入手，竟陵以清空炫，可曾此一字来。"他认为高启此诗"翔意生情"，不自标榜"清空"，不依赖字句来表现"清空"，而境界又是自炫"清空"的竟陵派望尘莫及。

注 释

〔1〕"不得"句：《楚辞》中多有写兰蕙的佳句，而没有写梅的，高启故生此叹。曾几《海棠》亦云："更有《离骚》忘却梅。"　〔2〕无那：无奈。

梅　雨

江南烟雨苦冥濛，梅子黄时正满空。
洒竹暗连湘女庙，随云还度楚王宫[1]。
窗寒顿使抛纨扇，衣泾频催换火笼[2]。
几度欲晴还复暝，帘前不放夕阳红。

题 解

梅雨季节，烟雨暝濛，天寒雨湿，给人常常带来挥之不去的伤感和不快。诗人几度盼望天色放晴，而天意竟是要捉弄人一样，眼看欲晴，忽又变了一幅沉重的面孔，不肯放出夕阳晚霞。这首写梅雨的七律，细腻地描写了生活的感受，富于思致情态。

注 释

〔1〕这两句分别用了湘女泪竹和巫山云雨的典故。　〔2〕衣泾：即衣湿。

新　荷

如盖复如钿[1]，初生雨后天。
叶低浮水上，茎弱袅风前。
乍覆游鱼戏，难藏宿鹭眠。
佳人休便折，留荫采莲船[2]。

题 解

高启诗集中清新活泼的作品不多见，这是元末明初的现实使然。这首五律要算是他少有的轻快之作了，以细巧灵动的笔触写湖上新荷，开句用了如盖如钿的比喻，盖是写新荷之大，钿是写新荷之小，大小平铺在水面，初生于雨后，可以想见其“清新”之状。三、四句写新荷的情态，在微风中如袅弱少女。五、六句写游鱼快乐地戏于如盖如钿的荷叶间，忽隐忽现，雪白的鹭鸟与青翠欲滴的新荷，构成了一幅水墨画卷。

注 释

〔1〕钿：用金玉珠翠等制成的花朵形面饰。　〔2〕留荫：留待遮荫。

新　月

纤纤挂柳西，斜影低窥阁[1]。
黄昏难久看，初生是将落。

题 解

美好的事物往往稍现即逝，给人留下无限的惆怅。这首小诗咏新月“初生是将落”，表现的就是这种千古之情。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新月描绘成“静女”的形象，楚楚可人，略含羞涩，为新月的易逝更增添了几分伤感的色彩。

注 释

〔1〕纤纤：细巧貌。这两句写新月出现的情景。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始见西南楼，纤纤如玉钩。”杜甫《初月》：“光细弦初上，影斜轮未安。”

泛舟西湖观荷

雨晴南浦锦云稠，晚待波平荡桨游。
狂客兴多惟载酒，小娃歌远不惊鸥[1]。
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
为爱前沙好凉景，满身风露未回舟[2]

题 解

本篇写西湖观荷，没有画船箫鼓的喧闹，没有堤岸美童丽人

的歌板相属，所有的只是半湖月色，十里荷香，远处美丽少女的清歌若隐隐约约传来，一切是这样的纯净、自然、清新、淡适。

注 释

〔1〕小娃：吴中称美女为娃。　〔2〕这两句写月夜徘徊湖堤，与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诗句各具情趣。

秋　　棚

欲挽长条已不堪，都门无复旧毵毵[1]。
此时愁杀桓司马，暮雨秋风满汉南[2]。

题 解

唐人咏秋柳及金城柳之事，卢照邻《七日登乐游故墓》有“柳色摇岁华”之句，李商隐《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有“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之句，杜牧《柳长句》有“灞上汉南千万树，几人游宦别离中”之句，但不多见。历代作家都没有明清诗人那样倚重秋柳与金城柳典事来写韵光之感和送别之思。高启、谢肇淛、王士禛都是其中的高手，王士禛神韵诗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秋柳来点染神韵的，他对高启绝句极为叹赏，可以相信，其《秋柳四首》诸诗及《衍波词》中的《柳枝》、《赵北口柳枝词》，从这首诗中获得了不少的灵感启迪。

注 释

〔1〕长条：柳枝。毵毵：枝条细长貌。　〔2〕桓司马：指桓温。汉南：汉水之南。诗句用金城柳典故，《晋书·桓温传》：“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

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庾信《枯树赋》：“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高启《题黄大痴天池石壁图》：“汉南既老司马树，岘首已仆羊公碑。”

思 夫 山

江上曾看望夫石[1]，湖中望见忆夫山。
夫君好采山中药，独得长生竟不还。
不似萧郎与秦女，乘鸾同去彩云间[2]。

题解

原注：“山在太湖中，旧说秦有逸人居此，采药不回，妻念之而死，后人哀之以名。”这段文字，引自《吴郡志》卷十五载记的一段传奇故事。武昌北山有望夫石，相传有妇人在此送别丈夫从役，立望夫归而化为石(《幽明录》)。李白《望夫石》诗：“仿佛古容仪，含愁带曙辉。露如今日泪，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无言类楚妃。寂然芳霭内，犹若待夫归。”刘禹锡《望夫石》诗：“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年初望时。”与李白、刘禹锡擅长描摹情态相比，高启此诗咏思夫山，以议论见长。

注释

〔1〕望夫石：见本诗题解。　〔2〕萧郎：指萧史。秦玉：指弄玉。《列仙传》：萧史善吹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萧史教弄玉吹箫作凤鸣，凤凰来集，穆公筑凤台，使萧史夫妇居其上，数年后，二人随凤凰飞去。

真　娘　墓

小冢埋香近翠微[1]，娇魂几度月中归。
游人寒食应惆怅，草色青青似舞衣。

题解

真娘，唐时吴中名妓，相传本姓胡，父母双亡，堕入青楼，擅长歌舞书画，守身如玉，因抗争鸨母逼迫，投环自尽。青年士子王荫祥建真娘墓，多种花草，号称“花冢”，冢畔凿石题曰“香魂”。清人陈璜《重修真娘墓记》：“真娘墓者，自唐宋以来诸名士皆有题咏，几与昭君之青冢、太真之马嵬并传。”高启之诗可称为元明咏真娘墓的代表作。

注释

〔1〕翠微：青翠幽静的山坡边，此指虎丘山麓，真娘墓在虎丘寺西。

太　湖　石

没人采石山根渊，投身下试饥蛟涎[1]。
冯夷不解护潜宝[2]，几片捧出如青莲。
寒姿本是湖水骨，波涛漱击应千年[3]。
初疑鬼怪离洞府，珊瑚铁网相钩连。
嵌空突兀多异态，云吐夏浦芝生田[4]。
龙鳞含雨晚犹润，豹质隐雾朝常鲜[5]。
清音叩罢磬韵远，微靡洗出珠窝圆[6]。

坐移各岫置庭砌，日照仿佛生紫烟。
三峰削成太华掌，一穴透入仇池天[7]。
醉中时到倚苍藓，秋风冷逼吟诗肩。
洛阳园墅汴宫苑，当时骈列夸奇妍[8]。
黄罗封盖素毡裹，万里贡献劳车船[9]。
奢游事歇家园废，尽仆荆棘荒池边。
人生嗜此亦可笑，有身岂得如石坚？
百年零落竟谁在，空品甲乙烦题镌[10]。
又嗟此石何献巧，自召凿取亏天全。
不如顽矿世所弃，满山长作牛羊眠。

题 解

高启咏物诗不重形似而主神境，往往能以大手笔开拓境界。此诗笔力奇崛，富含哲理。唐人牛僧孺、刘禹锡、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咏太湖石，多极力摹写湖石的奇特，间或咏物感怀。宋代花石纲成为一代“人祸”，后世诗人咏太湖石多联系其事。高启此诗借“顽矿”赞歌天然，反对雕琢，标举自然独立的精神和人格，借咏“献巧”难以“天全”，对世人发出警世的钟声。太湖石，出于西洞庭，因波涛激湍而为嵌空，浸濯而为光莹，石性温润奇巧，扣之铿然如钟磬，自唐代以来，为世人所贵。

注 释

〔1〕没人：潜入水下。《吴郡志》卷二十九：“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为贵”，“没人缒下凿取，极不易得。”　〔2〕冯夷：河伯，见前注。〔3〕这两句写太湖石的形成。皮日休《太湖石》：“兹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阵千万战，蘚岩高下刳。乃是天诡怪，信非人功夫。”　〔4〕云夏浦：夏日

的水滨。芝生田:芝生于田。芝田是传说中仙人种灵芝的地方,《拾遗记》:昆仑山第九层,山形渐狭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耕耨于此。〔5〕龙鳞、豹质:俱指太湖石。龙鳞含雨:白居易《太湖石》:"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又,诗咏太湖石云:"黛润沾新雨,斑明带古苔。"豹质隐雾:《埤雅》:文豹隐雾,十日不食,欲以润其衣毛,成其文采。〔6〕"微腐"句:用拟人的手法写石上的弹窝。腐(yè):酒窝。《吴郡志》卷二十九:"(太湖石)石面鳞镘作腐,名弹窝,亦水痕也。"〔7〕太华掌:太华山石壁陡直如削成,山峰以莲花、明星、玉女三峰最著。崔颢《行经华阴》:"天外三峰削不成。"白居易咏太湖石有句:"峰骈仙掌出,罅拆剑门开。"一穴:指太湖石上的深孔。仇池:在甘肃成县西仇池山上,《后汉书·西南夷传·白马氐》:"属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杜甫《秦州杂诗》之十一:"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8〕汴:开封,北宋建都于此。北宋时期,开封与洛阳运入大量太湖石,收藏玩赏太湖石,成为贵族及士林间的一时风尚。〔9〕这两句咏花石纲。宋政和间大兴工役,朱勔取珍异花木、竹石以进,号曰花石纲,在平江专置运奉局,所费动辄以亿万计。《吴郡志》卷二十九:"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入京师,以千人舁进。是日,役夫各赐银碗,并官其四仆皆承节郎及金带。勔道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盘固侯。勔诛,馀小石未献者留郡。"〔10〕空品甲乙:古人论石,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又分上中下,各刻于石上。

斗 鸭 篇

春波漾群凫,戏斗每堪玩[1]。
宛转回翠吭,缛裨振文翰[2]。
声兼江雨喧,影逐浦云乱。
唼喋队初交[3],纷披势将散。
持敌忽同沉,呼俦更相唤。
时陈水槛侧,或聚湖亭畔。

长鸣若贾勇，远奋如追窜[4]。
荷叶触俱翻，菱丝罥齐断[5]。
鱼骇没中流，鸥惊起前岸。
心逾陇雉骄，气压场鸡悍[6]。
海客朝自驱，溪娃晚犹看。
稍欲碍行舟，浑忘避流弹[7]。
苦争应为食，幸胜非因算[8]。
微鸟昧全躯[9]，临川独成叹。

题 解

原注："吴多绿头鸭，性善斗。"这是一首生动风趣的咏物诗，写绿斗鸭的争食苦斗，描意画态，丝丝入妙，譬喻精工，意味隽永，咏物、刺世，各臻其妙。

注 释

〔1〕群凫：群鸭。玩：观赏。　〔2〕吭：嗓音。缡(lí)褷(shī)：羽毛初生貌。文翰，本意为文辞，这里指雏鸭的叫声。　〔3〕唼(shà)喋(zhá)：禽鸟吃食，《隋书·卢思道传》："唼喋秕稗，鸡鹜为伍。"　〔4〕贾勇：炫示勇武。典出《左传·成公二年》："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追窜：追逐败军或流寇。〔5〕罥(juàn)：缠绕。　〔6〕场鸡：斗鸡。　〔7〕"浑忘"句：用陆龟蒙养绿头鸭典事，见《谒甫里祠》诗注。　〔8〕算：谋划。　〔9〕昧全躯：犹言昧死，冒死。

蟹

吐沫乱珠流，随灯聚远洲[1]。

无肠应可羡，不识世间愁[2]。

题解

这首绝句实际上是对其一首五律诗句的重新组合，《赋得蟹送人之官》云："吐沫乱珠流，无肠岂识愁？香宜橙实晚，肥过稻花秋。出簖来深浦，随灯聚远洲。郡斋初退食，可怕有监州。"本是一首风趣的赠别诗，绝句从中裁取四句，进行巧妙组合，意味就完全不同了，成为一首妙趣横生的咏物小诗。

注释

〔1〕随灯：《本草纲目》称蟹性走明。农人往往照灯捕蟹。　〔2〕无肠：即无肠公子，蟹的雅谑，《抱朴子》：山中称无肠公子者，蟹也。高启《赋得蟹送人之官》："无肠岂识愁。"

观军装十咏

弓

燕角号良材，楼烦劈未开[1]。
秋风悬臂出，何处一鸽来[2]？

题解

此诗咏弓，气韵生动。王夫之《明诗评选》赞评："咏物必如此下笔，乃不纤俗。"在历代咏兵器的作品中，写弓的佳作不多见。唐代李峤《弓》诗云："桃文称辟恶，桑质表初生。宛转雕鞪际，依稀半月明。遥弯落雁影，虚引怯猿声。徒切乌号思，攀龙遂不

成。”较有气韵。杨师道的《奉和咏弓》诗云:“霜重麟胶劲,风高月影圆。乌飞随帝辇,雁落逐鸣弦。”则不免平淡,未若高启绝句富有生气。

注 释

〔1〕燕角:燕地的兽角,为制弓的良材。楼烦:古代北方民族,善于骑射。《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灌婴)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裴骃集解引李奇曰:“其人善骑射,故以名射士为‘楼烦’,取其美称,未必楼烦人也。” 〔2〕鸧(cāng):传说中的怪鸟,晋人郭璞《江赋》:“若乃龙鲤一角,奇鸧九头。”李白《行行游且猎篇》:“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鞚。”

偃 松 行

龙门西冈魏公祠[1],祠前有松多古枝。
长身蜿蜒横数亩,巨石作枕相撑拄[2]。
春泥半封朽死骨,冻蘚尽裂皴生皮。
无心昂耸上宵汉,偃仰独向荒丘陲[3]。
蛰雷震岳撼不动,千载一梦醒何迟。
政如卧龙未起日[4],深意有待风云期。
太湖月出照夜魄,天峰雪积埋寒姿。
涛声时吼若鼾息[5],野老惊起山僧疑。
左伸右屈多异态,天自出巧非人为。
画师安能把笔写,樵子岂敢操斤窥[6]。
杜陵枯楠已憔悴,蜀相老柏非瑰奇[7]。
何如此树怪且寿,呵卫定想烦灵祇[8]。
不知已阅几人代,游客过尽今存谁。

明堂屡兴不见取，得全正爱同支离[9]。
我尝来观忍遽返，醉坐其上高吟诗。
葛陂筇竹亦腾化[10]，神物终去可久羁。
何当一叱使飞起，载我万里游天池[11]。
他年还访旧城郭，正是白鹤归来时[12]。

题解

原注："松在天平山狮子岩下，旧文正书院前。"这首七言古写卧松傲寒的遒姿，赞歌其独立孤清的品格。写松，既是写照范仲淹其人，也是自抒性灵，笔势奇拔，富于变化，气韵浑然一体。高启于宋人中，极其服重范仲淹，《范魏公手书伯夷颂为其裔孙天章题》诗云："有宋名臣谁第一，公为国家真辅翼"，"力扶风化成唐虞，苦进忠谟同契稷"，"丰姿劲直俨端人，气韵刚方著心画。"（《高青丘集》卷十）。文正书院，在禅兴寺桥西，即范仲淹义宅，《百城烟水》载："元至正六年，总管吴秉彝奏公有道学功，请改祠为书院，行省上其事，诏从之，李祁为之记。"

注释

〔1〕龙门：在天平山。魏公祠：范仲淹祠。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人。宋祥符八年（1015）进士，仕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卒谥文正，绍兴初，诏追封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　〔2〕撑搘（zhī）：支拄，支撑。〔3〕陲：旁边，边缘。《列朝诗集》作"垂"，不确。　〔4〕政如：即正如。〔5〕涛声：指松涛。　〔6〕操斤：持斧。　〔7〕杜陵枯楠：杜甫有《枯楠》诗。蜀相老柏：杜甫《蜀相祠》："丞相祠前柏森森。"又，《古柏行》："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　〔8〕呵卫：卫护。灵祇：神灵。　〔9〕"明堂"句：用典。《庄子·人间世》："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

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研北杂记》:鲜于伯机尝于废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种斋前,呼为"支离叟"。 〔10〕"葛陂"句:典出《后汉书》。费长房从市间老翁游,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而归,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 〔11〕天池:语自《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12〕这两句用丁令威典事,见《丁令威宅》题解。

咏 残 灯

凝寒结重晕,逼曙零孤朵。
膏空逐漏水,焰在同炉火。
恋影未成眠,更就馀光坐。

题 解

此诗匠心别构,境幽意工。咏残灯实是写不寐,诗人笔力毕集于残灯,从凝寒重晕、光烛孤朵、膏空逐漏、焰光犹红细细写来,结句始点明"恋影未成眠"。诗人对残灯和馀光充满眷恋,不忍长夜就这样消失,因为黎明到来,暄嚣将纷沓而至,这是诗人不愿看到的一幕。孤独,最能侵蚀人的心灵,有时也能给心灵以净化。《明诗评选》评曰:"心欲如发。"以"如发"一词概括诗人百感交集的心绪,相当准确生动。

石 牛

一拳怪石老山颠[1],头角峥嵘几百年。
毛长紫苔春夜雨[2],身藏青草夕阳天。

中宵望月何曾喘[3]？尽日看云自在眠。
恼杀牧童呼不起，数声长笛思悠然。

题解

本篇化平淡为神奇，将石牛描绘成静得自然之乐的林间高士，这在中国诗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诗人极大限度地拓展想象的空间，写石牛静静地“藏”在夕阳碧草中，永无驱役之劳，如一位静思者，与自然融为一体。诗人至性远情，故诗味清静，境界真可谓“一情独往，万象俱开”。石牛，据《姑苏志》，相传为唐时物，在长洲县九都通国桥西石牛庵前。

注释

〔1〕颠：通“巅”。　〔2〕紫苔：喻牛毛。　〔3〕“中宵”句：用吴牛喘月典事，《太平御览》卷四引汉应劭《风俗通》：“吴牛望见月则喘，使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盖吴地之牛畏热，见月疑日而气喘。

砚　池

山骨谁凿破？一泓自深黝。
醉后欲濡毫，蜿蜒见蝌斗[1]。

题解

这首绝句想像奇特，在短小的篇幅中拓展了无限的诗境。砚池，在灵岩山，灵岩山一名砚石。袁宏道《锦帆集》之二《灵岩》游记：“有泉常清，莹晶可爱”，“有池曰砚池，旱岁不竭。”

注 释

〔1〕蝌斗，亦作“蝌蚪”，青蛙或蟾蜍的幼虫，头圆大而尾细。一种古文字体，形如蝌蚪，故称蝌蚪文。此既指池中活泼游动的蝌蚪，又指奇奥的蝌蚪文。这两句的意思是诗人醉后想濡毫泼墨，忽见池中蝌蚪，已有天工之文，无须再画蛇添足。

题瀑布泉

千山云顶一泉飞，仰面时惊雨泾衣〔1〕。
仿佛香炉峰下看〔2〕，满溪红叶访僧归。

题 解

这是一首优美如画的七绝，境界幽奇，充满逸气。

注 释

〔1〕雨泾衣：雨打湿衣服，此将瀑布泉比作飞雨。　〔2〕“仿佛”句：化用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香炉峰，在庐山，庐山瀑布凡数十处，惟开先寺瀑布最为胜绝，泉水自山顶冲激入康王谷，东出香炉峰下。

明皇秉烛夜游图

华萼楼头日初堕，紫衣催上宫门锁〔1〕。
大家今夕燕西园，高爇银盘百枝火〔2〕。
海棠欲睡不得成〔3〕，红妆照见殊分明。
满庭紫焰作春雾，不知有月空中行。

新谱《霓裳》试初按[4]，内使频呼烧烛换。
知更宫女报铜签[5]，歌舞休催夜方半。
共言醉饮终此霄，明日且免群臣朝。
只忧风露渐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娇。
琵琶羯鼓相追逐，白日君心欢不足[6]。
此时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7]。
姑苏台上长夜歌，江都宫里飞萤多[8]。
一般行乐未知极，烽火忽至将如何[9]？
可怜蜀道归来客，南内凄凉头尽白[10]。
孤灯不照返魂人，梧桐夜雨秋萧瑟[11]。

通解

唐明皇与杨玉环的故事，在唐代就成为了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白居易《长恨歌》擅长纪事，杜甫《哀江头》擅长咏叹，高启咏杨、李故事，不愿亦步亦趋杜、白，拈咏唐明皇秉烛夜游，刻画其侈靡淫纵和疏于政治的景状，亦臻其至。《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诗云："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高启反用其意，写君主自逞淫欲，最终不免乐极生悲。这首七言古从起笔到收笔，句句富含讽刺嘲弄之意，鲜明地塑造了一个只关心风流欢娱，不关心国家民生的皇帝形象，放笔鞭挞，肆意讥嘲，抒写历史迷乱之感，激烈抨击政治的荒唐，沉着痛快。

注释

〔1〕华萼楼：指花萼相辉之楼。《旧唐书·让皇帝宪传》："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紫衣：唐代服制，亲王及三品以上用紫，此指

身着紫衣的宦官。〔2〕大家:亲近侍从官称天子为大家,这里指唐明皇。燕:点燃。火:烛炬。〔3〕海棠欲睡:《太真外传》: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时太真酒未醒,命左右扶掖而至,太真钗横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海棠春睡未足耶?"〔4〕《霓裳》:指《霓裳羽衣曲》,一说是唐玄宗登三乡驿望所作。一说天宝初罗公远在八月十五日夜携唐玄祖至月宫,见仙女数百,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记其声调,归来作《霓裳羽衣曲》。见《太真外传》。〔5〕知更宫女:管报更漏的宫女。报铜签:伺漏者传更签于殿中,必投签于阶石上,令锵然有声,以示警觉。〔6〕这两句写唐明皇白日欢娱不足,夜以继之。羯鼓,状如漆桶,以其出于羯中,故称羯鼓,亦称两杖鼓。《太真外传》:唐明皇尝梦十仙子,乃制《紫云回》,并梦龙女,又制《凌波曲》。二曲既成,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明皇击羯鼓,杨贵妃弹琵琶,李龟年吹觱篥,张野狐弹箜篌,自旦至午,欢洽异常。〔7〕这两句化用聂夷中《田家诗》:"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明诗别裁》:"'光明烛'二语,活用聂夷中《田家诗》意,与题中'秉烛'相应,巧而不纤。"〔8〕姑苏台:见前注。江都飞萤:隋大业初,改扬州为江都郡,隋炀帝曾在江都、长安、洛阳等处,收集大量萤火,夜间放出。这两句以夫差、隋炀帝淫纵之事喻唐明皇的荒淫及其结局。〔9〕烽火忽至:指安禄山、史思明兵叛。天宝十五年(756),潼关失守,唐明皇避兵巴蜀。〔10〕蜀道归来: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收复长安,唐明皇自成都还。南内凄凉:唐明皇自蜀归,居于南内,即兴庆宫。《太真外传》:至德中,明皇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明皇命张野狐奏《雨淋铃》,曲终,四顾凄凉,不觉流泪。〔11〕返魂人,指死于马嵬的杨贵妃,"孤灯"句,化用白居易《长恨歌》:"孤灯挑尽未成眠","魂魄不曾来入梦。""梧桐"句,化用《长恨歌》:"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题李德新中宗射鹿图

赭袍玉带虬髯怒,人如真龙马如虎。

英风犹似天可汗，肯信昏孱困韦武[1]？
上林草绿闻呦呦，飞鞚霹雳梢长楸[2]。
画旗围合晚犹猎，后庭双陆谁行筹[3]。
追游不记房陵辱，五王谪来势犹独[4]。
空夸大羽发无虚，不射妖狐射生鹿。
画图令人生感嗟，天宝回首飘胡沙。
神孙早解习祖艺，不遣衔出宫中花[5]。

题解

在高启题画诗中，此诗与《题宋徽宗画眉百合图》、《画犬》等诗别开生面，讽刺历史，矛头直指昏聩的帝王。高启不喜欢李德新所画《中宗射鹿图》，缘其画事，赋成绝妙的讽刺诗。所谓题画，实是咏史。明初，宋濂善于颂圣，刘基善于藏身，高启赋诗不掩锋芒，难免会经常刺痛一些人，高才为世所忌。

注释

〔1〕天可汗：指唐太宗。《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四年(630)，西北君长请太宗号为“天可汗”。昏孱：昏庸孱弱。韦，指韦后；武，指武三思。中宗在房州时，与韦后同幽闭，韦后尝私誓说异时幸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并与武三思相勾结。这两句讽刺唐中宗射鹿，看上去勇武似唐太宗，其实不过是一个昏孱无能的君王。　〔2〕呦呦：鹿鸣声。曹操《短歌行》：“呦呦鹿鸣，幽幽我心。”飞鞚(kòng)，犹言飞马，鞚指马笼头。杜甫《丽人行》：“黄门飞鞚不动尘。”长楸：古人种楸树于道，故以长楸借指大路。曹植《名都篇》：“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3〕这两句刻画唐中宗荒淫之态，讽刺说他忙于猎鹿，不免忘了后宫的双陆行筹。双陆：又称“双鹿”，古代的一种博戏。《旧唐书·中宗韦庶人》：“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　〔4〕

房陵辱:房陵,古县名,在今湖北房县,嗣圣元年(684)夏四月,武则天迁中宗于房州,十馀年后,中宗始还东都。五王谪来: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崔玄暐,与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举兵讨武氏。张易之、昌宗伏诛,中宗复位,以张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为内史,敬晖、桓彦范为纳言。五月,武三思赐敬晖等五人王爵,罢其政事。二年(706)六月,武三思使人告敬晖等与王同皎通谋,贬敬晖崖州、彦范泷州、柬之新州、恕己窦州、玄暐白州司马员外长任,削其勋封。 〔5〕神孙:帝王子孙,指唐玄宗。宫中花,金檀引《花史》注:"唐玄宗时,野鹿衔去牡丹,后有禄山之祸。"这两句是讽刺说如果唐玄宗早习得中宗射鹿的"祖艺",或许就不至于让野鹿衔走牡丹,发生安禄山之乱。

宫 女 图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题 解

明清学者探讨高启的死因时多关注到这首绝句。钱谦益等认为此诗触及宫闱隐私,高启因此得祸。《列朝诗集》云:"吴中野史载季迪因此诗得祸。余初以为无稽,及观国初《昭示》诸录所载,李韩公子侄诸小侯爰书,及高帝手诏豫章侯罪状,初无隐避之词,则知季迪此诗盖有为而作。讽谕之诗,虽妙绝今古,而因此触高帝之怒,假手于魏守之狱,亦事理之所有也。"《明史·文苑传》言及"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作为正史,在未有实证的情况下,不好具体说明是那一篇作品,言外之意是指此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推测说"孝陵猜忌,情或有之",又指出此诗或为讥刺元顺帝所作。我们认为,从《宫女图》所咏内容来看,其

与《画犬》、《晋宫》、《红蕉仕女》系姊妹篇，咏晋武帝及其后宫淫乱之事，讽刺矛头直指封建帝王，揭示了乱自上作的道理。

画　犬

独儿初长尾茸茸[1]，行响金铃细草中。
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2]。

题　解

清代不少学者认为此诗与《宫女图》讽刺明初宫掖之事，是高启罹难的原因之一。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此诗“不类明初掖庭事”，高启由此得祸的说法是好事者的附会。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仍相信《画犬》暗示皇帝荒淫，是诗祸之由。我们认为，此诗与《宫女图》、《红蕉仕女》、《晋宫》旨趣相同，“羊车”句是解读的关键。羊车，用晋武帝典故。《资治通鉴》：“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晋宫》讽刺之意更为明显一些，诗云：“尽日南风永巷开，羊车去后玉阶苔。谁知天上无尘地，亦有城南小吏来。”（《高青丘集》卷十七）“南风”是贾后的小字，《晋书·惠贾皇后传》：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忽有华丽的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簏箱中，行可十馀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

去”。《画犬》一诗嘲讽帝王的荒淫与后宫的龌龊，无论明初宫廷是否出现混乱之事，这样“亵渎”皇家威严的诗句，都会令朱元璋读后生怒的。

注 释

〔1〕独儿：一种长毛的小狗。《说文》：“独，犬相得而斗也。羊为群，犬为独也。”段玉裁注：“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 〔2〕“羊车”句：用晋武帝典事，见本篇题解。

红 蕉 仕 女

蕉花包露月中开，酒渴初寻出迳苔。
凭仗小庞休吠影[1]，深宫那得外人来？

题 解

高启不惮于拈一些令统治者敏感、难堪的题目。这首七绝与《宫女图》、《题画犬》、《晋宫》等诗写皇宫龌龊之事，反复其意，着实是要揭开君主那块可怜的遮羞布。这类令统治者深感头疼的诗篇，显然是向皇权神圣威严的一种挑衅。

注 释

〔1〕小庞（máng）：一种长毛的小狗，庞，通“尨”。《画犬》“独儿初长尾茸茸”所写也即指此。

题赵魏公马图

校尉当年执策迎，千金远购贰师城[1]。

一归天厩嗟空老，立仗元来用不鸣[2]。

题解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人们或称之赵吴兴、赵魏公、赵鸥波、赵松雪、赵文敏等。以书画诗文著称于世。为赵匡胤第十一世孙，以宋室王孙仕于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在历代贰臣的行列中属于一位较特殊的人物。赵孟頫精于绘事，尤擅于画马，著名的有《天闲五马图》、《两马图》、《八骑图》、《秋郊饮马图》、《天马图》、《古木散马图》等。高启题赵孟頫画马图，实际上是咏其生平际遇。赵孟頫被忽必烈征召，官阶一品，并非因为他的个人才能，元代君主看中的是他帝王苗裔的身份，他的入仕是瓦解汉人士子反对元朝的有力武器。赵孟頫本想入仕有所作为，却未想到统治者别有用意，“立仗元来用不鸣”，他只需做一个归顺的榜样。《题赵魏公马图》传写这种识见，使人不能不赞服高启犀利的历史眼光。

注释

〔1〕校尉：骑校尉，掌管骑士。贰师城：汉时西域大宛国地名，多出良马。《史记·大宛列传》：“且贰师马，宛宝马也。”这两句暗指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御史程钜夫奉诏下江南搜访遗逸，赵孟頫应诏入朝。

〔2〕“立仗”句：用李林甫典事，《新唐书·李林甫传》：李林甫居相位，威吓谏官说：“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饮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

马周见太宗图

封事朝闻夕拜官，新丰无复客衣寒[1]。

书生未有鸢肩相，只说君臣际会难[2]。

题 解

这首绝句咏马周落魄新丰，叹嗟才人飘零，当政者识人之难，“只说君臣际会难”的诗句摅去了君主渴慕贤才的虚假光环，也唱出了穷厄寒士的一曲悲歌。马周，字宾王，清河茌平人，少孤贫落拓，宿于新丰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贞观五年，太宗令百僚上书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经学，周乃为何陈便宜十馀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六年，授监察御史，奉使称旨。帝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旧唐书·马周传》）。

注 释

〔1〕封事：古人上书、奏状时，虑有宣泄，以囊封进，称封事。这里指常何上书言时政得失，见本诗题解。夕拜官：唐太宗闻马周之名，即日召见，令直门下省。新丰：即新丰城，在西安临潼县。刘邦称帝，接老父至长安，父思慕乡里，刘邦遂迁丰沛屠儿、沽酒、煮饼商人到长安外，立为新丰。马周未达时，曾落魄新丰。李贺《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白居易《新丰路逢故人》：“惆怅新丰店，何人识马周。”　〔2〕鸢肩：指双肩上耸，古人视之为异相。《旧唐书·马周传》：中书侍郎岑文本认为马周鸢肩，“腾上必速，恐不能久”。际会：相遇。

题逊庵墨菊

独留铁面傲霜迟[1]，秋蝶来寻莫自疑。

须信陶翁醉归后[2]，西风尘土满东篱。

题　解

这首题画绝句，感写世道人心，呼唤孤清高洁之士。所题为墨菊，“铁面傲霜”之语，前所罕见。“秋蝶”句与“铁面”句相映成趣。后二句写世变时移，陶渊明一类的“真隐士”越来越少，“尘土满东篱”富于讽刺意味，似有感于现实而作。

注　释

〔1〕铁面：刚直之士，这里喻墨菊。　　〔2〕陶翁，指陶渊明。

题荣悴图

嫩叶与残枝，相依暮雨时。
莫分荣悴看，节在不曾移。

题　解

这首五绝所咏为画竹。韩愈《长安交游者赠孟郊》云：“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韩愈认为贤愚之分与人生的荣悴和穷通不相干。高启此诗亦具识见，前二句写画境，后两句抛弃荣悴不谈，而专论“节”。对节概之士而言，荣悴何足论，况且残枝老竹，不移其节，更见遒媚。

题倪云林所画义兴山水图

尝啜阳羡茗，不游阳羡山[1]。

铜官结秀色，都在画图间。
樊川醉游处[2]，水榭依沙树。
云入县城来，溪流太湖去[3]。
我爱云林生，高歌无俗情。

题 解

这首诗题倪云林所画义兴山水图。义兴，即宜兴，秦代称阳羡，晋代称义兴。宜兴山水秀丽，荆溪和铜官山，秀色迷人，极能体现江南山水的清韵。倪云林画山水，或为水墨山水，或全用泼墨为之，幽淡天真，秀润苍莽，兼而有之。其所绘义兴山水图，今虽不存，但高启诗境与画意相通，从“铜官结秀色”、“溪流太湖去”中，就能领略云林画笔之妙。高启诗句精工，亦足叹赏。

注 释

〔1〕阳羡茗：宜兴铜官山，即古阳羡，其地产茶，闻名海内。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未敢先开花。”阳羡山，指铜官山。
〔2〕樊川醉游处，水榭依沙树：樊川，指杜牧，杜牧在阳羡有家产。水榭：荆溪北有水榭，杜牧尝寓此，《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一壑风烟阳羡里。”
〔3〕溪流太湖去：溪，指荆溪，流入太湖。

倪元镇墨竹

倪君好画复耽诗，瘦骨秋来似竹枝[1]。
前夜梦回如得见，纸窗斜影月低时[2]。

题 解

元人最好写墨竹，由厌世而逃于闲放，“其性情多狷介高诘，其作品多松秀超逸”（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倪云林擅长墨竹，著名的有《竹树秀石图》、《竹石图》、《水竹居图》、《松石野竹图》、《竹枝图》等，遣兴寄情，或以淡远幽逸取胜，或以层叠苍劲取胜。高启与倪云林为忘年交，一生为他赋题画诗多首。这首题竹绝句，专在写人传神，将竹的品格与倪元镇的人格同化，具有幽致奇态和苍逸淡雅之意。

注 释

〔1〕“瘦骨”句：郑燮《题画竹》：“冗繁削尽留清瘦。”　〔2〕“纸窗”句：杨万里《咏竹》：“便无文与可，自有月传神。”

题张校理画

寒色初凝野，秋声忽在林。
遥山不能见，只为晚烟深。

题 解

张校理，指张羽。张羽为元末明初吴中画派的名家，擅长山水，画风承绪元季四家。由于身处乱世，故其画造境多幽奇冷隽，高启《题张来仪画赠张伯醇》诗云：“风起涧声乱，景寒云气深。”（《高青丘集》卷十六）。这首绝句所题咏的是野林寒烟图，烟云沉沉，寒色凝重，透出萧凉之意。

大痴小画

溪水虽多曲，舟行不惮赊[1]。
山山秋树赤，犹复似桃花。

题 解

绝句所题的是黄公望的一幅秋林层染图。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常熟人。山水师法董源、巨然，自成一家，所画丘壑溪山，重峦叠嶂，皆臻于奇妙。其设色，青绿水墨者较少，浅绛者为多，这幅秋林图，即是浅绛设色，故云“犹复似桃花”。

注 释

〔1〕溪水虽多曲，舟行不惮赊：曲：曲折弯转。赊：路途远。

美人扑蝶图

花枝扬扬蝶宛宛[1]，风多力薄飞难远。
美人一见空伤情，舞衣春来绣不成。
乍过帘前寻不见，却入深丛避莺燕。
一双扑得和花落[2]，金粉香痕满罗扇。
笑看独向园中归，东家西家休乱飞。

题 解

高启诗歌追求博大变化，这首秾丽之作代表了其在清绮、高

散、雄迈、沉郁、冷隽、怪诞、奇崛之外的又一种诗风。

注 释

〔1〕扬扬：舞动貌。宛宛：翩翩飞动貌。　〔2〕一双扑得：即扑得双蝶。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